艾辰 主编

女性描写辞典



学苑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冬安



ISBN7—80060—921—9/Z·94

定价：8.95元

女性描写辞典

艾 辰 主编

学苑出版社

主编：艾　辰

编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红怡　王秋萍　王　莉　艾　群　吕建波　任志宏
刘美霞　刘慧茹　刘慧敏　何崇杭　杨　燕　陈孟勤
李晓春　陆　旭　张小琦　张丽琴　欧友新　徐晓青
徐　玲　阎芃芃　焦宏昌　廖厚才

女性描写辞典

艾辰　主编

学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海淀区东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字数：308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册
平装　书号：ISBN7—80060—921—9/Z·94　定价：8.95元

前　言

现实生活中，女人与男人相比，除去性的差异外，在思维能力、观念方法等方面实际上相差不多。然而，女人在外貌、性情、动作、心理、神态等方面毕竟有其特点，这些特点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其具体、突出、深刻。将这些凸现女性特点的文学描写片断汇集整理，就成了这本《女性描写辞典》。

本辞典收集的近千条女性描写片断均选自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有的且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各条目后都标有出处，其中［中］即“中国”、［日］即“日本”、［印］即“印度”、［苏］即“苏联”、［俄］即“俄国”、［波］即“波兰”、［法］即“法国”、［英］即“英国”、［奥］即“奥地利”、［意］即“意大利”、［德］即“德国”、［西］即“西班牙”、［美］即“美国”、［加］即“加拿大”、［墨］即“墨西哥”、［巴］即“巴西”、［澳］即“澳大利亚”，等等。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粗疏舛误、挂一漏万，请读者不吝指教。

编者

1990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一、外貌篇……（1）
美丽……（1）
魅惑……（12）
丑陋……（13）
粗俗……（17）
艳冶……（19）
天真……（25）
朴实……（28）
典雅……（29）
憔悴……（32）
丰满……（34）
苍老……（36）
二、性格篇……（41）
温良……（41）
任性……（42）
做作……（44）
调皮……（44）
轻浮……（46）
敏感……（46）
逞强……（47）
伶俐……（47）
古怪……（48）
粗放……（49）
泼野……（50）
三、心理篇……（54）
琢磨……（54）
欣悦……（80）
顾忌……（83）
幻想……（87）
解脱……（99）
痴迷……（108）
伤感……（115）
矛盾……（126）
回忆……（135）
迷惘……（139）
懊悔……（143）
逆反……（145）
失落……（145）
窘迫……（146）
猜测……（147）
渴望……（148）
醒悟……（149）
期待……（150）
多变……（151）

四、气质篇…… (152)
孤傲…… (152)
绰约…… (155)
淡雅…… (158)
浮荡…… (161)
富态…… (163)
矫饰…… (163)
慵懒…… (165)
华美…… (167)
倔强…… (168)
孱弱…… (170)
善良…… (171)
凶厉…… (172)
淘气…… (172)
五、神态篇…… (174)
风流…… (174)
感伤…… (178)
娴静…… (184)
病态…… (194)
迷惑…… (203)
乐极…… (207)
惊喜…… (209)
懒散…… (212)
烦躁…… (213)
紧张…… (215)
嗔怒…… (219)
率真…… (221)
痛苦…… (225)
妩媚…… (229)
老练…… (230)
狐疑…… (231)
调皮…… (231)
矜持…… (232)
害臊…… (233)
悲恸…… (241)
文静…… (251)
沉着…… (266)
忧郁…… (270)
隐痛…… (276)
兴奋…… (283)
不安…… (292)
动人…… (298)
惊讶…… (301)
撒娇…… (304)
倦怠…… (306)
怪异…… (308)
放肆…… (310)
憔悴…… (314)
快乐…… (315)
陶醉…… (321)
冷酷…… (323)
洒脱…… (325)
多变…… (326)
青春…… (327)

沮丧……（328）
坦然……（331）
恼怒……（332）
顺从……（335）
慈爱……（336）
关心……（337）
傲慢……（338）
钦羡……（341）
虔诚……（342）
坚毅……（343）
焦急……（343）
苍老……（344）
六、语言篇……（346）
询问……（346）
见识……（351）
发怒……（362）
坚执……（363）
抱怨……（369）
赞美……（377）
劝慰……（379）
咒骂……（386）
辩解……（388）
七、动作篇……（407）
舞蹈……（407）
行走……（407）
爱抚……（409）
擦拭……（411）
倚就……（411）
睡眠……（412）
接吻……（412）
颤抖……（412）
抓取……（413）
站立……（414）
自尽……（414）
弹唱……（415）
奔跑……（415）
摆弄……（415）
祈祷……（416）
递交……（417）
扭动……（417）
冲撞……（418）
打扮……（418）
八、装束篇……（426）
俗气……（426）
简朴……（426）
潇洒……（430）
华丽……（433）

一、外貌篇

美　丽

后日不料白玉莲死了，止落下金莲一人，长成一十八岁，出落的脸衬桃花，眉弯新月，尤细尤弯。

［中］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

美人卸了簪珥，徐徐解开髻发绺辫，总绾起一窝丝来。那发又长又黑，光明可鉴。脱下里衣，肌肤莹洁，滑若凝脂，侧身相就。

［中］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

琴穿了一件淡青湖绉棉袄，下面系着一条青裙。发鬓垂在两只耳边，把她的鹅蛋形的面庞，显得恰到好处。整齐的前刘海下面，在两条修眉和一根略略高的鼻子的中间，不高不低地嵌着一对大眼。这对眼睛非常明亮，非常深透，射出来一种热烈的光，不仅给她的热烈、活泼的脸添了光彩，而且她一走进房里，连这个房间也显得明亮多了。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她的身上。

［中］巴金《家》

她如今立在他们的面前：依旧是那张美丽而凄哀的面庞，依旧是苗条的身材，依旧是一头漆黑的浓发，依旧是一

双水汪汪的眼睛；只是额上的皱纹深了些，脑后的辫子又改成了发髻，而且脸上只淡淡地敷了一点白粉。

［中］巴金《家》

她二十岁左右，是个美人儿。不是厚嘴唇、长睫毛的那种令人销魂的美丽。她脸形的美在于其轮廓，宽宽的前额，两眼之间的距离很远，两只眼清澈透明，显得直率，下巴轮廓分明，显得善良。每个部分都十分协调。脸色仍很苍白，打击还没过去。脸上没有什么任何过份的化妆。头发介于金黄和浅褐色之间，自然地流泻下来，与经过专心修饰的发型相比，毫无逊色之处。黑地上衣不戴任何装饰，没有扣子，显得稳重大方。

［美］威廉·艾利休《恐怖之夜》

她穿着鲜黄色的雨衣、雨靴，一顶黄雨帽掩不住她那一头栗褐色艳发。翠西二十四五岁，长着活泼、聪慧的脸庞，嘴唇丰满诱人，水灵灵的眼睛在转瞬间由柔和的浅绿色变成墨绿色。她身材苗条，像运动家。她的皮肤能显出从半透明的乳白到玫瑰红等各种色调，那要看她是生气了，疲倦了，还是忽然间激动起来。

［美］西德尼·谢尔顿《假若明天来临》

她从海里走出来，就像女神一般。她穿一身白色游泳装，紧贴在身上，就好似她的皮肤。她的高耸丰满的乳房、纤细的腰肢、苗条而丰腴的臀部似乎是用雪白的大理石雕琢而成。她不慌不忙地摘下白色的泳帽，浓密而熠熠生辉的一头金发

抖落下来，包住被阳光晒黑的脸。

［美］哈罗德·罗宾斯《模特儿“介绍所”》

她身穿一套薄料花呢西装，一件色调般配的轻便大衣，上衣里露出一件白色丝绸衬衣。她的手很美。她没有配戴任何首饰，没有化妆，只是在唇上淡淡地涂了一层口红。她有一双隔得很开的大眼睛，它们是深褐色的。头戴柔软的奶油色贝雷帽，下面露出几缕金发。

［美］哈罗德·罗宾斯《模特儿“介绍所”》

再留神细看，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黛玉之态。

［中］曹雪芹《红楼梦》

审谛之，肌映流霞，足翘细笋，白昼端相，娇艳尤绝。

［中］蒲松龄《聊斋志异·聂小倩》

湛秋波两剪明，露金莲三寸小。弄春风杨柳细身腰，比红儿态度应更娇。他生得诸般齐妙，纵司空见惯也魂消！

［中］冯梦龙《警世通言·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云鬓轻笼蝉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

［中］冯梦龙《警世通言·崔待诏生死冤家》

面似桃花含露，体如白雪团成。眼横秋水黛眉清，十指尖尖春笋。袅娜休言西子，风流不让崔莺。金莲窄窄瓣儿

轻，行动一天丰韵。

［中］冯梦龙《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单说内中有一位夫人，姓韩名玉翘。妙选入宫，年方及笄。玉佩敲磐，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蓉之娇体。

［中］冯梦龙《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取名褒姒。论年纪虽则一十四岁，身材长成，倒像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更兼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

［中］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里面有女学生，面貌虽黑，但弯弯两道朱眉，盈盈一双秀目，再衬著万缕青丝，樱桃小口，底下露著三寸金莲，倒也不俗。

［中］李汝珍《镜花缘》

当她入睡时，一束细发枕在头下，那是幸福之夜的柔软的枕头，我在昏暗的回光中依恋着她的头发。清晨，当她身着睡衣在自己房间梳妆时，我简直入迷了……她那沉甸甸的柔发温馨无比，直拖到她的髋部，我母亲真美，可太瘦了些，像只蜻蜓，瘦得肋部微微凹陷，真有点可怜，可因此也更迷人。她的头发使我忘记了她的瘦削，柔软的细发裹着她的躯体，给她增添了肉感。她用中国的象牙梳不断地细心地梳理着。多么灵活。那头发如纤细的水草，细长的河流，她为之倾注了多么深沉的爱。象牙梳宛如一叶独木舟，上下漂

荡，凭水浪推去，或逆浪而行。瞧她那不断重复的手势，真使我着了迷，连时间的观念都忘记了，我完全被吸引住，沉浸在无限的甜蜜和温存之中。这头发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我并不知道，然而，它使我想起了苔藓、大地，想起了万物滋生的沃土和荫凉的园子。

［法］吕西安·博达尔《安娜·玛丽》

她用雪白的胳臂撑住她头上的沉重的布帘。她一动不动，就像一座美丽的雕像，可是她的紫罗兰色的眼睛投射出平静的目光，环视着四周。她又温柔，又高傲。她的美，使得每一个人都感到悲剧性的战栗。

［法］法朗士《黛依丝》

小伙子脱下便帽，脑袋左右一摇晃，把头发都披散下来，那头发真是叫太阳的光芒都要忌妒的。他们这才知道看似农夫的小伙子原来是娇弱的女子，而且是绝世美人。他们三人里两人生平没见过这般美貌。卡迪纽如果不认识陆莘达，就也大开眼界了，因为据他后来说，只有陆莘达可以跟她比美。她那一头金红色的头发又长又多，不但遮没肩背，连全身都罩没，只露出一双脚。她把两手当梳子用。如果说她的脚在水里像两块白玉，她的手在头发里就像雪花捏出来的。

［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他久久地打量着她那美丽的脸庞；使这脸庞变得通红的不只是桌上的灯光，还有期待着对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紧张情绪。应该说，这张脸庞是值得回忆的啊。她那长而柔软

的睫毛缓缓眨动着，已使她的额头和高高的鼻梁不再显得那么严厉。她的嘴唇红艳艳的，充满着青春的魅力；只有在沉默无言之际，这嘴才流露出烦闷、痛苦和粗野的表情，就跟她那对黑眼睛里的神气一样。

［德］保尔·海泽《特雷庇姑娘》

不知是我心情宽松了呢，还是到了白天的缘故，总之，我这才发现她原来竟长得漂亮迷人，昨晚上却完全视而不见。作为一个女孩子，安娜正值青春妙龄，似乎正微微张开小嘴，痴痴地等待大自然回答她的种种询问。玫瑰与百合在她脸颊上争艳，蓝天难与她的秋波比美，在她唇边时时泛起婴儿睡梦中的微笑，她的金发沉甸甸地垂在肩上，宛如一注下泻的泉水——这样一个美人儿，天使们会爱她如同自己的姊妹，而魔鬼也可能受她诱惑而倒霉啊。

［德］伯尔内《烧炭老人和我的耳朵》

再后便解去她那贵家小姐服用的长“紧身”。——这紧身因为使她现出巴黎女人的样子，已经成了别人的谈料。一于是一经自由了的她的身子，便显得更加完美了；既不再受什么压制，腰间也不再被束缚，她的身子便回复了那像大理石雕像似的丰满而又柔和的自然的线条；她的身体的动作改变那些线条的姿态，而每个姿态都是微妙悦目的。

在这夜深时候，孤零零的点着的小洋灯，带着一点儿神秘的意味照亮着她的肩膀、胸脯，以及至今没有给人看到过的美丽的全身。可是，因为尧恩不愿得着她的缘故，这漂亮的身体不会为任何人所有，不会由于谁的欣赏而枯萎起来…。

［法］罗狄《冰岛渔夫》

早晨他躺在床上，枕着枕头，在她旁边，看阳光射过她可爱的脸蛋的汗毛、睡帽带子有齿形缀饰，遮住她的一半脸蛋。看的这样近，他觉得她的眼睛大了，特别是她醒过来，一连几次睁开眼睑的时候；阴影过来，眼睛是黑的，阳光过来，成了深蓝，仿佛具有层层叠叠的颜色，深处最浓，越近珐琅质表面越淡。他自己的视线消失在颜色最深的地方，他看见里面有一个小我，到肩膀为止，另外还有包头巾白子和他的衬衫领口。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从来没有像这期间这样好看过。……眼皮象是特地为她的视线剪裁的，看出去又杳眇、又妖媚。瞳仁沉在里头，不见踪影。气出急了，玲珑的鼻孔分开，丰盈的嘴唇翘起，同时薄薄一层黑毛，影影绰绰，盖住她的嘴唇。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肥弹弹的圆髻，你真还以为是一位专事打扮的巧匠放在上面的；随随便便，又因为幽会，天天散开。声音如今越发优柔动听，身材越发袅娜可爱，甚至于她的袍褶和她的高起的脚面，也妙不可言，像有东西使你沦肌浃髓一般。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我十分怀疑卡门小姐是不是一个纯血种，至少她比我见到过的她的同族女人要漂亮得多。照西班人说，一个女人要称得上漂亮，必须符合三十个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必须用十个形容词，每个形容词都能适用到她身体的三个部分。比方说，她必须有三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三纤巧：手指，嘴唇，头发，等等，至于其余的条件，请参阅布朗托

姆的著作。我的波希米姑娘不能说这样十全十美。她的皮肤虽然很光滑，但是非常接近铜色。她的眼睛虽然有点斜视，但是很大很美；她的嘴唇有点厚，但是线条很好，露出雪白的牙齿，比去掉皮的杏仁更白。她的头发虽然可能有点粗，可是颜色漆黑，带有蓝色的反光，像乌鸦的翅膀一样，又长又亮。为了避免用冗长的描写使你厌烦，我还是概括点说吧：她的每一个缺点总有一个优点作为陪衬，而这个优点对照之下，显得格外显著。她的美是一种奇特的、野性的美；她的脸使你初见时惊奇，可是永远不会忘记。尤其是她的眼睛，有一种肉感而凶悍的表情，以后我再也没有在别的人眼中看见过。“波希人的眼睛就是狼眼睛”，这句西班牙成语是经过仔细观察后的结论。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公园观察一只狼的眼睛，等你的猫要捕捉麻雀的时候，观察一下猫的眼睛吧。

［法］梅里美《卡门》

在乔琪安娜左边的脸颊的中心有一个奇异的印记，仿佛深深地与她脸上的组织和肌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通常情况下，她的脸色虽是娇嫩却显出健康的红润，这个印记呈现较深的绯红色，它在周围的玫瑰红之中微微地现出它的形状。当她脸红的时候，它就逐渐更加模糊，终于消失在涌上脸来的一片美丽动人的红潮之中，于是整个脸颊容光焕发，光彩夺目。但如果是情绪的任何变化使她脸色苍白的话，这印记就又在那里了。白雪上面一点绯红，其清晰的程度有时使埃尔梅几乎觉得可怕。它的形状很像一只人手，虽然它只有身材最小的精灵的手那么大小。爱乔琪安娜的人总说，在她出生的时刻有个仙女把手按在这婴儿的脸颊上，因而留下

了这个印记，作为她具有颠倒众生的那种魅力的标志。

［美］霍桑《胎记》

这的确是一尊维纳斯像，美丽得不可思议，她的上半身裸露，古代人塑造的伟大天神总是这个样子的，右手举到胸前，掌心向里，拇指和头两个指头伸直，最末的两个手指弯曲。另一只手接近腰部，挽住遮盖着下身的衣衫，这尊雕像的姿势使人想起猜拳者的姿势，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管这种猜拳者叫热马尼居斯，也许这尊雕像是在表现女神正在玩猜拳游戏吧。

不管怎样，比这尊维纳斯的躯体更完美的是找不到的，她的轮廓柔和，诱人，无与伦比；她的衣衫时髦，高贵，无可比拟。我原来以为是东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品，其实是我看到了雕像最盛时期的一件杰作。最使我惊异的，是形体非常细致真实，简直使人以为是按照真人模拟的，如果大自然真有这么完善的模特儿的话。

她的头发向额上梳拢，当初似乎曾镀过黄金。她的头，小巧玲珑，同几乎所有的希腊雕像一样，微微向前倾。至于她面貌那奇特的表情是我所无法描写的，它的类型也同我能想起的任何古代雕像的脸型不同。它的美不是静止和严肃的美，像希腊雕刻家们有意要使所有的线条都带上一种庄重的静止一样。这个雕像恰恰相反，我惊异地发觉雕刻家显然有意地在雕像的脸上刻画出一种凶恶的狡黠。所有的线条都稍稍蹙皱，眼睛略斜，嘴角微翘，鼻翼稍稍鼓起。这个美丽得使人难以置信的脸庞，却流露出轻蔑、嘲讽和残暴。说真的，我们越是注视这尊令人赞叹的雕像，便越为这么超凡入圣的美貌，居然会没有感觉而感到不舒服。

［法］梅里美《伊勒的维纳斯像》

小东西感到眼花缭乱，站住了脚步。他从来没有看见二楼上的太太有这么美丽。首先，她的脸色没有他们第一次碰见时那么苍白。相反的，这一天，她又娇艳又红润，不过她的红润好像蒙上了一层什么似的；她看上去就像一朵美丽的杏花，嘴角上的那块小白疤也因此越发显得白了。还有她的头发，他第一次没有看见的她的头发，使她脸上具有的那一点儿骄傲和近乎冷酷的神情也减少了，因此更增加了她的美丽。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一种带灰色的金黄色，一种粉似的金黄色；头发很密而且很细，像一团金色的雾围着她的头。

［法］都德《小东西》

她的鼻子长得挺秀气，嘴巴妩媚动人，下巴很可爱。她的侧影格外端庄，线条严谨而又优美。她的头发是淡红色的，后脑部分颜色稍深，但越往上，颜色越浅，辫子的上半部盘在头顶上，是金黄之中泛着淡红的色泽。因此，她的头上、额角上和一部分的眉毛上，也略微带上淡红色，仿佛经常映照着阳光似的。

鼻子旁边和脸颊上长着雀斑，即使到了冬天也不会完全隐去。雀斑下面透出鲜艳如火般的红润。可是雀斑把火焰般的艳红压了下去，给脸蛋儿罩上一层暗影，没有这一层暗影，这张脸便会显得有点儿太明亮，太外露了。

这张脸还有一个特点：即使她不想笑的时候，眉眼之间也常常无端地含着笑意。不过她脸上好象总是笑容可掬的，她这张脸，笑容比眼泪更合适，也未必有人见过她脸上有泪痕。

［俄］冈察洛夫《悬崖》

在那一瞬间，她的确是美丽极了。灰色的巴黎式的长袍紧紧地裹着她那娇媚的、十七岁少女似的身体，她那围着白色领巾的纤细而温柔的颈项，她那平静地起伏着的胸脯，她那未戴手镯和戒指的朴素的手臂和手指——她的整个身体，从她那光泽的头发以至她那几乎看不见的小鞋的鞋尖，全都那么优美…。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这个很年轻的妇女，在彼埃尔看来，是十全十美的东方美女，她有线条分明的弯弯的黑眉毛和异常温柔红润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美丽的长脸。她穿着华丽的绸外套。头上包着鲜明的淡蓝色头巾，在人群之中，在广场上散乱的家具之间，好像是温房里娇嫩的植物被抛弃在雪地上一样。她坐在老妇人背后的包袱上，她的不动的，又大又黑的、杏形的、有长睫毛的眼睛望着地上，显然她知道自己的美丽，并且因此而恐惧。她的面孔引起彼埃尔的注意，他匆忙地顺着围墙行走时，回头看了她好几眼，彼埃尔走到围墙边，仍然没有找到他所寻找的人，停了下来向四周看着。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安娜并不是穿的淡紫色，如吉提所那么切望的，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长袍，她那看去好像是象牙雕成的胸部和肩膊，和那长着细嫩的小手的圆圆的臂膀全露在外面。长袍上镶满威尼斯的花边。在她头上，在她那乌黑的头发——全是她自己的，没有掺一点儿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三色紫罗兰花环，在白色花边之间的黑缎带上也有着同样的花。她的发式并不惹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只是常散在

她颈上和鬓边的她那小小的执拗的发鬈，那增添了她的妩媚。在她那美好的、结实的颈子上围着一串珍珠。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魅　惑

西门庆见她（李瓶）纱裙内罩着大红纱裤儿，日影中玲珑剔透，露着玉骨冰肌，不觉淫心辄起。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她有多大了呢？也许17岁。过去她可没见过她这个岁数的女孩子像成熟的女人一样干练圆滑。他欲动着她细腻白嫩的肤肌，高高的颧骨，宽大、肉感乃至愠怒的嘴巴和有角有棱的下巴。她又伸了下懒腰，把双臂高高举过头顶。他看到她腋下金黄色的柔软汗毛，再往下便是她那年轻的、高高隆起的丰腴乳房，纤细结实的腰肢，丰满的臀部和圆滚滚的大腿。她伫立在那儿，两条细长而充满女性特色的腿挺得笔直。

［美］哈罗德·罗宾斯《模特儿"介绍所"》

一个女人，圆圆的脸庞，苗条的身体，站在尾中桌旁，凝想地瞧着咖啡壶底酒精灯的发怒的、紫藤色的火苗；她的赤裸的手臂和孩子样的脸，被红灯罩下的灯光所照，染成烤得极有滋味的馅饼的外皮的颜色。蓬乱的、深色的头发有景致地披在颈上、肩上。鲍里娜的光裸的身体上穿着一件金黄色、蒲哈拉式的睡衣，脚上套着绿色的、山羊皮制的鞋子。她的身子有点很轻松、非俄罗斯的气质。她有可爱的、少年

男孩似的脸庞：肿肿的唇，快乐的眼，圆圆的，像樱桃一样；即使在这时，她已使耶可夫满足，他还觉得她十分可爱。

［苏］高尔基《家事》

她坐在地上沉思着，身子埋在草丛中，只露出胸部，双臂和脑袋，她……从一件淡淡的玫瑰色的朴实无饰的连衣裙中显出脖子，胸部微微鼓起。她的乳房与其说被人感觉出来，倒不如说是被人猜想到了，那是毫不令人厌恶，充满纤细优美之感的乳房，是可以产生一切——温存、爱情和激情——的轻盈、柔软的乳房，是爱苔梅之所以能，将来还能诱惑、挑逗人的奥秘所在。她没有像现在这样挂着红色珍珠项链，以掩饰那臃肿发皱的脖子。看不见首饰，她没有必要戴这些装饰品。她只是在她那轻盈的衣衫上，围着那袒胸露臂的圆领绣了两圈白色小花，真是朴实、清新的颈饰。一条丰满的胳膊套在紧口的肥大袖子里，自然下垂，手搭在遮隐在蕨丛中的大腿上。另一条胳膊支在也被遮掩的膝盖上，风度翩翩地支撑着她的头。张开的手指大部分托着下巴，而其中一个手指则相反，伸向面孔的一侧，一直到头发的边缘处。

［法］吕西安·博达尔《安娜·玛丽》

丑　陋

她经过一番细心设计，穿着一件极为普通的黑色长袍，紧紧裹着身体，上面饰有花边，别了一块浮雕玉石，小小的饰物以示她讲究雅致。一张扁平的脸庞，皮肤白晰，但有些粗糙，如同土豆稀糊一般，一双突出的大眼睛，像是经过葡

葡酒奶油汤汁煮熟的一样，比迪雅娜更为近视。她看不见，摸索着向前，胸前挂着她的武器、工具，那是一架单柄眼镜，当她非得端详来客，看清什么不可的时候，便拿起眼镜对准对方。一张有些像烹调师样的脸孔。一根辫子盘在她那大大的聪明的脑袋上，像是一顶草帽扣在脑壳上方。

［法］吕西安·博达尔《安娜·玛丽》

迪雅娜已经上了年纪，她一味追求俏丽，向往美貌。她皮肤呈深褐色，粗糙；身材瘦削，干瘪；脑袋呈平行四边形，线条似乎都向左边偏，歪斜得令人吃惊。实际上，她身上的一切都是歪斜不正的，近视的双眼老是斜视，甚至撅起的嘴巴，那侯爵夫人的鼻子也不居中。是的，迪雅娜自命为侯爵夫人一类的人。她把所有这些缺陷都隐藏在油脂之下。一层层厚厚的油脂，好像拿来一块调色板，在眼睑、脸颊，嘴唇上乱涂一气。她身上穿一件阿尔贝先前送给她的鲜红的中国旗袍，这莫非是为了使我们高兴。

［法］吕西安·博达尔《安娜·玛丽》

奥莱丽太太，非常健壮，黑色绸衣服把腰身绷得紧紧的，上身撑着滚圆结实的肩膀和胸部，像一副铠甲似地闪着光。在她那黑色的束发带下，一双大眼睛动也不动，嘴是严峻的，脸盘宽大，可是有点往下垂；在她那份主任的威严下，面容凛然像涂了色彩的罗马帝王的假面具。

［法］左拉《妇女乐园》

进来的女人年纪已经不小，穿得倒还干净，一件褐色的连衣裙，料子是黑底红方格的苏格兰布，头上戴一顶白色帽，

子。鲁道夫从侧面望过去，一只圆圆的绿眼睛，钩鼻子，薄嘴唇，突出的下巴，一张凶恶狡猾的脸，她不由得想起了猫头鹰。

［法］欧仁·苏《巴黎的秘密》

阿尔温在这晚上还没有仔细打量过她。现在他惊住了。一排象门帘一般的白闪闪的大牙从她嘴唇上挂下来，嘴唇稍微动一动，就龇牙咧嘴的，这模样简直是在挑战，凶猛异常，象头母狼，一个臀部肥大的悍妇，她的牙齿单单咀嚼食物是没法充分利用的。人们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她必须用她的牙齿完成某种美好的、野蛮的事业，她龇牙咧嘴地微笑，只不过是从这一事业中预先投下的小小的光辉，她那剪得短短的头发完全紧贴在头皮上，因而使这副牙齿显得更大。在她的脸上再也没有什么比牙齿更为重要、更为伟大的东西了。

［德］马丁·瓦尔泽《菲城婚事》

至于那母亲的形状，却是贫苦忧郁的，她的装束像个女工人，却又露出一些想要重做农家妇的迹象，她还年轻。她美吗？也许；但是由于那种装束，她并不显得美。一股金发从她的头发里拖出来；显出她的头发丰而厚，但是她有一条丑陋窄狭的、巫婆用的头巾，紧紧结在颏下，把头发全遮住了。人可以在笑的时候露出他美丽的牙齿；但是她一点也不笑。她的眼睛仿佛还没有干多久。她脸上没有血色，显得非常疲乏，有病似的。她瞧着睡在她怀里的女儿的那种神情，只是亲自哺乳的母亲才会有。一条对角折着的粗蓝布大手巾，就是伤兵们用来擤鼻涕的那种大手巾，遮去了她的腰。她的手，枯而黑，生满了斑点，食指上的粗皮布满了针痕，

肩上披一件蓝色的粗羊毛氅，布裙袍，大鞋。

［法］雨果《悲惨世界》

她是一个干瘦的高个儿妇人，有些胡子的，或者不如说是毫毛很多的。因为她满脸都是些胡子，那些胡子是惊人的，出人意外的，聚成古古怪怪的一丛一丛的，卷成一撮撮的，仿佛是被一个疯人在这个身著裙子的保安警察的长脸上面胡乱地种下的。在鼻子上，在鼻子下，在鼻子周围，在下巴上，在两颊上，她都有胡子；并且她那两道浓厚而且长得异样的花白眉毛，也是卷起的和倒立的，简直像是两撇搁错了位置的髭须。

［法］莫泊桑《铃子大妈》

二十二岁的时候，这可怜的姑娘到处没人要，她的脸丑得叫人害怕；其实这么说是过分的，把她的脸放在一个掷弹兵的脖子上，还可受到人家称赞哩；可是据说什么东西都要相称。她先是替农家放牛，农家遭了火灾，她就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进城来找事。

那时葛朗台正想自立门户，预备娶亲。他瞥见了这到处碰壁的女孩子。以箍桶匠的眼光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准没错的；她体格像大力士，站在那仿佛一株六十年的橡树，根牢固实，粗大的腰围，四方的背脊，一双手像个赶车的，诚实不欺的德性，正如她的贞操一般纯洁无瑕；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可以获取多少利益，他算得清清楚楚。雄赳赳的脸上生满了疣，紫膛膛的皮色，青筋隆起的胳膊，褴褛的衣衫。拿依这些外表并没有吓退箍桶匠，虽然他那时还在能够动心的年纪。

［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粗　俗

拉翡儿是一个马赛女人，到各处海口跑码头的老油子，充着不可缺少的犹太美人的角心瘦瘦的，鼓着一副涂满了胭脂的脸蛋子。她那头用牛骨髓擦得通亮的黑头发在两鬓卷成钩形。她那双眼本像是美的，倘若右边那一只没有眼翳。她那条弯弓式的鼻梁压着一条颇为发达的上牙床，在那儿有两粒新装的牙齿在下牙床的那些牙齿旁边显出痕迹，那些旧的牙齿已经用得太久了，颜色变得和陈旧的木料相似。

［法］莫泊桑《戴家楼》

她是一个普通农妇，不过四十来岁。满脸细细的皱纹，仿佛只要轻轻一搓，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似的。鬓角上已经有了白发，脸色发灰，白天的月亮一般就是这样颜色。苍白的嘴唇上有一道道的横裂口，手背上清晰地露着青筋，手指节上好像几天前才刚刚摘下很紧的戒指和宝石圈。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神色，仿佛她想认出谁来而又无法认出来那样。在官员们走近了的时候，妇人惊奇地苦笑一下，这个笑好像是偶然挂在她的嘴唇上，而眼看着又要掉在地下摔坏似的。她的嘴唇上的无数裂口不住地往外流血。

［巴］卡斯来《当兵人的儿子》

弗兰茨克夫人身穿一件紫红色的锦缎上衣。她的皮肤呈乳白色，看上去很松浮，就是说，这位活跃的工厂主太太每活动一下，她的皮肤就上下来回流动晃荡，当她摇晃拌酒器的时候，样子显得非常滑稽可笑。她那上下摇晃的手臂所遍

及的空间，每秒钟都由随着骨头晃动而晃动的乳白色的皮肉所填补。

［德］马丁·瓦尔泽《菲城婚事》

那种女人中间的一个正弯着胳膊靠在他们的包厢边上望着他。那是一个棕色头发的胖女人，皮肤涂得雪白，黑的眼睛用铅笔描得长长的，嵌在人工造成的浓厚眉毛下边。她的过于肥大的胸脯紧紧地绷着深颜色的绸子裙袍，一副涂得鲜红像是伤口一样的嘴唇给她衬出一点兽性，热烈的，极其夸大的意味，不过却燃着一腔欲望。

［法］莫泊桑《俊友》

娜娜长大了，变成了一个下流的女孩子，只十五岁便长得像一只小牛似的肥胖，皮肤十分洁白，胖到人家说她是一个线球。是的，她是这样的，十五岁，就没有一点含羞的样子，常常露出她的一床牙齿大笑，而且也不穿胸衣。她有一副饶舌的女人的面孔，白得像浸在牛奶里一样，皮肤上像桃子一样有很多细毛；鼻子很有趣，嘴唇很红，两眼像两盏明灯，所有的男子都希望在她这盏明灯上点烟斗。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像新鲜的荞麦的颜色，加上了赭色的斑点，成为耀目的金冠。呀！罗利欧夫妇说得好，这是一个美丽的娃娃，看她这样年纪小，似乎还要人家替她擦鼻涕；然而她的肩膀已经很粗很圆，已经带着妇人的气味了。

［法］左拉《小酒店》

过了一会，出现一个女人，皮克西沃称之为“一堆会走路的垃圾”！的确，你只看见一件套着一件的破烂衣衫，因

为时令关系四边都沾满泥浆，底下是一双粗腿，一双臃肿的脚，套着千补百衲的袜子，穿着裂缝里渗出水来的鞋子。一大堆破布上面耸起着一张脸，活像夏莱笔下的扫街妇人，包着一条经纬磨光的头巾。

［法］巴尔扎克《搅水女人》

艳　冶

这时，小修士已将罩在头上的风帽摘下，露出一张女人的面庞。这面庞是那样聪慧而又迷人，即使蒙娜丽莎的作者达·芬奇，也不可能在画布上将其逼真地表现出来。

她长了一双乌黑的眼睛，目光十分狡黠。当她定睛看你时，那一对眸子便张大开来，显出异常严肃的神态，令人望而生畏。

她的嘴很小，两片薄薄的嘴唇泛着鲜红色，鼻梁很正，一张标致的鹅蛋脸，但面色有点苍白，使得两道乌黑的浓眉显得分外醒目。

她就是吉斯先生的妹妹蒙庞西埃夫人，一个妖艳而又危险的女人。美中不足的是，她的两肩长得一高一低，右腿稍有跛足，所幸那套修士服对她们也十分合适，竟将这恼人的缺陷全部遮盖了。

上帝给了她一张天使般的迷人面庞，但魔鬼的灵魂却也抓住她身上的这些缺陷，钻进了她的体内。

［法］大仲马《蒙梭罗夫人》

头长得真美，是一种特别娇美的作品。它非常小，就像缪塞所说的，做母亲的为了特别小心造成这个样子，仿佛事

先曾经试做过一次。

在一个难以形容的优美的鹅蛋形脸上，加上一双黑眼睛，眼睛上面是弓形的，纯净得像是画上去的眉毛；很长的睫毛遮住了这双眼睛，当眼睛低垂的时候，睫毛就在双颊的玫瑰色上投上一层阴影；再添上一个纤细的、笔直的、机灵的鼻子，鼻孔因为对肉欲生活的热烈渴望微微张着；脸上还画出一张匀称的嘴，嘴唇在牛乳一样白的牙齿上优美地张开；再用盖在没有人用手摸过的桃红色面颊上的柔毛给皮肤染上颜色。于是，你便得到了这个迷人的头的全貌。

像黑玉一样黑的头发，天然或非天然地成为波浪形，在前额分为宽阔的两条，消失在脑袋后面，让两只耳朵的尖端露了出来，在那儿两只各值四五个法郎的钻石耳坠在闪闪发光。

确实，不可能看到比玛格丽特的美貌更迷人的美貌了。

［法］小仲马《茶花女》

嘉尔特，睡帽还没有脱掉，穿着短裙，赤着脚套上一双便鞋，穿一条做得像一条吊裤带的裙子，在乡下人里面流行的，外罩一幅斜纹布围巾，没有把娇嫩鲜美的丽质遮住，和苏德利称赞的那块火腿使人一样垂涎、娇小、丰满。她让人看见她的垂下来的赤裸的胳膊，带着红色斑纹，胳臂尽头有两只肥胖的大手，短而指尖很好看的手指，这一切显示出她很健康。这是道地布民纳郡女子的脸，肤色红润，但是太阳穴，脖子、耳朵都是雪白的；栗色头发，眼角往耳朵上翘起，宽鼻孔，一张肉感的嘴，沿着两颊有一点点毛；然后，有一个活泼的表情，可是又给一种蒙人的谦虚态度减轻了，使她成为一个淘气女仆人的典型。

［法］巴尔扎克《农民》

高拉莉在犹太女人中是最杰出的典型，一张长长的鹅蛋脸，淡黄皮肤带着象牙色，鲜红的嘴巴赛过石榴，细腻的下巴象杯子的边。眼皮包着火刺刺的黑玉般的瞳子，睫毛往上翻卷。从眼皮和睫毛底下，不难想象那副懒洋洋的眼神，必要时会闪出沙漠中的火焰。橄榄色的眼圈上面，弯弯的眉毛很浓，两股紫檀色的头发从中间对分，照着灯火，光艳如漆；棕色的脑门藏着卓越的思想，仿佛很有才气。其实高拉莉同多数女演员一样，虽则会讲一套后台的俏皮话，人并不聪明；虽有应酬的经验，却谈不上什么知识；她的聪明是凭直觉，心肠好是因为她多情。可是她的滚圆光滑的胳膊，象纺纱的锭子般的手指，穿着红丝袜，长得多漂亮的大腿，叫人看了目眩神迷，怎么还会追究她的精神生活？这些富于东方诗意的美，被舞台上流行的西班牙装束衬托之下，越发显著了。

［法］巴尔扎克《幻灭》

她正站在拱廊的一根圆柱旁，显得高大、丰腴而又年轻——她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她穿着一件最细的羊毛织成的白色短衣。衣服上镶着紫色的花边，腰间用带子紧紧束住，显出了她柔软婀娜的姿态和她那使人心神摇荡的丰满肉体的曲线。她的手臂和肩膀虽然已经白得令人眩目，但她的脸似乎更加白嫩；只有浮在她颊上的可爱的红晕。才说明这脸、这肩膀和这胸脯都不是属于一座由不朽的菲狄乌斯用晶莹的巴罗斯岛大理石刻成的女神雕像，而是属于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的脸被一绺绺浓密而又柔软的红色鬈发衬托着。她那淡蓝色的闪闪发光的两眼，蕴含着大胆的甚至是厚颜无耻的表情。

［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斯》

那女人很年轻，或者有二十岁吧，长得特别整齐。

她穿着一件白的小衫，用红绳束紧，在她的头上是一顶普通的农妇用的小帽。她身体健康，如俗话说像香蕈一般，她的背膀和骨盘都很宽，腰部却细，很是活泼，换一句话说是一只母鹿。她有很优美的姿态，头不很大，脸色稍微苍白一点，可是给阳光略微染成金色，乌黑的眼睛，眉毛像画上去似的，一个小小的美的鼻子，嘴唇像是樱桃。她的纤细的黑头发从帽子底下散落下来。

［波］显克微支《炭画》

首先使人注目的，就是她（爱英姬琵达）那修长而又结实的美丽的身躯。她的腰是那样的细柔，仿佛用两个手指就可以把它整个箍起来似的。那张令人吃惊的，像雪花石膏一般洁白的极美妙的脸，泛出了可爱的红晕。优雅的前额上，罩着火红色的极柔软的头发。两只像海波一般蔚蓝，杏子一般的大眼睛，燃烧着淫荡的火焰，发出使人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略微向上翘的，线条优美的小鼻子，仿佛使流露在她容貌间的那种大胆勇敢的神情，变得更加显著了。在那两片微微张开、湿润而又肉感的红唇之间，闪烁着两排雪白的牙齿——那是真正的珍珠，似乎正与那浮现在她小巧的圆下巴上的迷人的小涡争奇斗艳。雪白的脖子，好像用大理石琢成。匀称的双肩，可以和神后朱诺媲美。有弹性的高耸的胸脯，丰满得使轻薄的披风遮挡不住它，但这反而使希腊姑娘显得更加诱人。她那赤裸的轮廓分明的手臂和脚掌，纤小得就跟孩子一般。

［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

有一回，一个年青的女人来到这个酒店里，她脸蛋儿红喷喷，眼睛亮晶晶，穿一件丝绒的斗篷，上边镶着一个黑皮的领子，她的脸被那块黑的皮子烘托得就像一朵美得出奇的花。她把那件斗篷从肩膀上脱下来，由萨沙把它接过去，她就显得越发漂亮了：她那黄条的身材紧紧地裹在一件蓝灰色的绸衣服里，她的耳朵上有些钻石在发亮。

［苏］高尔基《人间》

我十分怀疑卡门小姐是不是一个纯血种，至少她比我见到过的她的同族女人要漂亮得多。……她的皮肤虽然很光滑，但是非常接近铜色，她的眼睛虽然有点斜视。但是很大很美；她的嘴唇虽然有点厚，但是线条很好，露出雪白的牙齿，比去掉皮的杏仁更白。她的头发虽然可能有点粗，可是颜色漆黑，带着蓝色的反光，像乌鸦的翅膀一样，又长又亮。……可是永远不会忘记。尤其是她的眼睛，有一种肉感而凶悍的表情。

［法］梅里美《卡门》

郑爱月儿出来：不戴发髻，头上挽着一窝丝杭州攒，梳的黑溜溜光油油的乌云，露着四鬓；云鬓堆纵，犹若轻烟密雾，都用飞金巧贴，带着翠梅花钿儿，周围金累丝簪儿齐插，后鬓凤钗半折，耳边带着紫瑛石坠子；上着白藕丝对衿仙裳，下穿紫绡翠纹裙，脚下露一双红鸳凤嘴；胸前摇珊瑚宝玉玲珑；正面贴三颗翠面花儿，越显那芙蓉粉面。四周围香风缥缈，偏相衬杨柳纤腰。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见她上穿着紫绫袄儿，玄色段红比甲；玉色裙子下边，

显着踌躇的两只脚儿，穿着老鸦段子羊皮金云头鞋儿。生的长挑身材，紫赪色瓜子脸，描的水鬓长长的。正是：未知就里如何，先看她妆色沖样。但见：

滢滢润润，不搽脂粉，自然体态妖娆；婷婷嫋嫋，懒染铅华，生定精神秀丽。两弯眉画远山，一对眼如秋水。樱口轻开，勾引得蜂狂蝶乱；纤腰拘束，暗带着月意风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阁瑟卓文君。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但是在她后面就是她的姐姐，穿着豪华的黑缎长服，像鱼鳞闪着红白相间的小金片，圆润的胳膊直裸到肩膀上，胸衣前后裁剪得很低，在她的礼节观念下尽量大胆放低。她天生仪态万方，亭亭玉立，胸部丰满，臀部略微太高了一些，但还是形成了可爱的和谐的线条，这件前后袒露衣像是深深的V字，下身大方地包着一条黑纱，白绸的罩裙，真把她打扮得十全十美。她的丰满、光润的圆颈项，围上一叶阔的一串全是切成许多小平面的方块黑宝石的项链，显得更是白里透红。她的面色因为正当妙龄年华，天生就很漂亮，又因在面颊上拿皇宫中用的黑布片贴上细微的小黑点，显得越发漂亮了；她的头发因为有服装陪衬更显得颜色红稀稀，金晃晃的，蓬松地巧妙地遮住了她的额角，这些宝贵头发大部分编成了松松的两条辫子，罩在颈项后面的黑色闪光的发网里；眉毛是用铅笔画浓的，几乎象头发一样美。她在当时也许过于显眼了些，可是这多半是由于她那如火如荼的生命力，而不是由于装束的关系。人工只会降低她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特色。生命却对她会加强这些特色。

［美］德莱塞《金融家》

她十九岁就出落得非同寻常的美丽动人，她已经有了深褐色的狐毛披肩，戴上了钻石耳环，不过钻石还不是很大：她和诺沃谢洛夫一起坐在大剧院包厢里观看什么隆重演出的时候，她穿着华贵的印花黑丝绒长连衣裙，一双十指纤纤，长得匀称丰满，光溜溜的小手，指甲染着蔻丹，半启的朱唇挂着微笑，丰腴的胳膊肘上露出两个小窝窝，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神情快活而且不知羞耻，眼睑是湿润的，像彩釉一般，这一切都显得她格外的妖艳，使不少男人为之倾倒。在她周围仿佛有一个男爱女憎的磁场，女人都把她看成危险的情敌。

［苏］瓦连京·卡达耶夫《紫罗兰》

天　真

说话的婢女鸣凤，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了两个酒窝。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们。

［中］巴金《家》

娜塔莉亚不到娱乐场所上去，她很喜欢听杜尼娅天真无邪地讲一些事情。杜尼娅不知不觉已经长成一个婷婷玉立的美丽姑娘。她像早熟的苹果，成熟得很早。这一年，她脱离了逝去的童年。年长的女伴们接受她参加了姑娘们的圈子。杜尼娅长得很象父亲：身材短短的，皮肤黑黑的。

她已经过了十五个春天，那细细的、不够丰满的身材还没有完全发育起来。在她身上又可笑又天真地掺合着儿童和

正在发育的少女的东西：两个象拳头一般大的、小小的乳房在小褂底下鼓膨膨的，明显地胀大起来，肩膀也渐渐丰满起来；可是在那长长的、微微上挑的眼眶里，蓝蓝的眼白包着的一对黑眼珠儿依然闪着羞涩而顽皮的光彩。她从娱乐场回来，就要单独找娜塔莉亚讲讲她那些并不奥秘的秘密。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费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说罢，就向停着四轮板车的地方走去；我可能还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看着娜塔莎。我那时当然还不知道，现在站在面前的就是自己将来的未婚妻和老婆，我站下来看她只因为仿佛觉得她那长满雀斑的小脸有点特别的地方，不像我以前见到过的别的一些女孩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自己觉得在娜塔莎的身上，在她的笑容中，在那双稍稍露出惊奇的天真的眼睛中，以及她穿的那件由母亲的旧衣服改做的印花布连衣裙，她光着脚站在那儿的整个形象，总有点特别，虽然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我又说不出来。

［苏］阿·阿纳尼耶夫《爱情的历程》

柳德米拉·卡施金娜，一个身体结实得像拳头的矮个子姑娘，脱皮的膀子上贴着一张香烟纸，头上戴着一顶三角形纸帽，烟草色身体上穿着淡蓝色背心和短裤，她看上去很象一个短小精悍的男孩。

［苏］巴甫连柯《幸福》

像欧也妮那样的小布尔乔亚，都是身体结实，美得有点

儿俗气的；可是她虽然跟弥罗岛的爱神相仿，却有一股隽永的基督徒气息，把她的外貌变得高雅、净化，有点儿灵秀之气，为古代雕刻家没有见识过的。她的脑袋很大，前额带点儿男相，可是很清秀，像裴狄阿斯的邱比特雕像，贞洁的生活使她灰色的眼睛光芒四射，圆脸上娇嫩红润的线条，生过天花之后变得粗糙了，幸而没有留下痘瘢，只去掉了皮肤上绒样的那一层，但依旧那么柔软细腻，会给妈妈的亲吻留下一道红印。她的鼻子大了一点，可是配上朱红的嘴巴倒很合适；满是纹缕的嘴唇，显出无限的深情与善意。脖子圆圆的。遮得密不透风的饱满的胸部，惹起人家的注意与幻想。当然她因为装束的关系，缺少一点儿妩媚；但是在鉴赏家心目中，那个不甚灵活的姿态也别有风韵。所以高大壮健的欧也妮并没有一般人喜欢的那种漂亮，但她的美是一望而知的，只有艺术家才会倾倒的。

［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西尔微看见的安乃德长得个子高高的，气色鲜朗。脸庞较宽，鼻子略短而平扁，像小母牛似的巨额广颡，上面盖着一绺绺金黄闪光的栗色头发，眉毛很浓，一双浅蓝色的大眼睛稍稍鼓起，和眼眶形成平面，有时因为心血上冲，眼神显得强硬；嘴阔大，嘴唇厚实，嘴角有一层黄金色的汗毛，嘴经常闭着，形成撅嘴，起防御作用，表示注意力集中或固执赌气；可是当这两片嘴唇一张开，就可能焕发出一个腼腆动人的微笑的光彩，使得她整个面容为之一变，她的下巴也和面颊一样的丰满，可是没有臃肿之处，构造非常结实；脖子，后脑勺，两只手，都是蜂蜜般的深棕色；在美丽的紧实的皮肤下面，流着纯洁的血液。她的腰身略微粗了一点，上

身微微形成方形，胸脯广阔丰隆。西尔微有训练的眼光，透过对方的衣服，估量对方的身体，尤其是那两只肩膀，它们的丰满和谐跟金黄浑圆的脖子配在一起，形成她全身最完美的部分。她很会打扮，打扮得很细心，在西尔微看来，甚至过分细心了，仔细得有点刻板：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没有一绺散乱的卷发，没有一个挂错的扣钩，一切井井有条。

［法］罗曼·罗兰《母与子》

马丽雅·鲍格达诺夫娜·密烈日柯娃，疗养院院长，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全身都显得很强壮的女人，有力的双腿稳稳当当地支持着结实的身子，一双大手像运动员一样发达。她的步伐稳健有力，仿佛她不是在走路，而是按着只有她一人听见的乐声踏着军步。

［苏］巴甫连柯《幸福》

朴　实

……一个姑娘从高出她们头顶的公有地上往下走来。她挽着一只篮，身形映在天幕上，从她的胳膊弯里望得见那块天空。……风吹动她的粗绒裙子，拂着她的腿，掀起她那压扁了的孔雀蓝的苏格兰圆帽；她的浅灰色的短罩衫已经破旧了，鞋也裂开了，两只小手又粗又红，脖子晒成了紫褐色。她的黑发散乱地飘拂在宽阔的脑门子上，脸是短的，上唇也是短的，露出一排闪亮的牙齿，眉毛又直又黑，睫毛又长又黑，鼻子笔直；但是她的灰眼都是了不起的妙物——水汪汪的仿佛今天才第一次睁开似的。

［英］高尔斯华绥《苹果树》

从血统上说，她是个哥萨克人，虽然已有十七岁了，看上去还像个小姑娘，不过她的整个模样却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女人，具有那种哥萨克女人从小到老不变的特征。

这些哥萨克女人，扎波罗日女战士的玄孙女们，在高加索赋有较黑的眼睛、头发和山地女人苗条的身材。哥萨克女人对自己的仪表和走路姿势从不考虑，总是毫不做作，听其自然，可是她的一举一动，即使旁边没有人在注意她，也流露出多少惊人的优美、多少迷人的天真哪！

在斯土品娜的身上，这种魅力和她整个风度的美特别强烈。她个儿矮小，颧骨很高，相貌平凡，甚至不会给人留下特殊印象，可是她却以全身的协调与和谐来吸引人。

［苏］巴甫连柯《幸福》

典　雅

她长得略微比他高一点，——虽然他已经长足了（五尺十吋半）——可是尽管高了一点，她的体态和相貌却生得又大方、又端正，带着些不自觉的沉静气度，不是由于品格的力量，而是不认人情世故造成的。头发是干胡桃色、丰盛稠密，面色光润——奶油般光润——嘴唇微红，眼睛依照你看她时候的光线，可以从灰色变到青色，从灰色变成棕色。她的双手薄而好看，鼻梁正直，面孔狭得很雅致。她并不光辉夺目，也不活泼惊人，但是自然而然地表现着平和端庄的气度。

［美］德莱塞《金融家》

而他的妻子却暖暖和和、干干净净地坐在他身旁，她那

美丽多姿的头发，配上一顶光滑的金黄色女帽，戴在她那长圆形的头上，显得格外合适；那露在帽外的头发在颈项上又形成第二个较小的跟头形相仿的长圆形，挽成一个髻。她把这发髻故意压得低低的，好使人感到她的头垂直向上挺伸，同时也给她那有点过长的、几乎有点过瘦的脖子以一种视觉上的支持，这当然也是为了消遣。

［德］乌丁·瓦尔泽《菲城婚事》

这个青年妇人，身材修长，容姿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乌黑丰茂的头发那么光泽，闪耀出阳光的彩色；她的面孔，除去润泽的肤色与端正美丽的五官之外，还有清秀的眉宇和深黑的眼睛，发出一种威仪。

［美］纳斯尼尔·霍桑《红字》

这是一位有极好身材的女子，大家都很亲热地叫她嘉乐林夫人。第一次会见便特别使他惊异的是她的美丽的白头发，简直是一顶白发王冠；那头发在这个仅仅三十六岁的年轻的妇人的额上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效力。从二十五岁时起，她的头发便这样变白了。她那始终乌黑而浓密的眉毛，在她那貂皮领围绕着的面庞上，保持了一种青春，一种奇特的活泼的神气。她从来也算不得是一个美人，她的下巴和她的鼻子太粗壮，她的嘴巴宽大，不过她那厚实的嘴唇却显出一种绝妙的和善态度。而这一头整齐的白发，这种丝一般的细发所闪耀出来的白光，的确使她略为严酷的外貌显得温和，给了她一种老祖母微笑时的娇媚，使她有一种美丽的情人的魔力和生气。她长得高大，结实，态度诚恳，高贵。

［法］左拉《金钱》

她按照时行的款式，戴一顶直条子黑丝绒拼成的平顶帽。这顶大有中世纪风味的帽子，在青年人眼中愈加抬高了对方的身份。帽子下面露出一大堆黄里带红的头发，照着亮光的部分完全金黄，卷曲的部分红得厉害。据说女人长着这种颜色的头发，别的部分很不容易配合；那位高贵的太太都是皮色鲜明，弥补了那个缺点。一双灰色眼睛闪闪发光，雪白宽广，已经有皱褶的脑门，轮廓很显著；眼睛四周的色调象螺钿；鼻子两旁有两条蓝血管，细巧的眼圈儿因之显得更洁白。神采奕奕的长脸孔上长着一个鹰爪鼻，成为一个鲜明的标识，说明她容易激动，像公台家的人。

［法］巴尔扎克《幻灭》

她身材挺拔，神情高傲，低着头看一本书，她在一片像波浪似的丝绒中间慢慢地走着。我头一眼看见她，觉得她很漂亮，尽管她脸色有点儿苍白；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嘴唇下边的一个角上有一块小白疤。

［法］都德《小东西》

涅伦斯基跟着乘务员向客车走去，在车厢的门口他突然停住脚步，给一位正走下车来的妇女让开路。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这位妇人的风姿，涅伦斯基就辨别出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他道了声歉，就走进车厢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全部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端丽和温雅，而是因为在她走过他身边时她那迷人的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落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

盯在他的脸上，好像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像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已经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里闪光，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憔　悴

波德聂别斯柯——不久就弄明白了——受过几次外伤和内伤，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原。他的妻子头上覆盖着像蜘丝一样纤细的亚麻色的、在有光的地方闪闪发亮得好像一顶金黄色小草编织成花冠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乌溜溜的好像一个幸福的姑娘。她由于多发性神经炎没有及时治疗而痛苦地蹙着眉头，老是神经质地抽着烟。

她的双手瘦得可怕。不论她在笑还是留神倾听，她脸上疲劳的神气总不会消失。

不过她们俩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不但坚忍不拔，而且才气横溢，同时，正如真正有才气的人那样，他们的相貌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

［苏］巴甫连柯《幸福》

她的美丽、苍白的双手，除了一只结婚戒指外别无饰物，静静地摆在怀中深色厚呢裙的皱褶上。她穿着一件带竖

领的、紧紧裹住腰身的银灰色上衣，衣服上满缀着天鹅绒镶成的阿拉伯式的饰带。在这一身厚重的衣装的衬托下，她那娇美而憔悴的小脸显得更加可爱、更加令人心痛，也更像并非属于尘世所有。她的浅棕色的头发在靠近后颈的地方挽了一个发髻，一丝不乱地向后梳拢着，只有在右额附近垂下了一缕松散的头发。也就是在这一额角上，在她那划得漆黑的眉毛上面，透过雪白的，几乎像是透明的皮肤映出一小叉显示出病态的青筋。这一缕淡蓝色的小脉管仿佛是惊惴不安地控制着她的整个娇嫩的鹅蛋形的小脸。不论她说话也好，微笑也好，这缕青筋都要浮现出来，这就给她的面容平添上一层紧张、焦灼的神情，使人不禁为她的身体担忧。尽管如此，她还是有说有笑。她用她那稍有些沙哑的声音亲切地、无拘无束地和人交谈着，她用她的眼睛向人微笑。她的眼睛看人时给人一种疲倦的感觉，有时候仿佛禁不住就要闭上，鼻梁两侧的眼角笼罩在一层阴影里。她也用她的美丽的小嘴微笑，她的嘴虽然没有血色，却非常莹润，这也许是因为她的嘴唇轮廓非常鲜明的缘故。她时不时地咳嗽几声，这时她就要用手帕去擦嘴，并且看一看手帕上有没有什么东西。

［德］托马斯·曼《特利斯坦》

达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梳妆短衣站在那里，她那曾经是丰满美丽、现在却变稀薄了的头发，用发针盘在她的脑后，她面容消瘦而憔悴，一双大的、吃惊的眼睛，因为她面容的消瘦而显得更加触目。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丰　满

她的身体，也真发育得太完全，穿的虽是一件乡下裁缝做的不太合适的大绸夹袍，但是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步的走去，非但她的肥突的后部，紧密的腰部，和斜圆的胫部的曲线，看得要簇生异想，就是她的两只圆而软的肩膊，多看一歇，也要使我贪鄙起来。立在她的前面和她讲话哩，则那一双水涔涔的大眼，那一个隆整的尖鼻，和那一张红白相间的椭圆嫩脸，和因走路走得气急，一呼一吸落得特别快的那个高突的胸脯，又要使我恼杀。还有她那一头不曾剪去的黑发哩，梳的虽然是一个自在的懒结，但一映到她那个圆而且白的额上，和短而腴的颈际，看上去，又格外的动人。

［中］郁达夫《迟桂花》

女人呢，所谓尤物之一，她是以少年发胖著名的，得了个和实际相符的浑名叫做羊脂球。矮矮的身材，满身各部分全是滚圆的，胖得像是肥膘，手指头儿全是丰满之至的，丰满得在每一节小骨和另一节接合的地方都箍出了一个圈，简直像是一串短短儿的香肠似的；皮肤是光润而且绷紧了的，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然而她始终被人垂涎又被人追逐，她的鲜润处所教人看了多么顺眼。她的脸蛋儿像一个发红的苹果，一朵将要开花的芍药；脸蛋儿上半段，睁开了一双活溜溜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半段，一张妩媚的嘴，窄窄儿的和润泽得使人想去亲的，内部露出一排闪光而且非常纤细的牙齿。

此外，人还说她是具有种种无从评价的品质的。

［法］莫泊桑《羊脂球》

一个快到四十岁的院长，雪白的皮肤，精神饱满，肥肥胖胖，半坐半卧地躺在床上，一个双下巴在她身上觉得很自然，两只圆得好像雕塑出来的膀子，粗圆的手指上这儿那儿满布着小窝；一对又黑又大、活泼而多情、差不多从来没有完全睁开过而总是半开半闭的眼睛，好像那个具有这双眼睛的人因为有点疲倦而懒得把它睁开似的；鲜红得像玫瑰花的嘴唇，洁白像牛奶的牙齿，最美丽的脸腮，一颗相当好看的头陷在一个又厚又软的枕头上，两条臂膀懒洋洋地在两旁伸展着，肘腕下面放着一些小枕头扶托着。

［法］狄德罗《修女》

在摆满无数镀金的银餐具的桌子后面，出现了一个丰满的、非常丰满的，白嫩红润的、非常白嫩红润的女人，穿着大袒胸的跳舞衣服，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把大扇子。这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真叫尼维尔津永生难忘。在难得举行的贵族舞会上，他没见过她。但是哪怕见过几十回，现在也会发现他对她的外貌不曾有确切的评价。他认为不必走近细看，远远地就能断定，她的肩膀的白晰和胖乎乎的脸蛋儿上的红晕有着血统的成分，是她那种门第的女人身上所常有的。她只看到她那面孔由于过分肥胖而失去正常的轮廓。她只看到她那舞衣的样式，从衣服过分的袒露看出了尽量往年轻里打扮的一般心理。但是她独个儿坐着，不是在什么人面前卖俏。看得出，她还刚刚起床，也许脸也没洗过，至少还没梳好头发，也许没用梳子，只用手马马虎虎地抿了抿，可是已经穿上了跳舞衣服。多么爱俏，多么喜欢打扮！这个女人半袒露身子坐着，为的是自我欣赏。不论肩膀或脸上，确实没有人工的装扮。尼维尔津现在在晌午充足的光线下临近端详：白晰得

夺目的肩膀和胸部不需要扑粉，娇艳的皮色已经很诱人了，假如不是过于肥胖的话。如果这个女人不是觉得热，脸上的红润颜色倒是非常动人的，因为她的皮肤白净细腻。脸蛋儿雅致的线条倒还非常可爱，假设它们不是淹没在大量脂肪中而难以看清的话，但是脂肪还丰腴，并不松弛软垂。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她在三十上下。皮肤很白净，脸胖得好像血色也穿不过她的面颊似的。眉毛差不多完全没有，可是在眉毛的地位上，有两条微微隆起的发亮的线条，疏疏郎郎地长着几根亮晶的毛。眼睛淡灰而质朴，和脸上的整个表情一样；手很白净，但是粗糙，蓝色的血管像一个个大的结子似的凸出在外面。

衣服紧紧地裹在她的身上，分明她并不使用任何技巧，甚或多穿一条裙子来使臀部显得大、腰身显得细。因此，甚至穿着衣服的她的上半身，在不披围巾时，若供画家或者雕刻家作坚实、健康的胸脯的模特儿，仍能不失其质朴。她的衣服，同漂亮的披巾和华丽的头巾一比，显得又旧又破。

［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

苍　老

这是一个年老的，非常年老的女人。虽然围着小小的褐色的披肩，从背后看来现着年轻的样子，实际却是一个完全衰老了的女人，一个至少上了七十岁的老祖母。像一些鹤发童颜的老头子一样，这有着微红的双颊的老女人也真还使人觉得漂亮、娇艳。那在额上和脑顶上现得很低的头巾，是由

两三个宽大的纱作的尖角拼成的，那些尖角仿佛一个逃脱一个似的，垂在颈根上。她那可敬的容颜嵌在这有着宗教气味的白色的皱折里，现得非常适当。她的温柔的眼睛充满着贞淑的气氛。她已没有牙齿的痕迹，什么都没有了，当她笑的时候，她露出一列小孩子似的圆形的牙龈。她的下巴虽已变得象“木鞋尖”（正象她自己平时所说的一样），但她的侧面并没有十分受着岁月的磨损；现在还可以看出她的脸孔从前定和教堂里圣女们的脸孔一样端正、明媚。

［法］罗逊《冰岛渔夫》

这是一个老女人，脸上长得斑斑点点的；她披着一件披肩，颜色是说不出名堂的混合色，既不是黄褐色、小豆色、淡红褐色，也不是灰色，这是一种逐渐变成面无法制造出来的颜色；一顶粘渍渍的黑帽子，仿佛曾在《诗篇》作者的故乡、雨水肥沃的地方戴过的一般；还有一条围裙，当年也曾经白过，这同她别的衣服一比就可以看得出还算是很新的了。整个地说来，这女人像在水里浸过的样子，看得出她不是本乡，甚至不是本郡的人。

［英］哈代《卡斯特桥市长》

只见众堂客簇拥着乔五太太进来。生的五短身材，约七旬年纪，戴着叠翠宝珠冠，身穿大红宫绣袍儿。近面视之，鬓发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髻绾一窝丝；眼如秋水微湛，鬓似楚山之淡。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他的姨妈是两位身材矮小，衣着朴素的老妇人。朱莉娅

姨妈大约高上一英寸左右。她的头发向下披着盖住耳朵尖，是灰白色的；她那张脸宽大松弛，也是灰白的，但是脸上有几处颜色比较深。虽然她体格结实，立得端端正正，她迟钝的眼睛和分开的嘴唇使她看起来是个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的女人。凯特姨妈比较有生气。她的面色比她妹妹的健康，脸上尽是皱纹和褶子，好像一只干缩了的红苹果，她的头发也用同样老式的样子编起来，还没有失去成熟的胡桃颜色。

［英］詹姆斯·乔伊斯《死者》

阿娜的老妈子年纪四十开外，名叫巴比，高大，结实，太阳穴和脑门部分的肉已经瘪缩，脸盘很窄，下半部却很宽很长，牙床骨底下的肉望两边摊开去，像一只干瘪的梨。她永远挂着笑容，眼睛跟钻子一样的尖，陷得很深，拼命的望里边缩，眼皮红红的，看不见睫毛。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您想想看，是两个女人，不，两个影子……一个上了年纪、满脸皱纹、又干又瘪、腰弯得差不多快成了两截，戴着一副很大很大的眼镜，遮住了上半个脸。

［法］都德《小东西》

去年在旧金山时，美智的身材很像裹了厚厚面粉的美国炸虾，现在却细成一枝柳条似的。没有比掉磅更招惹皱纹了，她涂了多少脂粉也遮掩不住，尤其是鼻翼两旁的一对八字纹，深深犁出了中年女人捉襟见肘的窘态。

美智的化妆，浓得惊人，在脸上堆砌了多种色彩。眉毛

描得又细又浓，睫毛不但漆黑，两者之间抹了翡翠绿眼膏。这一来，眼睛显得很大，但也有一份滞重，像睡眠不足的硬撑神态。颧骨点成玫瑰红，唇膏可惜没有配合，用了桔色反而带出了皮肤的干黄来。

头发烫得太短，像黑人那样满头卷曲。

洋装的质料和手工属于上品，这是全身最可取的。

淑贞看得倒吸了口气。美智是徐娘半老，可惜不懂风韵。

［加］陈若曦《远见》

一条小路蜿蜒在果树林里，一个身材高大、穿黑衣服的女人，在石径上轻轻地一步一步向海边走去。她的衣服被阳光晒出褐色的斑点，甚至从老远就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补钉。她头上没戴帽子——满头白发泛着银光，一绺绺卷曲着披散在她那宽阔的脑门、鬓角和黝黑的面颊上，这种头发大概是很难梳束的。

她脸上的线条明显而粗糙，这种脸只要看见过一次，便会使人永远难忘：在这张枯瘦的脸上，似乎有一种远古的东西。谁若看见过她那直视的阴沉的目光，就禁不住会联想到东方炎热的沙漠，联想起底波拉和犹滴来。

［苏］高尔基《畸形儿的母亲》

她懂得这个目光，但她那双由于疲劳而丧失任何表情和火焰的眼睛并不回避高雷歇夫的视线。

高烈娃那从布达佩斯战役起就十分消瘦的脸，现在看来并不像他原来感到的那么美——她跟高雷歇夫最后一次见面就在布达佩斯。绝望的阴影像可以触摸似地罩在脸上，使它

瘦削和庄重的轮廓显得苍老了。

此刻她看上去像有四十岁，虽然高雷歇夫清清楚楚地记得她才满三十，而且在她生日前几天他曾经当着伏罗巴耶夫的面送过礼物给她。任何生活和战争的重担，都没有像精神的孤独那样厉害地损害一个女人的容貌。

她那双永远明亮和热情的乌黑眼睛——伏罗巴耶夫说这对眼睛在梦里也在微笑，——望上去没有神气，仿佛在深深凹陷的蓝色眼窝里喘息，嘴唇龟裂了，变得薄了，嘴角凹陷进去，下巴神经质地抽动着。

她的脸好像一座被遗弃的房子，它跟有人住着的房子完全不同。

［苏］巴甫连柯《幸福》

二、性格篇

温　良

现在，珍妮虽然独自一人，但像林中斑鸠一样，她是夏日里的一种柔美悦耳的声音。她一面忙着操持家务，一面毫无怨言，平心静气地等待着那个过程的完成，反正她已经充当了牺牲品。家务不是最忙的时候，她喜欢坐下来，静静地沉思默想着，生活中的奇迹使她恍然如入梦幻之中。要是家务冗杂，非要她帮帮母亲忙的时候，她也要不时轻声唱起歌来，因为工作的乐趣使她完全忘掉了自己。不管怎样，她总是满怀着一种安详的，毫不动摇的勇气去展望未来的。这一点远不是所有女人都能做得到的。无情的大自然总是让那些微不足道的女人生男育女。而真正了不起的女人，到了她们成熟的时候，都会欢欢喜喜地去做母亲的，她们看到了自己能够为使种族得以绵延不绝这么重大的目的略献绵薄，不由得感到快乐和满足。

［美］德莱塞《珍妮姑娘》

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珍妮身上就有这样一种精神。从她的孩提时期开始，她的一言一行都以仁慈为怀。比如说，塞巴斯蒂安跌跤碰伤了，急得要命地把他安全送到母亲跟前的就是她。乔治嘴里乱嚷肚子饿，她就把自己的面包通通给了

他。每天她要花上很多时间，摇着小弟弟小妹妹睡觉，有时她就尽情地唱唱歌，甚至还做过一些虚无缥缈的梦想。从她刚学会走路那时起，她就是她母亲的好帮手。擦地板、烤面包、喂孩子，还有上街跑腿，什么事儿她都干。虽然她有时会想到自己命苦，但从来没有人听到她说过一句怨言。她知道人家的姑娘生活比她要自由得多，充实得多，可她从来没有表示过嫉妒；她心里也许会感到孤寂，可嘴里老是唱个不停。赶上天色晴朗的日子，她从厨房窗口望出去，恨不得能到草地里走走。大自然里优美的曲线和光影，象一支动人的歌，撩拨着她的心弦。

［美］德莱塞《珍妮姑娘》

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深得下人之心。

［中］曹雪芹《红楼梦》

且说这李氏，非但生得妖娆美貌，又兼禀性温柔，百能百俐，也是天生聪明。

［中］冯梦龙《喻世明言·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任　性

潘金莲在家，恃宠生骄，颠寒作热，镇日夜不得个宁静。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在青年时代，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曾享有可亲的金发美人的名声，现在五十岁了，她容貌上那些令人愉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失，尽管变得有些模糊和胖了些，她变得更多情善感，更善良。到了这样成熟的年纪，还保留着贵族女子中学学生的习气，她爱耍自己的脾气，当她碰到不称心如意的事时，她容易恼怒，甚至哭起来。但是，当她诸事都心满意足和谁也不跟她顶嘴时，她就变得很温柔和可爱。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她也沉浸在幸福或欢乐的神圣不可侵犯一般的庄严肃穆之中，默默地享受着什么，对待祖母和玛芬卡又和蔼，又亲切，只有几天工夫她心神不安，躲在自己房里，或者到花园里去，或者从悬崖上走到丛林中去。赖斯基或玛芬卡到老房子去打扰了她的孤寂，或者约她作伴去散步，这时她才蹙紧了眉头。后来她又显得沉着，娴静了，吃饭时和晚上她又爱说话了，甚至过问庄园中经营中的琐碎事务，和玛芬卡一起整理绣花的花样，挑选毛线的颜色，替祖母核算某些帐目，临了，一起乘车进城去拜访太太们。她和赖斯基谈论文学；从她的谈话中，他发觉她应当是看过不少书的，于是他便引诱她作进一步的谈论，他们一起看了几本书，可是并不经常。

她常常一会儿偏到这边，一会儿偏到那边。在她身上不仅时常出现一刹那的神魂颠倒，也出现一阵阵沉醉般的快乐。

［俄］冈察洛夫《悬崖》

做　作

她既年轻，又漂亮，嫁给了一个她所不喜欢的男人，可以设想，她一定会经常受到别有企图的恭维奉承。可是，除了她的母亲加以保护以外，她还是一个十分谨慎小心的女人。她的傲慢虽然是她的一个缺点，却一直保卫着她，使她不致受到外界的诱惑。此外，婚后不久失望接踵而来，也使她得到了一种经验，叫她的热情不轻易燃发。她在社交界受人怜悯，被人传为容忍的典型，她认为很值得骄傲，总而言之，她差不多可以算是幸福的了，因为她不爱任何人，而她的丈夫又给她以全部的行动自由，她卖弄风情（必须承认，她是有点喜欢向她的丈夫证明她不知道自己占有什么样的一件宝贝），她卖弄风情就像儿童撒娇一样，完全出自本能，同她的带点轻蔑而不是假正经的审慎态度配合得恰到好处。总之，她懂得对任何人都很亲切，可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差别。喜欢说坏话的人也找不出任何细微的差错可以来谴责她。

［法］梅里美《双重误会》

调　皮

她成天在园子搜索，又贪嘴，又好奇，笑嘻嘻的像画眉般啄些葡萄，偷偷的采一只桃子，爬上枣树，或是在走过的时候轻轻摇几下，让小黄梅象雨点似的掉下来，入口即化，跟香蜜一样。再不然她就不顾禁令去采花；一眨眼她就把从早上起就打主意的一朵蔷薇摘到手，往花园深入的夹道中一

溜。于是她把小鼻子竭力往醉人的花心中嗅着，吻着，咬着，吮着；随后把雌物揣在怀里，放在她不胜奇怪的眼看在敞开着的衬衣底下膨大起来的一对小乳房中间……还有一件被禁止的，挺有意思的乐事，就是脱了鞋袜，赤着脚踏在小径凉快的细砂上，潮湿的草地上，踩着阴处冰冷的，或是给太阳晒得滚热的石板上；再不然她走入林边的小溪，用脚，用腿，用膝盖，去接触水、泥土、日光。躺在柏树荫下，她瞧着在阳光中照得通明的手心不在焉的狂吻着细腻丰满的手臂上像缎子一般的皮肤。她用蔓藤和橡树做成冠冕，项链和裙子，再加上兰蓟，红的伏牛花，和带着青的柏实的树枝作点缀。她把自己装成一个野蛮的小公主。然后她自个儿绕着小喷水池跳舞，伸着胳膊拼命的打转，直转到头晕眼花，才往草地上倒下，把脸钻进草里，莫名其妙的纵声狂笑。不能自已。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小孩儿们也像舒拉那样喜欢她，服从她。在她由学校回家的时候，他们由很远处就凭着红绒绳帽子、矫捷的步子认出她来，并喊叫着奔向她去。在他们的喊叫里只能听出，“你给我们念！跟我们玩！给我们讲！”卓娅就把书包交给舒拉，把两臂大大地张开，想尽量把向她拥上来的小孩儿们都搂在怀里，这时她是愉快的，活泼的，由于走路和天冷，微黑的两颊显得发红。

有时候把他们按身材大小排成一队，她就和他们像军队一样，正步走，唱着她在杨树林时就学会的歌：“同志们，一齐勇敢向前走……”有时候和小孩子们玩打雪仗，但是，她是用长者的态度：谦让，小心。舒拉一打雪仗就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掉了：投了一阵，躲过对方投来的雪团，又努力

向前打去，不给敌人留一秒钟的喘息时间。

这时卓娅就喊："舒拉，他们是小孩儿呀！……你去吧！你不懂得，对他们不可以这样。"

［苏］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轻　浮

因这媳妇妖调异常，轻狂无比，众人都叫他"多姑娘儿"。

［中］曹雪芹《红楼梦》

娜塔莎一进舞场的时候，便发生了爱情，她不是单对某一个人发生了爱情，而是对所有的人发生了爱情，在她看人的时候，她看见了谁，便爱上了谁。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敏　感

娜达莎多疑，但心地纯洁，坦率爽快。她的多疑是出于她的纯洁。她的自尊心很强，这是一种高尚的自尊心，她不能容忍原以为比一切都高尚的东西，在她面前成为笑柄。自然，她可以用轻蔑对付一个下流人的轻蔑；但是她认为神圣的东西一旦受到嘲笑，无论嘲笑者是谁，她都会感到心痛。这不是因为她脆弱。这一部分是因为她涉世不深，因为她不惯于和人们相处，也因为她总关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她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长大的，几乎就没离开过这个小天地。最后，大凡善良的人总喜欢把人往好处想，总是把人想得比实

际上更好，总爱夸大他们的好处：这种非常善良的人们的特点也许是从她父亲那里遗传下来的，而在娜达莎身上则表现得特别显著。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以后的幻灭是很难过的，在他们觉得自己负有责任时就更难过了。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逞　强

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闲躲静，独他是不能脱得的；二则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只扎挣着与无事的人一样。

［中］曹雪芹《红楼梦》

一切张罗款待，都是凤姐一人周全承应，合族中虽有许多妯娌，也有言语钝拙的，也有举止轻浮的，也有羞口羞脚不惯见人的，也有惧贵怯官的，越显得凤姐洒爽风流，典型俊雅，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了——那里还把众人放在眼里？挥霍指示，任其所为。

［中］曹雪芹《红楼梦》

伶　俐

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况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古　怪

德·瑞娜夫人生性怯懦腼腆。表面看来，她的性格，也有些特别古怪的地方。譬如哇列诺先生的高声狂笑，轻举妄动，还使她惊骇不安。在维立叶尔人人觉得是欢心娱乐的事情，她就远远地离开它。因此在她少年时代，人家说她十分骄傲自己出身的门第，获得了尊敬。人家对她的毁誉，她自己毫不在意。譬如她看见本城的居民，到她家来拜访的渐渐地疏少了，她自己反而快活得什么似的。……她所希望的是人们让她独立一个人在她美丽的花园中缓缓地散步，她便永远不会抱怨诉苦了。

［法］司汤达《红与黑》

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忠贞、幸福和什么白头偕老。每逢有人当着她讲述动人或崇高的爱情故事，她便不以为然地蹙眉冷笑。她总是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饱经世故、看破红尘的女性，她深知所有这一切，说实在的，都是些卑鄙龌龊的东西。因而不要指望爱情会带来什么美好的东西，只需逢场作戏，得过且过，因为人生是短促的。她不时暗示她曾经有过些风流韵事和离奇的遭遇——暗示是那些含糊其词，但又意味深长。下班后她若要马上离开图书馆，便说：

“总不能让男人老等吗。”

可如果下班后她要在图书馆里稍耽搁一会儿，就会说出恰恰相反的话来：

“没关系，让男人等一等是有好处的。”

［苏］瓦连京·卡达耶夫《紫罗兰》

谢拉菲玛·帕夫洛夫娜是薇拉·彼得罗夫娜的助手，是位三十来岁脸色红润的胖女人，长着一对极其善良的蓝眼睛。如果图书馆里读者少，她就坐在圈椅上看书。凡是稍微谈及爱情、离婚、背叛的书，她全都读遍了。她看起书来，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书中，什么也听不见，脸上还泛起鲜艳的红晕。有时候，她捧着书读着读着，突如其来地惊呼："噢，看来他要抛弃她！"或是："我恨不得宰了这个棒打鸳鸯的糊涂爹！"当薇拉·彼得罗夫娜用礼貌而又严厉的口吻叫她时，她仿佛大梦初醒，一时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尼古拉·楚科夫斯基《不相称的婚姻》

她是一个消瘦、憔悴、病态和神经质的女人，有一双发亮的黑眼睛。她爱吉提，她对于她的爱，正如已婚的女人对于少女所常有的爱一样，总是希望照自己对于结婚的幸福的理想来替吉提选择配偶；她愿意她嫁给渥伦斯基。初冬的时候，她在谢尔巴茨基家里常常遇到列文，她总不喜欢他。当他们遇见的时候，她经常的得意的工作就是拿他开玩笑。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粗　放

玛利大妈踏着大步从街上走过来。她走路架势活像拉车的高头大马，马蹄子在鹅卵石路上溅起点点火星。她绰号"大脚"，并非因为脚长得大，其实她脚的尺寸跟普通人一样，"大脚"是指她走路发出的声音。为什么声音特别响，原来她在鞋后跟上安了铁掌来保护鞋子。现在玛利大妈满面

红光，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笑嘻嘻地朝“救护车”踢跶踢跶快步走来。她两条腿又粗又短，活像老式沙发的支座，身架子简直像个大圆桶，屁股更是大得出奇。尽管年纪三十五了，照她走路那股劲真够邪气，难怪孩子们每次见了都忍不住要格格发笑。

［美］马尔兹《二十号街的星期日早晨》

但闻室中吃吃，皆婴宁笑声。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吴请面之。母入室，女犹浓笑不顾。母促令出，始极力忍笑，又面壁移时，方出。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满室妇女，为之粲然。

［中］蒲松龄《聊斋志异·婴宁》

泼　野

金桂有时喜欢，便纠聚人来斗牌掷骰行乐。又生平最喜啃骨头，每日务要杀鸡鸭，将肉赏人吃，只单是油炸的焦骨头下酒。吃得不耐烦，便肆行侮骂，说：“有别的忘八粉头乐的，我为什么不乐！”

［中］曹雪芹《红楼梦》

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里的丘壑泾渭，颇步熙凤的后尘。从小娇养溺爱，不啻珍宝，凡女儿一举一动，他母亲皆百依百顺，因此未免酿成个盗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在家里和丫环们使性赌气、轻骂重打的。今儿出了阁，自为要作当家的奶奶，比

不得做女儿时腼腆温柔，须要拿出威风来，才钤压得住人；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举止骄奢，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将来必不能自竖旗帜矣。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金桂。

［中］曹雪芹《红楼梦》

哄得她低头瞧，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顾哭着擦血。那秋菊走开一边，妇人骂道：“好贼奴才，你走了！”教春梅：“与我采过跪着。取马鞭子来，把他身上衣服与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马鞭子便罢。但扭一扭儿，我乱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她衣裳，妇人教春梅把她手拴住，雨点般鞭子轮起来，打的这丫头杀猪也似叫。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布勒斯特来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年轻女演员，名叫嘉贝莉埃勒，她很快就使不少海军军人和驻屯部队军官着了迷。她的美并不很匀称，可是她有苗条的身材，美丽的眼睛，纤细的脚，相当大胆的风度；这一切很能讨那些处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小伙子们的喜欢。此外，据说她是女性中最任性的人，她的演戏方法使人觉得这个名声对她并无不当。有时她演得妙极了，简直像一个第一流的喜剧女演员；第二天，同一出戏里，她却变得冷酷无情；她背诵台词就像小孩背诵天主教理回答一样。尤其使我们的年轻小伙子们感兴趣，是人们传说的关于她下面的一件事。据说，她在巴黎曾被一个上议院议员非常阔绰地供养着，这位上议员还在她身上花过一笔大钱。有一天，上议员在她家里没有脱下帽子；她请求他

把帽子脱下，还怪他对她不讲礼貌。上议员听后笑了笑，耸了耸肩膀，洋洋得意地坐在安乐椅上说："在我花钱的姑娘家里，我爱怎样就可以怎样。"一记粗暴有力的耳光，从嘉贝莉埃勒的白晰的手掌飞出去，立刻惩罚了他的这个回答；并且把他的帽子打得飞到了房间的另一端。从此，他们俩就彻底决裂了。有许多银行家和将军，对这个女人提出过很可观的供养办法，但是她全都拒绝了，去当上了一名女演员，据她说，为的是过独立的生活。

［法］梅里美《一场赌博》

潘金莲吃的大醉归房。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踩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点灯来看，大红段子新鞋儿上，满帮子都展污了。登时柳眉剔竖，星眼圆睁，叫春梅打着灯，把角门关了，拿大棍把那狗没高低只顾打，打的怪叫起来。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星月光来，朦胧看见巫娘子身躯。卜良上前当面一把抱住道："娘子恩德如山。"巫娘子怀着一天愤气，故意不行推拒，也将两手紧紧驱着，只当是抱住他。卜良急将口来亲着，将舍头伸过巫娘子口中乱搅，巫娘子两手越驱得紧了，咂吮他舌头不住。卜良高兴了，舌头越伸过来，巫娘子性起，砢蹄一口，咬住不放，卜良痛极放手急挣，已被巫娘子啃下六七分一段舌头来。

［中］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谁知婆娘原是小家子出身，器量最狭，却又配着一副悍毒的狠心肠。那张嘴头子，又巧于应变，赛过刀一般快，凭你

什么事，高来高就低来低对，死的也说得活起来，活的也说得死了去，是一个翻唇弄舌的婆娘。

［中］冯梦龙《醒世恒言·李蹇公穷邸遇侠客》

倘遇了那不怕天，不怕地，也不怕羞，也不怕死，越杀越上的泼悍婆娘，动辄便拖刀弄剑，不是刎颈上吊，定是奔井投河，惯把死来吓老公，常有弄假成真，连家业都完在他身上。

［中］冯梦龙《醒世恒言·李玉英狱中讼冤》

三、心理篇

琢　磨

等她一个人来到了大厅楼梯栏杆的前面，一阵锐利的苦痛攫住了他的心。人们不喜欢她，可是她猛然想起了慕雷，这完全驱散了她那种听天由命的想头。不！她不能接受像这样的解雇。或许他也会相信这个下流的故事——在地下室同一个男人会面。想到这里，一种羞愧使她痛苦，这种苦闷如此压迫她，从来不曾有过。他想去找他，对他解说这件事情，单单是为了说明：因为当他明白了实情，她依旧还是要离开。而且她原有的恐惧——在他面前她所感到的浑身冰冷的颤栗，突然爆发成要去见他的一种热烈要求，不向他宣誓讲明她从未曾许身于任何人，便不离开这个店铺。

[法]左拉《妇女乐园》

（温德米尔夫人站在壁炉旁）为什么他还不来？这样等候真可怕。他应该在这里。为什么他不在这里，用热情的语言来点燃我内心的希望之火？我感到冷啊——冷得象一个得不到爱的人。此刻阿瑟一定读到我的信了，倘若他对我有好感，就会来找我，会硬把我送回家。但他对我没有感情。他被那个女人捆住了手脚——被她迷惑了心窍——受她操纵了。一个女人想要操纵一个男人，只要适合他身上最卑下的

情感就行了。我们像敬上帝一样尊重丈夫，他们却抛弃了我们。有的女人对待他们如狼似虎，他们倒反而奉承和倾心于她们。生活多么可怕啊！……唉！我来这里真、真发疯了，发疯极了。任凭一个爱上我的男人摆布？还是和我的丈夫继续生活下去——他当众侮辱了我？我不知道哪一种境遇最糟。哪个女人知道呢？也上哪个女人知道呢？但是，我将献给他整个生命的男人，他会永远爱我吗？我给他带来了什么？失去了快乐表情的双唇，泪水模糊的双眼，冰冷的双手和一颗冰凉的心。我什么也不能带给他。我必须回家——不；我不能回家了，我的信已经把我置于他们的手掌中了——阿瑟不会要我回家了！那封致命的信啊！不！达林顿爵爷明天就要离开英国。我和他一起走，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坐了片刻，然后惊跳起来，披上斗蓬）不，不！我一定要回家去，随阿瑟怎样处置我好了。我不能等在这里。我来这里真是疯了。我必须马上离开。至于达林顿爵爷——啊！他来了，我怎么办？他会不会放我走？我听说男人都是下流的，可怕的……啊！（双手捂着脸）

［英］王尔德《温德米尔的扇子》

玛丽亚想：我的规律，难道它不正是普遍的规律吗？没有丈夫，没有儿女，没有朋友，当然，世上再没谁比我这样的人更孤独了。然而，这种孤独算得什么呢？最温暖的家庭也不能避免离群索居的孤独。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独处和几乎失望的时候，我们觉得孤独。我们说孤独是人的本能、需要和神秘的目的。啊！莫再为这种探索呕心沥血了！如果说天空还因傍晚的余晖和初升的月亮而苍茫一片，黑暗却已在平静

的树叶下积聚起来。

[法]莫里亚克《爱的沙漠》

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是的，他叫她完全不可能抓着他，留在他身边了。她现在该怎么办？原来那句话："我应该去他那儿"变成了"我还是不应该和他见面"，这后一个"他"已经不是她原先所想的那个人了。这句话代替了以前所有的话，她想来想去想了一两个钟头："我还是不应该跟他见面"，这句话虽然有了些变化，但只是变成这样："难道我想跟他见面吗？"——不，当她睡觉的时候，这句话却变成了："难道我会跟他见面吗？"——可是答案在哪里？它几时消失？这句话差不多要变为"难道我不会跟他见面吗？"了。等她黎明入睡的当儿，这句话果然变成"难道我不会跟他见面吗？"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如果伏尔庚娜在丈夫对未来的忧虑使她心神不宁的晚上听到这样的话，里雅赞采夫的这席话说不定会激起她强烈的反应。但是她不喜欢泄气，她不喜欢杞人忧天。丈夫的预言扰乱了她的心绪，不过只有几个钟头的时间。第二天早晨她起身时已经回到原先的想法：生性多疑的人所担心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而她丈夫又是最爱胡思乱想的。她心里很明白，谨慎小心的人总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因此里雅赞采夫的话她虽然听来不那么舒坦，却也显得相当滑稽可笑。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她对那给她欺骗过的男人仍然深深怀恨。不！她何曾欺

骗过他，……至多有些对他不起罢了。两者都没有！她可不承认他有这样的权利。冒犯了他吗？（就算是冒犯罢！假如他高兴这样说……我已经代他报复，处罚过自己了）。她为何要处罚自己呢？她真希望有人来问她，她就可以答复自己，乘机把那些冲击着她底心灵之门的隐秘的烦忧倾吐出来。她甚至故意表现得粗野，让阿耐蒂看到她心中的怨怒，借以激发起她的反击。

［法］罗曼·罗兰《搏斗》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往日的一切又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闪过。我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怎么说，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还是艺术。有什么能像艺术这样使人得到种种满足呢？精神上的享受、荣誉、旅行、金钱……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我在那个华而不实的小剧中扮演维奥莱塔，看到纯朴的观众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也感到心醉神迷。既然我能触动最聪明的观众的心灵，那么我的艺术前程就应该是光辉的。我可以变成观众崇拜的偶像，每天晚上都在他们热烈的掌声中度过。对，不要动摇了，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那么，还要不要结婚呢？是的，当然要结婚……里卡多和贝亚特里斯是幸福的……不过，谁能向我保证，在两年之后，情况还是这样的！当他的夫人把一锅饭烧糊的时候，里卡多还会看作是世界上最滑稽有趣的事吗？贝亚特里斯还能这样高高兴兴地拖地板吗？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一切快乐和幸福都烟消云散，而留下的只是沉重的劳动呢？

然而，如果把爱情和荣誉连到一起……那自然是最理想的了……一对艺术家夫妻，他们相亲相爱，同时又共同分享艺术上的成功给他们带来的欢愉。他们可以听到雷鸣般的掌

声，可以得到金钱，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噢，这简直是在作梦！

为什么上帝没有安排我走上艺术的道路？难道没有一条小径可以把我引上这条路吗？比如说，能不能搞音乐，成为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的钢琴家……可是，不行！谁到23岁才开始学习“多、来、米、发、索”呢？那么去学跳舞，更不行了，年龄对跳舞同样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绘画我没有起码的天资。由于卡洛斯的原因，雕刻已使我感到讨厌，而且在这方面同绘画一样我不具备任何条件。学习写诗，这我曾经练习过一次，结果几乎累得得了脑膜炎，可诗句比佩利多斯的作品还要糟。那么去演戏，噢，对了，演戏！这是个妙主意。我确信走这条路可以获得成功，可是怎么开始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安东尼奥，可他从来没有想让我参加他的剧团的意思，尽管有几次我已向他表示我对戏剧爱得发疯，他会不会认为我只是想奉承他，或者怀疑我的才能，不管他怎么想，我还是不敢公开求他接受我参加他领导的剧团。因此只剩下布拉沃一家了，贝亚特里斯出嫁后，若是演出，更显得人手不足，他们很可能会用上我。可是…年年都只是在一个城区的电影院里演堂娜。伊内斯这个角色，能使我在艺术上有所长进吗？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呢？在一些美国电影里，我曾看到制片厂经理为发现人才，常常走访一些小剧团，但这毕竟是美国电影里的事呀……

我看不到一条出路，尽管我一再热切地乞求，可缪斯们对我还是不理不睬，只是冷谈地耸耸肩膀，转身而去。

[墨]布兰卡·勃·毛雷斯《多难丽人》

一次普普通通的玩笑，一个随随便便的眼色，任何人见

面时对她的微微一笑，不管哪个女仆对她的吩咐稍加怠慢，以及不为人们所留意的，每天可能发生千百次的家庭琐事都足以引起苏菲娅内心的痛苦。受了伤的部位，再遇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撞击也会令人感到不能忍受。再加上茵杜又不辞而别，这怎能叫人不痛苦呢？茵杜死了，苏菲娅在自己的房门口呆呆地伫立了很久。她想："茵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我究竟做了什么错事，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呢？要是她不愿意带我去，那直说出来又何妨呢？我又不是非要她带我去不可。难道我连这点也不知道，在困难的时候是没有人会与我同舟共济的？茵杜是位王公夫人，她能跟我在一起说说笑笑，已经是她莫大的恩典了。我不配成为她的女友，难道我连这一点也不懂吗？然而她对我这样反目无情，难道是一位高尚的人应有的行为吗？王公不同意带我去，这只不过是她的一个借口而已，王公不可能连这点区区小事也拒绝她。茵杜可能想，那里经常有大人物来，怎样把我介绍给他们呢？茵杜也许担心在我面前她的容貌会黯然失色。如果我长得又丑又笨，茵杜准会把我带去的，这样她就会更加显得雍容华贵。唉？我多么不幸啊？

[印]普列姆昌德《舞台》

你想一想，你要把一个男人真正变成你自己的人，这要费很大的劲，你想不吃一点亏，能行吗？即使吃点亏，只要男人在你身边，作为一个女人，还不应该满足吗？丈夫一有过失，你就抓住不放，立刻离开他。那样的女人一辈子也笼不住男人的。家丑不可外扬，你即使弄得浑身是泥，遍体鳞伤，只要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坚强的人生。人生中不会有不劳而获的事。

男人是猛兽，真正能抓住这猛兽，那才是女人的胜利。这样的生活方式就谈不上是近代的或是封建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单单忍受，而要求你忍受一切苦难，把丈夫笼在自己身边，这才是积极的人生。如果认为那是封建的，这样的想法也未免太轻薄了。

[日]石川达三《浑身是泥》

这可比伏尔庚娜对她的种种猜测更糟糕。为了不称心的丈夫而离开情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比为了爱情而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平常。但是现在却有点儿不平常。这是一出假戏，彼得·斯捷潘内奇在其中活该扮演傻瓜的角色，而萨维洛娃并不预先把内幕告诉这个对她一片真心的人。伏尔庚娜真想冲口对萨维洛娃说“您还等什么人”，但是她忍住了。她想萨维洛娃不至于心甘情愿参与这场阴谋，跟自己忠实的朋友过不去；想必丈夫施加的压力实在太大，想必萨维洛娃也深深感到自己在彼德·斯捷潘内奇面前扮演的角色是可耻的。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绿蒂独坐房中，身边一个弟妹也没有，便不禁集中心思考虑起自己眼前的处境来。她看出自己终身和丈夫结合在一起；丈夫对她的爱和忠诚她是了解的，因此也打心眼里倾慕他；他的稳重可靠仿佛天生来作为一种基础，好让一位贤淑的女子在上面建立起幸福的生活似的；她感到，他对她和她的弟妹真是永远不可缺少的靠山啊。可另一方面，维特之于她又如此可贵，从相识的第一瞬间起，他俩就意气相投；后来，长时间的交往以及种种共同的经历，都在她心中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象，她不管感到或想到什么有趣儿的事，都习惯于把自己的快乐和他一块儿分享；他这一走，必然给她的整个一生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空虚。呵，要是她能马上把他变成自己的哥哥就好了！这样她会多么幸福啊！——她真希望能把自己的一个女友许配给她，真希望能恢复他和阿尔伯特的友好关系！

她把自己的女友挨个儿想了一遍，发现她们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觉得没有一个配得上维特的。

这么考虑来考虑去，她才深深感觉到自己衷心地暗中希望着一件事，虽然她不肯向自己明白承认，这就是把维特留给她自己。与此同时，她又对自己讲，这是不可能的，不允许的。此刻，她纯洁、美丽，素来总是那么轻松、那么无忧无虑的心，也变得忧伤而沉重起来，失去了对于未来幸福的希望。她的胸部感到压抑，眼睛也让乌云给蒙住了。

[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那几天杀人行凶的欲望在我身上充分暴露出来，大白天就梦想着亲手把所有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全部杀死，一个也不留。也有的时候是求上帝用最严酷的方式惩罚他们。

这些杀人的念头也常常被自寻短见的想法所代替。对，自杀更好些。想想吧，在这个世界上谁还需要我呢？回答是否定的："没有任何人需要我，绝对没有。"围绕我的只是孤独。

我采取什么方式自杀呢？……用一颗子弹，可是子弹很难打中心脏。要么冲着脑袋开枪，可万一死不了，一辈子便成了瞎子。最好还是不动枪。服毒，灭鼠药不难弄到，这我知道，不过，这么死，除了异常痛苦之外，也不太雅观。不

然就葬身于有轨电车的铁轮下，可那要落得碎尸几段。这不行，我要死后也是一个“漂亮的死者”，遗体俏丽迷人，好叫世人为我惋惜：“真遗憾，多可怜的姑娘！”

对了，还有安眠药，用它去自杀最体面，我躺在那儿，睡呀，睡呀，长眠不起，直到来世转胎……不过，万一我在坟墓中醒来可怎么办呀！不行，那太可怕了，我得另想办法。

我死了，布拉沃一家和好心的佩利多斯会怎样想呢？而“那些恶棍”们会不会感到悔恨而内疚呢？我在死前一定要给这些坏蛋每人留下封信，证明我的死是无辜的，并告诉他们来生来世还要再相会。

[墨]布兰卡·劝·毛雷斯《多难丽人》

我们老实说，苔丝到底是个女人，她希望重圆的心非常地强烈，所以竟暗自琢磨，和他亲密的地一室同居，日久天长，也许能使他那冷酷的理性，化为温柔的柔情。她虽然像平常说的那样，率真纯朴，她却并不是智力发育不全。要是她不曾本能地知道耳鬓厮磨的力量，那我们只好说，她没有作女人的资格了。她看得清清楚楚要是这种办法再没有效果，那么，别的办法就更没有用处了。她虽然对自己说过，用计谋、使手段，希望使情况好转，是不应该的，但是前面说的那种希望，她却没有消灭。现在克莱已经表示了他最后的意见了，这种意见，她已经说过，是她从前没想得到的。她实在没有顾虑得那么远，也没打算得那么周密；他描绘的那幅清晰图画，说她可能有儿女，将来会瞧不起她，那一番话，让她那样一个心地忠实的人听来，真觉得入情入理，因为她那颗心，自来就是慈爱的。作一个好人固然不错，但是

她以往的经验使她明白，在某些情况之下，如果能够免得作人，比作一个好人还好。她跟一切受过折磨而有先见的人一样，听了“你要下世为人”这句命令（象庶利·蒲吕东说的），就像听了宣读判决书一样，尤其是，如果这句命令，是对她未来的儿女发出来的。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但是即便那个时候，那位比她们情更深，意更厚的苔丝，还是离入睡很远。这一场谈话，是她今天得咽下去的第二丸苦药。她心里一丁点儿的妒意都没有。说到那件事，她知道自己一定能占上风。她觉得，她只要稍一用心，微一注意，就能在安玑·克莱心里，稳据坚守，战胜了她那几位心地坦白的伙伴；因为她们四个里面，她的身材更美，文化更高，并且虽然玛琳、伊茨都比她岁数大些，她却得算是更有妇人味。但是却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存在，那就是说，她应该不应该做这样的事呢？固然不错，说到正式婚姻，谁都没有丝毫的希望；但是要是说，她们这几个人里面，不定是谁，有一个，或者已经有一个，能引起他对她一时的垂爱，能在他待在这儿的时期里，亲受到他的殷勤，那倒不是没有希望的。并且这种高下悬殊的恋爱，结果成为眷属的，从前也并不是没有过；况且她听见克里克太太说过，有一天克莱对她笑着说，他将来要在殖民地上占有几千几万亩的草场，养活几千几万条的牛羊，收获满山满野的庄稼，那他娶一个时髦的阔小姐，有什么用处呢？只有娶个庄稼人家的女儿作太太，对他才最近情合理。无论克莱这个话是正经，是笑话，反正她现在决不应该去引诱克莱先生，叫他把他的殷勤，从别人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使自己在克莱寄寓塔布篱的时候，能

得到他的青睐，享受到他一时的温存；因为凭良心说，他永远就不应该结婚，何况她自己还立过神圣的誓言，永远不结婚呢？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伊丽莎白读了这封信，真是心神摇荡。她这种心情，叫人家弄不明白她究竟是高兴多于苦痛，还是苦痛多于高兴。她本来也曾隐隐约约，疑疑虑虑地想到达西先生可能会成全他妹妹的好事，可是又不敢往这方面多想，怕他不可能好心到这个地步；另一方面她又顾虑到，如果他当真这样做了，那又未免情意太重，报答不了人家，因此她又感到痛苦。如今这些揣测却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想不到他那天竟会跟随她的舅父母赶到城里去。他不惜担当起一切的麻烦和艰苦，来探索这件事。他不得不向一个他所深恶痛绝，极其鄙视的女人去求情，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同一个他极力要加以回避，而且连名字也不愿意提起的人去见面，常常见面，跟他说理，规劝他，最后还不得不贿赂他，他这般仁至义尽，只不过是为了一个他既无好感又不器重的姑娘。她心里轻轻地说，他这样做，都是为了她。但是再想到一些别的方面，她立刻就不敢再存这个希望。她马上感觉到，她本可以从虚荣心出发，认为他确实爱她，可是她哪能存着那么大的虚荣心，指望他会爱上一个已经拒绝过他的女人！他不愿意跟韦翰做亲戚，这种情绪本来也极其自然，又哪能指望他去迁就！何况是跟韦翰做连襟！凡是稍有自尊心的人，都容忍不了这种亲戚关系。毫无问题，他为这件事出了很大的力。她简直不好意思去想象他究竟出了多大的力。他所以要过问这件事，理由已经由他自己加以说明，你不必多费思索就可以

深信无疑，他怪他自己当初做事欠妥，这自然讲得通：他很慷慨，而且有资格可以慷慨；虽然她不愿意认为他这次主要就是为了她，可是她也许可以相信，他对她依旧未能忘情，因此遇到这样一件与她心境攸关的事情，他还是愿意尽心竭力。一想起这样一个人对她们情意隆重，而她们却无法报答他，这真是痛苦，说不尽的痛苦。丽迪雅能够回来，能够保全了人格，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他。她一想起自己以前竟会那样厌恶他，竟会对他那样出言唐突，真是万分伤心！她不胜自愧，同时又为他感到骄傲。骄傲的是，他竟会一本同情之心，崇尚义气，委曲求全。于是她把舅母信上恭维他的那段话读了又读，只觉还嫌说得不够，可是也足以叫她十分高兴。她发觉舅父母都断定她跟达西先生感情深切，推心置腹。她虽然不免因此而感到几分懊恼，却也颇为得意。

[英]奥斯丁《傲慢与偏见》

此后，她已是独自一人，不由得琢磨自己的未来生涯了。她总觉得还是要找一点儿事由做做，尽管她根本没有谋职的必要。她很想去当护士，那么现在自己就得从头学起来。她转念又想起了威廉。他至今还没有结婚，说不定还愿意过来，同她住在一起。但是她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甚至连巴斯的地址，珍妮都不清楚。最后，她决定到一家商店里去找工作。她生来不愿意吃闲饭。可她不能孤苦伶仃地住在桑德伍德，让邻舍们替她的命运担忧。她独自住在这里确实愁肠百结，苦不堪言。她想要是先到芝加哥一家旅馆里歇歇脚，再去找一点儿工作做做，或者干脆在救世主墓园附近找一间小屋子住下来，说不定她的悲伤心情反而可以减轻些。她继而又想到不妨去领养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反正芝加哥

各孤儿院里都有这样的孩子。

[英]德莱塞《珍妮姑娘》

希礼要跟韩媚兰结婚了！

啊，这是不真实的！是他哥儿俩弄错了，是他们跟她开的一个玩笑罢。希礼是不能爱她的，像媚兰那样一个小耗子一般的小个儿，没有人爱她的。思嘉想起媚兰那样一个小孩子般的瘦削身材，那样鸡心般的一副脸蛋，老是那么一本正经，平淡得一点儿没有生趣，她就怀着一肚子地瞧她不起了。希礼决不会爱上媚兰，思嘉自以为决不会错的！——因为他是爱她的。她，思嘉，才是他所爱的一个人——这是她知道的！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

如今珍妮已进入的那个生活环境，是那样神奇瑰丽，那样光艳夺目，她简直难以相信：这里跟她以前住过的地方，竟然都在同一个世界上。莱斯特对庸俗的排场并不很喜欢。在他周围的各种陈设，历来都是简朴雅致。珍妮心里想要什么东西，他一眼就能看出来；随后经过细心挑选替她一一买回来。珍妮究竟是女人，对他大手大脚买给她的那些漂亮的衣服，精美的饰物，都不免从心底里感到喜悦。珍妮对着镜子左右顾盼，见到一个姑娘身穿蓝丝绒连衫裙，领口、袖口还镶上黄色法国花边，她心中自问，难道她真的就是洗衣婆的女儿珍妮·格哈特吗？难道说穿进十块钱一双样式好看的软皮鞋的，就是她的那双脚吗？还有饰着珠宝熠熠发亮的，就是她的那双手吗？万万想不到她居然交上好运道！再说莱斯特曾经答应过她，让她母亲也来分享一下的。她一想到这里

便泪如泉涌。亲爱的母亲啊，珍妮是多么爱她呀！

[美]德莱塞《珍妮姑娘》

每天夜间，阿克西妮亚一面拼命跟丈夫亲热，一面想着另外一个人，恨和强大的爱在心里纠结在一起。她的炉火烧起来，她就在心里迎着新的侮辱和原有的羞耻往前冲：决意把格里什卡从幸福的、既没有尝过爱情欢乐、又没有尝过痛苦的娜塔莉亚手里夺回来。每天夜里她反复想着一堆一堆的主意，在黑暗中眨巴着干涩的眼睛。右胳膊上枕着睡着了的司捷潘的好看的头……阿克西妮，在琢磨，反复地思索。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她结婚还不到两年。她心想别人的婚姻是不是也都差不多——或者说，女人到了三十二岁，是不是已经超过了能按男人要求来改造自己的年龄。倒不如说男子按她的愿望来改造自己？毫无希望。可她爱她丈夫，他也爱她。如果谁告诉对方，说爱也无益，或者说要离婚，我们就会极其痛苦。而按现在这办法处理就什么事也没有。这想法把她吓坏了。为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呢？为什么她不躺在床上哭个死去活来呢？要是伯尼回不来呢？为什么想到日后也许要守寡多年，她并不胆战心惊呢？难道她所有的情感，所有的作品，所有崇高的思想，都是虚假的吗？她不会故意弄虚作假，但她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美德，因为她天生不会对自己撒谎。她并不为离别而过度悲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美]霍华德·法斯特《生根》

列娜自从跟伏罗巴耶夫作了那场情绪激动的谈话以后，

她的生活回复到了原来的轨道。现在她不仅不想跟周围的人们断绝来往，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且千方百计把自己跟他们的关系巩固起来。说也奇怪，跟伏罗巴耶夫关系破裂反而使她觉得轻松。说实话，她的精神上是形成了一条空缺，不过这个空缺她想马上用什么东西来填补，好像填补一个没有任何家具的大房间一样。好像幼嫩的压条，当园丁用刀把它们从母根上割断之后，就生气勃勃地繁荣滋长起来了。灾难改造它们。原来无忧无虑地从母枝上现成吸取养分，如今可得自力更生了。它们以后再不会像现在这样反复思考，因为此刻它们独立地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活下去还是不。

[苏]巴甫连柯《幸福》

她所盼望的，而且又是如此必要的推心置腹的谈话未能实现；维卡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不爱她，这句话不仅令伊斯克拉难过，而且刺伤了她，这不单纯是自尊心受挫的问题（虽然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主要问题在于伊斯克拉本人对维卡非常倾心，觉得维卡是个头脑聪明、感情细腻的姑娘。伊斯克拉向往好书和深刻的交谈，向往这套宽大住宅里的舒适气氛，诸事方便和井井有条的日常生活。尽管如果有人对她指出这一点，她会火冒三丈，流出愤怒的眼泪，矢口否认自己有这种软弱性，但是，最使伊斯克拉倾心的莫过于维卡的爸爸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柳别列茨基了。这是因为伊斯克拉自己没有爸爸，在她的想象中，柳别列茨基是所有父亲中最理想的父亲。虽然对这个最理想的父亲也还得进行那么一点点改造，伊斯克拉一定会对他进行改造的。如果他是她的……不过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如果”，而伊斯克拉是不

作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然而她又不禁有点忧伤。

［苏］贝·瓦西里耶夫《后来发生了战争》

她每次把小册子递出去时，那个宪兵军官的面孔就闪现在她的眼前，像一个黄色的斑点，仿佛火柴在暗室中发出的亮光一般。她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感情，在心里对他说：

“给你，老总……”

她递出下一包传单时，心满意足地又补上一句：

“给你……”

……

她心里琢磨着怎样把她第一次的体验告诉儿子，但是在她面前总要出现军官那张孤疑的险恶的黄脸。他脸上的小黑胡子惊惶失措地索索抖动，翻着上嘴唇，下面露出一排紧紧咬着的白牙。母亲心里高高兴兴，像有只小鸟在那里歌唱，双眉狡黠地上下跳动。她很麻利地干着活儿，自言自语地说：“嗬——还有呐？……”

［苏］高尔基《母亲》

这时薇罗奇卡正坐在她的房里沉思：

我逼着他进来好不好呢？妈妈那么死盯着我们。我使他处在一种多困难的地位！他怎么能留下吃饭？

我的天，我这可怜的人会发生什么事啊？

他说他有一个办法；不，我亲爱的，毫无办法？

不，办法倒有，那就是跳窗。如果太痛苦，我就跳窗。

我多可笑：“如果太痛苦”，——难道现在还不痛苦？

跳窗的时候好像迅速地飞翔一样，——仿佛不是掉下去，而真是飞下去似的，——这大概是很惬意的吧。不过后

来碰到了人行道上——啊呀，好硬！疼吗？不，我想还来不及觉得疼，只感到很硬！因为这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工夫；可是在这以前，空气活像一床软绵绵的绒毛褥子，那么轻巧柔和地往两边让开…妙极了…

不错，但是以后呢？大家都跑来看，——头破了，脸也受了伤，倒在血泊和污泥中…不，假如能在这个地方撒些干净砂子，——这儿连砂子也总是脏的……不，要撒最白净的砂子，……那就好。脸不会跌伤，干干净净，不会吓倒任何人。

在巴黎，穷苦的女孩子常常用煤气闷死自己。真是个好法子；太好了。跳窗口可不好，闷死才好呢。

他们正在那边高声说话。他们说些什么？不，一点也听不清。

我要留一张字条给他，把什么都写上。因为我本来对他说过："今天是我的生日。"那时候我好大胆。我怎么能那样呢？因为当时我太痴情，当时我不懂事。

是的，巴黎的穷女孩子才叫聪明！好吧，难道我不会变聪明？你看，那多么可笑；他们一进房里，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到煤气，空气绿莹莹的；他们大吃一惊：怎么回事？薇罗奇卡在哪儿？妈妈气冲冲地对爸爸说：你干吗傻站着？打破窗子呀！——他们打破窗子，发现我坐在梳妆台旁边，脑袋垂在梳妆台上，双手蒙着头。——"薇罗奇卡，你中了煤毒了吗？"——我不出声，——"薇罗奇卡，你干吗不出声？"——"啊呀，她闷死啦！"——他们大哭大叫起来。嘿，这多可笑：他们居然会哭，妈妈还要告诉人家，说她怎样疼我。

不错，他倒是会替我惋惜。——好吧，我可以留张字条

给他。

是的，我要看一看情形，然后象巴黎的穷女孩子一样做法，我说了就做，我不怕。

而且这有什么可怕？这种死法不是很好吗？不过我要等一等，看他说的是个什么办法，不，毫无办法，他不过随便说说，想安慰我罢了。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谁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窃听了紫娟雪雁的话，虽不很明白，已听得了七八分，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堆上心来。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塌起来，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静。打定了主意，被也不盖，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装睡。

[中]曹雪芹《红楼梦》

宝蟾夜里那里睡的着？翻来复去，想出一个法子来：不如明儿一早起来，先去取了家伙，却自己换上一两件颜色娇嫩的衣服，也不梳洗，越显出一番慵妆媚态来；只看薛蝌的神气，自己反倒装出恼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就岸，不愁不先到手。

[中]曹雪芹《红楼梦》

探春虽不言语，心里想到：（海裳花开）“必非好兆。大凡顺者昌，逆者亡；草木知运，不时而发，必是妖孽。”但只不好说出来。

[中]曹雪芹《红楼梦》

王夫人心想："宝钗小时候，便是庸静寡欲，极爱素淡的，他所以才有这个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个定数的！看看宝钗虽是痛哭，他那端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我，这是真真难得！不想宝玉这样一个人，红尘中福分，竟没有一点儿！

[中]曹雪芹《红楼梦》

他只有这么两幅肖像。买几幅像我房里那样的版画和照片，难道要费很多钱吗？他也没有花，我房里却多得很；为什么他不需要花，我却需要？难道因为我是女人的原故？废话！也许因为他是一个严肃博学的人吧？但吉尔沙诺夫也是严肃博学的人，他房里却又有版画，又有鲜花。

为什么他不高兴为我多费时间呢？我知道他很勉强。难道因为他是一个严肃博学的人吗？但是吉尔沙诺夫……不，不，他真好，他什么都替我做了，他什么都乐意替我做！谁能象他那样爱我？我也爱他，我也什么都愿意替他做……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她不像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总希望生活来一番变化。她经历的变化已经够多了。变化给她留下的，不是创伤，就是遗憾。她实在不想再折腾了。但是，她不想留在省城与贺泰仁纠缠。她知道，这种纠缠决不会轻易了结。中国人太多，难免要磨擦和碰撞。所以，也有了所谓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哲学。她也信奉过、实践过这样的哲学。乐趣实在不多。她的心灵和性格都缺少弹性，耐磨力太差。三磨两磨，就要冒出火花。不象有些人，越磨越光滑。

[中]戴厚英《空中的足音》

当玛丽亚公爵小姐同他道别之后，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忽然觉得她的眼里有泪，而且，并不是第一次，她心中出现了这个奇怪的问题——她是否爱他？

在到莫斯科去的其余的路程中，虽然公爵小姐的处境是不愉快的，和她同车的杜妮亚莎却屡次注意到公爵小姐把头伸到车窗外边，愉快而又忧郁地为什么事情微笑着。

"假使我爱上他，又怎样呢？"玛丽亚公爵小姐想。

她虽然羞于向自己承认，她先爱上了一个男人，这男人也许决不会爱她，她却用这种思想安慰她自己，就是决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并且，假使她不向任何人说，而终生爱着一个是她初次也是最后一次所爱的人，那是不能怪她的。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不错，她要去梁赞。她要去，非去不可。但是他的信呢？他的信上会写些什么？不，为什么要等这封信来了才作决定？她知道它的内容？不过还是应该等他来信后再决定。为什么还拖延呢？她要去，是的，他要去。她想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足足想了三四个钟头。可是玛莎早已饥肠辘辘，这是第三次叫她去吃中饭了，而且这一次与其说叫她，倒不如说是命令她。也好，这可以使她分一分心。她想："可怜的玛莎，我让她饿得好苦。"于是说："您不必等我，玛莎，——要不等我，你早就吃过了。"——"这怎么行，薇拉·巴夫洛芙娜？"接着她又想了一两个钟头："我要去。对，明天就走，但是我还等他来信，因为他这样请求过。不过无论信上写些什么，——我本来知道他会写些什么，——无论写些什么都一样，我反正是要去。"她把这件事想了一两个钟头：她一个钟头想的是这个，两个钟头还是想的这个吗？

不，她想的虽然是同一件事，可是她还想到了六个字，简简单单的六个字："他不愿让我去，"她越来越萦心于这六个简单的字，直到太阳西下的时候，她还在想原先的事和这六个简单的字；正当讨厌的玛莎又进来请薇拉·巴夫洛芙娜喝茶以前，从这六个简单的字突然引出了另外五个简单的字："我也不愿去。"讨厌的玛莎来得正好；——她赶跑了这五个新的简单的字。

但是好玛莎只是暂时赶跑了这五个简单的字。最初它们不敢亲自露面，却送来一句反驳自己的话："不过我应该去，"它们送来这句反驳的话，目的只是想在它的掩护下让自己卷土重来；跟反驳同时，又出现了起初那六个简单的字："他不愿让我去，"同一瞬间，六个简单的字又变成了五个简单的字："我也不愿去。"她想了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以后，这六个简单的字和这五个简单的字竟按照自己的心愿，开始改变原先的字、最主要的原先的字了，于是"我要去"这三个最主要的字变成了"我要去吗？"四个字，字面虽然差不多，意义可不相同。字句的出现和变化便是这样的！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多奇怪啊，"薇罗奇卡想道，"他对于穷人、妇女以及应当怎样恋爱的问题的看法，我自己也一再考虑和感到过；我从哪里学来的呢？也许在我读过的书本上写的有吧？不，书上写的不同：在书上，这一切思想不是夹杂着疑问，就是附带有那么些条件，并且这一切仿佛都是不平凡的，难以置信的东西。仿佛是幻想，好固然好，可就是没法实现！我却觉得这很简单，比什么都简单，这又是最平凡的，非如

此不可的，它靠得住会实现，比什么都靠得住！而我本来还认为那是些最好的书呢。就说乔治·桑吧，她是那么善良高洁的一个女人，而她笔下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罢了！又例如我国的作家，——不，我国的作家根本没有写过这些。又例如狄更斯，他虽然写过，却似乎缺乏信心，只是当作一种希望，因为他很善良，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仍应该知道：非如此不可，确确实实必须这么办，为了使任何人都不致陷于贫穷和不幸，一定得这么办，他们真的没有说过这一点吗？没有，他们只是怜悯人们，他们认为将来真是还跟现在一样，——稍微好些，但是仍然差不多。他们没有说到我所想的事。如果他们说过，我就知道聪明和善良的人都这么想法了，而实际上，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才这样想法，因为我是一个有点儿傻气的姑娘，我以为除了我这个有点儿傻气的人，谁也不会这样想，谁也不会真正指望这个。现在他却说，据他的未婚妻向一切爱她的人解释，将来的情形正和我想的一样，她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们都开始设法使这个理想赶快实现了。他的未婚妻多聪明！不过她到底是谁呢？我要认识，认识她，一定要认识她。是的，那多好啊，假如没有穷人，谁也不强迫谁；大家都快活、善良、幸福……”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这一天，在叶琳娜看来，过得很慢，那悠长的，悠长的夜，尤其是过得迂缓，叶琳娜有时坐在床上，两手抱膝，头也支在膝上；有时，她又走向窗前，把燃烧的前额紧贴着寒冷的玻璃片，想着，想着，把同样的思想反复想着，直到自己完全疲倦。她的心并不曾确然变作了化石，也不曾从她的胸腔消逝，可是，她却已经不能感觉它的跃动了；只有热血在

她的脑里苦痛地汹涌着，她的头发令她感觉火热，嘴唇已经烧得枯焦。“他会来的……他还没有跟妈妈辞行……他不会欺骗……难道安得莱·彼得罗维奇的话是真的？那是不会的……他没有用言语答应他会来。……难道我会和他永别了么？”——这种种思想从来不曾离开过她，实实在在地不曾离开过她：它们并不是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它们只是在她的脑里一直盘旋，如同一团迷雾。“他爱我！”——这思想忽然闪光似的掠过了她的全身，于是，她就直直地凝注着黑暗；一抹秘密的、谁也看不见的微笑，使得她的嘴唇分开了。

[俄]屠格涅夫《前夜》

云嘉洛再也接不上话。她真不明白，余萍今天找她来是为了啥。一个已经脱离了工作的人，为什么对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感兴趣？安安生生地坐在家里，品尝她的银耳羹不好吗？然而，余萍透露的那些消息，又不能不对她产生一点影响。她对方汉三的印象更恶化了。原来他不止心地狭窄，态度粗暴，还会背后鼓唇弄舌，扮演长舌妇。她并没有把在他家里碰钉子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他却到处去宣扬自己的胜利了。要不是在自己并不十分尊重的余萍面前，她大概早就忍不住发火了。是的，我在省城混得不好。因为我压根儿不会混，也不想混。一个人的气味不像一朵花，花的气味是由它自身放出来的。而人，却要看别人朝他身上涂抹什么。

[中]戴厚英《空中的足音》

“我最后想到的那一桩那么美妙的事情是什么？”她极

力回想着。“邱金，理发大师？不，不是的。是的，是耶希希文所说的，生存竞争和仇恨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唯一的东西。不，你们去也是徒劳往返的，“她在心里对一群乘着驷马车，显然是到郊外去寻欢作乐的人说。“带着狗也无济于事；你们摆脱不了自己的。“朝着彼得正在眺望的方向看去，她看见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工人，他的头左右摇晃着，正被一个警察带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人倒找到一条捷径。”她想。“渥伦斯奇伯爵和我也没有找到这种乐趣，虽然我们那么期望。”现在安娜第一次一目了然地看清楚了她和他的一切关系，这在以前她总是避免去想的。“他在我身上找寻什么呢？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虚荣心”。他回忆起在他们结合的初期的言语，他脸上流露出的那种使人联想到一只驯顺的猎狗的表情。现在一切都证实了她的看法。“是的他心上有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胜利之感。当然其中也有爱情；但大部分是胜利的自豪感。他以我为夸耀。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再也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了。没有可以骄傲的，反倒有使人羞愧的地方！他从我身上取去了可以取去的一切，现在他不需要我，他厌倦了我，极力不要对我做出卑鄙的行动。昨天他露出了马脚——他要我离婚，然后再结婚，就为的是破釜沉舟罢了。他爱我，但是怎样呢（那种热情已经过去了！）这个人想要博得所有人的叹赏，非常自负哩！”她想，望着一个乘着一匹出租的马的红脸膛的店员。“不，对他来说，我早已没有风韵了。如果我离开他，他会打心眼里高兴呢！”

这并不是凭空揣测，而且她借着现在突然把人生的意义和人与人的关系显示给他的那种照彻一切的亮光清楚地看出来的。

“我的爱情愈来愈热烈，愈来愈自私，而他的却愈来愈衰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她继续想下去。“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愈来愈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是他却愈来愈想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地南辕北辙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但是……”由于一个突然涌上心头的思想，她激动得张开嘴，在马车里移动一下身子。“不论是什么，只要不单单是个热爱着他的爱抚的情妇就好；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是另外的什么。而这种愿望却引起了他的厌恶，又引起了我的愤怒，事情不能不如此。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他对苏洛金娜并没有存什么野心，他也并不爱吉提，而且他也不会对我不忠实吗？这一切我全知道，但是这并不能使我释然于心。如果，他不爱我，却由于一种责任感而对我曲意温存，但是却没有我所渴望的情感，这比怨恨还要坏千百倍呢！这简直是地狱！事实就是如此。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了……我一点也不认识这些街道。这里有座小山，全是房子，房子……在这些房子里全是人，人……多少啊，数不清，而且他们彼此都是仇恨的。哦，让我想想，为了幸福我希望些什么呢？哦，假定我离了婚，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把谢辽沙给了我，而且我和渥伦斯奇结了婚！”回忆起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好像就在她面前一样，她立刻生动得出奇地摹想着他和他温和的、迟钝的眼睛，他的苍白的手上的青筋，他的声调，他扳手指的声音，也回想起一度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也称为爱情的感情，她厌恶得颤栗起来。

“哦。假定我离了婚，变成了渥伦斯奇的妻子。结果又怎么样呢？难道吉提就不再像她今天那样看我了吗？不。难道谢辽沙就不再追问和奇怪我怎么会有两个丈夫了吗？在我和渥伦斯奇之间又出现什么新的感情呢？不要说幸福，就是免于痛苦，难道有可能吗？不！不！”她现在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自己。“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使我们破裂了，我使他不幸，他也使我不幸，他和我都不能有所改变。一切办法都尝试过了，但是螺丝钉不灵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他们都攻击安娜。为什么？难道我比她强吗？我至少还有一个心爱的丈夫。并不是很称心如意的，不过我还是爱他的；但是安娜并不爱她丈夫。她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呢？她要生活。上帝赋予我们心灵这种需要，我可很可能也做出这样的事，在那可怕的关头她到莫斯科来看我，我听了她的话，这一点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当时我应该抛弃我丈夫，重心开始生活。我可能真正地爱上了个人，也真地被人爱上了。现在难道好些吗？我并不尊敬他。我需要他，”她想起她的丈夫。“我容忍了他。那么做难道有什么好处？那时我还可能有人欢喜，我还有姿色”。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纳继续想下去，她很想在镜子里照一照自己的容貌。她的口袋里有一面旅行用的小镜子，她很想取出来，但是瞥了一眼车夫和坐在她旁边晃来晃去的事务员的背影，她知道万一他们之中有个人扭过头来，她可就不好意思了，因此她没有把镜子掏出来。

但是即使没有照镜子，她想现在也还不晚，于是她回忆起那个对她特别殷勤的赛尔吉·伊凡诺维奇；那个在她的孩子

们害猩红热期间曾同她一道看护过他们的，而且钟情于她的，司梯凡的朋友，心地善良的托罗甫金，还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她丈夫开玩笑似地对她讲的——认为她在姊妹中是最美丽的，于是最热情的和想入非非的风流韵事涌现在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纳的想象里。“安娜做得好极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责备她。她是幸福的，使另外一个人也幸福，而且不象我这样每况愈下，而且她大概还象以往一样的鲜艳、聪明和坦白”，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纳这么想着，一种狡猾的微笑扭曲了她的嘴唇，特别是因为想到安娜的风流韵事的时候，她同时给自己和一个爱上了她的想象中的综合性的男子虚构了一段类似的风流韵事。她，象安娜一样，把全部真象都向丈夫招认了。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听了这场自白流露出的惊讶而狼狈的神情使她微笑起来。

沉溺在这样的梦想中，她达到了大路上的通到弗士维仁斯基村的转弯的地方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欣　悦

阿尼雅挽着丈夫的胳膊走上楼去，耳朵听着音乐声，眼睛看着大镜子里她全身给许多灯火照着的影子，心头不由得涌上一股欢乐，而且又跟那回在月夜下在小车站上一样感到幸福的预兆。她带着自信的心情骄傲的走着，这是她第一回觉得自己不是姑娘，而是成年的女人，她不自觉地摹仿故去的母亲的步态和气派。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觉得自己阔绰和自由。就连丈夫在身旁，她也不觉得难为情，因为她跨进俱乐部门口的时候，已经本能地猜到：老丈夫在身旁不但一点也不会使她减色，反而会给她添上一种男人十分喜欢的，搔得

人心痒的神秘意味。

[俄]契诃夫《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坐在黑暗里她第一次感到腹中胎儿在蠕动，她是那么的吃惊，连忙左右环顾，生怕旁边的人会注意到这件事，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于是她第一次想到自己会有个活生生的孩子——她并不觉得害怕，只是要费神给孩子起个名字，找些衣服穿，喂奶和送教堂受洗礼等等。她从来也不考虑这孩子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生下来，那特太太说她会解决的。要不然，总会有人替她解决的。孩子会出世，也许会死去。对人生下来总有一死这个道理她毫不怀疑，可是对别的事情却充满疑虑。她觉得自己的肉体就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事情，没有人向她作过解释。在老家虽然母亲不断地怀孕，可是婴儿出生时却不让人看，如同人们关于罪孽的观念，怀疑别人有罪一样，是不能亮给别人看的。腹中的孩子是贝纳黛蒂的亲骨肉；一旦它夭折，它的灵魂将永远替她作祈祷，而且永远只为她一个人单独祷告。奇怪的是她觉得坐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孤单单的一人是多么可怕，她反而感到有所庇护而心安理得。她暗暗想着：孩子将为我祈祷。她清楚地看到，好像孩子已经搂在怀里，她自己的亲生孩子，属于她一个人的小天使，用白布紧紧地裹着，受了洗礼，洁白无辜，等待着死亡！

[加]梅维斯·边兰《贝纳黛蒂》

我一看到他把注意力放在她们身上，我可以注视而不被发觉，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他的脸上；我可没办法控制眼皮；眼皮硬是要抬起来，眼珠硬是要盯住他。我看

了，看的时候有一种剧烈的欢乐，——一种宝贵的、然而辛辣的欢乐；像纯粹的黄金，却有着痛苦的钢的尖头；一个渴得快要死去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爬近去的那口井放了毒药，却还弯下身去喝那甘泉，我感到的就是那样的欢乐。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

在西皮雅京娜，稍稍卖弄风情，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她很明白这对她没有危险，而且也不会有危险。看见别人的眼睛时而黯淡，时而闪闪发光，别人的脸颊上泛起欲望和恐惧的红晕，别人的声音颤抖而中断，使得别人神魂颠倒—啊，这对她的心灵是多么愉快啊，夜深她躺在她的干净的床上，享受她那宁静的睡眠——想起了那些激动的言语、眼光和叹息，这又是多么快意的事！她带着非常满意的笑容平静下来，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不可侵犯、自己的坚贞，然后又抱着多么伏美的俯就态度去接受她那位温文有礼的丈夫的合法的爱抚！

[俄]屠格涅夫《处女地》

我觉得处处都有一种不安的兴奋——那种兴奋在我的心里越来越强了。我靠在船边上，我耳边的微风的絮语、船尾下面河水的轻柔的潺潺声使我感到烦燥，波浪的清凉的气息并不能使我冷静下来，一只夜莺突然地在岸上唱起来了，我感染到安娜歌调的甜蜜的毒素。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来了，但是这并不是空泛的，快乐的眼泪。现在我所感到的已经不是那种模糊的，不久以前当我心灵舒展、歌唱，而且觉得它什么都了解、什么都爱着的时候，我所体会到的那种无所不包的渴望的感觉……不，幸福的渴望在我心里燃烧着。

[俄]屠格涅夫《阿霞》

顾　忌

她爱他已经爱到敢于当面对他倾吐心曲。她会对他说："当我毫无所求于你的时候，你曾追求过我；现在，只要你要我的话，我全身心都是你的，你瞧啦，我并不害怕变成一个渔夫的女人。虽然在潘保尔的那些男子里面，如果我想要谁做丈夫的话，我是只须挑选就行，可是我却爱你，因为无论怎样，我总相信你比其余的青年们好。我稍微有一点钱；我知道我生得漂亮；我虽曾在都会里面住过，但我可以对你发誓，我是一个贞淑的女子，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那么，我既然这样爱你，你为什么不肯要我呢？"

……可是这一切话永远不会讲出，永远只能在梦中说着；已经太迟了，尧恩决不会听到它们。第二度再想法子和他谈话吗？……！啊！不！这样，他会把她看成怎样的女子呢？……与其这样，她是宁愿死的。

[法]罗逊《冰岛渔夫》

他握了她的手，马上走了出去，剩下她一个人处在她从来没有尝到过的心烦意乱状态。

她的思想很乱，一个紧接着一个，哪一个她都抓不住，犹如站在冷车车厢门口，看见无数景象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又消失一样。可是，也像在急速的行进中一样，眼睛虽然看不清许多细节，却抓住了所越过景物的大致轮廓，如同德·皮埃纳夫人虽然受到一团乱丝似的思想的围攻，也同样产生一种一种可怕的印象，觉得自己好像在可怕的深渊被抢着沿着一处陡削的斜坡往下滑。马克斯爱她，她对此已毫不怀疑。这

种爱情——照她说是：这种感情——由来已久；可是直到如今她毫不担心。在一个像她那样虔诚的信女和一个像马克斯那样的浪子之间，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过去使她十分伤心。在她的心目中马克斯是一个轻浮子弟，她能够使这样一个轻浮子弟产生一种严肃的感情，对她来说是值得高兴和骄傲，的她对这一点虽然并非毫无感觉，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这种心情有一天会危害到她的安宁。现在这个坏蛋已经改好了，她开始怕起他来了。她认为他的转变是她的功劳，然而这个转变对她和他说来，都是烦恼和痛苦的原因。曾经有些时候，她试着说服自己，她模糊地预见到的那些危险都是没有现实根据的。这个突然决定的旅行，她在德·萨利尼先生身上注意到的态度上的变化，严格说来，都可以用他对阿尔赛娜·吉约还保持着爱情来解释；可是最奇怪的是，这个想法比别的想法更使她难以忍受。她只证明这个想法不接近事实，她就几乎感觉十分轻松。

[法]梅里美《阿尔赛娜·吉约》

迈着孤独的脚步，在这个只有表面上是和她有关联的小世界里踱来踱去，海丝特不时仿佛觉得，或是幻想——纵使是全然的幻想，也是非常有力的，不容抗拒的——她身上的那个红字又给了她新的感觉了。她一面战栗，一面相信——可又不能不相信，那个字母使她对于旁人心胸里隐藏着的秘密有了亲切的认识，这样的启示是使她对于旁人心胸里隐藏着的秘密有了亲切的认识。这样的启示是使她惶恐万分的。这是什么启示呢？不是那邪恶的天使对她阴险的煽动又是什么呢？——他很想诱惑这个仅仅作了他一半牺牲的，还在挣扎中的女人，叫她相信表面假装的贞洁只是一种欺骗，如果

到处都揭穿实情的话，在海丝特·白兰特外，许多人的胸上都要闪耀出那个红字来的，她必须把这种暗示——那么模糊又那么明白——当作真理而接受吗？在她全部不幸的经验中，再没有旁的东西比这种意识更可畏惧更可厌忌的了。可是这种意识往往不由自主地非常活跃起来，使得她又惶惑，又惊骇。

[美]霍桑《红字》

列娜咬住嘴唇跑着，双手抱住胸脯。从旁边看来，人家可能把她当作是个报喜讯的使者。谁知道悲哀却像醉酒一样疯狂地控制着她，她不仅没有听到熟人的招呼，也认不得任何人，仿佛在一片漆黑中跑着。她冲向人们，用双手推开他们，像推开物件一般。

她头脑里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尽快悄悄地离开这个小城。抛下伏罗巴耶夫——就是说她将被人家笑话，并且不得不听取一切认识她的人的同情，而这是痛苦的。但跟伏罗巴耶夫留在一起也不可能。

"我不能去替别人解结，我自己的结已经够多了。"她想道。"叫我怎样，怎样去对他说，去对人家说呢？"

她一想到伐尔娃腊·奥迦诺娃那双调皮的眼睛，对所发生的事就更加害怕。她由于跑得太快而喘气，但怎么也不想停止，跑着，敲着胸脯，大声地咕噜着一些不连贯的语句。

[苏] 巴甫连柯《幸福》

宝玉上学之后，怡红院中甚觉清静闲暇，袭人倒可做些活计，……忽又想到自己终身，本不是宝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宝玉的为人，却还拿得住，只怕娶了一个利害的，自己

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后身。素来看着贾母王夫人光景，及凤姐儿往往露出话来，自然是黛玉无疑了。那黛玉就是个多心人。——想到此际，脸红心热，拿着针不知戳到那里去了。走到黛玉处探探他的口气。

［中］曹雪芹《红楼梦》

当她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奇怪的粗暴的话来，简直不能想象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来了，而亚历克塞·亚历山特罗维奇是一句什么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渥伦斯奇，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他回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没有一开头就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那么想对他说，却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知道是什么制止了她没有说，她知道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在她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了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来把她赶出屋子，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当她想到渥伦斯基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有点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够献身于他，她因此怀恨起他来。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幻　想

心灵时时刻刻只想着一个人，它终于瞥见包围着这个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在那里看见未来的变化。在她的爱情里面，一个妇女有一些预感，这些预感又成为后来当母亲时的明智。这样便生出某些难以解释的忧郁，某些难以解释的哀愁，使男人们觉得惊奇。男人们要照顾生活上的大事情，他们的活动从不停息，他们不能够专心致志。一切真实的爱情，在妇人身上，都成为一种活跃的沉思，它的清晰和深刻的程度，视每个人的性格而定。

［法］巴尔扎克《农民》

式子一次又一次被恶梦惊醒，但又不由自主地沉入到使她窒息的又一个恶梦中。一场又一场豪华的时装展，在她面前闪闪而过：那些身穿华丽服装的美丽的模特儿们，因为过度疲劳而喘息着。忽然，她们像黑色的木乃伊似的霎时变成了干柴般的僵尸，如同她在卢浮宫美术馆见到的埃及雕刻家手下的“死者游览船”上的死者了。她们摇着橹开始向死亡的世界划去。起初，她们静静地划着，而后在她们群里腾起了一阵歌声，扬起了一阵怪笑，爆发出一阵欢闹。突然间，在船头上摇橹的死者的头目晃了一下橹，一切的声音都霎时消失了。那头儿掀开放在船舱底下的棺材盖，抱起躺在里面的一具僵尸，揭下僵尸脸上的殓布，放声大笑起来。原来是银四郎的笑声。式子“啊——”的一声惊叫，是一场恶梦，她浑身冷汗淋漓，打开床头灯，眼前出现了就寝前看过的银四郎的信。大概是刚才看了信，感到可怕，急于想摆脱银四郎，

引起了一场恶梦吧！银四郎还想用他那盈溢着色情的滑溜溜的身体来诱惑式子，企图再一次把她拉回那充满虚荣的世界中去。准是那恶魔的引诱，造就了这一场梦见死者的游览船的恶境。

［日］山崎丰子《女人的勋章》

这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恶梦。一种陌生的音乐响起来，一个客厅又明亮又高大，她走了进去，许多人和各种颜色跟她的动作混杂在一起。这时，有一个年轻人冲到她跟前，拉起她的胳膊，于是她便跟他一起跳起舞来；这个年轻人她觉得认识，可又没完全看出是谁。她感到很舒畅，很轻快，一种独特的音乐掀起的波涛把她举了起来，她觉得两脚离开了地面，就这样飘飘荡荡地跳着穿过了很多大厅。每个大厅里的金色的灯架挂得高高的，像烛光似的闪耀着微弱的火苗，墙挨墙有许多面镜子在没完没了的反射中把自己的笑脸抛过来又带到远处去。舞跳得越来越热烈，音乐奏得越来越灼人心窝。她发觉那青年跟她挨得更紧了，他的手埋藏在她的裸露的臂膀里，她不免因这充满痛苦的欢乐而悲叹，现在，她跟他四目相对了，这才觉得认出了他。他使她想起一个演员，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暗暗地狂热地爱过他；她刚想高高兴兴地说出他的名字，但他用一个热烈的吻堵住了她的低声呼唤。就这样，嘴唇胶合在一起，相互拥抱着宛如变成了一体，他们像被一阵幸运的风托起来似的，飞过那些大厅。一面面墙像急流般掠过，她不再感到有那浮在空中的顶棚，此时此刻，她身心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仿佛手脚上的锁链全被砸碎了一般。就在这时，突然间有一个人扳了一下她肩膀。她蓦地停住脚步，音乐也随之戛然而止，灯火熄灭

了，黑压压的墙壁紧逼过来，那个舞伴不见了。把他给我，你这个女扒手！”那个可怕的女人喊道，——一点不错，就是她！她的喊声震得四壁发出刺耳的轰鸣，而那冰冷的手指又紧紧地扣住她的手腕不放。依莱娜奋身反抗，同时听到自己在叫喊，是一声惊恐中慌乱的尖叫，但那个女人更有劲，撕下了她的珍珠项链，同时把她的上衣撕下了半边，使她的胸脯和臂膀全都裸露出来，上面只搭着向下垂挂的撕碎的布片。忽然，人们又来了，他们在不断增长的喧闹声中从所有的大厅里涌到这里来，呆呆地面带讥笑地望着她这个半裸体的妇女和那个正在尖声喊叫的女人。那女人喊着：“她从我这儿把他偷走了，这个娼妇，这个婊子。”依莱娜不知道身子往哪里藏，眼光往哪里看，因为那些人越走越近了，充满好奇的嘴脸一下子被她裸露的上身吸引住了，而现在当她游移不定的渴求救援的目光避开他们时，她突然看见她夫丈站在暗处的门框里，右手藏在背后。她大叫一声，从他眼前逃开，跑过几个房间，看得眼红的人群在她身后横冲直撞，她觉得她的上衣向下滑得越来越厉害，她几乎都拉不住了。这时，一扇门在她面前砰地开了，她迫不及待地冲下楼去，想脱身，但在楼下又是那个卑鄙的女人穿着毛料裙子张牙舞爪地等在那里。她跳到一边，像疯了似的朝远处跑去，但那个女人从她身后猛扑过来，她们俩就这样在夜色中沿着长长的寂静的街道追逐着，连路灯都弯下腰来讥笑地向她们眨眼。她听见身后老有那个女人的木板鞋格格地响着，但每当她来到一个街拐角，那里就跳出那个女人来，在下一条街拐角还是照样，她埋伏在所有的房子后边，墙左墙右。她总是先一步守在那里，简直是多得不得了，无法超越，她总是从前面跳出来追捕她；依莱娜已经感到两膝不听使唤了。不过终于

到了她的家，她直奔过去，但当她一把拉开门的时候，她丈夫却手里拿着一把刀站在那里用威胁的目光凝视着她。“你到哪里去了？”他瓮声瓮气地问。“哪儿也没有去，”她听见自己说道，可马上又听到身边发出一声尖笑。“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那个女人突然又站在她身边了，她狂笑着，讥讽地喊道。她丈夫把那把刀举了起来。“救命啊！”她喊了出来。“救命啊！”……

[奥] 茨威格《恐惧》

我一直希望：尽可能使自己显得好看些，在缺少美貌所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使自己讨人喜欢，我有时惋惜自己没长得再漂亮一点；有时候希望有红喷喷的脸蛋，挺直的鼻子和樱桃般的小嘴；希望自己长得高、庄严、身材丰满；我觉得自己长得那么小，那么苍白，五官长得那么不端正、那么特征不显著，真是一种不幸。

[英]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

爱玛坐在草地上，拿阳伞尖尖头轻轻刨土，向自己重复道：

“我的上帝，我为什么结婚？”

她问自己。她有没有办法在其他巧合的机会，邂逅另外一个男子。她试着想象那些可能发生的事件，那种种不同的生活，那个她不相识的丈夫。人人不一定如他。他想必漂亮、聪明、英俊、夺目，不用说，就像他们一样，像她那些修道院的老同学嫁的那些人一样。她们如今在干什么，住在城里，市声喧杂，剧场一片音响，舞会灯火辉煌，她们过着心旷神怡的生活，可是她呀，生活好似天窗朝北的阁楼那样

冷，而烦闷就像默不作声的蜘蛛，在暗地结网，爬过她的心的每个角落。她想起发奖的日子，她走上讲台，接受她的小花冠。她梳辫子，穿白袍子，脚上是开口黑毛线鞋，一副可爱的模样；回到座位，男宾斜过身子向她致贺；满院车辆，大家在车门口同她话别，音乐教员挟着他的小提琴匣，边走边打招呼。这一切都多么远啊！多远啊！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她三番两次自言自语道："我有一个情人！一个情人！"她一想到这上头，就心花怒放，好像刹那之间，又返老还童一样。她想不到的那种神仙欢愉，那种风月乐趣，终于就要到手。她走进一个只有热情、销魂、酩酊的神奇世界，周围是一望无涯的碧空，感情的极峰在心头明光闪闪，而日常生活只在遥远、低洼、阴暗的山隙出现。

她于是想起她读过的书的女主人公。这些淫妇多感善歌，始终成群结队，在她的记忆之中咏唱，声气相投，入耳爱听，就像自己变成这些想象的真正一部分一样，实现了少女时期的长梦，从前神往的情女典型，如今她也成为了其中一个。再说，爱玛感到报复的满足。难道她没有受够活罪！可是现在，她胜利了。久经压制的感情，一涌而出，欢跃沸腾。她领略到了爱情，不后悔，不担忧，不心乱。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结婚了！她终于结了婚！她仿佛觉得自从清早起，继续不断的种种场面、行动和事件，全像一场梦，一场真正的梦，人生中有些时刻里，仿佛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改了样子；一举一动都有了新的意义；就连每日的时辰都和平常不一样

了。

她感觉有点眼花缭乱，特别是感觉有点惊惶。昨天晚上，她生活里还没有起一点变化，她长期以来的希望不过是更接近了。几乎伸手可及了。她睡下去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而现在，她成了别人的妻子了。

她已经越过了一道防线，幻想中未来的种种欢乐和幸福都已在眼前。她觉得一扇大门已经在她面前打开了；她就要进入她所梦想的境界去了。

［法］莫泊桑《一生》

莱斯特结婚的那天，珍妮愁云凝眉地等着钟响十二点，就像她真的亲临现场观礼一样。这时，她禁不住浮想联翩，仿佛看见了那座富丽堂皇的宅邸、马车、宾客、筵席，以及欢乐的人群和整个仪式——以及婚礼时全部的喜庆场面。她仿佛心心相传，甚至于他们的专用包厢和他们即将进行的愉快旅行，都像是亲眼目睹似的。各报都说他们要去日本度蜜月。他们的蜜月啊！她的莱斯特啊！何况杰拉尔德太太又是那么妩媚动人。此刻珍妮好像看见她——这位新的凯思太太——确实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凯思太太正偎在他的怀抱里。从前他也曾经这样搂抱过她的。他曾经爱过她。不错，他确是爱过她的！她想到这里，就觉得如梗在喉。唉，老天爷啊！她独自慨叹，使劲地扭着双手，但还是无济于事。她心中依然痛苦万状。

［美］德莱塞《珍妮姑娘》

但是，这些幻想虽说是荒唐的，却是迷人的。做女佣人，还是有高贵的马车，这不是天壤之别吗？荒唐的幻想重

新回来，盘旋在梅丽的脑海里。于是梅丽发现这并没有什么荒唐，只是不可能实现而已。要有个有钱的情夫，可是她怎么能找到这样的情夫呢？她总是待在女仆和叔叔的眼前，更糟糕的是待在 madame lenoir（勒努瓦太太）身边！这地方怎么能给自己找情夫！即使有人自己想要做她的情夫，也挨不到她身边来！当然，是这样。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想也没有用。但是它又是多么美妙呀！坐高贵的马车，全身珠光宝气！花边衣服又是多么迷人！……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自从密契克出院以后，她无时无刻不在想他，心心念念盼望着他们重逢的日子。她全部最隐秘的、藏在心灵深处的——对谁都不能讲的——同时又是那么真实的、尘世的、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美梦，都是和那个日子联系在一块的。她想象着他在森林边缘出现时候的模样——穿着绉布衬衫、皮肤白晰、漂亮匀称、略带羞涩的神气，——她仿佛在自己脸上感到他的呼吸，摸到他的柔软的鬈发，听到他的温存多情的絮语。她极力不去想他们中间的误会，她不知为什么以为，这种事以后再也不会重演。总之，她想象中的跟密契克未来的关系关不是真正有过的，而是照她乐意看到的那样。对于那种实际可能发生的，会惹她伤心的情况，她却极力不去想它。

［苏］法捷耶夫《毁灭》

她觉得，过去的生活很像单调地布满小土丘的一片沼泽地，上面丛生着纤细的、颤巍巍的白杨和矮小的云杉，土丘间杂乱地长着一些白桦。白桦树长得很慢，它在松软腐烂的

土地上生长五、六年，然后倒下烂掉。她望着这幅画面，忍不住可怜起什么来。一个脸色严峻倔强的姑娘的身影呈现在她的眼前。这时，她正冒着弥漫的大雪，疲倦地独自走着。可是儿子却关在牢里。也许他还没有睡觉，正在思念……但他思念的不是她，不是母亲，——他有了一个比母亲更亲近的人。重重思虑，仿佛颜色斑驳的纷乱云团，向她涌来，紧紧地笼罩住她的心……

［苏］高尔基《母亲》

平凡的永远是如此平凡的。这其间她也曾像别的同样年纪的少女那样，做过一些美丽的梦，可是这些梦只一刹那间就过去了。冷酷、无情的现实永远站在她的面前。她也曾梦想过精美的玩具、华丽的衣服，美味的饮食和温暖的被窝，像她所服侍的小姐们所享受的那样。然而日子不停地带着她的痛苦过去了，并不曾给她带回来一点新的东西，甚至新的希望也没有。

［中］巴金《家》

……这一笑也并不能减轻她的心上的重压。黑暗依旧从四面八方袭来。黑暗中隐约现出许多狞笑的恶脸。这些脸向她逼近。有的就变成了怒言，张口向她骂着。她畏怯地用手遮住眼睛，又坐了下去。

［中］巴金《家》

可能那一夜萨莎总共只睡了一分钟，刚入睡就做了一个梦。覆盖着积雪的原野，一望无际，光滑平坦，没有高岗，也没有树林。看着这白茫茫的雪原，她眼都疼了……突然看

见：雪地上有一个穿白长衣的人在爬。她认出来了，那是佩佳。他朝她伸出手来，求她帮助，嘴里喊着什么。萨莎想回答，不行——喊不出声来。她迎面跑去，可是袭来了可怕的暴风雪。萨莎与狂风搏斗着，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惊恐地发现，暴风雪推着她倒退，她不能靠近佩佳，却离他越来越远。于是他孤单单地留在这可怕的田野里。

萨莎醒来，出了一身冷汗。心怦怦地跳着，仿佛她刚才真的与暴风雪搏斗了好长时间。窗外狂风怒号，挂着冰凌的杨树枝碰到农舍的墙上，铿然有声。干雪落在玻璃窗上沙沙作响。

［苏］伊·沙米亚金《夜幕中的闪光》

她梦见她被人关在一间又潮又暗的地下室里。忽然房门大开，于是薇罗奇卡不知不觉走到一片原野上，奔跑着，跳跃着，心里想道："我怎么能没有死在地下室呢？这是因为我没有见过原野的原故；如果我见过，我一定会死在地下室，"——然后又奔跑，跳跃着。她梦见她害了瘫痪病，她想："我怎么害了瘫痪病呢？害这种病的都是老头子和老太婆，年轻的姑娘没有瘫痪的。"——"有，常常有，"一个陌生的声音说，"不过你马上就会好，只要我碰一碰你的手——你看，你已经好了起来吧。"说这话的是谁？我变得多轻松！病全好了，——于是薇罗奇卡站起来，连走带跑的又来到原野上，仍然跳跃着，奔跑着，心里又在想。"我怎么能熬过这场瘫痪病的呢？这是因为我生来就瘫痪，一向不知道人们怎样行走和奔跑的原故；如果我知道，我一定熬不过。"——然后又奔跑着，跳跃着。这时有一个姑娘走过原野，——真奇怪！——她的脸孔、步态和她身上的一切都在

变化，不断地变化；她时而是英国人、法国人，时而又是德国人、波兰人；她时而变成俄国人，时而又成了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可为什么她老是一张脸孔呢？本来英国人并不象法国人，德国人也不象俄国人，而她的脸孔虽有变化，但变来变去仍然是那张脸孔，——她多奇怪！她的面部表情也不断地变化：她多温和！又多容易生气！她时而悲伤，时而快活，——尽在变化！但她总是善良的，——连生气的时候也显得善良，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过她真是一个美人！无论脸孔怎么变化，总是越变越好看。她走到薇罗奇卡身边："你是谁？"——"他原来叫我薇拉·巴夫洛芙娜，现在叫'我的朋友。'"——"哦，原来是你，你就是对我表示爱慕的薇罗奇卡吗？"——"对，我很喜欢您。不过您到底是谁？"——"我是你的未婚夫的未婚妻。"——"什么未婚夫？"——"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那些未婚夫。他们知道我，我却不可能知道他们；我的未婚夫太多了，你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个做未婚夫吧，你只知道从他们，从我的未婚夫中间挑选。"——"我选中了……"——"我不需要问名字，我不知道他们。但是你只能从他们，从我的未婚夫中间挑选，我希望我的姊妹们和未婚夫们互相挑选。你曾经被人关在地下室吧？害过瘫痪病吧？"——"是的。"——"现在得救啦？"——"对。"——"这是我释放你，医好你的。你要记住，没有释放和医好的人还很多。你得释放和医好他们。你肯吗？"——"肯。不过您到底叫什么名字？我真想知道。"——"我有许多名字。我有各种名字。谁需要怎样叫我，我就告诉他一个怎么样的名字。你可以叫我'人类爱'。这是我的真名字。只有少数人这样叫我。你也这样叫我吧。"然后薇罗奇卡在城里走了一趟，看见一间地下室，里面关着一群女

孩子。薇罗奇卡轻轻地碰了碰锁，锁就落了下来，她说："走吧，"她们便走出来了。她又看见一个房间，房里躺着一群害瘫痪病的女孩子，她说："起来，"她们便站起来，还是来到那原野上，奔跑着，跳跃着，——嘿，多么快活！跟她们在一块比单独一个人快活得多！嘿，多么快活啊！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她无力地垂着两臂低着眼睛坐在那里，考虑起来。一个丈夫，一个男人，一个十分有力非常动人的东西在她的想象中腾起，把她带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她自己的幸福的世界。她想象一个孩子，她自己的——如她前一天在她保姆的女儿怀中见过的——在她自己胸前，丈夫站在旁边亲热地看她和那个孩子。"但是不成，不可能，我太丑了，"她想道。

……

她清醒过来，对她方才所想的觉得害怕……她灵魂中充满了一种痛苦的疑虑。难道她也能有爱情的快乐，她也能有爱男人的那种情欲？玛丽王爵小姐想到结婚，就梦想幸福和孩子，但是她最强烈的最潜伏的要求却是肉欲。她越想把这感情对别人甚至对自己掩藏，这感情就变得越强烈。"上帝哟，"她说道，"我怎样在内心杜绝这些魔鬼的诱惑呢？我怎样永远排斥这些罪恶的幻想，以便平安地实行你的旨意呢？"她刚一发出问题，上帝就在她自己心中作了回答。"不要为你自己希望什么、寻求什么，不要忧虑，不要嫉妒。人类的将来和你自己的命运，你依旧不应当知道，但要活得可以随便而安。假如用结婚义务来考验你是上帝的旨意，那就准备实行他的旨意吧。"玛丽王爵小姐怀着这种令

人安慰的念头（但是也还怀有满足她那抑制下去的肉欲的希望），叹了一口气，画过十字，走下去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在潮湿的寒冷的空气里，在颠簸的，狭窄的半暗的马车中，她第一次历历在目地想像着在跳舞会中，在灯火辉煌的客厅里等待着她的东西——音乐、花朵、跳舞、皇帝、彼得堡所有出色的青年。那等待着她的事情是那么美好，使她甚至不相信这是真会有的。这和马车中的寒冷、窄狭、黑暗的印象是那么不相称，直到她走过大门口的红布，走进前厅，脱下皮大氅，在母亲面前，在花朵之间，和索尼亚并排地走上灯火辉煌的楼梯时，她才明白了那等待着她的一切。直到这时候，她才想起了她应该在跳舞会中有什么样的举止，并且极力采取那种庄严的态度。她认为这是在跳舞会中的姑娘们不可缺少的，但是幸而，她觉得她的眼睛发花了：她看不清任何东西，她的脉搏每分钟跳一百次，血开始向她心里涌，她不能够采取那种会使她显得可笑的态度。她向前走着，几乎兴奋得发慌，并且用尽她的力量极力掩饰着这个，这就是那种最适合她的态度。在她们之前之后，都有客人走进去，他们同样地低声交谈，同样地穿了舞服。楼梯上的镜子映照出穿白色、蓝色、粉红色衣服的，在袒露的肩膀和颈项上戴钻石和珍珠的妇女们。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学校里的小女孩子，有时候亲切地鞠起那饥饿的嘴巴，跟她说：

"卡嘉姑姑，你多漂亮啊！……"

这句话卡嘉听了很高兴，因为她整个生命都寄托在未来，过去的一件纪念物——发出小小的绿色光焰的绿宝石戒指——老早已经在符拉基米尔斯考依村上丢失了。她再也不去回忆那些住在斯塔罗康奴希尼巷的破旧房子里的亲爱的影子，可是给饥饿、寒冷、破产和战争折磨着的人民那一切希望与思想所向往的未来却仿佛是一条康庄大道，出现在卡嘉的心里，如同镜子放在阴光底下，闪闪烁烁，两边是绿油油的草地，以及四周尽是亭亭如盖的树丛那溟溟蒙蒙的湖地。这条大道通往一座遥远的、蓝幽的城市——复杂、富丽、美妙——在那儿个个人都会找到幸福。

［俄］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解　脱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才18岁，就已经太迟了。在18岁和25岁之间，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18岁的时候就变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我从来不曾问过什么人。好象有谁对我讲过时间转瞬即逝，在一生最年轻的岁月，最可赞叹的年华，在这样的时候，那时间来去匆匆，有时会突然让你感到震惊。衰老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我眼看着衰老在我颜面上步步紧逼，一点点侵蚀，我的面容各有关部位也发生了变化，两眼变得越来越大，目光变得凄切无神，嘴变得更加固定僵化，额上刻满了深深的裂痕。我倒并没有被这一切吓倒，相反，我注意看那衰老如何在我的颜面上肆虐践踏，就好象我很有兴趣读一本书一样。我没有搞错，我知道；我知道衰老有一天也会减缓下来，按它通常的步伐徐徐前进。

在我17岁回到法国认识我的人，两年后在我19岁又见到我，一定会大为惊奇。这样的面貌，虽然已经成了新的模样，但我毕竟还是把它保持下来了，不过，比起它本来应该变成的样子，相对来说，毕竟也没有变得老到那种地步。我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了。它不像某些娟秀纤细的容颜那样，从此便告毁去，它原来的轮廓依然存在，不过，实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容貌是被摧毁了。

［法］玛·杜拉《情人》

她发现自己坐在有轨电车上，驶上乡镇外面的山丘，朝他寄宿的地方驶去。她仿佛穿过了一个梦幻世界，一个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世界。她望着乡镇肮脏的街道从身下滑过，感到自己仿佛是个与物质世界分离的幽灵。下面的万物与她有什么关系呢？她像无形的幽灵，过着飘忽动荡的生活。她根本不考虑别人会对她做何议论，会做何感想。人们已经驶出了她的视听范围，她已经解脱出来。她已经脱出物质生活的躯壳，坠入一片陌生的朦胧之中，如同一颗干果从自己唯一可知的天地中落出，从护壳中坠落到完全陌生的世界。

［英］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

在这个时期里，苔丝唯一的活动，就是天黑了以后作的那一种：就是那一会儿，跑到树林子里面去，她才好像不孤独。原来黄昏时候，有那么一刻的工夫，亮光和黑暗，强弱均匀，恰恰平衡，把昼间的踽天踏地和夜间的意牵心悬，互相抵消，给人心灵上留下绝对的自由；她知道怎样就能丝毫

不爽，把这一刹那的时间恰好抓住。就在这种时候，在世为人这种窘迫，才减少到最低的可能限度。她对于昏夜，并不害怕；她唯一的心思，好像是要躲开人类、或者说是躲开那个叫作世界的冷酷集体；这个集体，从整个看来，非常可怕，但是从每一个单位看来，却又不足畏，甚至还可怜。

在这些旷山之上和空谷之中，她那悄悄冥冥的凌虚细步，和她所活动于其中的大气成为一体。她那袅袅婷婷、潜潜等等的娇软腰肢，也和那片景物融为一体。有的时候，她那想入非非的倚思深念，使她周围自然界的消息盈虚，深深含上感情，一直到它变得好像是她个人身世的一部分。或者不如说，她周围自然界的消息盈虚，就是她身世的一部分；因为世界只是心理的现象，自然的消息盈虚，看起来怎么样，也就是怎么样。半夜的暴风和寒气，在萌芽紧裹的枯林枝干中间呜噎哽咽，就是一篇告诫，对她苦苦责问。淋漓的雨天，就是一个模糊漂渺的道德神灵，她不能确确实实把他划归她童年信仰的上帝之中，而却又想象不出来他是任何另外的一类。

苔丝根据了破旧褴褛的余风遗俗，安插了与自己忤违的魅形妖影、鬼哭神嚎，硬造出来这样一些幻象虚境，把自己包围，这都不过是她自己想象模拟出来的一些怪诞荒谬、不值一笑的东西，没有道理、恫吓自己的一群象征道德的精灵妖怪。和实际世界格格不入的本是这些东西，不是苔丝自己。她在鸟宿枝头的树篱中间走动的时候，或者在月光之下山兔蹦跳的兔窝旁边瞧看的时候，或者在山鸡群栖的树枝下面站立的时候，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罪恶的化身，侵入了清白流连的地域。不过在所有这种时间里，苔丝全是在本无自然异同之处，强要区分人为异同。她觉得和一切矛盾，而实

在却和一切和谐。她不由自己所破坏了的，只是人类所接受的社会法律，而不是她四周的环境所认识的自然法律；在她四周的环境中，也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不伦不类。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狄安娜约有十八九岁光景，正是豆蔻年华、春蕾初绽的时候，其艳丽和动人自不待言。在布西的眼神中，欣喜过望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狄安娜感到他在赞美自己，她很想不让他这样心醉神迷地看着她，但没有勇气。

后来，她终于意识到这意不在言中的沉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向布西说道……

［法］大仲马《蒙梭罗夫人》

现在玛蒂尔德再也不存什么幻想了：死神的暴风雨又向她迎面袭来，它像袭击一颗活泼的幼树似的，将她摇撼，把她击穿，必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记得当她小时候一发烧，牙齿抖得格格作响时，她就觉得好玩。现在她又可以尽情享受这番乐趣了。床抖动得多么厉害啊！第一次可没抖得那么凶。奇怪的是，她身居飓风的中心，却反而觉得，在她那附着病魔的身躯周围，夜色是多么的宁静。她听见在这万籁俱寂的夜空中被月色惊醒的鸟儿的骚动。微风拂动着高高的树梢。孤独！何等的孤独呀！幼年每当她得病时，父亲总是坐在她的床头，用一只笨拙的手拔开她湿漉漉的头发，可是他现在在哪儿呢？那时他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批改作业，等待按时给女儿服药。已故的人帮助不了他们曾经所爱的人平静地去世。她高声的呼唤她弟弟约翰的名字，他也许还活在人间。她本来应当坚持不懈地打听他的下落，尽管他音讯全无

……这个孱弱的孩子，他沦落在何方呢？她不再颤抖了。她现在烧得像掉进了一口火炉。又像着了火的一颗嫩松。她仿佛看见在烈日照射下的荒漠海滩上，有一具腐烂的尸体，海浪淹没了它又退去，退去后又把它淹没，尽管那尸体已经烂得面目全非，她仍辨认出这就是她的弟弟约翰。她在谵妄中，呼喊的不是别的男人，而是她的弟弟。她没有得到过任何男人的爱，她的身躯即将被死亡的火焰烧毁，却从来没有被爱情的火焰点燃。她将永远离别人世，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抚爱，她的肉体将失去知觉，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爱的温馨。

［法］莫泊桑《母亲大人》

至于蒂心里的感觉，那就不是人类的言语所能形容的了。她觉得她是立在一群人中间，可是她不知道什么叫人群。她只不过听到一片嗡嗡的人声，如此而已。对她来说，一群人好比一阵风，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在这群人中间，蒂觉得自己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好像站在悬崖上似的，不住地打寒战。在她像一个将要陷入不幸的无辜者一样，控告上苍，为了可能坠入深渊而心中愤懑，虽然外表保持宁静的神气，而内心里却为了自己的孤独惴惴不安的时候，她突然间找到了寄托，好像在无边的黑暗里突然找到了一根救命绳似的，她把自己的手放在关伯仑有力的头上。多么快乐啊！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按住他蓬乱的头发。一摸到他那羊毛似的头发就产生了一种温柔的感觉。蒂好像在抚摸一头绵羊，其实她知道那是一头狮子。她整个的心溶化成不可思议的爱情。她觉得自己已脱离了危险，找到了救世主。

［法］雨果《笑面人》

自从她听见这个伟大的歌曲的时候，世界上的一切在她心里都消逝了。别人向她说话，她也不回答。她的母亲抱怨她，她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望着她的母亲而已。她的欢乐达到了一个高潮，神圣的和谐的乐章，歌颂爱情的格言的音调，她觉得是那样适合她的处境。她所有不直接想念于连的时候，都被这歌声吸引住了。因为她对于音乐的爱好，那天晚上，她到了德·瑞那夫人过去想念着于连的时候所常有的情形。毫无疑义的、幻想的爱情，比较真实的爱情，来得更活跃。但热烈的时光是短促的，她太了解她自己，她不停地批判自己，她绝不会使思想走错路，因为她本身就是用思想制造起来的。

［法］司汤达《红与黑》

她在马克的布道和心向神往中，终于看到旧生活中有某些东西是正确的，富有生命力的，是那么坚实而非虚幻的，这些东西可以依靠，值得喜爱。为了这些坚实的、富有生命力的正确的东西，她对旧生活中有害的、可笑的荒谬悖理之处，一切过时的废物，也就谅解了。

她为这些荒谬悖理感到痛苦，由于这些荒谬阻碍生活，她常常感到枷锁在身。为了真理，她愿意向热情的同志，朋友，也许是丈夫，最后……不管他是她什么人，伸出手去，——并且向她的敌人去进行斗争，粉碎谎言，清除废物，大胆地去照亮黑暗的角落，不去听那苍老疲乏的声音，不仅窦其科夫的声音不听，祖母本人的声音也不听。祖母在暗角落里，违背自己的理智，无条件地依靠旧事物，如果可能的话，她也要把祖母引向另一条道路。然而，要引导，也需要

她义无反顾地相信，勇往直前就是真理。

［俄］冈察洛夫《悬崖》

薇拉觉得胸口暖乎乎的，心里轻松了。她在内心里已经站立起来，好比大梦初醒，感觉到生命又像浪涛一般在她身上滔滔奔流，生命像友人似的轻轻地来叩击她的心房，这心房正如阴暗、荒凉的神殿，在灯火烛光照耀之下，又响起祷告声，充满了希望。坟墓变成花圃了。

她的血管里的血液开始畅快地流动；远方渐渐恢复失去的运行，就像坏了的钟表经过师傅的手又修好了。人们对她友好相待，大自然又为她展现绚丽的美景。

明天她起来时候是生气勃勃的，精神饱满，心情平静，她将看到喜爱的人，当赖斯基说她是他的最美好的、富于诗意的理想人物时，她将信以为真，认为他并没有说假话。

杜新将依旧为她的友谊而感到骄傲和幸福，他亲口说过，他将会“更加爱她”。

［法］冈察洛夫《悬崖》

“我为什么总没有好脸给她看？”瓦丽亚想道，她觉得，这令人高兴的篝火，吃下去的粥，以及哈尔谦柯的闲谈，使她渐渐恢复了平素的温柔和善良。“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何必这么烦恼呢？都怪我这个人傻头傻脑，害得人家小伙子坐在那里发闷。……其实只需我去看他一趟，一切都会恢复原来的样子……”

这样一想，她忽然觉得，现在周围的人们都是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她自己本来也可以高高兴兴，无悦无虑，结果却去自寻烦恼，憋着一肚子的委屈和怨气，真是犯不上。

所以她立刻决定抛开头脑里的种种胡思乱想，去找密契克去，她觉得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会使她丢脸或是不妥的地方。

[苏] 法捷耶夫《毁灭》

看来，卡嘉到底有了一点力量了，她再也不是一只束手无策的小猫，长着柔软的脊背，美丽的眼睛，去陌生的床上咪咪地直叫了。

她这股力量，是在被倒楣地宣布为阿历克塞的未婚妻的那天晚上发觉的。那天，卡嘉曾经向那为她准备好的乡村老板娘幸福地瞅过一眼，可是她马上缩回来，正如一个人在路上撞见一座裂开的坟墓，停住脚厌恶地发抖一样，阿历克塞那浸饱了伏特加的、贪婪的眼睛——她的主人又是她的丈夫的眼睛，对她来说就是一座坟墓！在卡嘉心里，一切都叛变起来，反抗起来了，也正是这一点，使她觉得又意外又高兴，仿佛久病之后感到体力的恢复。同样出乎她意料的是，她居然下定决心，等天气转暖，就逃到莫斯科去。她发现自己很巧妙，能够将这一切都隐藏起来。阿历克塞和玛特架娜只注意到她高兴起来了——干活的时候居然还唱歌咧。

[俄] 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她放下书来，仰靠到椅背上，把裁纸刀紧握在两手里，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她重温着她在莫斯科的回忆。一切都是良好的，愉快的。她回想起跳舞会，回想起渥伦斯奇和他的一见钟情的顺从的面孔，回想起她和他的一切关系：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虽然这样，但是就在她回忆的一瞬间，羞耻的心情加剧了，仿佛有什么内心的声音正在她回想渥伦斯奇的

时候对她说："暖和，暖和得很，简直热起来了呢。""哦，那又有什么呢？"她决然地对自己说，在躺椅上变动了一下位置。"那算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害怕正视这事实吗？哦，那有什么呢？在我和这个少年士官之间存在或者能够存在什么不同于普通朋友的关系呢？"她轻蔑地笑着，又拿起她的书来；但是现在她完全不能领会她所读的了。她拿起把裁纸刀在窗户玻璃上刮了一下，而后把那光滑的，冰冷的刀面贴在她的脸颊上，一种欢喜突然没来由地占有了她，使她几乎笑出来。她感到她的神经好像是在甚么旋转的木栓上愈拉愈紧的弦。她感到她的眼睛愈张愈大了，她的手指和脚趾神经质地抽动着，身体内的什么东西压迫着她的呼吸，而一切形象和声音在摇曳不定的半明不暗的灯光里以那稀有的鲜明使她惊异，疑惑的瞬间不断地降临到她心上，她确定火车是向前走，还是往后退，或者竟是完全停了。坐在她旁边的是安露茜卡呢，还是一个陌生人？"在那椅子的扶手上是什么东西呢？还是别的什么女人？"她害怕自己降入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但是有件什么东西却把她拉去，而她是要听从它呢，还是要拒绝它，原来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愿的。她站起来振一振精神，脱掉她的方格花纹的呢外套和她那暖和的大衣上的披肩。一瞬间她恢复了镇定，明白了进来的那瘦瘦的穿着掉了钮扣的长外套的农民是一个生火炉的，他正在看寒暑表，风雪随在他后面从门口吹打进来；但是随后一切又模糊起来了……那个穿长背心的农民仿佛在咬啃墙上的什么东西，老妇人把她的腿伸得有车厢那么长，使车厢内弥漫了乌云；接着是可怕的尖叫和轰隆的声音，好像有谁被碾碎了；接着是那眩目的通红的火光在她眼前闪烁，又仿佛有一堵墙耸起来把一切都遮住了，安娜感觉得好像自己在沉下去。但是这并

不可怕，却是愉快的。一个裹得紧紧的，满身是雪的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叫了一声什么。她立起身来定了定神；她这才明白原来是到了一个车站，而这就是乘务员，她叫安露茜卡把她脱下的披肩和围巾拿给她，她披上，向门边走去。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痴　迷

“我的上帝，假使他在这里，我就不像从前那样，露出笨拙的羞怯之态，却要按照新的方式，仅仅是搂抱他，贴紧着他，要使他用他常常望我时的那种讨好的、好奇的眼睛望我，然后我要使他笑得像他一向所笑的那样，他的眼睛——我要怎样地看那双眼睛呵？”娜塔莎想。“他的父亲和妹妹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爱他，他，他，和那个脸，那双眼睛，和他的男子气而又孩子气的笑容，……不，最好不想到他，不想到他，忘记他，在这时候完全忘记他。我不能忍受这个等待，我马上就要哭了。”于是她离开镜子，克制着自己不哭。“索尼亚怎么能够那么平静地，安心地爱尼考林卡，并且那么长久并且耐心地等着呢！”她想，望着进门的，也穿好了衣服的，手拿扇子的索尼亚。“不，她是完全不同的，我不能够！”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这么说，保尔·布雷蒂尼爱着她！可他现在和第一天见面时显得有多么不同呀！不管她怎么回忆，也想不起她最初看见的那个人的形象，也想不起她当时对他的印象，就连当初他弟弟给他介绍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她都完全记不起来

了。今天的这个人，无论在容貌、举止、一切的一切方面都与往日的那个判若两人。因为随着当初的陌生人变成了熟人、亲人、最后又变成爱人的过程，他的最初形象也渐渐地日复一日地起着潜在的变化。毫无疑问，每时每刻，你都在进一步掌握他，掌握他的外表、动作、风度，他的内在和外在的形象。他通过他的声音、动作、语言、思想，走进了你的眼睛和你的灵魂中。他的一笑一语都有目的，你吸收着，理解着，猜测着。最后，好像他整个人都属于你的了，在不知不觉中，你深深地受上了他的一切，和来自他的一切。

［法］莫泊桑《温泉》

我对他的爱是不可理喻的，这在我是一个不可测度的秘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爱他竟爱得甘愿为他的死而死。一别十年。事情真的发生了，过去我可是很少想到他，我爱他，也许永远这样爱他，这爱不可能再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了。那时我竟忘记有死。

［法］玛·杜拉《情人》

她不能压抑自己的欲望，常常不惜用任何手段来达到她所渴望的一切。对她来说，达到她的欲望就是美德，她常常以不可动摇的顽强决心向预定的目标迈进，而且由于她那非常坚强的意志，结果也就常常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

于是，这位极其富裕、饱尝种种淫乐生活的滋味，在罗马最豪富的贵族和最风流的纨袴子弟的崇拜和宠爱下变的骄纵万分的名妓，看到了斯巴达克思。她看到他在那次斗技场上的流血角斗中变成了一个胜利者，她的心就被他在角斗过程中极其突出地表现、发挥出来的英俊威武的风貌和勇敢刚

毅的精神所打动了。正巧在那时候，生活中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她的注意，世界上也再没有什么诱人的东西能够俘虏她，她对自己还可以获得任何幸福已经丧失了信心；正巧在那时候，爱芙姬琵达看到了斯巴达克思而且立刻被他吸住了；她觉得，她可以毫不费力地满足自己这个任性的欲望，也许，这就是爱情——但在开始的时候爱芙姬琵达自己也不知道和不懂得这种感情，她只觉得她已不由自主地被那个强有力的角斗士吸引过去了。她在自己那狂热的幻想中，就已经预感到陶醉在这一新的热情中的快乐了。她觉得，那会赐给她非常的欢娱，而且会改变她那不可忍受的单调生活。

但是，当不可预见的障碍发生以后，当她确切地相信斯巴达克思对她所施展的不知征服过多少男人的心的魅力竟然毫不动心，当她知道另外有一个女人跟她竞争而且夺取了她所爱的角斗士时，没有获得满足的欲望和疯狂的嫉妒心，就使这位名妓的满脑子幻想燃烧起来了；她的血液沸腾了，她那从来不曾颤抖过一次的心房，剧烈地跳动起来了。于是，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她的淫欲已转变为不可压抑的热情，接着，这位生活腐化但是精力充沛、意志坚决的女人的热情，很快就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意] 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

这里是安静的，健康的肉体正懒散地闲着，她可以躺在沙上试试了。

那是拉尔夫。她脸上出现了别扭的、绝望的笑容。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头。但由于在她的感觉中拉尔夫是上帝，每件事情的开头和结尾都少不了他。那天黄昏跪在满是灰尘的吉

利车站空旷处将她抱在两只手当中的就是拉尔夫，虽然在今世她再也看不见他了，但当她快要踏进坟墓时她想的可能还会是这个拉尔夫。多可怕啊，那一个意味着无数事端的人？

她怎么对安妮谈的？她想她的需求是很普通的，要一个丈夫，还有孩子，一个她自己的家，可以有人让她去爱，这看起来并不是奢望，大多数女人都有这些，但有多少女人是真正具有这一切的呢？麦琪想她就是这种人，对她来说，这些东西是那样的难求？

还是认命吧，麦琪·克利阿里、麦琪·奥尼尔。你想要的那个人是拉尔夫·德·布里卡撒特，而你得不到的也正是他。作为理想的男人，他几乎要毁了你这一生了。好吧，那就假设另一个男人不是你所爱的，但他会有孩子让你去爱，你可以从孩子中间得到爱。这样就意味着可以回过头去看看卢克和卢克的孩子们。

但我怎样才能不爱那个爱着上帝的人？不管我如何努力我一直无法不爱他。他是月亮，我只能为它而哭泣。是的，麦琪，你只有刚刚才停止为它而哭泣，如今的一切是，你必须让你自己去满足卢克和卢克的孩子们。你要不择手段地把卢克从那卑鄙的糖业中脱出身来，和他一起住到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去。你要去告诉吉利银行的经理，你自己将来的收入要用你的名字入帐，你要用这些钱去为卢克想不到为你准备的家庭添置用具，使它舒适，使它便利；你要用这些钱来给卢克的孩子们以适当的教育，当然他们自己是想不到这些的。

所有要说的是，麦琪·奥尼尔，你是麦琪·奥尼尔，而不是麦琪·德布里卡撒特。甚至这个名字听来都是愚蠢的，

麦琪·德·布里卡撒特。我应该叫麦格汉·德·布里卡撒特，所以我一直憎恨麦格汉。噢，我是否会不再懊恼他们不是拉尔夫的孩子？那是个问题，对不对？还是对你自己反反复复地讲讲这个问题吧，麦琪·奥尼尔，你不必浪费时间去想一个你得不到的男人和他的孩子。

对你自己说吧，想过去了的事情是无用的，应该把它们埋葬掉。想想将来的事情，将来是属于卢克和卢克的孩子们的，而不是属于拉尔夫·德·布里卡撒特。他是属于过去的人。

麦琪哭得在沙滩上真打滚，自从她满三岁以来就没象这样哭过了，她放声大哭，只有蟹和树木听着她那凄凉的哭声。

[澳] 科林·麦卡洛《荆棘鸟》

费雯感到她的心脏跳得更快了，可是她心里还能分析，是到此为止呢，还是接着发展下去呢？她很清楚，如果她不有所表示，以后再想刹住就不大容易了。

费雯已经感到她喜欢迈克·塞登斯，并且相信她会越来越喜欢他的。他长得不错，他俩都年青。她感到心中欲火在燃烧。他俩又互相亲吻，她也用力吻起他来。迈克把她搂得更紧了，他的手在抚摸着她的背，把她拉近一点。他俩身体的接触，使她销魂，使她神魂飘荡。现在，像另有一副头脑告诉她：该是推开他的时候了，可是她想，再多待一会儿，更多待一会！

然后，突然她感到这像是从周围的事情解脱出来的一种休息。她闭上眼睛体味着这温暖和温柔的时刻，过去这几个月，这样的时刻太少了。自从来到三郡医院，她一直在控制

着自己，用自我纪律规范着自己，压抑着情绪，吞咽着眼泪。当你还年青，没有经验，有点害怕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容易的。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病房值班，病痛，死亡，尸体解剖这些怕人的场面，都没有把精神紧张的压力释放出来的安全阀门。一个护士，即使是个实习护士，也要看到那么多痛苦的场面，贡献出那么多的照顾和同情给那些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给自己抓住一些温存的时光能说不对吗？在迈克搂住她的时候，顷刻间她又像感到了如同小时候跑到母亲的怀抱里所感到的那种安宁和快慰了。

［加］阿瑟·黑利《最后诊断》

即使萨维洛娃觉得比爱情更重要的是跟丈夫的关系，跟彼得·斯捷潘内奇的关系、跟那一伙显赫的老太婆和老头儿的关系，但是她毕竟狂热地爱过尼维尔津。她的心地过于庸俗，但还不能说坏，还有一些高尚的情操，会有那样热烈的感情的。即使这许多个月来忙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再加上跟彼得·斯捷潘内奇的暧昧关系，她的那次恋爱的回忆已经给冲淡了不少，但是这毕竟是唯一的一次富有诗意的回忆，那是在情思缠绵的时刻出现的一次。她不能不感到分外亲切。她心中难免保留着对尼维尔津的一片柔情。因此她看见伏尔庚娜和尼维尔津一起在涅瓦大街上，在剧院里，她不由得心里感到很痛苦。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她跟伏罗巴耶夫熟识和习惯以后，已经用那种怯弱和无声的亲情爱着他了——俄罗斯女人往往有这样的爱情，其中激情占有一定地位。她想同伏罗巴耶夫配对，她高兴跟他一

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际，高兴听他说话，向他学习，并且知道他的生活操在她的手里。她看到伏罗巴耶夫抚爱塔尼雅，感到非常满意。她想尽可能多听到他的声音，注视他那被太阳晒黑、现在已经不是黄褐色而是褐色的配有一双洞察一切的聪明眼睛的脸。

有时她很想吻他，但又觉得这是"不合时宜"的，不体面的，因此反而不好意思起来。她一心一意投身工作，就把接吻忘记了。她以为接吻这类事在她这样的年纪已经不再会发生了。这类事只发生在青年时期，以后就不需要了。

[苏] 巴甫连柯《幸福》

由于健康的恢复而逐渐增进的生的欲望是这样强烈，而且她的生活环境是这样新鲜和愉快，安娜感到无可饶恕地幸福。她愈了解渥沦斯奇，她就愈爱他。她爱他，是因为他本身和他对她的爱。完全占有他，对于她是一种不断的快乐。和他接近，在她总是很愉快的。他的性格上的一切特点，她愈来愈熟悉了，对于她是无可言喻地珍贵。他那因为换上便服而改变的外貌，在她看来是这样富有魅力，就好像她是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在他所说，所想，所做的每件事情上面，她都看出有些特别高贵优雅的地方。她对他的崇拜实在使她自己都吃惊了：她怎样寻找也寻找不出他有什么不优美的地方。她不敢把她的自卑感在他面前表露出来。她觉得，如果他知道了，他也许会更快地不爱她，而她现在再也没有比失去他的爱情更害怕的了，虽然她没有理由要害怕。但是她不能不感谢他对她的态度，而且不能不表示她多么珍视这个。他，照他的意见看来，对于政治是具有显著的才能的，在政治方面应该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竟为了她的原故而牺牲了功名心，并

且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懊悔。他对她比以前更加敬爱，他处处留意使她不感到她的处境的尴尬。他，那么一个堂堂的男子，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她，实际上，凡涉及到她的地方，他就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只注意揣测她的愿望。这她不能不感激，纵然他对她这样用心周到，他用来包围她的那种关怀的气氛，有时却反而叫她痛苦。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而且她相信这时候他依旧像以前那样地爱她。她的嘴唇还热，这是他刚才吻过的；她的手还热，这是他刚才握过的。

［中］巴金《家》

伤　感

德·瑞那夫人觉得她的心破碎了。一股致命的寒颤攫住了她，为了自己的贞操，她是如何的不幸！为了自己薄弱的意志，她更是如何的不幸！这新鲜的消息占据了她整个心，她这时候不能再回到她昨夜聪明的决断上去，她刚刚过了最可怕的一夜，但是那聪明的决断是没有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拒绝这个最可爱的情人，而是永远要失掉他了。

［法］司汤达《红与黑》

她想起参加婚礼的时候多么痛苦，那时她觉得不管神甫也好，来宾也好，总之，教堂里每一个人都在忧郁地瞧着她，暗自问着：这么一个可爱的漂亮姑娘为什么、究竟为什

么嫁给这么一个没有趣味、上了岁数的人呢？只不过那天早晨，她还因为一切布置得很好而高兴，可是后来在举行婚礼的时候，现在坐在火车车箱里的时候，她却觉着做错了事，上了当，荒唐可笑了。现在她跟一个阔老结婚了，可是她仍旧没有钱，她的婚服是赊帐缝制的；今天父亲和弟弟来给她送行，她从他们的脸容上看得出来他们身边连一个钱也没有。今天他们有晚饭吃吗？明天呢？不知什么缘故她觉得眼下她不在家，她父亲和两个弟弟坐在家里正在挨饿，就跟母亲下葬后第一天傍晚那样感到凄凉。

［俄］契诃夫《脖子上的安娜》

由选定仓地的叶子看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叶子也不由得象仓地起始感到的那样，觉得有点遗憾了。是情绪稳定呢，还是逐渐冷却了？总之是，在察觉到仓地的感情达不到白热化程度的一瞬间，这种发现，就会诱发起她深切的凄凉。照这样，难道是使自己投入全身全心的恋情之花，渐趋枯萎了吗？自己的恋情可不能让它带有绝顶啊。这在自身，不论道路如何坎坷，总有蜿蜒登攀的热情和力量的。只要那热情和力量还能持续，就决不会满足于悄然驻足，去眺望那四周平凡的景色。自己的眼中，只想着出现个没有绝顶的绝顶。这样的冲动，盘踞在叶子胸间。在绘岛丸的舱房里，仓地产生了那种无视一切像天神一样的狂暴的热情——她想重新回到这样的境界去。

［日］有岛武郎《叶子》

黛妮丝在这帮嘲笑她的人们中间，面色愈加苍白。她觉得自己受了暴行，赤身裸体，没有庇护。她犯了什么过失叫

他们如此嘲笑她那过于细弱的身材和过于丰盛的头发呢？然而最使她难堪的是慕雷和戴佛日夫人的讪笑，她本能地看出了他们的关系，有一种未曾经验过的苦恼使她的心向下坠；这位太太好可恶，竟这样地凌辱一个一声不响的可怜的姑娘；而且他断然用一种恐惧把她冻结起来，埋没了她的其他一切感觉，这些感觉她都无法分析。在一种贱民的自暴自弃的心情下，顺从着她最内在的女人的谦逊而又反抗着这种不公平，她吞下了已经升到喉头上的呜咽。

［法］左拉《妇女乐园》

她从早晨起，就把自己关在监狱的小教堂里。谁猜得出这整整一天她的起伏的思想？米西芮里爱她爱到能够饶恕她吗？她把他们的组织告发了，但是她也救下了他的性命呀。在这苦闷的灵魂清醒过来的时候，法尼娜希望他会同意和她离开意大利。她从前要是犯了罪的话，也是由于过分爱他的缘故呀。钟敲四点了。她听见石道上远远传来宪兵的马蹄声。每一声似乎都在她心里引起回响。不久。她听出递解囚犯的两轮车在滚转。…她流着眼泪，向自己道："至少他还活着，他们还没有毒死他！"黄昏默淡凄凉。……

一切嘈杂的声音早已停止。法尼娜是一脑子的忧郁的思想。半夜的钟声响了不久以后，她相信听见轻轻的响声，像是一只蝙蝠在飞。她越想走动，越昏倒在圣坛前的栏杆上。

［法］司汤达《法尼娜·法尼尼》

他走后，薇拉站起来关上门，又躺下睡了。笼罩在头上的痛苦和惊惧的乌云使她感到压抑。赖斯基的友谊，同情，忠实，帮助——最初片刻像是她的唾手可得的支撑物，她靠

在那上面，才畅快地舒了口气，好比一个落水的人，冒出水面来换口气。可是他刚离开，她好像又沉没在水中了。

“生活完结了！”她绝望地嗫嚅道，看到前面只是一片片光秃秃的原野，没有眷恋的人，没有家庭，没有女人生活中的一切。

在她眼前的，唯有坟墓般的深渊。她将要跟祖母面对面，对她说：“我就是这样来报答你的慈爱和关怀，我辜负了你的信任……我任性到了何等地步！……”

在绝望的迷迷忽忽中，她梦见祖母得知了种种情况后向他投来的目光，她的说话的嗓音——甚至没有嗓音，只是一种惊骇得要死的喑哑的声音……

［俄］冈察洛夫《悬崖》

黛玉听了，回到房中想到“草木当春，花鲜叶茂，想我年纪尚小，便象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随愿，或者渐渐的好来；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残春，怎禁得风催雨送。”

［中］曹雪芹《红楼梦》

当此黄昏人静，千愁万绪，堆上心来，（黛玉）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纪又大了，看宝玉的光景，心里虽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深恨父母在时，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又转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时，别处定了婚姻，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时尚有可图。”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竟像辗轳一般。叹了一回气，吊了几点泪，无情无绪，和衣倒下。

［中］曹雪芹《红楼梦》

李纨听了，吓了一大跳，也不及问了，连忙站起身来便走。一头走着，一头落泪：姐妹在一处一场，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惟有青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竟这样小小的年纪就作了北邙乡女！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真真可怜可叹！

[中] 曹雪芹《红楼梦》

她刚才到他这里来，是抱了垂死的痛苦来向她求救。她因为相信他的爱，又因为爱他，所以跑到他这里来要求他遵守他的诺言，要求他保护她，要求他把她从冯乐山的手里救出来。如今她离去了，永久地走了。明天晚上在那个老头子的怀抱里，她会哀哀地哭着她的被摧残的青春，同时她还会诅咒那个骗去她的纯洁的少女的爱而又把她送进虎口的人。

[中] 巴金《家》

……她的命运就要在这一天决定了：或者永远跟他分离，或者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然而事实上后一个希望都是非常渺茫。她自己也知道。自然她满心希望他来拯救她，让她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但是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横着那一堵不能推倒的墙，使他们不能接近。——她的命运似乎已经决定，是无可挽回的了。然而她还不能放弃最后的希望，她不能甘心情愿她走到毁灭的路上去，而没有一点留恋。她要好好地活下去。她要抓住任何的希望。她好像是在欺骗自己，因为她明明知道连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而且也不能够有了。

[中] 巴金《家》

紫鹃被宝玉一招，越发心里难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

前想后："……如此看来，人生缘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头时，大家都是痴心妄想；乃至无可如何，那糊涂的也就不理会了，那情深意重的也不过临风对月，洒泪悲啼。可怜那死的倒未必知道，这活的真真是苦恼伤心，无休无了。算来竟不如草木石头，无知无觉，倒也心中干净！"想到此处，倒把一片酸热之心，一时冰冷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她不问自己的房间，却一直往花园里走去，她一路上摸索着，费了很大的力，才走到她的目的地——湖畔。湖水在黑暗中发光，水面上时时有鱼的唼喋声。她茫然地立在那里，回想着许许多多的往事。他跟她的关系一幕一幕地在她脑子里重现。她渐渐地可以在黑暗中辨物了。一草一木，在她的眼前朦朦地显露出来，变得非常可爱，而同时她清楚地知道她就要跟这一切分开了。世界是这样静。人们都睡了。然而他们都活着，只有她一个人就要死了。过去十年中她所能够记忆的是打骂，流眼泪，服侍别人，此外便是她现在所要身殉的爱。在生活里她享受的比别人少，而现在这样轻的年纪，她就要最先离开这个世界了。明天，所有的人都有明天。然而在她的前面却横着一片黑暗，那一片、一片接连着一直到无穷的黑暗，在那里是没有明天的。是的，她的生活里是永远没有明天的。明天，小鸟在树上唱歌，朝日的阳光染黄树梢，在水面上散布了无数明珠的时候，她已经永远闭上眼睛看不见这一切了。她想，这一切是多么可爱，这个世界是多么可爱。她从不曾伤害过一个人。她跟别的少女一样，也有漂亮的面孔，有聪明的心，有血肉的身体。为什么人们单单要蹂躏她，伤害她，不给她一瞥温和的眼光，不给她一颗同

情的心，甚至没有人来为她发出一声怜悯的叹息！她顺从的接受了一切灾祸，她毫无怨言。后来她终于得到了安慰，得到了纯洁的、男性的爱，找到了她崇拜的英雄。她满足了。但是他的爱也不能拯救她，反而给她添了一段痛苦的回忆。他的爱曾经允许过她许多美妙的然而它现在却把她丢进了黑暗的深渊。她爱生活，她爱一切，可是生活的门面面地关住了她，只给她留下那一条堕落的路。她想到这里，那条路便明显地在她的眼前伸展，她带着恐怖地看了看自己的身子。虽然在黑暗里她看不清楚，然而她知道她的身子是清白的。好像有什么人要把她的身子投到那条堕落的路上似的，她不禁痛惜地，爱怜地摩抚着它。这时候她下定决心了。她不再迟疑了。她注意地看那平静的水面。她要把身子投在晶莹清澈的湖水里，那里倒是一个很好的容身的地方，她死了，也落得一个清白的身子。她要跳进湖水里去。

忽然她又站住了。她想她不能够就这样地死去，她至少应该再见他一面，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他也许会有挽救的办法。她觉得他的接吻还在她的唇上燃烧，他的面颜还在她的眼前荡漾。她太爱他了，她不能够失掉他。在生活中她所得到的就只有这一点，就只有他的爱这一点。难到这一点她也没有权力享受吗？难到她一生连这么小的幸福也不该享受吗？为什么所有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她在这样轻的年纪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在她的脑子里盘旋。同时在她的眼前又模糊地现出了一幅乐园的图画，许多跟她同年纪的有钱人家的少女在这里怎样地嬉戏，笑谈，享乐。她知道这不是幻象，在那个无穷大的世界中到处都有这样的幸福的女子，到处都有这样的乐园，然而她现在却不得不在这里断送她的年轻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为她流一滴

同情的眼泪，或者给她送来一两句安慰的话。她死了，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公馆并不是什么损失，人们很快地就忘记了她，好像她不曾存在过一般。“我的生存就是这样地孤寂吗？”她想着，她的心里充满着无处倾诉的哀怨。泪珠又一次迷糊了她的眼睛。她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支持了，便坐下去，坐在地上，耳边仿佛有人接连地叫“鸣凤”，她知道这是他的声音，便止了泪注意地听。周围是那样的静寂，一切人间的声音都死灭了。她静静地倾听着，她希望再听见同样的叫声，可是许久，许久，都没有一点动静。她完全明白了。他是不能到她这里来的。永远有一堵墙隔开他们两个人。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他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人。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拴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他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他，便无可挽回了。然而对她来说，他比她自己要更宝贵，她甘愿牺牲她自己。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她又感到一阵心痛。她紧紧地按住了胸膛。她依旧坐在那里，她用留恋的眼光看着黑暗中的一切。她还在用思想。她所想的只是他一个人。她想着，脸上时时浮出凄凉的微笑，但是眼睛里存有泪珠。

[中] 巴金《家》

她要享受它们，她不肯轻易地把它们放过，所以她不愿意早睡。她在思索，她在回想。她在享受这种难得的“清闲”，也没有人来打扰她，那些终日在耳边响着的命令和责骂的声音都消失了。

她跟别的人一样，白天里也戴着假面具忙碌，欢笑，这时候，在她近来所宝贵的自由时间里，她也取下了面具，打开了自己的内心，看自己的“灵魂的一隅”。

“我在这儿过了七年了，”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它近来常常折磨她。七年也是一个长时期呢！她常常奇怪这七年的生活竟然这样平淡过去了。虽然这其间流了不少的眼泪，吃了不少的打骂，但毕竟是很平常的。流眼泪和吃打骂已经成了她的平凡生活里的点缀，她认为这里无可避免的事，虽然自己不见得就愿意它来，但是来了也只好忍受。她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之所以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罢。这便是她的简单的信仰，而且别人告诉她的也正是如此。

［中］巴金《家》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呢？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之：“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

［中］曹雪芹《红楼梦》

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

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

［中］曹雪芹《红楼梦》

淑贞找不出话回答了。她把小嘴一撅，埋下头去，默默地用手捏了捏她的微微有点酸痛的小脚，母亲的话陡然涌上心头。的确母亲曾经对她说过，大嫂当初嫁过来就是因为她那双天足受人嘲笑，而且就在嫁过来的那天，大嫂刚刚进了新房坐在床沿上，就有人故意揭起她的裤子看她的大脚。这样从母亲的话里知道了大脚的不幸，又从母亲的板子下体会到小脚的幸福，挨了许多次鞭子，受了长期的痛苦、流了很多眼泪，而且会有过一些不眠的长夜，她居然把自己的脚造成了这样的畸型的东西。然而结果她得到些什么呢？她成了此亲拿来向人夸耀的东西，同时她又成了哥哥姐姐们的嘲笑的笑料了。母亲所预许的赞美和光荣并没有来，而母亲所不曾料到的嘲笑和怜悯却来了。现在她刚刚上了十三岁，还是这样轻的年纪，她就已经做了牺牲品了。有着这双残废的脚，

时时都感到酸痛，跟姐姐们比起来，自己什么也赶不上，人也因了身体的残废变得更懦弱了。唯一的替自己出气复仇的希望只是在那个出嫁的一瞬间。现在抚着这双满是伤痛的小脚，她能够再说她不愿嫁人吗？然而将来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很空洞的。现在似乎一切都在改变了，单是这只小船里就明显地摆着四双自然发育的天脚。那么她怎么能说在那一瞬间她的复仇的希望一定会得到满足呢？

［中］巴金《家》

达莎并没有听着她说话，也许是为了那带着无家可归的忧郁的风尖声尖气地在麦杆中间呼啸。她真想哭一顿，她不住地转过脸去，谛视那黝沉沉的残晖，她一想到要去找寻伊凡·伊立奇，找寻卡嘉和找寻她自己不能不经历的那段无穷无尽的旅程，绝望就会把她包围起来。要是在过去，达莎发觉自己这样一筹莫展，这样渺小，这样被抛弃在寒冷的大草原上，她一定会深切地怜惜自己，甚至会得慰藉……现在可没那份心境啦！……她去柯士玛·柯士密奇那儿接过马铃薯，嚼着，和眼泪一起吞下去……她记起还在彼得格勒接到的卡嘉那一封信上的话："过去是死去了，永远死去了，达莎。"

［俄］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死，作为使他对她的爱情死灰复燃，作为处罚他，作为使她心中的恶魔在同他战斗中出奇制胜的唯一的手段，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她的心头。

现在去不去弗士维仁斯基，她离不离婚，都无关紧要了——全都用不着了。她一心只要处罚他。

当她倒出平常服量的一剂鸦片，想到要寻死只要把一瓶

药水一饮而尽就行了，这在她看起来是那么轻而易举，以致她又揣摸着他会如何痛苦，懊悔，热爱她的遗容，可是那时就来不及了。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借着一只烛泪将尽的蜡烛的光辉凝视着天花板下的雕花檐板，凝视着投在上面的帏幔的阴影，她历历在目地想象着当她不复存在，当她对他不过是一场梦的时候他会有些什么感触。“我怎么能够对她说些残酷的话呢？”他会这么说。“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但是现在她死了！她永远离开了我们。她在哪里……”突然间帏幔的阴影开始摇曳，遮住了整个的檐板，笼罩住整个天花板；阴影从四处涌来，一会聚拢在一起，转瞬之间又飞快地飘然四散，摇荡起来，融成一片，接着四处一片黑暗。“死神”她想。她心里感到那样地恐怖，以致于她好久都不明白她在什么地方，她的颤颤的手好久才摸索到火柴，在点完了和熄灭了的蜡烛那里又点上一支蜡烛。“不，怎么都行，只要活着！要知道，我爱他！他也爱我！这都是过去的事，会过去的，”她说，感到庆幸复活的快乐的眼泪正顺着两腮流下。为了摆脱这种恐怖，她急急忙忙跑到他的书房去。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矛　盾

她曾经自语道：“怎么，我在恋爱！我已经接受了爱情，我，结过婚的妇人，又爱上别的男人了，但是，我不能一分一秒不思念于连，这种可怕的秘密的痴情，我对我丈夫从来没有过。实在说来，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对我

有的是满怀的尊敬。这可怕的痴情也许不久就烟消云散了。我对这少年的情感，对于我的丈夫，也许是损害吧，也许没有甚么损害吧？我常常和于连谈话，谈的都是异想天开的事，也许德·瑞那夫人讨厌吧”。

……今晚，德·瑞那夫人不能闭上眼睛了，她觉得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活过。于连在她的手上印遍了火热的吻，她不能够摆脱这种动人心魂的幸福感觉。忽然有一个可怕的字样来到她的眼前：“奸淫”，所有世上卑鄙恶浊的淫乱一类的观念所引起的罪恶含义，都呈现在她的想像里。这些念头污损了她建筑在对于连爱情上的幸福的憧憬。在她眼前描绘出可怕的将来，她瞧见自己是被诅咒的对象。

这个可怕的时间，她的灵魂飘游到陌生的国度去了。前夜她还在从没有过的甜蜜的幸福里，此刻她又完全落在残酷悲惨的不幸里。她对这些痛苦是毫无经验的，它们扰乱她的理智。有时她想到她丈夫的身边，把她的心事向他坦白，说她爱上于连了。这是应该向他说出来的。幸而在她的记忆里，掀出了一段格言，在她结婚的前夕她的姑妈曾向她说：“丈夫毕竟是一家之主，妻子向他坦白已往的秘密是很危险的”。她痛苦到了极点，自己绞着自己的手。

她这时候完全为矛盾的痛苦的观念震荡着，她忽而担心于连不爱她，忽而心里又涌上了罪恶的可怕景象，……当可怕的通奸和一切罪恶的观念暂时放松时，她又开始梦想到天真地和于连生活在一起的甜蜜。这样，她又坠入于连已经爱上了另一个女人的可怕想像里，想到这里，心里的痛苦慢慢地增加，一直增加到最悲惨的程度，人类的心灵，能忍受痛苦，也只能达到这个程度罢了。无疑，德·瑞那夫人发出痛苦的呼声，把她的女仆从梦中警醒。“她爱的是你吗”？她

在狂乱中，喊了出来。

［法］司汤达《红与黑》

我是多么爱他呵！我的血救了他的命。他必须活着，他不能死啊！由于我输出了血，我开始耳鸣，但我根本没放在心上。只要丈夫活着就行，哪怕是再输几百CC的血都在所不惜。我即便抛弃自己生命，只要他活着就行。要是我死了，也会心满意足地死去。

我矛盾的心理，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有时候我任性甚至不让丈夫顺心地工作；有时候为了妒忌，我不允许丈夫对水野直子产生真正的爱情；当丈夫被关进了监狱，无法再跟水野直子见面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如意；可是当丈夫放浪不羁时，我又想自杀；如今我情愿把全身的血都献给他而不感到后悔。这样做，我似乎又是个贞淑的妻子。

这种矛盾的心理就是女人在爱情问题上的真面目。不论在什么场合，我都是拚着命的。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世上的人们也许会谴责妻子的任性，赞扬自我牺牲的爱情。可是我从来不需要他人的责备或赞扬。我心里虽然是矛盾的，但对待爱情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只不过它所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在你爸爸水野直子和早川镜子鬼混时，我曾经想杀他，可是此刻我却甘心情愿把自己的血输给他。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矛盾，完全是内心深处的自然表露。

［日］石川达三《浑身是泥》

在知道银四郎和三个弟子关系的夜里，明知蒙受了耻辱，却又担心失去名声和财富。在银四郎温柔的抚爱和引诱下，同意了他的意见，对三个弟子的事装着不知道，将她们

问的问题等待回国后处理。那天夜里，自己感到深深地受到了银四郎的污辱，对他无比憎恨。但却又甘心喘着气将自己的身体贴在他那执拗而滑溜的怀抱里。

她想尼古拉，想他天真而有魄力的神态，想他低沉的嗓音，想他金黄色的头发，想他面向阳光时海蓝色的眼睛。她每忆起一点，就面对自己增加一份慌乱。有生以来，她也没有象这样心猿意马过。她的幸福感，类似呼吸困难。“我爱他！”她思忖道，心头一阵恐惧，就象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这也不无道理，对她来说，这可是最糟糕的际遇！一个外国人！一个占领巴黎的军官！他迟早要离去！……明智的做法，就是克制这种冲动。她越是能保持疏远的态度，离别的痛苦也就越小，这时她发觉自己考虑问题的方式，就象她既了解了自己的感情，也洞察了尼古拉的感情。尼古拉从来没有向她承认钟情于她，但是每次见面，她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了这一点。有多少回，他在意念中把她紧紧搂在怀里，而他们的身体却没有近！…

……现在，陪伴索菲娅的，只是镜中的倩影，然而，她却避开不看，害怕在孤独中看到自己的玉貌花容。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动情，不能想自己本可以同尼古拉结成鸳侣。她暗自庆幸，在尼古拉请求她不参加代尔菲娜的宴请时，自己坚持住了。“是呀，这样好些，好得多？”她不由自主走进敞开的窗户。花园里已经很黑了，蓦地，她辨出石椅附近有个黑影。尼古拉站在夜色中，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索菲娅突然感到一阵狂喜，真想冲出去，向他飞跑，扑到他的胸口上，然而，她却改变了主意。她身上的毅力高度集中，思想变得铁一样硬，她毅然地关上窗户。长插销合上的撞击声，痛苦地传到她的大脑。

［法］亨利·特罗亚《巴黎之恋》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负疚的感情巨浪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笑并没有罪过呀。”她在心里说，同时又感到这样快乐地、完整地活着是一种深重的罪过。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他又不是那种会自动重新沉浸到抑郁忧伤中去的人。如果没有沙姆，她的生活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她不知道。可是，只要一想到她的儿子会有些什么三长两短，她就浑身充满了恐惧。沙姆代表了她生活中唯一仅存的精神、理智和力量。她知道，她不会再生孩子了。她已经快35周岁，即使她的生育年龄还可以延长，即使她经得起再次剖腹产，她也不想再嫁了。

[美] 霍华德·法斯特《生根》

我顺着田地、篱笆和小径的边上走，一直到日出以后。我相信是可爱的夏季的清晨；我知道我离开屋子时穿上的鞋，一会就会给露水湿了。但是我不看升起的太阳，不看微笑的天空，也不看醒来的大自然。被带着经过美丽风景去断头台的人，不去想在他的路上微笑的花，却想着木砧和斧刃，想着骨与血管的分离；想着终场张开的坟墓；我想着凄惨的逃亡和无家的流浪——并苦痛地想着我所遗留下来的东西。我制止不住。我想着他这时在他屋里看望着日出；希望着我去说愿和他住在一块并且为他所有。我渴望属于他；我急切地想回去，还不过晚，我还可以免去他失恋的剧烈的痛苦。我准信，这时我的逃亡是还未被发现的。我可以回去做他的安慰者——他的骄傲；救他脱离不幸，或者救他脱离毁灭。哦，恐怕他自暴自弃（这比我自暴自弃要更糟），是何等刺激我呵，这是我心中一个倒钩的箭头；我要拔出它时，它撕裂我；回忆使它更向里进的时候，它使我病了。鸟开始

在丛林中歌唱；鸟对于它们的伴侣忠实：寂是爱的象征。我是什么呢？我的心痛，我为伦常而疯狂努力，在这种情况中，我憎恶我自己。我不能从中自偿，甚至不能从自尊中得到安慰。我损害了、伤了、离开了我的主人。在我自己的眼光中我是可厌恶的。然而我不能回去，不能回去一步。一定是上帝领导我前去。至于我自己的意志和良心，一个被剧烈的悲苦蹂躏，一个被闷死了。我顺着孤寂的路向前走时，我很厉害地哭泣着：像一个发疯的人一样，我迅速地、迅速地向前走。从内心开始的软弱，蔓延到四肢，抓住我，我跌倒了；我在地上躺了几分钟，把脸压在一块湿草地上。我有点害怕——或者希望——我会在这里死去，但是一会我起来了，用手和膝向前爬，以后又站起来——和以前一样热切而坚决地，要走上大路。

［英］夏洛特·勃朗蒂《简爱》

他的五百卢布，她早就把它花在修理屋顶上了。可是集体农庄的泥水匠马凯耳超出预算，修理费用去了九百。这样她就负了四百卢布的债。花匠答应种五颗无花果和三棵石榴，可是到期却什么也没有做，虽然她买了——又是借债——肥料。现在她有点手足无措，等花匠来呢？还是不糟塌时间，自己就到菜园去松土和施肥。不过，主要是伏罗巴耶夫的两个房间还不曾粉刷，窗子也没有配上玻璃，素菲雅·伊凡诺夫娜生怕他毁约，因为，关于把房子给他居住十年的事，她只跟他订了一份口头契约。

［苏］巴甫连柯《幸福》

她异常兴奋。她想着不久就要发生的、她有生以来的第

一件大事。那件大事正像一个可爱的东西似的放在她面前，光彩夺目。她决定要拿它，但是她又知道她的手伸出去就会被人拦阻，她还不能确定她是否就可以把这件东西拿到手。她决定要拿它，虽然决定了，但是她仍旧有一点对于失败的顾虑。所以她还有些胆怯，她还害怕伸出手去。于是复杂的思想来到了她的脑子里，使她时而高兴、时而忧郁。她并不注意到周围的一切。她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一直到轿子进了大门放在大厅上的时候。

［中］巴金《家》

娜塔莎早晨听说安德来公爵受伤并且在这里的时候，便下了决心，她一定要看他，她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但是她知道，这次的会面是痛苦的，因此她更加相信，这是必要的。

她这一整天最关心的事只是希望在夜里看见他，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到了，她反而对她所要见到的东西觉得恐怖了。他伤成什么样子？他还剩下了什么？他是和这个副官的不停的呻吟一样的吗？是的，他完全是那样的，在她的想象中，他是这个可怕的呻吟的化身。当她看到房角上的不清楚的形影，并且把被子下边他的弯起的膝盖当作肩膀的时候，她幻想着一个可怕的身体，并且恐怖地站住了，但是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把她向前吸引。她小心地走了一步，又走一步，到了堆着东西的小衣舍的当中。在衣舍内圣像下的凳子上，躺着另外一个人（他是齐摩亨），在地板上躺着另外两个人（他们是医生和听差）。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这几年，社会风气在变。爱美不再是罪过。各种各样的

时装、高跟鞋、化妆品，不断地在眼前闪现。她常常身不由己，在这些美丽的商品面前流连，想象着自己打扮起来的模样。可是一看价钱，她就中止了想象。不行啊，对家庭的义务还没有尽完，一家人还困在农村。

现在，父母已经回到了镇上，家庭经济状况开始了好转。虽然还不到“小康”的水平，但添两件衣服却不再有什么困难了。现在的年龄已经不小，再不打扮打扮，也对不起自己。

可是为什么总看不到合适的？小小的宁城并不缺少时髦的服装。长途贩运缩小了宁城和时代的距离。上海的八十年代最新款式的服装也及时运到了这里。可是她就挑不到一件满意的。那些款式新颖的服装一次又一次地吸引了她的视线，可是穿到身上一试，她就不想买了。这哪里还象云嘉洛呢？一点也不象了。云嘉洛的形象已经在别人眼里固定下来，也在她自己眼里固定下来了。突然改变，不要说人家会觉得刺眼，自己也觉得别扭呀！

算了吧，看来只好承认自己的天性如此了。她开始走回头路。

［中］戴厚英《空中的足音》

她冷然地看着他，竭力压住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满，她是可以理解的。他原可以过另一种生活，可是被命运破坏了。她并不想从她这里得到什么，他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她也知道。

但是，他想从她这里寻求一点安慰，让人们知道他曾经可能娶一个“女秀才”为妻。他想把她变成自己生活中的点缀，把他臆想中的“过去”变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悬挂在客厅

里。在庸俗的生活中调进一点诗意，在甜得发腻的物质享受中加进一点回忆的苦涩。

可是她是否想过，她需要什么？他要从她这里寻回自己所失去的；她所失去的又到哪里去寻回？他的行为只会刺激她去回忆自己早应忘却的生活，给她增添烦恼和痛苦，为什么她一点也想不到这个？

不，不能同情他。不论怎么说，他现在的表现是自私的。他完全不懂，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生活中缺少的东西比他更多。她只是因为好强才不肯流露真情。他倒以为她比他过得好！

［中］戴厚英《空中的足音》

在饭后，一直到晚会开始，吉提感觉着一种近乎青年人初临战场的感觉。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她的思路飘忽不定了。

她感觉到他们两人第一次会见的这个晚上将会是她的一生的决定点。她心里尽在想象他们，有时各自分开，有时两人一起。当她默想过去的时候，她带着快乐，带着柔情逗留在她和列文的关系的回忆里。幼年时代和列文同她死了的哥哥的友情的回忆，给予了她和列文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诗的魅力。她确信他爱她，这种爱情是使她觉得荣幸和欢喜的。她想起列文就感到愉快。在她想到渥伦斯基的回忆里，却始终搀杂着一些局促不安的成分，虽然他温文尔雅到了极点；到底好象有点什么虚伪的地方——不是在渥伦斯基，他是非常单纯和可爱的，而是在她自己；然而她对于列文却觉得自己是完全直爽和坦白。但是在另一方面，她一想到将来她和渥伦斯基在一起，灿烂的幸福的远景就立刻展现在她的眼前；

和列文在一起，未来却似乎蒙上了一层迷雾。

当她走上楼去穿晚礼服，照着镜子的时候，她快乐地注意到了这是她的一个最得意的日子，而且她具有为了应付迫在眼前的事情所需要的全部力量。她意识到她外表的平静和她动作的从容优雅。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回　忆

她刚一合眼皮，便觉得自己仿佛又是在特拉夫门德的阳台上。莫尔顿·施瓦尔茂考甫宛然正在自己面前，他好像正在跟她说话，像惯常一样向前俯着身子，时不时地用他那温柔的目光有所征询地望一下第三者；他笑的时候露出多么美丽的牙齿啊，可是他自己却显然一点也不知道他这个美点……想着想着她逐渐平静松快起来，她把历次跟他谈话所听到的事逐一回忆了一遍，她暗自发誓要把这一切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保存在记忆里，这个想法使她感到快慰和满足。……这件事以后对她将永远是宝贵的可资慰藉的真理，永远是秘密的宝藏。她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就可以思索一番。不管走到街中心也好，在人家中间也好，吃饭的时候也好，她都可以想到它们……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会走上别人为她规定好的道路，和格仑利希先生结婚，这又有什么关系？可是当他跟她说话的时候，她会突然想到：我知道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东西……

她满意地自己笑了笑……但是，突然间，在车轮的辘辘声中，她逼真地听到了莫尔顿的语声，那声音清楚得使人不能置信，她分辨得清他那温柔的、略带一些拖沓的嗓子发出

的每一个声音，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怎样在说："今天咱们都得坐岩石了，冬妮小姐……"这一件细小的回忆重又使她的感情动荡起来。她的胸膛因为忧伤和痛苦而紧缩起来，她毫不反抗地一任泪珠滚滚淌出来……她蜷缩在一个角落，用手帕捂着脸，痛哭起来。

［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

接着在她心中又逗起了其他的种种回忆：她自己的一生、萝莎丽、琪尔倍特，以及爱情苦味的幻灭。人世间的一切不外是苦痛、悲伤、不幸和死亡。人人都在欺骗，人人都在说谎，事事令人烦恼，事事令人落泪。在哪里才能找到一点安静和快乐呢？显然只能在另一个世界里！那时灵魂已从人世的苦难中解救出来。灵魂！她开始对这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作种种幻想，一时突然投入到诗意的信念中，一时这些信念又立刻被同样空虚的臆想所否定。那末她母亲的灵魂，这个冰凉的已经一动也不动了的躯体里的灵魂，此刻到底落在哪里呢？也许落在很遥远的地方。在空间里的某个地方？但究竟是哪个地方？是像一朵枯萎了的花中的香气一般蒸发了吗？还是象脱笼的鸟儿一般无影无踪地在哪里飞翔呢？

被上帝召回去了呢？还是偶然散布到新的创造物中，或是掺合到刚露出来的幼芽中去了呢？

［法］莫泊桑《一生》

她忍不住流下懊恼的眼泪。她一下一下地抽嗒着，模模糊糊地想着没有如愿的事情，为自己再度无依无靠的生活感到伤心。当她知道叶甫盖尼再也不要她，又听说丈夫已经回来的时候，就决定回到丈夫那里去，以便重整旗鼓，享享不

曾有过的清福……她怀着这样的决心盼司捷潘来。但是她一看到他那种低声下气、百依百顺的样子，却激起了她的强烈的好奇心，不允许她这个被抛弃的人留在亚戈德庄上的那样一种好强心，控制不住的恼恨心情支配着她的言语和行动。她想起所受的屈辱，还想起她遭受这一切都是由于这个人，由于他那一双拳头，所以尽管她不愿意再分开，心里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害怕，可她还是气呼呼地说出了很决绝的话："不去，不去你那儿，不去"。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当她看到他那苍老阴郁的脸和两撇下垂的肮脏的黑胡子，看到其他一些围着她的，也是发灰的、永远粘着煤灰的、熟悉的、亲切而粗犷的脸——她的心就由于一阵甜蜜而辛酸的悲伤，由于对他们的爱和对自己的怜悯而颤抖起来：他们勾起她对于自己青春岁月的回忆，那时候，她还是个漂亮天真的姑娘，梳着两条大辫子，生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白天在黑暗的，滴水的平巷里推手车，晚上跟大伙跳舞，那时候，这些非常可笑的、有所企求的脸也是同样地围着她。

自从她跟莫罗兹卡吵嘴之后，她似乎同他们完全隔绝了，其实唯有这些曾经同她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并且追求过她的地道的矿工们，才是她的亲人。"我有多么久没有看见他们了啊，我完全把他们忘了。……啊，我亲爱的朋友们！……"她怀着热爱和悔恨想道，她感到太阳穴里一阵愉快的疼痛，使她差点忍不住流下眼泪。

［苏］法捷耶夫《毁灭》

她记起死去的丈夫向她求婚的情景。一次晚会上，他在

昏暗的过道里抓住她，用整个身子把她挤到墙上，高声粗气地、怒冲冲地问道："愿意嫁给我吗？"

她觉得疼痛和屈辱，而他却用力揉搓着她的胸部，气喘吁吁，把湿热的气息吹到她的脸上，她竭力在他的怀里挣扎着，终于挣脱到一边去。

"哪里走！"他吼了一声。"你——，答应吗，喂？"

她因为害羞和委屈，喘不过气来，说不出一句话。

有人推开过道的门，他才慢快放开她，并且说："礼拜天我就叫媒人来……"

媒人果然来了。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把眼睛闭上了。

[苏] 高尔基《母亲》

母亲向窗外望了望，外面寒气凛冽，阳光灿烂。她的心里同样感到亮堂堂的，而且是热乎乎的。为了别人注入她心灵中的一切，为了在她的心里能闪耀着落日时分的那种鲜艳夺目的万道霞光，她感到有一种不知对什么人的模糊的感激心情；她满怀这样的感情，很想海阔天空、痛快淋漓地畅谈一番。很久没有出现过的要祈祷的愿望，重又使她激动。她回忆起一个年轻的面孔，又响起一个响亮的喊声——"这是巴威尔·符拉索夫的母亲！……"莎馨卡的眼睛射出愉快温柔的光芒，雷宾阴郁的身影呈现眼前，儿子青铜色坚毅的面孔含着微笑，尼古拉腼腆地眨着眼睛。刹那间，这些形象为一声低低的深沉叹息所搅动，融合交织成五色缤纷的薄云，把这些思绪笼罩在一片恬静安谧的感觉之中。

[苏] 高尔基《母亲》

玛丝洛娃怎么也没想到会看见他，特别是在此时此地，

因此最初一刹那，他的出现使她震惊，使她回想起她从不回想的往事。最初一刹那，她模模糊糊地想起那个充满感情和理想的新奇天地，这是那个热爱她并为她所热爱的迷人青年给她打开的。然后她想到了他那难以理解的残酷，想到了连二连三的屈辱和苦难这都是紧接着那些醉人的幸福降临和由此而产生的。她感到痛苦，但她无法理解这事。她就照例把这些往事从头脑里驱除，竭力用堕落生活的特种迷雾把它遮住。此刻她就是这样做的。最初一刹那，她把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同她一度爱过的那个青年联系起来，但接着觉得太痛苦了。就不再这样做。现在这个衣冠楚楚、脸色红润，胡子上洒过香水的老爷，对她来说，已不是她所爱过的那个聂赫留朵夫，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那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玩弄像她这样的女人，而像她这样的女人也总是要尽量从他们身上多弄到些好处。

［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迷　惘

从下午到傍晚，我独个茫然不知所措。我背靠着墙坐下，奇怪的心里很平静。而这平静的心情又显得很不自然，我怀疑自己脑子是否已出了毛病。映入眼帘的一切东西，好象什么都新鲜，而又迷迷糊糊地看不清。我凝视着庭园的大波斯菊足足有一个小时，我眺望着秋日天空的白云，一直到天空染上了夕阳西下的红色。我感到大自然的美丽和珍奇。我仿佛听见你和亭治在争吵，可是这声音又象是从遥远遥远的地方传来。我仿佛已经死了。是从墓穴中在眺望这奇异的世界，好几个小时，我好象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任何

人，任什么事都不能搅乱我的感情。我的感觉迟钝了，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或许是在肉体死亡以前，自己的心已经先死了。

［日］石川达三《泥身是泥》

可爱的绿蒂昨晚上迟迟未能入眠；她所害怕的事情终于证实了，以她不曾预料、不曾担心过的方式证实了。她那一向流得平均轻快的血液，这时激荡沸腾开来，千百种情感交集着，把她的芳心给搅得乱糟糟的。这是维特在拥抱她时传到她胸中的情火的余焰呢，还是她为维特的放肆失礼而生气的怒火呢？还是她把自己眼前的处境，和过去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充满自信的日子相比较，因此心中深感不快呢？

［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也许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觉得她有义务“好好地”对死者哀悼一番，让所有的房客，特别是阿玛莉娅·伊凡诺夫娜知道她“不仅根本不比他们差，也许还比他们好得多”，因此他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在他面前“翘尾巴”。也许对她影响最大的，是那种特有的穷人的骄傲，这种骄傲迫使许多穷人殚思极虑，把他们最后的一点积蓄都花费在我们的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某些社会礼仪上，只是为了表示一下他们“不比别人差”，不致于被别人“挑了礼去”。也很可能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在她似乎被众人抛弃的这一时刻，想要趁此机会让那些“渺小可恶的房客们”看看，她不但“会生活，会款待客人”，而且她所受的教养也根本不是为了承受这样的命运，她是在“有身份的，甚至可以说是贵族的上校家庭里”抚养长大的，她所学的东西也根本不是为了自己擦

地板和每夜为孩子洗破烂。甚至最贫穷、最受压的人，有时候也会产生这种高傲的虚荣心，他们这种心理往往会变成一种焦躁的、不可遏制的需求。何况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环境可以把她逼死，但是要在精神上迫使她逆来顺受，就是说，把她吓倒，迫使她的意志服从环境，那是办不到的。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这天夜里，玛丽亚公爵小姐在自己房间里敞开的窗子前坐了很久，倾听着从村子里传来的农民话声，但她此刻所想到的不是他们。她觉得，无论她怎样地想到他们，她也不能了解他们，她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情。她自己的悲哀，由于她对当前问题的关心而一度中断的悲哀，在她看来，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她现在已经能够回忆，能够哭，能够祈祷了。

……

最近过去的情景——她父亲的疾病和最后的时刻——一一呈现在她的心中，她此刻又忧郁又喜悦地停留在这些想象上，只恐惧地驱除着最后的一个想象——他的死。她觉得，她甚至在这个寂静而神秘的夜里，也不能在她的想像中想到这个。这些情景是那么明确而细致地呈现在她心中，以致她觉得，这些情景忽而是现在，忽然是过去，忽而是未来。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安娜·巴芙洛夫娜坐着，对自己越来越充满着怜悯心，最后甚至自言自语地发起议论来了：

“如果我欺侮了谁，偷了谁的东西，无绝无故处罚了谁，或者把谁打得残废了，打死了，那我也是各由自取，罪有

应得……可是，这些事我都没有干！上帝为何要把我遗忘呢——真叫人纳闷！我觉得，对父母我一直是很孝敬的。孝敬父母，自有善报。只是唯独我——得到的不是善报，而是一场空！孝敬也罪，不孝敬也罢——都一个样！我出嫁时，父母没给我什么东西，而现在你看，建成了多大的庄园！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是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挣得来的！走这里，跑那里……在监护机关里甚至与看门人一起嗅鼻烟，为了得到一张证书，不惜在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吏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这样才获得了如此之多的产业！我挣得这一切为了谁呢？谁来感谢我的辛勤劳动呢？一切辛苦奔忙都将化为乌有……我死后，谁也不会想到我！我将孤孤单单地死去，被埋葬……大概真正的棺材都不会做一口，弄根木头挖一个洞就算棺材了……不久前我问斯捷潘：如果我死了，你高兴吗？他一笑了之，换个人也许会说：'好妈妈，我会痛哭流涕的……'但谁知道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俄］谢德林《地主庄园的一天》

直到回家之后，娜塔莎才能清晰地考虑她所发生的一切，于是忽然想起了安德来公爵，她恐怖起来了，并且在看戏之后大家都坐下来。吃茶时，她当众地大声喊叫了一声，并且红了脸跑出房间。“我的上帝！我毁灭了！”她自语道。“我怎么会让他这样的？”她想。她用双手蒙着发红的脸，坐了很久，极力想要明确地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但是她既不明白她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她感觉到什么，她觉得一切是黑暗的，模糊的，可怕的，在那里，在那个巨大的灯火辉煌的戏院里，穿金线短袄的迪波尔用光腿随着音乐在湿板上跳跃着、并且少女们、老人们、袒露胸体的，镇静地骄傲

地向微笑着的爱仑热烈地叫好——在那里，在接近这个爱仑的时候，在那里，这一切都是明白而简单的，但现在，剩下她一个人，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这是不可理解的。“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对他所感觉的恐怖是什么？我现在所感觉的良心责备是什么？”她想。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是不是为了安德来公爵的爱情我已经毁灭了？”她问自己，并且安慰地嘲笑地回答自己：“我问这话是多么傻呵！我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没有用任何东西引诱他。没有任何人会知道，并且我决不再见他了，”她问自己说。“明明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事情要忏悔，安德来公爵还能够爱我这样的人。但是我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上帝呵，我的上帝！为什么他不在这里哟？”娜塔莎安静了片刻，但后来又有一种本能向她说，虽然这一切是真的，虽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个本能向她说，她从前对安德来公爵的爱情纯洁却毁灭。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懊　悔

他们回到凡尼不久，司达尼斯拉·查伟埃，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忽然发寒热。为了他的病，使德·瑞那夫人投入可怕忏悔中，这是第一次，她责斥自己不正当的爱情，好像由于一个奇迹，她忽然明白了，她所卷入的这桩罪恶是如何大！虽然她生来便具有深厚的宗教虔诚，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梦想到在天主的眼里，她的罪恶是如何地深重！

从前，在圣心修道院里的时候，她曾经很热烈地敬爱天主，现在这种情形，她也同样地害怕天主。

［法］司汤达《红与黑》

等小伙子们消失在草原上，赛义德才突然痛苦地明白：应该听从内心的呼喊，抛弃在长辈面前的羞怯心理，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紧紧地搂住丈夫，热烈地吻他了。她多么痛苦地责备自己啊！她甚至没来得及把自己好像已经怀孕的揣测悄悄告诉他。但是已经晚了、失去的机会再也回不来了。在草原上那遥远的地方，尘土已经遮没了道路。从那时起度过了多少难熬的日日夜夜啊，所有她未能做到的一切现在却成了她的心病，她感到胸中总有一团刺痛的、令人难受的东西。

［苏］钦吉斯·艾特玛托夫《面对面》

她想："他又聪明又能干，我只不过是个怪可怜的糊涂东西，实在配不上他。难得他宽宏大量，竟肯不顾一切，委屈了自己娶我。当时我原该拒绝跟他结婚的，可是又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应该在家服侍可怜的爸爸才对。"那时她第一回想起自己对爹娘不孝顺，惭愧得脸上发烧。……她暗暗想道："唉，我真混账，真自私。爸爸和妈妈那么可怜，我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又硬要嫁给乔治，可见我只顾自己。我明知自己配不上他，明知他不娶我也很快乐，可是——我努力想叫自己松了手让他去吧，可是总狠不下心。"

［英］萨克雷《名利场》

信寄出去后，她的心才得以平静下来。这时，她又觉得偷偷去王公夫人房间看信怎么说也是不应该的。她整天为此

感到不安，一再责备自己。天哪．我是多么不幸啊！我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了我所追求的真正的信仰，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探求真理；可是，我却经不起情欲的漩涡？我决没有想到我竟会堕落到去偷别人的东西。对我如此信任、如此钟爱、如此尊重的人，我竟对她如此地忘恩负义！现在我就已变成这个样子，天知道，往后还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与其如此，还不如死了好。啊！我刚寄出的那封信，要是能够追回去，我就要把它撕个粉碎。

［印］普列姆昌德《舞台》

逆　反

思嘉占了陶乐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了，她就跟一切骤然当权的人一样，立刻把天性里面所有威胁人的本能都表现出来。这并不是因为她的天性本来就凶暴，乃是由于她心里害怕，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所以必须对别人凶些，别人才不至看出自己的弱点来。而且，她觉得对别人吆喝，叫别人害怕，也便是一种快乐。她觉得这么发泄发泄，是可以使自己那种过分紧张的神经松一松的。她对于自己个性的变化，也并不是毫不觉得。有时她发了过分强硬的命令，以至阿宝耸起了肩头，同时嘴里嘟嚷着，她便也疑心自己也许失了体统了。事实上是，爱兰往日灌进她身上去的一切礼貌、一切温柔，都已跟秋风里的落叶一般纷纷坠落净尽了。

［美］玛格丽泰·密西尔《飘》

失　落

娜塔莎在乡间生活之后，在她所处的严肃心情中，觉得

这一切是粗野的、惊人的。她无心听歌剧，甚至也没有听到音乐，她只看见彩色纸板和奇装艳服的男女在明亮光线中奇怪地动作、说话、唱歌。她知道，这一切所要表现的是什么，但是这一切是那么虚伪做作而不自然，以致她时而为这些演员们觉得难为情，时而又觉得他们可笑。她环顾着四周观众们的脸，在他们脸上寻找着她所有的同样的嘲笑和迷惑，但所有的脸都注意着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情，并且表现了在娜塔莎看来是虚伪的欢喜。“这是应该像这样的！”娜塔莎想。她轮流地时而看看大厅中成列的搽油的头，时而看看包厢里光臂的妇女，特别是她邻座的爱仑，她完全未穿衣服，带着安静沉着的笑容，眼不移开地望着舞台。娜塔莎感觉到照满全厅的明亮光线，和被人群烘热了的温暖空气，开始渐渐进入了她久未体验过的沉醉心情。她不明白她是什么人，她在什么地方，她眼前发生了什么。她看着，她想着，于是最奇怪的思想，意外地，没连接地，在她心中闪过。时而她想到跳到台边上，唱那女角所唱的歌，时而她想用扇子触那坐在她附近的一个老头子，时而想对爱仑探过身子去搔痒她。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窘　迫

冬妮的眼泪渐渐干了。她的脑子里热烘烘的、挤满了杂七杂八的思想……天啊，这是什么样的事啊！她固然早就知道，她有一天将要做一个商人的妻子，和一个人缔结一门美满有利的姻缘，而且这个人必须配得上自己家的门第、财产……然而现在却破题儿第一遭突然真有一个人诚心实意地要

和她结婚！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应付呢？对于她，对于冬妮·布登勃洛克说来，现在突然被卷进那些她从来只是在书本上读到的沉重可怕的语汇里，象什么“允诺”啊，“求婚”啊，“终身大事”啊……天啊！突然间出现了一种什么样完全不同的处境啊！

［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

宫子在这样散步的时候，尽量地想让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使脸色恢复正常，无论如何不能被人看出来。可是这就像偷喝酒的人想说明自己没有醉一样的困难。

刚才的那一场遭遇已经深深地镂刻在她心上，怎么也忘不掉了，它使永远不会枯朽的爱情重又萌出了新芽，她只觉得心烦意乱，痛苦难堪；向前走一步，心里也更紧张一步，仿佛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注入了心里似的，煎熬得忍受不住，在这种时候，如果能独自一个人呆在家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该多么好啊。可是现在却必须在人前强作应答，强颜欢笑，那又是多么令人讨厌啊。她照例又是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日］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猜　测

由于角斗士对爱芙姬琵达的爱情没有丝毫反应，希腊姑娘的自尊心就大大受到了损伤，于是她猜测他那么忽视她的原因，无疑，一定是碰上了一个竞争者，另一个攫取了斯巴达克思全部爱情的女人。这位名妓本能地感觉到：只有另一个女人的爱，只有另一个女人的形象，才能够使斯巴达克思

控制自己，才能使他拒绝她的拥抱。于是她竭力想用种种办法忘掉斯巴达克思，想把一切关于他的回忆统统从头脑中驱逐出去，但结果还是毫无用处。人类的心理往往就是这样，而且似乎永远是这样，愈是得不到的东西，就愈是想得到它，而且在实现这一愿望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愈大，奋斗的意志就愈是坚强。

［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

汤碗落桌的声音，在静寂的室中，竟是那么清脆响亮。它震得淑贞心口发麻。这麻麻的感觉很快就转成钝痛，象被刀柄击中，不出血然而痛楚不减。

这种痛苦也是熟悉的，她忽然醒悟，原来伤害早已品尝，只是谜底未揭而已。

刚刚才说要去劝告美智，一眨眼就沦入同样的命运。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讽刺。她连美智都不如，后者还冷眼旁观过，自己却蒙在鼓里。

长久不写信，深夜电话没人接……回想起来，蛛丝马迹很多，可恨自己不曾怀疑过。

我是一个疏忽的女人。

她为自己的愚昧感到悲哀。

［加］陈若曦《远见》

渴　望

不过这种美并没有使她忽视他那宁静举止中所露出的凶狠和潜藏着的可怕野性。“他崇拜的图腾是狼。”她一遍遍地自言自语，“她母亲是头老野狼。”此时，她感到一阵强

烈的冲动，感到一阵狂喜，仿佛获得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发现，一个世人罕知的发现。一种奇异的狂喜占据了她的心灵，使她周身的血管里陡然升腾起剧烈的激情。“天啊！”她暗自惊呼，“这是怎么回事？”片刻之后，她满怀信心地暗自决定：“我要进一步了解那个男人。”她有一种想再见他一面的迫切欲望，有一种怀恋之情。她必须再见他一面，以便搞清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弄明白自己并未在欺骗自己。她确实因他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奇情异感，并从心底里感到想要了解他，彻底地理解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不是真的为他而诞生的呢？是不是真有那只环绕我俩的淡金色的北极之光呢？”她默默地问自己，她觉得不可思议，于是继续沉思着，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几乎置若罔闻。

［英］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

醒　悟

说到姑娘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她恍如大梦初醒。当初，她恨自己的小邻居作对，正是自己初衷的流露；就说那些激烈争斗吧，也不过是以对抗形式出现的，同样激烈的倾慕之情而已。细细回忆起来，她只能承认自己从来就是爱他的。想到自己手执武器四处搜寻他的那副神气，她微笑了；回味着自己被他解除武装时的感受，她心里何等地幸福啊；在她现在看来，她当初想伤害他和令他难堪的一切举动，都不过是要引起他注意自己的稚气手段罢啦。如今，她惋惜她俩的分离，她恼恨自己的懵懂，她诅咒那使人如今在梦中一般失却自主能力的习惯；由于这种习惯，她才会有那么一个不足道的未婚夫啊。她变了，在双重意义上变了，既

向前变得成熟，又向后变成了过去的她，谁爱怎么看都可以。

［德］歌德《一对奇怪的小邻居》

期　待

然而在她的灵魂深处，她一直期待着意外发生。她睁着一双绝望的眼睛，观看她的生活的寂寞，好像沉了船的水手一样，在雾蒙蒙的天边，遥遥寻找白帆的踪影。她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机会，哪一阵好风把机会吹到跟前，把她带到什么岸边，是划子还是三层甲板大船，满载忧虑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醒过来，希望当天就会实现，细听种种响声，一骨碌跳下床来，纳闷怎么还不见来，于是夕阳西下，永远愁上加愁，她又想望明天。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汩水在心里翻滚，她等待着发生儿子这样镇静自若和确信无疑地谈到的不幸事件，这种等待的心情像夜晚的飞蛾一样，盲目而痛苦地在她的心里颤动。她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白雪皑皑的广阔原野。卷着团团雪粉的狂风，发出冷酷尖细的啸声，来回疾驰，上下飞舞。在旷野中，一个姑娘小小的黑色身影摇摇晃晃地，孤零零地挪动着。风在她的脚下旋转。吹鼓了她的裙子，冰冷刺人的雪片打在她的脸上。她那双小脚陷进雪里，前进非常艰难，又冷又怕。姑娘的身子微微前倾，——好像昏黑的旷野里被秋风猛吹着的一棵小草。她的右边，森林像一堵黑墙，矗立在沼地上，光秃细长的白桦和白杨在那里凄凉地瑟瑟作响。城里暗淡的灯光在前面很

远的地方闪烁……

"上帝啊——发发慈悲吧！"母亲低声说道，怕得打了个寒噤……

[苏] 高尔基《母亲》

多　变

可是爱情却不会忘记任何一个细节。在她的心目中，凡是与爱人有关的事情都是头等重要的，在情人的脑海里，许许多多缜密的观察细腻的想象、各方面的回忆和种种的猜测（包围着爱人的是什么，他的生活圈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东西对他有影响）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恋爱之中，只要一句话，一个暗示……哪里用得着暗示！只消眼睛一瞟，嘴唇一努，就能引起猜测，然后由猜测而变为想象，由想象而作出肯定的结论，于是凭着个人的思想时而陷于痛苦，时而感到欢欣。恋人的推理方法（有时是错误的，有时却惊人的准确）会很快筑起一座猜疑的高楼，但是爱情的魔力会更快地彻底把它摧毁：往往只消一个笑脸，几滴眼泪，至多三言两语——疑团便烟消云散了。可是这种监督绝对不会放松，也绝对不会受骗的。情人忽而在脑子里产生了旁人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念头，忽而却看不见摆在他眼前的事实，实而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时而却鼠目寸光，几乎像个瞎子。

[俄] 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

四、气质篇

孤　傲

不见他治甚生业，日常醉歌于市间，歌毕起舞，跳木缘枝，宛转盘旋，身子轻捷。如惊鱼飞燕，又且知书善咏，诙谐笑浪，秀发如泻，有文士登游此山者，常与他唱和谈谑。

［中］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这个女人四十出头，高个子，身材苗条而挺直。岸上吹来的微风轻轻拂动着她的乌发，使她的面色显得格外惨白，韶华将逝的迹象预示着未来。做姑娘时，她很美丽，现在仍然风姿绰约。她神色严峻，悲哀和放荡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这种放荡不是逢场作戏，而是一种痼习。她那双在强烈的阳光下眯着的眼睛是深蓝色的，有时又变成紫罗兰色的，眼泪无损于她的美目。

［美］欧文·肖《乞丐·小偷》

我越看这个女人，她越是叫我迷恋。她漂亮得令人心醉。即使她的瘦弱也是那样动人。

我陷入沉思中了。

我想到的一切，我很难解释它们。我对她的生活充满了体谅，对她的美丽万分叹赏。她不接受一个文雅、有钱、准

备为她牺牲一切的青年人的追求，这种冷漠的表现，在我的眼里，补偿了她从前的所有的过错。

在这个女人身上，包含着一些天真的本性。

看得出她在放荡的生活中还保持着纯洁。她的坚定的步履，她的柔和的身材，她的粉红色的、张开的鼻孔，她的四圈略微发青的大眼睛，都表明她的热情的气质，这种气质能在她的周围散播一种肉感的香气，如同那些东方的小瓶，不管封闭得怎样严紧，也会透露出瓶里的甜烧酒的香味。

总之，可能是气质，也可能是她的病情的结果，在这个女人的眼睛里，不时闪现出欲望的光芒，这种光芒的流露，对她所爱的人来说，是一种上天的启示。但是，那些爱玛格丽特的人不再数得清，而她爱过的人还够不上数字数呢。

简单地说，在这个姑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一点小事就使她成为妓女的处女，也可以看到一个一点小事就能使她成为最多情最纯洁的处女的妓女。在玛格丽特身上还存在两种感情：骄傲和独立，它们受到过伤害，可是能够做羞耻心做的事情。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的灵魂仿佛穿过了我的心，我的心仿佛穿过了我的眼睛。

［法］小仲马《茶花女》

简单说吧，我们的美人儿这一天是出足风头。她说的趣事轶闻是这样优美、朴实可信，是这样粗心大意而又情有可原：在一片喝彩声中，她露出娇媚的矜持神色，深信自己自始至终都特别受人欢迎。大感惊异和赞赏的听众紧紧地围着她，不肯走开，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迷人，大家对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感到神往和新奇，都在凝神谛听，互相转告，对她的诙谐话儿和乖张举止也一点儿不肯放过。看来谁也没

有料到她是那样有风趣，有才华，人又极其机灵。此时她非常娇纵放肆，淘气任性几乎到了胡闹的程度，把她的出众才智全都掩盖住了，以致别人难得看出她的才能，即使看到了，也不会信以为真，因此她这时取得罕见的成功，不免叫人暗暗称奇，引起一片窃窃低语。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英雄》

不管她那副神气多么像幻觉，对她周围的人来说，她还是存在的。她确是一个女人，甚至是一个太女人味的女人。高高的个儿，长得挺丰满，她身上能够露出来的部分都露出来了。……除此之外，她的眉毛用中国墨描过，胳膊，肘子，肩膀，下巴，鼻孔底下，上眼皮，耳朵，手掌，手指尖都涂过油脂，发出一种惹人注意的难以形容的红光。尤其重要是，她还有一个要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坚强的意志。这是一种近乎冷酷的美。这是一只豹，但是可以随意变成一只抚爱人的小猫。她的一只眼睛是蓝，另外一只是黑的。

［法］雨果《笑面人》

两姐妹都已成年：厄秀拉芳龄27，古德伦25。两人貌似处子，都有一副摩登女郎的冷漠态度，看上去更似狩猎女神而不象青春女神。古德伦长得非常美丽，温顺可人，柔肤弱肢。她穿着一件深蓝色丝外衣，领口袖口有一道道蓝色和绿色的亚麻褶裥饰边，脚蹬一双宝石绿的长统袜。她那自信和羞怯交揉的表情与厄秀拉那微妙的切望表情形成对照。当地人被古德伦这种十足的镇定自若和毫不掩饰的孤傲态度给震慑住了，对她的评语是："她是个时髦女人。"她在伦敦一所美术学校读了几年书，并在绘画室里度过了几个春秋。

……

姐妹俩默默无闻地干着活。厄秀拉总是流露出一种奇异的欢快表情，这种欢快是发自心底的一股激情，一股既紧密相接又相互抵触的激情。她基本靠自己的力量独自生活，日复一日地工作，总是想拚命把握住生活，按自己的判断去控制生活。她的现实生活静止不变，然而在这静止不变的生活下，在隐秘的心灵深处，某种东西欲突破而出。她要是能突破这层紧裹着的外壳该多好啊？她犹如一个孕育在子宫中的胎儿，似乎拚命要伸出双手。可是她办不到，目前还办不到。然而她有一种奇异的预感，感到有件重要事情即将发生。

她放下手中的活计，看着妹妹，觉得古德伦实在是妩媚可爱。在她的婀娜之中，在她纤巧，细腻的肌肤和优雅的线条之中，处处透出无限的娇媚。当然，她也有顽皮之处，诸如言谈尖刻辛辣，喜欢讥讽嘲弄，态度冷若冰霜，以及神情无动于衷等等。

［英］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

绰　约

内中有两个女子，双鬟高髻，并肩而立，丰神绰约，宛然并蒂芙蓉。

［中］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那小姐年方十六，生得肌如白雪，脸似樱桃，鬓若堆鸦，眉横丹凤。吟得诗，作得赋，琴棋书画，女工针指，无不精通。还有一件好处，那一双娇滴滴的秋波，最会相人。

［中］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姚氏有一女，名唤滴珠。年方十六，生得如花似玉，美冠一方。父母俱在，家道殷富，宝惜异常，娇养过度。

[中]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武后闪目细细观看，只见个个花能蕴藉，玉有精神，于那娉婷妩媚之中，无不带著一团书卷秀气，虽非国色天香，却是斌斌儒雅。古人云："秀色可餐。"观之真可忘饥。

[中] 李汝珍《镜花缘》

尹红萸眼含秋水，唇似涂朱，体度端庄，十分艳丽。身上衣服虽然褴褛，举止甚是大雅。

[中] 李汝珍《镜花缘》

弄玉。稍长，姿容绝世，且又聪明无比，善于吹笙，不由乐师，自成音调。穆公命巧匠，剖此美玉为笙。女吹之，声如凤鸣。穆公钟爱其女，筑重楼以居之，名曰凤楼。楼前有高台，亦名凤台。

[中]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那时玉英已是十龄，长得婉丽飘逸，如尽图中人物。且又赋性敏慧，读书过目成诵，善能吟诗作赋。其他描花刺绣，不教自会。

[中] 冯梦龙《醒世恒言·李玉英狱中讼冤》

元来是十六七岁一个美貌女子，鬟鬟鬓媚，眉眼含娇，虽是荆布淡妆，种种绰约之态，殊异寻常女子。当槛而立，俨然如海棠一枝，斜映水面。他有时含羞剑避，有时正颜拒

却。正是明中妆梳暗撩人，一发叫人当不得，要神魂飞荡了。

［中］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小字淑真。生得甚是标致，脸衬桃花，比桃花不红不白；眉分柳叶，如柳叶犹细犹弯。自小聪明，从来机巧。善描龙而刺凤，能剪雪以裁云。心中只是好些风月，又饮得几杯酒。年已及笄，父母议亲，东也不成，西也不就。每兴凿穴之私，常感伤春之病。自恨芳年不偶，郁郁不乐，垂帘不卷，羞杀紫燕双飞；高阁慵凭，厌听黄莺并语。

［中］冯梦龙《警世通言·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每诣公庭侍宴，呈艺毕，诸妓调笑谑浪，无所不至，杨玉嘿然独立，不妄言笑，有良人风度。

［中］冯梦龙《喻世明言·单符郎全州佳偶》

那小娥年方二九，生得脸似堆花，体如琢玉；又且通于音律，凡箫管琵琶之类，无所不工。

［中］冯梦龙《喻世明言·裴晋公义还原配》

多艳丽，更清姝。神仙标格世间无。当时只说梅花似，细看梅花却不如。

［中］冯梦龙《喻世明言·简贴僧巧骗皇甫妻》

那女子生得风鬟雾鬓，蛾眉扫月，生成媚态，出色娇姿。

［中］冯梦龙《喻世明言·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这个街头舞女说着这样的话的时候，美得出奇，有力地震撼着甘果瓦，使他觉得这种美和富丽的东方语言很能配合。她的玫瑰色的纯洁的嘴唇半开着；她的思想在她光辉庄严的前额上掠过，好像一面镜子上掠过了一口气息似的；在她的低俯着的长而黑的睫毛下，闪出一种难以描绘的光辉，使她的面容带着一种理想的柔和美，就像拉斐尔后来在贞洁、庄严、崇高的神秘的交点上所寻求的。

［法］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淡　雅

见一个年老妇人，珠冠绯袍，拥一女子，袅袅婷婷，走出厅来，那女子真色澹容，蕴秀艳丽，世上所未曾见。

［中］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

女袅娜如随风欲飘去，而操作过农家妇，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自言三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

［中］蒲松龄《聊斋志异·红玉》

一日，自窗中见女郎，素衣掩映花间。袖裙飘拂，香风洋溢，艳丽双绝。

［中］蒲松龄《聊斋志异·香玉》

少顷邵氏出来拈香，被支助看得仔细。常言："若要俏，添重孝。"缟素妆束，加倍清雅。分明是：广寒仙子月中出，姑射神人雪裏来。

［中］冯梦龙《警世通言·况太守断死孩儿》

德·瑞娜夫人沉思不语。她是一个窈窕的少妇，长得丰满合度，端正秀美。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本地的美人儿，山村里个个人都这么说。她有某种纯洁朴素的仪态，而且有象少女般的娇艳。根据巴黎人的眼光，她的这种天然的风致和美貌，流露着无限的活泼和天真，使人想到她生就是温柔的、甜蜜的。如果她真的明白她自己这种优点的话，德·瑞娜夫人要感到非常的困窘和羞耻的，因为在她的高洁的心里，从来没有殷勤献媚，或者娇揉造作的感情。

［法］司汤达《红与黑》

黛依丝在她的金黄色的头发上扎着一个浅色紫罗兰花冠。花冠上每朵花的柔弱的色彩都使人想到她眸子的颜色。因此，花朵就像她谦逊的眼波，她的眼睛就像那闪光的花朵。这是天赋予这个女人的丽质，在她身上，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一切都有灵魂，都很和谐。她的那件饰有金箔片的淡紫色的长袍，在长长的褶痕里包含着一种近乎忧郁的韵致。她没有戴手镯，也没有戴项链，因为它们并不能为她增色。她的裸露的双臂显露出她的装饰的全部光辉。

［法］法朗士《黛依丝》

她是圣洁的。一切欲念在她面前都会沉默无言。每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如何，仿佛所有的神经和官能都错乱颠倒了。——她喜欢一支曲子，常常在钢琴上弹奏它，弹得和天使一般动人，单纯，富于情感！这是她心爱的曲子；每次只要她弹出第一个音符，我的一切痛苦　烦恼和古怪念头便烟消云散。

［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她，法国裁缝的独生女儿，年方十三，是个长得很清秀的姑娘，尽管衣着的料子不好，但经过她母亲的修饰，就显得干净利落。她那褐色的皮肤，她那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珠，全都说明她父亲的异国血统；我至今还记得，她那头黑发梳得十分光洁，低低地压在两边太阳穴上，使她本来小巧的脑袋看来格外俏丽。

［德］台奥多尔·史托姆《大学时代》

巴狄斯丁姑娘是个身材长瘦，面貌清癯，性格温厚的人儿；她体现了“可敬”两个字所表达的理想；因为一个妇女如果要做到“可敬”的地步，似乎总得先做母亲。她从不曾有过美丽的时期，她的一生只是一连串圣洁的工作，这就使她的身体呈现出一种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的时候，她具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慈祥之美”。她青年时期的清瘦，到她半老时期，转成了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令人想见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神人，处女当之也有逊色。她的身躯，好象是阴影构成的；几乎没有足以显示性别的实体，只是一小撮透着微光的物质；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于人间的天女。

［法］雨果《悲惨世界》

站起来的时候，她是显得很高的：她的身体和一个优雅的女人的身体一样，衬在一件大小非常合身的、没有留下一点皱折的短衫里面。她虽然缠着头巾，却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她的两手因为没来从有做过粗重的工作，生得非常白净，但却并没世间公认为美的那种病态的纤瘦。

［法］罗逊《冰岛渔夫》

这时候，她当然是感到幸福。她穿着一件新的人造丝短上衣，胸部和肩部都裹得紧紧的。您知道吗，在那些偏远的林区村子里，西伯利亚妇女直到现在穿的仍是那种衣服。还有她的头发，您知道吗，好像根本没有到理发馆去，只是按照女性特有的方式梳理的，后脑勺处好像有特别的别针别着那样。我呀，您看，现在讲起来就不能不感到激动。还有那块仿佛随随便便披到肩上的真丝头巾，正好使她那种乡间农家妇女的发型露出在外面；这样，至少对我来说，她的脸蛋更增添了一种令人说不出的诱惑力。这不是美，不是的，怎么对您说呢，这是一种像生活本身那么朴质，像生活本身那么自然的迷人的魅力。

［苏］阿·阿纳尼耶夫《爱情的历程》

忽然，楼下的一个窗口出现了火尖，火尖移到第二个窗口，第三个窗口……有人点着蜡烛，走过一个个房间，“莫非是莉莎？不可能是！……”拉夫列茨基稍微抬起身……一个熟悉的身影闪了一下，接着莉莎出现在客厅。她穿着白色连衣裙，没有散开的发辫披在双肩，轻轻地走到一张桌子前边，向桌面弯下身，放好蜡烛，找了一下什么东西。随后，她转过身来面前花园，走到敞开的门前。于是全身雪白、轻盈、身材又匀称又美的她，站在门槛上，拉夫列茨基的肢体掠过一阵颤抖。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淫　荡

此位娘子，发浓鬓重，光斜视以多淫，脸媚眉弯，身不

摇而自颤。面上黑痣，必主刑夫；人中短促，终须寿夭。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大丫头，约三十年纪，名唤玉簪儿，专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头上打着盘头揸髻，耳朵上带双甜瓜坠子，怪绿乔红的裙袄，在人前好似披荷叶老鼠，脚上穿着双里外油、刘海笑拔舡样、四个眼的剪绒鞋，约尺二长，脸上搽着一面铅粉，东一块白，西一块红，好似青冬瓜一般。在人跟前轻声浪颤，做势拿班。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潘金莲这妇人，青春未及三十岁，欲火难禁一丈高，每日和孟玉楼两个打扮的粉妆玉琢，皓齿朱唇，无一日不走在大门首倚门而望，等到黄昏时。到晚来乱入房中，粲枕孤帏，凤台无伴，睡不着，走来花园中，款步花台，月漾水底，犹恐西门庆心性难拿；怪玳瑁猫儿交欢，斗的我芳心迷乱。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这个老婆属马的，小金莲两岁，今年二十四岁了，生得黄白净面，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比金莲脚还小些儿。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龙江虎浪，就是嘲汉子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生的有几分颜色，西门庆甚是宠她。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富　态

娘子面如满月，家道兴隆；唇连红莲，衣食丰足，必得贵而生子；声响神情，必益夫而发福。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发细眉浓，禀性要强，神急眼圆，为人急燥。山根不断，必得贵夫而生子；两额朝拱，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飞仙，声响神清，必益夫而得禄，三九定然封赠。但乞了这左眼大，早年克父；右眼小，周岁克娘；左口角下只一点黑痣，主常沾啾唧之灾；右腮一点黑痣，一生受夫爱敬。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禄无亏；六府丰隆，晚发荣华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孛光辉；到老无灾，大抵年宫润秀。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美丰仪不须钗细。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纪正当时。

［中］冯梦龙《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断家私》

矫　饰

这两个媒人端的是：开言成匹配，举口合姻缘。

［中］冯梦龙《警世通言·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我注意看西贡街上的女人，偏僻地区的女人，其中有一些女人，十分美丽，非常白净，在这里她们极其注意保养她们的姿容娇美，特别是住在边远僻静地区的那些女人，她们什么也不做，只求好好保养，洁身自守，目的是为了那些情人，她们在等待。她们穿衣打扮，毫无目的。她们彼此相看，她们在别墅的阴影下彼此怅怅相望，一直到时间很晚，她们以为自己生活在小说世界之中，她们已经有了长长的挂满衣服的壁橱，挂满衣衫罗裙不知穿什么才好，按时收藏各种衣服，接下来便是长久等待的时日。在她们中间，有些女人发了疯，有些被当作不说话的女仆那样被抛弃了。被遗弃的女人。人们听到这样的字眼落在她们身上，人们传布这样的流言，人们在制造这种污辱性的谣传。有些女人就这样自尽，死了。这些女人自作、自爱、自误，我始终觉得这是一大错误。就是因为没有把欲念激发起来。欲念就在把它引发出来的人身上。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只要那么看一眼，它就会出现，要么是它根本不存在。它是性关系的直接媒介，要么就什么也不是。这一点，在experiment之前，我就知道了。

［法］玛·杜拉《情人》

她除了惊人的俊美之外，还有着各种少有的本事，她既有危险动人的魅力，又有冷酷无情的灵魂，还有一种精细毒辣的机智、极度的虚伪、专横顽强的性格，这一切又披着宽厚、热情、激烈等各种外衣。此外她生性奸诈，一双纯黑的大眼睛在两条漆黑的眉毛下面，轮流地既闪着亮光又流露着忧郁，做出的淫欲激发的热情……而其实，爱情的火样的激情从来没有打动过她那冷若冰霜的心，任何动人心弦的事情

也不能改变这狡黠、自私和虚荣的女人的刻薄打算。……她想用巴黎的教育来磨炼自己，温顺一下英国那僵硬作风，好适应充满优雅、柔情、文质彬彬的社交活动。虚伪、冷漠、深虑的人，对于同她个性相反的语言和举止，吸收得出奇地迅速，一切形相言表，她都学得一模一样。她知道，一旦被人看穿，那就一切都完了。由于自身的一种保守本能，她深感精神伪装的重要性，她们如同熟练的演员一样，在形象和服饰的改变上，都迅速而敏捷……她在巴黎只住上半年，就能在才智的富有挑逗性的优雅上，在愉快活泼的魅力上，在娇媚娇娆的本性上，在眼神的既烂漫又轻佻，既纯洁又热情上，完全可以和全世界最巴黎化的巴黎女人争个上下。

［法］欧仁·苏《巴黎的秘密》

若是薛蝌在家，她便抹粉施脂，描眉画鬓，奇情异致的打扮收拾起来。不时打从薛蝌住房前过，或故意咳嗽一声，明知薛蝌在屋里，特问房里是谁；有时遇见薛蝌，他便妖妖调调、娇娇痴痴的问寒问暖，忽喜忽嗔。

［中］曹雪芹《红楼梦》

慵　懒

厚实温暖的衣服，只有使那说不出地娇柔，甜蜜和慵倦的脸蛋儿，显得更加迷人、神秘和可爱。淡褐色的头发，平平地梳向脑后，打成一个结儿，直垂到颈下，只是靠近右边的太阳穴，才有一绺松开的卷发吊在额上。离这儿不远，在描画得显明的眉弯上面，有一根出奇的小血管，虽淡蓝

色，带几分病态，在明净无瑕、仿佛透明的前额上岔开。眼睛上的这根蓝色小血管，令人不安地控制着整个纤巧的椭圆形面孔。只要夫人开口说话，甚至只要笑一笑，它就明显地隆起，给脸部带来一些紧张、甚至郁闷的表情，使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忧。但她还是在说笑。说起话来，坦率亲切，声音略有点暗哑；用眼睛微笑，眼神显得有点疲乏，有时还会变得黯淡，纤细的鼻根两旁的眼角，笼罩在深浓的阴影里。她也用嘴笑，阔阔的美丽嘴巴是没有血色的，但好像发出光彩来；那大概是因为嘴唇的轮廓格外鲜明和清晰的缘故。她间或轻轻咳几声，用手绢揩揩嘴，然后看看手绢。

［德］托马斯·曼《特亚斯坦》

丽莎·墨尔洛娃是一个消瘦的黑发女人，有着一副东方式的、慵懒的面孔，和一双美丽的、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深不可测的眼睛。她的浅黑色服装的风格和她的那一种美十分调和。丽莎之柔弱和娇嫩正如莎弗之结实和洒脱一样。

……在她里面有那种混在玻璃制造品中间的真金刚钻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她那美丽的、真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双周围带着黑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它完全的真诚打动着人。谁凝视了那双眼睛，都会觉得自己完全了解她，而了解了她的时候就不能不爱她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这活女人，坐在桌子旁边，似乎满足于她底全部生活。她底吃得太饱底大躯体栽在那椅子里，稳当得好像一座纪念碑；她底双下巴抖颤，她的胸部起伏。她底水汪汪底眼睛

有一种好性格底满足神气，而且每当她停止咀嚼的时候，她底小嘴就紧缩成一颗星的形式。她底粉红色双手慈惠地在桌上往来，毫无声息地移动着那些茶具。壮丽底手掌，有着像香肠似的指头，似乎具有一种磁性引力；只要它们一伸向糖碗或奶瓶；啊！那些东西就会好像受过训练底动物似的移向她底软指头。黄铜茶炊以一种会心底微笑望着她；这房里的各样东西似乎都期待地注意着她，听候她的抚摩。

［苏］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

华　美

这位姑娘还不到二十四岁。她生得非常美又打扮得极其华丽，她的身上没有一处不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魅力。似乎，巴福斯的维纳司也要从奥林比斯山上降下，用致人死命的注视来欣赏一下她那绝世的美丽了。

［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

她正站在拱廊的一根圆柱旁，显得高大、丰腴而又年轻——她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她穿着一件最细的羊毛织成的白色短衣。衣服上镶着紫色的花边，腰间用带子紧束住，显出了她柔软婀娜的姿态和她那使人心神摇荡的丰满肉体的曲线。她的手臂和肩膀虽然已经白得令人眩目，但她的脸似乎更加白嫩；只有浮在她颊上的可爱的红晕，才说明这脸、这肩膀和这胸脯都不是属于一座由不朽的菲狄乌斯用晶莹的巴罗斯岛大理石刻成的女神雕像，而是属于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的脸被一绺绺浓密而又柔软的红色卷发衬托着。她那淡蓝色的闪闪发光的两眼，蕴含着大胆的甚至是厚颜无耻的

表情。

［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

丽茜·米尔赛穿着淡黄色的闪闪发光的衣服，一头金丝发，五光十色，豪华富丽，露着她那丝绸服装裹的长长的大腿，在三面镜子当中来回转动着身体，用两片涂口红的小嘴慢条斯理地说："多么美的一件艺术品！今天，我可要成为谈话的中心了！"

［德］海因里希·曼《斯台尔尼》

她（凯伦·斯隆）是个成年妇女，但显得年轻并异乎寻常地美丽。尼姆估猜她的年令是36岁；以后他会知道比他猜的大三岁。她那长长的脸庞上五官非常匀称——两片丰满肉感的嘴唇，现在含笑张开了，大大的兰眼睛坦然地打量着尼姆，一只俊俏的鼻子，活现出调皮样。她的皮肤洁白无瑕，好象是乳白的，长长的金发镶着凯伦·斯隆的面庞；它正好正中分开，一直拖到两肩；强烈的金光在一道阳光下闪闪发亮。

［加］阿瑟·黑利《超载》

只见他盛妆艳服，丰肩软体，环低鬓幞，眼瞬息微。论雅淡，似荷粉露垂；看娇羞，真是杏花烟润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倔　强

莉莎在拉大列茨基和潘辛争论过程中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是她留心地听着他们的争论，并且心里一直站在拉夫列茨基一边。她对政治问题很少有兴趣，可是，那世俗官员过于自信的口气（他从来还没有这样发表过意见），使她反感，他对俄罗斯的的鄙薄态度，使她觉得受到污辱。她没有想过她是个爱国主义者，可是，她喜欢俄罗斯人民，俄罗斯的气质、智慧，使她高兴。当她母亲的领地里的村长来到城里时，她同他平等地交谈几个钟头，毫不腼腆，也没有一点贵族小姐的傲慢态度。拉夫列茨基感觉到这一切，他本来不想反驳潘辛一个人，他只是为了莉莎才说话。他们彼此什么话也没有说过，甚至他们的目光也很少碰到一起，可是他们两人都了解。这个晚上他们彼此亲密地接近起来了，他们都明白，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和憎。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在花边的饰物之下，她那消瘦的脸孔就好象刚开的木兰花那样的青白，似乎是在黄布上所画的人像上用铅笔描绘的人头的最初几笔的轮廓一样；但是，为着感觉鸷鸟的脚爪如何深刻的插在我的心中，您可以想象这个轮廓所有的这两个画好而富有生气的眼睛，只是深陷的生在一个熄灭的脸孔上而发出不常见的光辉。她已经没有常常克服痛苦的平静的庄严态度了。她的额头是脸上保持美丽的唯一的部分，表现出欲望和被压制的迫人的大胆。虽然在她的长脸上有腊油一般色调，内心的热火则用类似蒸烘在夏天田园上面的流质的热火一般的迸发出来。她那凹陷的又鬓，她那回包的双颊显示着脸部的内形，她那白色唇皮所构成的微笑有点像冷笑死亡的神。

［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

孱　弱

一个极年轻的姑娘站在半开着的门口。那间破屋子的天窗正对着房门，昏暗的光从上面透进来，照着姑娘的脸。那是个苍白、瘦弱、枯干的人儿；她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裙，裸露的身子冻得发抖，一根绳子代替腰带，另一根绳子代替帽子。两个尖肩头从衬衫里顶出来，淋巴液色的白皮肤，满是尘垢的锁骨，通红的手，嘴半开着，两角下垂，缺着几个牙，眼睛无神，大胆而下贱，体形像个未长成的姑娘，眼象个堕落的老妇；五十岁和十五岁混在了一道；是一个那种无一处不脆弱而又令人畏惧，教人见了不伤心便要寒心的人儿。

……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姑娘并非生来便是应当变丑的。在她童年的初期，甚至还是生得标致的。青春的风采也仍在跟着堕落与贫苦所招致的老丑作斗争。美的余韵在这张十六岁的脸上尚存有奄奄一息，正如隆冬拂晓消失在丑恶乌云后面的惨淡朝辉。

［法］雨果《悲惨世界》

这瘦弱的孩子的眼睛是惨白的，她的皮肤和阳光所照耀的瓷器一样的发白。很显然的，马德莲并不是在城市的环境中生长的。乡间的空气，她的母亲的爱护（她好象就是这母亲诞生的）使这躯壳中的生命保持着一种脆弱的性质，就好像一棵在异地的寒冷气候中移到暖室里生长的花木一样。虽然她一点儿也不像她的母亲，但是马德莲好像有她母亲同样的

灵魂，就是这个灵魂支持着她。她那稀少而漆黑的头发，她深陷的眼睛，她那凹形的双颊，她那枯瘦的手臂，她那狭小的胸脯，这一切都暗示着生命和死亡的斗争，这是一种不能和解的决斗……

［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

善　良

她就这样成长——舒适地，从从容容地成长着，就这样长大到十九岁年纪，她长得非常可爱，但她却不知道自己长得这么好看。她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一种自然的、有点儿羞怯的美，她的声音，像银铃般清亮，饱含着纯贞的青春气息；她那双唇上诱人的微笑，表达着最微小的愉快心情；她那对明亮的眼睛，更闪烁着深情的目光和含有某种隐藏着的温柔。她有一颗善良、温柔的心，整个身心都渗透着一种义务感，生怕使任何一个人蒙受极大的委屈。她爱大家，对谁都一样，毫无特殊，她热情洋溢地、胆怯地、满怀柔情地爱着的，唯有一个上帝，拉夫列茨基是闯入了她那平静的内心生活的第一个人。

这就是过去的莉莎。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变成了木石。接触到她的人都觉得到一股冷气。她以身事人，任你摆布，不问你是什么人；她满脸屈辱和怨愤。生活和社会秩序对她已经下了结论。她已经受到了她将要受到的一切。她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体会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哭过一

切，她忍让，她那种忍让之类似冷漠，正如死亡之类似睡眠。她不再逃避什么，也不再怕什么。即使满天的雨水都落在她头上，即使整个海洋都倾泻在她身上，对她也没有什么关系：她已经是一块浸满了水的海绵。

［法］雨果《悲惨世界》

凶　厉

那妇人便走起身来迎接。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见那妇人（母夜叉孙二娘）如何？

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

［中］施耐庵《水浒传》

淘　气

高兰德是个典型的法国少女。

她才十八岁，丝绒般的黑眼睛对年轻的男人特别显得温柔，像西班牙姑娘的瞳子，水汪汪的光采把眼眶填满了。说话的时候，那个古怪而细长的小鼻子老是在翕动。乱蓬蓬的头发。一张怪可爱的脸，皮肤很平常，搽着粉，粗糙的线条，有点儿虚肿，神气像头瞌睡的小猫。

她个子非常小，衣服很讲究，又迷人，又淘气，举止态度都带几分撒娇，做作，痴呆；她装着小女孩的神气，几个

钟点的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在饭桌上看到什么心爱的菜，便拍着手小声小气的叫着："噢！多开心啊！……"在客厅里，她燃着纸烟，在男人面前故意做得跟女友们亲热得不得了，勾着她们的脖子，摩着她们的手，咬着她们的耳朵，说些傻话，或是娇滴滴的说些凶狠的话，说得很巧妙，偶然也会若无其事的说些挺放肆的话——而更会逗人家说这种话，一忽她又扮起天真的憨态，眼睛挺亮，眼皮厚厚的，又肉感，又狡猾，从眼梢里看人，留神听着人家的闲话，很快的把粗糙的部分听在耳里，想法钓几个男人上钩。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五、神态篇

风　流

姿容态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际，光体照人。

［中］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那是个骑在马上的金发妇人，身材高大，一双蓝色的眸子闪着好奇而略显冷漠的光，四肢健壮，艳丽的脸上带着自满与骄纵的神气，妖妖娆娆，富有魅力。她颐指气使地高踞马上，但并不目中无物，令人望而却步。在她那双略嫌冷漠的蓝眼睛下，一对鼻翼不住地翕动着，吮吸着来自世界的种种馥郁气息，一张阔嘴看来非常富于接受与赐予能力。

［美］赫尔曼·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米内蒂坐在拉尔德身边，她的肉体仿佛变成一股黑色的电流，悄悄地，难以察觉地注入他的体内，注入他的骨骼之中，她的存在犹如一个具有磁力的黑团，充满了他周身的血管，并像一股可怕的力量之泉一样聚集在他的脊骨底部。与此同时，她若无其事地同伯金和马克辛谈着话，声音尖细，满不在乎。而她同杰拉尔德之间却保持着沉默，尽管黑暗中这种黑色电流使他们心犀相通。她摸到了他的手，用自己的小手坚定的抓住了它。这种绝对隐秘，然而又是赤裸裸的表白，变成一股强烈的电流传遍他的全身、他的大脑，他再也无法自持了。她的声音仍像银铃一般响亮，带着一种嘲笑的

音色。她晃动脑袋时，纤细浓密的长发拂过他的脸，他的所有的神经都开始燃烧，如像受到电流的撞击一般。

［英］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

她的眼睛是异教的眼神儿，又深又黑，富有夜的神秘。眼波去而复来，来而复去地流动，有一部分受了厚眼皮和长眼毛的阻碍；她的下眼皮和英国一般妇女的比起来厚得多。因为这样，所以她能随便出神儿沉思，却叫人家看不出来；如果说，她能不闭眼睛睡觉，恐怕也会有人相信。你要是认定男女的灵魂，都是眼睛看得见的质素，那你就能想得出来，娜苔莎的灵魂是火焰的颜色。她的灵魂里发出来的火花，表现在她那双漆黑的瞳人儿里面，也给人同样的印象。

她的嘴与其说是为说话有生，不如说是为颤动生的；与其说是为颤动生的，不如说是为接吻生的。也许有人还会补充一句，与其说是为接吻生的，不如说是为撇嘴儿生的。从侧面看来，双唇相交的线道就显出了图案艺术工人所共知的胃足线或者双弧线的曲折，精确得几乎和几何学上的图案一样。

［英］哈代《还乡》

她个儿不高，但是她优美的身材看起来这样细长。她的皮肤略带棕色，但人家可以想象它在阳光下一定象罗马妇女和安达路斯妇女一样是淡金色的。她的小小的两脚也是安达路斯式的，它们正舞着一个两脚相并的步法；她在一张随便铺在她脚下的波斯地毯上跳舞着，旋转着；当她每次转过身来的时候，她光辉的脸经过你的面前，她乌黑的大眼睛朝你一闪。

所有在她周围的人们都目不转睛，大张着嘴；当她这样伴着鼓声跳舞时，她两只圆圆的结实的手臂把一面小小的鼓高举在她的黄蜂样小巧玲珑的头上，还有她的没有绉褶的金色紧身衣上，她的舞动时膨胀起来的带小斑点的袍子上，连同着她的裸袒的肩膀，她时时从裙子里露出来的两腿，她的黑发，她的光亮的眼睛，说实话，她看起来简直是个超自然的生物。

［法］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伯爵夫人趿着便鞋走出房间观看阳台上的花卉，它们正在散出早晨的芳香。她披着一件亚麻布的化妆衣，微微露出她的丰满肩膀的粉红肉色。一顶风骚的便帽戴在头上，仿佛跟人打情骂俏，头发蓬蓬松松，从帽子底下露出来。她的纤小的脚在透明的长袜底下露出闪亮的肉色。她的睡衣没有腰带，迎风飘舞，让人看见一条绣花的亚麻布短裙，这条短裙在胸衣上面系得不紧，当清风把那件轻薄的化妆衣微微吹开的时候，胸衣也可以看见。

［法］巴尔扎克《农民》

她穿着一条非常短的红裙子，露出她的不止有一个破洞的丝袜，还有一双小巧玲珑的红摩洛哥皮鞋，鞋子用火红的绸带系住。如推开披肩，让她的两只肩膀暴露出来，还显示出她的衬衫上面一大束刺槐花，她的嘴角上也衔着一朵刺槐花，她向前走着，腰扭来扭去，像科尔多瓦养马场里走出来的一匹母马。在我的家乡，看见这样打扮的女人就要画十字。在塞维利亚，每个人对她这副模样都要说几句轻佻的恭维话；她来一句答一句，眉来眼去，拳头往腰里一插，一派

淫荡无耻的作风。完全是一个真正的波希米姑娘。起先她不讨我欢喜，我重新埋头干我的活儿；可是她象所有的女人和猫儿一样，叫她们来时不来，不叫她们时，她们倒自己来了。

［法］梅里美《卡门》

西门庆扶妇人到房中，脱去上下衣裳，着薄纡短襦，赤着身体，妇人止着红纱抹胸儿。……睨视妇人云环斜鬓，酥胸半露，娇眼也斜，犹如沉醉杨妃一般。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话说潘金莲与陈经济，自从西门庆孝堂，在厢房里得手之后，两个人尝着甜头儿，日逐白日偷寒，黄昏送暖，或侍肩嘲笑，或并坐调情，掐打揪捋，通无忌惮。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宝钗原生的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宝玉在旁边看着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亵幕之心，暗暗想到："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姑娘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没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

［中］曹雪芹《红楼梦》

白娘子放出迷人声态，颠鸾倒凤，百媚千娇，喜得许宣如遇神仙，只恨相见之晚。

［中］冯梦龙《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那女子的尖尖蹉蹉，风头一对，露在湘裙之下，莲步轻移，如花枝招展一般。

［中］冯梦龙《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感　伤

在黑暗中两个人化成一股痛苦，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在悲泣。她们现在已经不是在为她们的小姐而痛哭，也不是在为他们从此失去了父母而痛哭，而是一阵猛烈的恐惧震慑着她们。对这个陌生世界里可能发生的一切，她们感到害怕。她们今天已经心惊胆战地向这个世界投了最初的一瞥。她们现在已经踏入的人生，使她们望而生畏。这个人生像座阴森森的树林，矗立在她们面前，昏暗、逼人，可是她们得去穿过这座森林，她们混乱的恐惧感越来越模糊，几乎像是梦幻，她们悲伤的抽泣声也越来越轻微了，她们的呼吸现在柔和地融成一气，就像刚才她们的眼泪流在一起。就这样，她们终于沉入了梦乡。

［奥］茨威格《家庭女教师》

两滴大泪珠涌上了黛妮丝的眼里，她已经压制着泪水有好多时候了，但在这样的侮辱之下，她整个的人软下来。当他看见她如此哭泣着而不再反唇相击，保持着一种沉默和绝望的尊严，雷便不再踌躇了，他的心起了无限的柔情，向她走去，握着她的手：赶快走吧，我的孩子，忘记这个人家吧。

［法］左拉《妇女乐园》

只见她的面目，姣好甜美，质朴天真，叫卷曲的栗色头

发密密地覆笼着，介乎美艳和娇俏之间。她的眼睛虽是紧紧地闭着，但是一个人却很容易地能够想象出来，眼里的流波，一定就是光艳的脸上最妙的地方。她的眉宇之间，本来含着的是富于希望的神气，但是现在上面都薄薄地笼罩了一层焦灼和悲伤，这本是脸上从来没有过的。因为这种悲痛，来到脸上还不很久，所以脸上还是鲜艳丰腴，丝毫没有削减消瘦，不过比原先只添了一番庄严而已。她的嘴唇上那种深红的颜色，也还没有褪去的时候，现在因为没有颊上那种难以久留的颜色与它为邻，反倒显得更鲜明强烈。她的嘴唇，时开时合，发出嘟嘟囔囔的字句。她这样人，好像按理应该是情歌里面的人物——得从和美的音节和调谐的声律里去把她观察。

［英］哈代《还乡》

等到我看见只剩我独自个儿跟小红玫瑰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机会来了！"雅龙的名字已经到了我嘴边，但是皮埃罗特小姐不让我有开口的时间。她没有望我，突然低声对我说："是白布谷小姐拦着您，不让您到朋友们家里来，她好象很激动似的。无疑的，一定有人在她面前提到过白布谷小姐，于是就胡乱地猜想出许多根本没有的事了，我呢，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说破；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当时的虚荣心怎么那么重，连声辩也不声辩……于是，皮埃罗特小姐看见我不答复她，朝我这边转过身子来，并且抬起她一直垂着的长睫毛，她在望我……我说的是谎话。望我的不是她，是完全被泪水沾湿了的、微微带着点责备的意思的黑眼睛。啊！亲爱的黑眼睛，我灵魂的欢乐！

［法］都德《小东西》

伐西里萨·里戈洛夫娜忙着去张罗她女儿动身的事情了。司令这里的谈话仍然继续下去，可是我已经不再插嘴，也没有听到他们说些什么，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在晚餐的时候来了，她面色苍白，哭红了眼睛。我们默默地吃完了晚饭，也比往常更快地离开了桌子，向他们一家人道过别，我们就各自回家，可是我故意留下了我的剑，又回转去拿，我预料能看见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独自在那里，果然，她到门边来迎接我，又把剑交给我。“再见，彼得·安得烈伊奇，”她眼泪汪汪地对我说。“他们送我到奥伦堡去，祝您前途幸福；也许上帝保佑我们还能见面，万一不能……”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我抱住了她，“再见，我的天使！”我说道：“再见，我的亲爱的，我心上的人！我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相信我，我最后的念头和最后的祷告，都一定落在你的身上！”玛莎抽噎着，紧紧地靠在我的胸前，我热烈地吻了她一下，就赶快离开了。

［俄］普希金《上尉的女儿》

且说阿克西妮亚回到家里，一倒掉桶里的水，就走到嵌在炉壁上的小镜子前，很激动地对着自己的有些苍老、但依然很美的脸看了半天。这张脸依然保持着那种娇媚、迷人的美，但是人生的秋天已经给她的两腮抹上暗淡的颜色、染黄了她的眼皮，给她的黑发稀疏的银丝，抹去了眼睛的光彩。眼睛里已经流露出哀伤和疲惫的神情。

阿克西妮亚站了一会儿，后来又走到床前，趴到床上哭起来，泪水哗哗地流出来，觉得又轻快，又甜蜜，她很久很久没流过这样的眼泪了。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她一见我，便霍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扭过脸去，我发现她在用手帕很快擦掉眼泪。她在哭泣。擦干眼泪后，她对我淡淡一笑，跟我一起往回走去。我已经不记得我们谈了些什么；可是她总在寻找种种借口，不断把我支开：一会儿叫我为她摘一朵花儿，一会儿又让我去探望旁边的林荫路上是不是有人在洗马。等我走开以后，她马上又拿出手帕捂住眼睛，去擦掉怎样也忍不住的滚滚泪水，泪水从内心深处不断涌出，从那双可怜的眼睛里流下来。她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支使我走开，使我明白了我显然非常碍事，她自己也已觉察出我早将一切看在眼里，只是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使我为她更加难过。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英雄》

独有王夫人和宝钗娘儿两个倒像生离死别的一般，那眼泪也不知从那里来的直流下来，几乎失声哭出。但见宝玉嗤天哈地，大有疯傻之状，遂从此出门而去。

［中］曹雪芹《红楼梦》

李瓶又等了几日，看看五月将尽，六月初旬时分，朝思暮盼，音信全无，梦攘魂劳，佳期间阻，每日茶饭顿减，精神恍惚。到晚又孤眠枕上，展转踌躇，忽听外边打门，仿佛见西门庆来到，妇人迎门笑接，携手进房，问其爽约之情，各诉衷肠之话，绸缪缱绻，彻夜欢娱，鸡鸣天晓，顿抽身回去。妇人恍然惊觉，大呼一声，精魂已失。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她突然变了脸色，眼光由光亮而变为阴暗，半晌说不出

一句话。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她的眼睛开始发亮，罩上了一层晶莹的玻璃似的东西，睫毛接连地动了几下。“是真的？”她终于发出了这句短短的问话。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她再也说不出第二句。

［中］巴金《家》

一阵更大的悲痛压倒了她，她觉得有什么东西潮也似地从她的心底直涌上来，无数凄惨的话到了喉边又被她咽下去，她的口已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她不能再说一句话，只颠低声哭着，愈哭愈伤心，她觉得要把她的心哭出来才痛快。

［中］巴金《家》

她懒洋洋地走到桌子前，把灯芯朝外拨，灯花去掉。屋里马上亮了许多。她正要解衣服，忽然一阵悲痛压倒了她，她支持不住就扑倒在床上哭起来，头紧紧地压在被上，不多几时就把被褥弄湿了一滩。

［中］巴金《家》

鸣凤默默地让周氏拉她起来。她落然地立在周氏的面前，觉得好像是在做梦。她痴痴地立了片刻又把眼睛向四面看，周围是阴沉沉的。她的哭声止了。她还在抽泣。最后她连抽泣也止住了。

［中］巴金《家》

鸣凤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她的脸色马上变了。她的嘴唇微微动着，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她的非常温柔而略带

忧郁的眼光留恋地看了他几眼，忽然她的眼睛一闪，眼泪流了下来，她的口里道出了一声："三少爷"。声音异常凄惨。

［中］巴金《家》

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只见：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中］曹雪芹《红楼梦》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气怔在门外，自己又回思一番："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珠来了。……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

原来这黛玉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

［中］曹雪芹《红楼梦》

又见黛玉脸红头胀，一行啼哭，一行气喘，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弱。

［中］曹雪芹《红楼梦》

娴　静

她埋下头，温柔地抚弄那只端在她的掌心上微微扇动翅膀的垂死的蝴蝶，半晌不答话。

［中］巴金《家》

梅微微地笑了笑，她并不马上答话，只把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们。他们猜不透她的心思。她忽然收敛了眼光，把眼睛望着灯火，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要说话，但又忍住了，好像胸里藏着许多话却无法说出来。她默默地咬着下嘴唇皮。

［中］巴金《家》

我的目光追随着她；永远也忘不了她走路时那种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身姿。她穿着透明尼龙丝袜的削瘦脚踝闪着光亮。她着一身黑色素装，外披一件蓝色绒布衫，耀人眼目的金色短发卷曲着高耸在头顶。她仪态端庄地坐在椅子上，用手理了一下膝部的裙子。

［美］哈罗德·罗宾斯《模特儿“介绍所”》

她好奇地注视着玛佳睡觉时的姿态。平时，她几乎像一个成熟的女人；可熟睡中的她却仍像个几岁的孩子。她睡得很安稳，呼吸得那样平静，盖在胸前的薄毯子几乎纹丝不动。这就是她所熟悉的玛佳，她的安静、可爱的小宝贝。

［美］哈罗德·罗宾斯《模特儿“介绍所”》

只有他姐妹两个尚卧在衾内，那煞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

杏子红绫被，安稳合目而睡。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一幅桃红绣被，只齐胸盖着，衬着那一弯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外，上面明显着两个金镯子。

［中］曹雪芹《红楼梦》

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

［中］蒲松龄《聊斋志异·陆判》

则一少妇危坐，朱弦方调，年可十八九，风采焕映。见客入，推琴欲逝。

［中］蒲松龄《聊斋志异·粉蝶》

内一女郎，年十四五已来，振袖倾鬟，作"散花舞"。翩翩翔起，襟袖袜履间，皆出五色花艳，随风飏下，飘泊满庭。舞毕，随其部亦下面墀。

［中］蒲松龄《聊斋志异·晚霞》

无何，异香浓射，美姝十余辈，拥芳云出。光艳明媚，若芙蕖之映朝日。拜已，即坐。群姝列待，则采莲人亦在焉。酒数行，一垂髫女自内出，仅十余龄，而姿态秀曼。笑依芳云肘下，秋波流动。

［中］蒲松龄《聊斋志异·仙人岛》

见舱中一幼女年未及笄，身穿杏红轻绡，云发半弹，娇艳非常。燃兰膏，焚凤脑，纤手如玉，抚筝而弹。须臾曲罢，兰销篆灭，杳无所闻矣。

［中］冯梦龙《醒世恒言·黄秀才徼灵玉马坠》

"……回过头来再谈第二天的情况，我们的安娜躺在灵柩里，她娇美依旧，但躯体业已冰凉，她昨天还睡在暖和的床上啊！对她的一切关心都结束了！她母亲把她湿润而又乱蓬蓬的头发弄弄干，再编结成多束乌黑的发辫，用细密的亚麻布轻轻包拢起来。她还在孩提时代就没能穿过十分漂亮的衣服，现在我们替她换上了从铺里买来的最出色的服装。这样她又一次fulldress（英语：盛装）躺着了，她那美丽、宁静的面庞和那苍白的双手的四周都放上了铃兰花。夜里，我静静地守在她的身旁，握着她的一只手，死者的寒气一直透向我的臂膀，这手已不会再握我的手了；我久久地凝视着她那双已合上的眼睛，这双眼睛已急遽地厌倦了。"

［德］特奥多尔·史托姆《一则默默无闻的故事》

是的，她是个姑娘，但也是个妇女，是块乐土，是颗星星，它闪耀着光芒，同时也神秘莫测。它像水一般清澈。在夏天，在农村的井旁，人们用它来洗脸。可是她并不朝他看。她那细长的手指，好像是她用象牙织针编结而成的易碎的织物一般。一会儿她又慢慢地把它拆散。她不是看着自己的手指，就是望着迪科先生，态度亲切而又耐心，显露出钦佩的神情，但也并非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钦佩之中也许甚至含有讽刺的意味。

［德］马丁·瓦尔泽《菲城婚事》

她不慌不忙地穿衣服，梳妆打扮，花了很长时间，她翻了几个箱子，找出一件中国旗袍，大大的袖子碧绿如水。她戴上首饰。她行事细心，然而迅速稳当；她手挺灵巧，这种灵巧给人以优美文雅之感。她的装束不显得斗艳，珠光宝

气，尽管她不断地变换着新玩样。她终于打扮得风雅适宜，脸上显出了她那特有的戒备的神情，既富魅力又显得冷漠，更像是要征服别人。在她那善于克制的表情里，在她那几乎如清教徒般的得体的举止中，稳藏着某种快乐、得意的心情。她在准备……她已经准备好了。

［法］吕西安·傅达尔《安娜·玛丽》

我们走出林丛，灿烂的阳光普照在我们面前辽阔的海湾上，几乎把我照得眼花缭乱。——一她就躺在这照耀着的阳光下；渔民们见到我们走去，都向两边闪开，我们便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这是千真万确的！那苍白的脸儿枕在岸边的沙滩上；那喜欢跳舞的小脚如今露出在衣服底下，一动也不动；那尚在淌水的乌黑头发纠缠着海澡和河蚌。而那朵白色的玫瑰花儿却早已不知去向；它也许飘到大海去了。

［德］特奥多尔·史托姆《大学时代》

当他转进一处山谷，不期然发现费尼婕正坐在一股山泉旁边的青苔地上，便惊得呆住了。只见她手把着纺车的纺锤，似乎纺着纺着便堕入了沉思，听见菲利普的脚步声，她抬起头来，可一句话不讲，脸上也无动于衷，站起身便提着纺车要走。菲利普叫她，她也不理，一转眼就不知去向。

［德］保尔·海泽《特雷庇姑娘》

娘娘坐在船头，半背向着他，使他只能看见她的侧面。眼下，她的表情比平时更严肃。鬈发低覆在额头上，纤细的鼻翼执拗地颤动着，丰满的嘴唇紧闭。他们这样默默地在海上航行了一些时候，她给太阳晒热了，便从手帕中取东西，

把帕子包在头上。接着，她吃起面包来，当她的午餐；她在卡普里什么也没吃啊。

［德］保尔·海泽《鞋妹子》

他隔着弥漫帐篷的缕缕青烟，看着她那引人作遐想而却不自觉的咀嚼动作。苔丝·德兆呢？只天真烂漫地低着头看着胸前的玫瑰花，万没料到。在那片有麻醉性的青烟后面，隐伏着她这出戏里那个“兴风作浪、制造悲剧的恶魔”，就要成为她那妙龄绮年的灿烂光谱中一道如血的红光。苔丝有一种情况，在那时候，正变得于她最不利，亚雷·德伯所以老把眼盯在她身上，正由于这种情况。原来她外貌茁壮，发育丰满，让她看起来，比她的实际更像一个成年妇人。她从她母亲那儿继承了这种特征，却没有这种特征所表示的实质。本来她自己心里也有时对于这一点觉得不安，后来她的伙伴告诉她，说这是一种时光就能给她治好了的毛病。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苔丝现在站的地方，原来是园子的边界，有几年没整治过，现在一片潮湿，并且长满了富于汁液的牧草和花繁梗长的丝芜；牧草一碰，就飞起一片花粉，迷濛似雾，丛芜就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这些丛芜开的花儿，颜色或红或黄或紫，构成一幅彩图，灿烂到耀眼眩目，不亚于人工培养出来的花朵。她从这一片繁茂丛杂的幽花野草中间，像一只猫似的，轻轻悄悄地走了过去，裙子上沾上了杜鹃涎，脚底下踩碎了蜗牛壳，两只手染上了蘗乳和蛞蝓的粘液，露着两只胳膊也抹上了粘如胶液的树霉，这种东西，在苹果树干上是雪白的，但是到了皮肤上，就变得像茜草染料的颜色了。

她就这样，走到离克莱很近的地方，不过都还没让他看见。

苔丝也意识不到时间，也意识不到空间了。以前她讲过的那种由看星星而能随意生出来的超绝意境，现在并没经过她决心想要那样，就出现了；口竖琴尖细的音调抑扬顿挫，她也跟着它起伏膨胀。和谐的琴声，像清风一般，沁入她的心脾，叫她眼里流泪。飘扬的花粉，好像就是曲调变成，目能所睹的东西。花园的湿气，好像就是花园受了感动而啼泣。夜色虽然就要来临，那气味难闻的丛芜开的花儿，却放出光彩，仿佛聚精会神，不肯睡去；颜色的波浪和声音的波浪，也融合在一起。

那时候还照耀的亮光，大半是从西天上一片云翳上一个大洞穴那儿透出来的；它好象是残余的白昼，出于偶然而遗留下来，因为别的地方都是暮色四合了。幽怨凄婉的琴声停止了，奏得极其简单，并不需要很高明的技巧；她还在那儿等候，心里想，也许还有第二段。但是他却已经弹倦了，随随便便地绕过树篱，慢慢地溜达到她身后。苔丝满脸像火烧的一般，轻轻悄悄，好像连动也不动似的，偷偷地躲开了。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只见她静静地躺在那儿，虽然一身无存，却反倒比她生前无论哪个时候还更美丽。她的颜色并不是灰白二字所能全部包括的，因为它不仅发白，差不多还放光。她那两片精致曲折的嘴唇儿有很美的表情，好像是一种尊严心，刚刚使她闭上嘴不说话的样子。原先她由热烈激愤转变到听天由命，就在那一刹那的转变中，她的嘴唇一下固定了，永远不动了。她的黑头发，比他们两个从前无论哪个时候所看见过的

都更蓬松，好像丛林一般，覆在她的额上。

［英］哈代《还乡》

她那时才感觉到，她在他们觉得惊异的眼睛里，是怎么个模样：胸前插着玫瑰花，帽子上也插着玫瑰花。篮子里也装满了玫瑰花和草莓。她脸上一红，含糊地答道，这些花都是别人送她的。她瞅人家不留神的时候，忙把帽子最触眼的玫瑰花摘了下来，放在蓝子里，用手绢盖起来。于是她又坐在那儿，出神琢磨。有一回，她低下头，冷不防叫留在胸前的一个玫瑰花刺儿扎了一下。苔丝也和布雷谷里所有的乡下人一样，好作无稽的幻想，迷信预见吉凶的先兆；她觉得，叫玫瑰花扎了，是个不祥之兆，这是她那天头一次觉出来的预兆。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突然间，那幅画上的女人好像走出镜框，张开双臂，向他走了过来。她像大伙一样，通身穿了一件洁白的长毛料裙，金黄的头发一直垂到肩部，她皮肤白皙，微微泛红，细长的睫毛下长了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美人。布西一见，不禁魂飞天外。他下意识地想从床上一跃而起，去扑到她的脚下。但他却像灵魂已经升天而躯壳仍被无形的绳索束缚在坟墓中的僵尸一样，躺在床上不能挪动分毫。

［法］大仲马《蒙梭罗夫人》

她用一种阿谀而有规则的动作，把自己的颊部从从容容在少年人的胸部上摩擦着，后来她的黑而长的头发有一茎绊着他的坎肩。她发觉了这件事情，脑子里闪过了一种痴愚的

念头，那些每每构成如人们全部理智的迷信念头之一。于是她动手把那茎头发慢慢地绕着那粒纽扣缠起来。随后把另一茎缠着下面那一粒纽扣，再把另一茎缠着上面的那一粒。在每一粒纽扣上面，她都缠上了一茎。

他等会儿站起来的时候，那是都会一齐拔掉的。于是他会教她疼痛一下子，何等幸福！并且他会不知不觉地带走她身上的一点点东西，带走她一小绺从没有被他要求过的头发。那是一种被她用作羁绊工具的联系，一种秘密得无从目睹的联系！一件被他留在他身上的神符。无须乎动什么意志，他会惦记她，他会梦见她，他对她的爱情会在第二天增加一点。

［法］莫泊桑《俊友》

这时候，要是她的脸孔浮出光彩，那里就有一种现象叫这脸孔美焕：装饰那细嫩精致的皮肤软毛柔媚地画出了轮廓，仿佛溶化在阳光里的远处地平线似的幽雅。阳光仿佛跟这脸孔化合在一起似的抚摸它，或在她的灿烂脸孔上发出一道比光线还要晶亮的光线；然后，一道暗影就掠过这甘美的脸孔，在那里产生一种色泽，随着脸色的变化而改变它的表情。常常的，一个思想好像描绘在这云母石一般的额头上；她的眼睛好像发红了，她的眼皮动了，她的脸纹也随着微笑面生出了波纹；珊瑚一般的朱唇有了生气，张开又闭上，都含有意义；我不知道她头发的那一种反光给她的鲜艳鬓角投去棕黑的色调；每一个变化都好像是说了话。

［法］巴尔扎克《驴皮记》

我已经穿好外套，束好腰带，但还是没有看拉娅一眼。

直到打开了门，在告别之前，我才朝她正视了一下。我立刻发现她的脸上已经失去刚才那种幸福的亮光。但她那一双眼睛的表情，既不是绝望，也不是惊恐，而是一种特别的，只有我们俄罗斯的妇女才有的那种样子。这不能说是恭温顺，而是当一种重大的事情终于发生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深沉的平静。她的一双手又缩到脖子下的胸口上，就像昨天刚见面时因为敞开着衣衫领口而不好意思和难为情时那样。可以说，只有她一双手的这个动作，才表现出自己事实上在这时所经受的感情。

［苏］阿·阿纳尼耶夫《爱情的历程》

她对他的态度很自然，挺严肃，一副落落大方的样子——需要的时候望着他，需要的时候亲切地望着他，不需要的时候就不望着他，仿佛他是她的丈夫，或者更像是她的丈夫或叔叔，简直就是个亲人——她非常爱他，用不到特别想到他——就是这么一副情景。不过有时候也脉脉含情地望着他，就像一个善良纯朴的女人望着相处多年的丈夫。这是一种安详的爱情，更可以说是一种内心的感戴——感谢他爱她和使她心情怡然。她对我的态度完全跟从前一样，仿佛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要好。看得出来她确确实实爱我，现在我的眼光很敏锐，一点点矫揉造作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她真是朴实诚挚，无拘无束，我有时不禁忘乎所以，像以往那样看待她。我们无所不谈，畅所欲言，有时我跟她单独谈，有时我们没话可谈，他就跟我谈，她对我和对他的这种安详、自然、委婉的态度深深感染了我们，我们只觉得仿佛半年以来我们每天都是这样三个人坐着聊天的……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M夫人长得也很美，但与这群妩媚的妇女相比，自有一种特殊的美，与众迥然不同；她的脸上有一种神气能令人不由得立刻产生好感，或者不如说，能让人一见便在心中激起崇高优雅的好感。是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人。人只要一到她的身旁，就会不知怎的变得更好，更舒畅和温存；然而她那双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忧郁的大眼睛，总带着胆怯和不安的神色，仿佛每时每刻都在担心会受到什么敌视和威胁，这种奇怪的胆怯有时会使她的犹如意大利圣母像的安详面容那样恬静温柔的脸庞蒙上了一层愁云，凡是看到她的人们都会立即变得忧郁起来，仿佛自己亲身遇到了什么伤心的事情。在这张苍白瘦削的脸上，透过清秀端正、完美无瑕的轮廓和暗含着无言烦恼的愀然不乐的严峻，经常闪现出孩子般开朗的稚气，说明她不久前曾经度过毫无牵挂的岁月，也许体验过天真纯洁的幸福；还有那温柔的、显得怯弱和犹豫的微笑——这一切都使人不由得对这位女士产生深深的同情，从每个人的心里不知不觉地产生甜蜜、热烈的关注，以至老远就想替她大声辩护，连陌生人都会觉得她是那样可亲。但这位美人不知怎的总是默默无言，喜怒不形于色，虽然在别人需要得到同情的时候，她那种关心和爱护别人的劲儿，不用说是谁也无法比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英雄》

阿芙朵佳·罗曼诺夫娜长得非常美，个儿高高的，身段非常匀称，体格健壮，自信心很强，那种自信心从她的一举一动中都表现出来，然而这丝毫无损于她举止的优雅与温柔。她的面貌像哥哥，但是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美人。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比她哥哥的头发略微浅些；她那双接近黑

色的眼睛，光彩熠熠，很高傲，但有时候，片刻间，又表现出非凡的善良。她的脸是苍白的，但没有病容，她的脸焕发出新鲜与健康的活力。她的嘴稍微小了点，鲜艳的，红红的下嘴唇和她的下巴一起微微向前伸——这是这张俊美的脸庞上的唯一的不端正处，但却使这张脸别具特色，显得有点倨傲。她脸上的表情，总是严肃多于愉快，若有所思，但她的笑容对于这张脸是多么适合啊；她那年轻的、快乐的、爽朗的笑声对于她又是多么适合啊！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莉莎身穿白色连衣裙，腰间系着一条同样是白色的宽带子。她一只手挽着一顶草帽——她另一只手有点吃力地支着弯弯的钓鱼杆。拉夫列茨基望着她那纯洁的、有点严肃的脸庞的侧面，披到耳朵后边的长发，望着她那像孩子那样通红的、细嫩的面颊、心里想道："噢，你站在我的池塘边上显得多么可爱啊！"莉莎没有转过身来看他，而是在观察着水面，不知是在眯缝着眼睛呢，还是在微笑。附近一棵椴树的荫影，落在他们身上。

［俄］屠洛涅夫《贵族之家》

病　态

在那不幸的马车里面，坐着一个少女，两手反绑在背后，没有牧师坐在她旁边。她穿着衬衫，长长的黑发（那时的规矩，要到了绞台脚下才把它们剪掉）纷乱的披垂在她脖子上和半裸的双肩上。

在这些像波浪样的，比乌鸦的羽毛还乌亮的头发之间，

看得见一条灰色的、多结的粗绳子，擦磨着她细腻的皮肤，缠在不幸的少女的脖子上，就像一条蚯蚓缠在一朵花上一样。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饰有绿玻璃片的小符咒，无疑是人家因为不好拒绝行将就死的人的要求留给她的。那些站着把它们缩藏起来，仿佛是由于女性最后的本能。她的脚下有一只羊儿缚在那里，犯人用牙齿咬住那没有扣好的衬衣。你可以说她在那种悲惨的境况中，还因为被人看见她几乎赤身露体的样子而觉得难堪吗？唉，羞耻心并不是为了这样的战慄而有的呀！

［法］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莉莎抬起头，她那疲惫的，差不多已经黯然失色的目光，凝视着他……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他看见了蒂，她刚刚从垫子上直挺挺地坐起来。她穿着一件裹得紧紧的白色长袍，只露出她的优美的脖子和一部分肩膀。袖子遮住她的胳膊，衣褶遮住她的脚，他看见她手上发烧的青筋像蓝色的树枝。她浑身哆嗦着，身子摇摇摆摆，跟一支芦苇一样，随风摇曳。灯光从下面照着她。她那张美丽的脸蛋简直无法形容，散开的头发披在肩上，脸上没有眼泪，眼里充满了火焰和黑暗。她面色苍白，这种苍白仿佛是笼罩在人类面庞上的神体的晶莹。她那美丽轻盈的身段，仿佛跟她长袍的衣褶溶化在一起了。她全身的轮廓跟跳动的火焰一样，彼此起伏。同时使人感到她好像开始慢慢地变幻成一个影子。一双睁开的眼睛闪闪发光。她简直像一个从坟墓里出来的人，或者像一个站在曝光里的灵魄。

［法］雨果《笑面人》

母亲僵直的身体看起来真可怕。她脸上仿佛发出一种幽灵的光辉。她张大了她那张没有气息的嘴巴，仿佛正在用一种神秘的语言，回答看不见的神明向死者的灵魂提出的问题，冰天雪地的平原朦胧的微光反射在这个面庞上，棕色头发下面的年轻的额角，怨艾不平的蹙在一起的眉毛，尖尖的鼻子，紧闭的眼皮，结了霜的眼睫毛，眼角和嘴角之间的一道很深的泪沟，都看得清楚，因为雪照亮了死者。冬天和坟墓无冤无仇。死尸是人类之冰。两只赤裸裸的乳房令人触目伤心。它们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上面印上了一个现在已经没有生命的人曾经把生命传给另外一个人的伟大的烙印，在这儿，母性的庄严代替了处女的纯洁。在一个奶头上有一粒白色的珍珠。这是一滴冻成冰的奶。

[法] 雨果《笑面人》

当太阳西沉而照饰阿沙伊别宫的屋瓦时，我又回到这位临死的女儿的房里来了，一切都是平静的、清洁的，一道温和的光彩照耀着浸浴在鸦片烟中的小亨利妹躺卧的床上。这时刻，肉体可以说是已经灭亡了，只有灵魂笼罩着这个脸孔。清爽得和狂风之后的美丽的天空一样的脸孔。白姑娘和小亨利妹，这个同女人的两个高贵的面目又重新显得更美，因为有我的记忆，我的思想，我那帮助自然的幻象在补救每个脸纹的变化；就在脸纹上面，胜利的灵魂配合着呼吸的波动，发出了他的光辉。两位教士都坐在床边。伯爵惊惶地站着，他认出飘荡在这令人崇拜的人物上面的死亡的旗帜，我就坐在她所坐过的安乐椅上。然后，我们四个人都互相的交换了我们的眼色，这眼色表现着我们对于这个天仙的崇拜，掺杂着惋惜的眼泪。思想的光辉宣告了上帝的回转，回转到他的

一个最美丽的圣体龛子中来。铎米尼教士和我，我们都用姿势来谈话，来交换我们的思想。是的，天使们正在看顾小亨利妹！是的，他们的利剑正在这高贵的额头上发亮。在这额头上面又重现出德性的伟大的表情，这些表情从前好像是一个使她的圈内的精神互相交通的看的见的灵魂。她的脸纹净化了，在她身上一切都高大了，都在保守她的大天使的看不见的炼炉之下变成伟大的了，表现身体苦痛的青绿的脸色，已经被纯白的色调、将死的暗淡而冰冷的苍白的色调代替了。

［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

维多莉·泰伊番小姐虽则皮色苍白，带点儿病态，像害干血痨的姑娘；虽则经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寒酸和娇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这幅画面的基本色调——痛苦；可是她的脸究竟不是老年人的脸，动作和声音究竟是轻灵活泼的。这个不幸的青年人仿佛一株新近移植的灌木，因为水土不宜而叶子萎黄了。黄里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过份纤瘦的腰身，颇有近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上发见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表现她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朴素而经济的装束勾勒出年轻人的身材。她的好看是由于五官四肢配搭得巧。

［法］巴尔扎克《高老头》

她低着头走来，黑绸披肩裹住了整个头部。只有两只苍白的手，露在外面，抓住胸前的披肩。她缓缓地行走，没有朝四处东张西望，小心地绕过已经潴成的小水洼，缓步登上台阶，消失在门廊里。

赖斯基好像有人替他除去了脚镣手铐。她神色苍白，从

埋伏的地方一跃而起，溜到她的窗口底下。

她走进房间，似乎沉浸在梦里，既没有发觉她离开时扔在地板上的衣服已经收拾好，也没有看到桌上放着花束，窗户打开了。

她机械地取下身上的两条披肩，扔在长沙发上，脱去肮脏的皮鞋，脚伸到床下去摸缎子拖鞋，穿上。然后，她没有望望自己的周围，却望着远方，在长沙发上坐下，疲惫不堪地闭上眼睛，背和头靠在沙发的靠枕上，似乎沉浸在梦境中。

［俄］冈察洛夫《悬崖》

娜塔莉亚苏醒过来，睁开眼睛，用舌头舔了舔干干的、没有血色的、黄黄的嘴唇，说要喝水。她已经不问孩子们，也不问母亲了。她的神志渐渐在消失，看样子，就要最后消失了……

伊莉尼奇娜关上窗子，走到床前。一夜的工夫，娜塔莉亚的样子变得好厉害呀！一昼夜以前，她像一颗鲜花盛开的茂盛的苹果树，又美丽、又健康、又结实，现在她的两腮比顿河边山上的石灰岩还白，鼻子也尖了，嘴唇失去了不久以前的鲜艳色彩，变薄了，好像好不容易包住往外突的牙花子。只有娜塔莉亚的眼睛还保留着原来的光亮，但是眼神已经不同了。每当娜莉塔莉亚有什么要求而说不出来，偶尔抬一抬发青的眼皮，拿眼睛在上房里扫一扫，在伊莉尼奇娜身上停一刹那的时候，她的目光中就飘过一种陌生、可怕的异样神情……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伊凡·彼特罗维奇的可怜的妻子已经受不起这个打击，

经受不了第二次离别：没有抱怨，仅仅几天时间，她就去世了。她在自己的整整一生中，无论对什么都不会反抗，对疾病也不会抗拒。她已经不能说话了，死神的影子已经笼罩在她脸上，可是她的面庞依然象先前那样，表现出一种可以忍受一切的困惑神态和一贯的温柔恭顺。她带着那默然无声的柔顺神情望着格拉菲拉，就象安娜·帕弗洛夫娜临死时吻过彼得·安德烈伊奇的手那样，她也把自己的嘴唇贴在格拉菲拉的手上，把自己唯一的儿子托付给她——格拉菲拉，一个温顺、善良的人儿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像一棵被拔出的小树那样，天晓得为什么会被人从亲爱的土地中拔出来，立即被抛在一边，让根给太阳摧残。它干枯了，它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可是这颗曾有过生命的小树啊，任何人都不会哀悼它，为它惋惜。对玛拉尼娅·谢尔格耶夫的死觉得可惜的，是她的两个侍女以及彼得·安德烈伊奇。老头子因为不爱说话的她的去世而感到寂寞。‘别了——别了，我的再也不会说话的人儿！”在教室里最后一次向她行礼时，他喃喃说道。当他把一掬泥土丢进她的墓穴的时候，他流泪了。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黛玉说到这里，又闭了眼不言语了。那手却渐渐紧了，喘成一处，只是出气大，入气小，已经促疾的很了。……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连目光也都散了……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紫鹃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渐渐的冷了。探春李纨叫人乱着拢头穿衣，只见黛玉两眼一闭，呜呼！

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

［中］曹雪芹《红楼梦》

只见紫鹃在外间空床上躺着，颜色青黄，闭了眼，只管流泪，那鼻涕眼泪把一个碰花锦边的褥子已湿了碗大的一片。

［中］曹雪芹《红楼梦》

凤姐这几日竟支撑不住，也无方法，只得用尽心力，甚至咽喉嚷哑，瞻前不能顾后。……凤姐听了这话，一口气撞上来，往下一咽，眼泪直流，只觉眼前一黑，嗓子里一甜，便喷出鲜红的血来，身子站不住，就蹲在地。幸亏平儿急忙过来扶住。只见凤姐的血一口一口的吐个不住。

［中］曹雪芹《红楼梦》

赵姨娘在寺内得了暴病，见人少了，更加混说起来，“打杀我了！红胡子的老爷！我再不敢了！”有一时双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里鲜血直流，头发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

那时又将天晚，赵姨娘的声音只管阴哑起来，居然鬼嚎的一般，无人敢在她跟前……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语，只装鬼脸，自己拿手撕开衣服，露出胸膛，好象有人剥他的样子。可怜赵姨娘虽说不出来，其痛苦之状，实在难堪。

［中］曹雪芹《红楼梦》

见李瓶儿勒着鸦青手帕，虽故久病，其颜色如生，姿容不改，黄恹恹的嘴唇儿红润可爱，那西门庆由不的掩泪而哭。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初时李瓶儿还挣扎着梳头洗脸，还自己下炕来坐净桶，次后渐渐饮食减少，形容消瘦，那消几时，把个花朵朵人儿，瘦弱的不好看，也不着的炕了。只在被褥上铺垫草纸。恐怕人进来嫌秽恶，教丫头烧着下些香在房中。西门庆见她胳膊儿瘦的银条儿相似，守着在房内哭泣。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梅跟着钱太太来过，她穿着她平日很少穿的发亮的成色衣裳，系着素色裙子，脸上也常露笑容的她生病了。梅的病是真病。在这些日子里她的病更深了。她的脸上带了一点病容，但是看起来却添了一种回光反照的美，使得稍微敏感的人都起了痛惜的感觉，知道这颗美丽的星快要陨落了。

［中］巴金《家》

当她拿叉子的时候，她发抖得那般厉害，那叉子竟掉了下来，她饿到了这地步，她的头竟像老人一般颤巍巍的。结果她只好用手指头拿菜吃。当她把一块马铃薯塞在嘴里的时候，她忽然哽咽地哭起来。两行粗大的眼泪从两腮上流下来，直流在面包上。她始终只管吃，拼命地吞着那湿透了眼泪的面包，同时她喘得很厉害，她的下巴还抽动着。顾客迫使她喝酒，好教她不至于噎着；然而那酒杯碰着她的牙齿却发出得得的声音。

［法］左拉《小酒店》

这天晚上，阿尔温随时随地在注视着策齐雷。他的目光一再地盯住她的目光，使自己能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引起她对自己的注意。阿尔温逐渐发觉，策齐雷的脸上正在起

着一种变化：她的左嘴角的颤动引起了他的注意。她嘴角的这种一再快速不停地向上抽搐并不是故意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机械式的，而且不涉及脸的其他部位。当他同她说话时无意中朝她脸上看，她的嘴角突然抬到高高的，这不禁使自己的脸重新恢复正常（正如一个人当谈话对方在擤鼻涕或打喷嚏时不得不中断谈话一样，因为说话人知道，这时对方什么话也是听不进去的），看来她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她的嘴角如此可笑地向上朝左半边脸翘起，之后又不想落下来，仿佛这嘴角已不再是属于她的了。这牵动的嘴角像个虫子，很久以前她就听任它在她脸上胡作非为，在这期间她已把它忘记。后来突然间嘴角又回复到正常部位。可是一旦人们被她的嘴角抽搐吸引住，那就得化巨大的意志才能把自己的目光移开，因为人们简直想一直盯住这个部位，看看这嘴角什么时候再向上牵动。她脸上的其余部分虽然没有受到牵动，而且看来对此也无甚感觉，但策齐雷的嘴巴却遭受其害。这些牵动的手并不满足于左嘴角上，而是想扩大到整个嘴巴。这个以前是如此优美的嘴，这丰满的隆肉，使整个面容保持安祥而又富有生气的平衡，如今它已倾覆，而且就要翻倒，不仅它要倾翻，而且整个脸孔将由于失去美好的平衡而陷入可怕的紊乱之中，这脸上的紊乱已不再能够中止。

［德］马丁·瓦尔泽《菲城婚事》

老参议夫人仰卧在床上，背后垫了一大叠枕头，两只手抖个不住，一刻不停地撕抓身上的被盖。这双手过去曾经那么美丽过，洁白皮肤下隐露着缕缕青筋，如今却变得枯瘦如柴，灰败不堪。她的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睡帽，每隔一定的时候就在枕头上变个方向，让人瞧着心慌意乱。她的嘴唇已经

向里抽缩起来，每次带着很大的痛苦呼吸一次，就像吞东西似地一张又一合。她的一双眼窝下陷的眼睛慌乱无主地瞧瞧这里又瞧瞧那里，有时又仿佛怀着无限忌妒似地乱乱盯住身旁的一个人。

[德] 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

迷　惑

面纱撩开了；她无言地走在他身旁的伞下。他看见她以前更苍白了。安妮娜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他，像个无助的孩子似的。不知是故意还是昏了头，他没有朝维多利亚街走。她本人呢，似乎也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她宛如在梦里似地走着，一对大眼睛茫然地、忧郁地凝视前方。

[德] 保尔·海泽《安妮娜》

姑娘这时将杯子移到唇边，脖子一仰，把酒喝下。她连头也不抬一下，依旧倦慵地把它扔在手上，一面拿过酒瓶来，颤瑟瑟地凑到她的空杯子上，缓缓地把酒注入，高脚杯中的泡沫也随之徐徐上升。她带着绝望的神情，两眼向着杯子直发愣，好像眼看着自己的生命也从瓶子里流了出来。她并不注意那溢出了杯口的白沫淌在桌上，又从桌上流到了地上；却只是把她的另一只手，越来越紧张似地搔着她那头黑缎子般的头发。

[德] 台奥多尔·史托姆《大学时代》

她的三个朋友撮出她们常奏的一套曲子里头最响亮动听的歌儿弹给她听，可是她一点都听不进去，只坐着发怔，担心不吉利的事情会降临到她头上来。奥斯本老头儿那怒目攒眉

的样子本来就够怕人的，可是像这样狠毒的表情还是第一回看见。他直瞪瞪的瞧着那女孩子走出房间，仿佛她犯了什么过错。上咖啡的时候，爱米丽亚心惊肉跳，倒像管酒的赫格想递给她的是一杯毒药，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奥妙呢？唉！这些女人真要命！一见了什么不祥之兆，就牢牢记在心里丢不开，越是可怕的心思，越加宝贝，仿佛为娘的总是格外宠爱残废的儿女一般。

［英］萨克雷《名利场》

同时能够看见，苔丝穿着细纱衣服的形体，立在马车旁边，迟疑不决地站着，赶车的青年正和他说话。她外表上那种犹豫，实在还不止是犹豫，实在就是疑惧。她原想坐那辆笨重的大车。那个青年下了车，好像是硬劝她坐自己的车，她把脸转到山下她家里的人那面，老远看着那小小的一簇。好像有一桩什么激动了她，使她打定了主意，可能就是她把王子害死了这件事。她忽然上了车；他也上了车，坐在她旁边，立刻用马鞭子打着马往前走。一会儿的工夫，他们就追过了前面装箱子的慢车，转过一个山头就不见了。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无论如何，她在令人作呕的肮脏的黑暗中，还能感觉到一滴冷东西流过她的胳膊和脚上，她战慄了。

她不知道她来这儿多久了。她记得在什么地方有人宣判了某人的死刑以后，人家就把她带到了这儿。她在黑夜和沉寂中醒来，发现自己手上带了手铐，脚踝上带着脚镣，链子的声音响着。她知道自己被墙壁封闭住，知道她下面有满是水的石板地和一束草席。但是没有灯火，没有空气。她坐在

草席上，有时为了换换姿势，又坐在那通向她的牢房的最后一道石级上。有一会，她试着去数那水滴为她报告的黑暗的分秒，但是这个病弱的脑子所做的悲惨的工作，立刻就在她的脑子里破碎而使她发起呆来。

［法］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当她的女儿到了小屋里之后，她便把她轻轻放在地上，接着又把她抱起来，把她放在肩头上，仿佛她还是她的幼小的阿涅，她在那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走着，如痴如醉，非常快乐，走着，唱着，吻着她的女儿，向她讲话，快乐地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号啕大哭，一切都热切地同时迸发了。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她说。"我爱我的女儿！她在这儿了。好天爷把她还给了我，你们、你们全都来吧！可有一个人看见我有了我的女儿了吗？耶酥我主啊，她多么漂亮！你让我等候了她十五年，好天爷，但那是为了使她长漂亮了才还给我。——那么吉卜赛女人们并没有把她吃掉吗？那是谁说的我的小女儿，我的小女儿！吻我呀。那是些好心的吉卜赛女人！我爱吉卜赛女人们。——这的确是你。这就是为什么你每次经过都使我心跳的缘故了。我还以为那是因为怨恨呢！原谅我吧，我的阿涅，原谅我吧！你发现我很凶狠，是吗？我爱你。——你脖子上的记号，还在吗？让我看看。它还在你脖子上。呵，你是漂亮的！是我使你有那么大的眼睛呢。吻我吧。我爱你，我也和别人的母亲们一样有孩子呢，现在我可以笑她们了，让她们来吧。这儿是我的孩子。这是她的脖子，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的手。哪儿再找得到和这些一样美的东西！呵，她将会有很多爱人的，她！我哭了十五年。我所有的美貌全失掉了，都跪到她身上来了，吻我吧！"

她还向她说着成千种事情，音调都很美，她解开那可怜的女儿的衣服，把她脸都羞红了，她用手理着她丝一般光滑的头发，吻她的脚、膝盖、额头、眼睛，对一切都赞不绝口。那少女听她摆布，间或用极低的，带着无限温柔的声音叫道："我的母亲！"

[法] 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不错，他死了。无疑的，她杀了一个人。

那一股烟袅袅浮上天花板，那两道血在她脚下越来越广阔了，她在那里也不知站了多少时刻，只觉得在那夏日早晨的寂静里，仿佛一切声音都突然放大了，她自己心里的搏动仿佛跟擂鼓一般，那山茱萸叶子的哀诉仿佛是阵雨，连那远处烂泥地里鸟儿的哀诉也象轰响了，连那窗外花儿袭来的暗香也刺鼻了。

她杀了一个人——她是向来连听见杀猪都要觉得不忍的！这是谋杀啊？她迟钝地想道，我已犯了谋杀案子了。哦，我怎么会做这种事的呢！

[美] 马格丽特·密西尔《飘》

她决定要跑进去了。然而……眼前一阵漆黑。房里的灯光突然灭了。她睁大眼睛，但是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拔不动脚，孤零零地立在黑暗里。无情的黑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过了一些时候，她才抬起脚，慢慢地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一路上什么都不存在了。她只顾在黑暗中摸索着，费了许久的功夫，她才摸到自己的房间，推开半掩着的门进去。

[中] 巴金《家》

……她痴呆地站在那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这时候想些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她轻轻地摩抚她的第一次被他吻了的嘴唇。过了一会儿她又喃喃地念着："再过两天……"

［中］巴金《家》

……她的眼前现出了一片茫茫的荒野，看不见一个光明的去处。

［中］巴金《家》

乐　极

"廖丽娅！廖丽娅！你在哪儿呀？"

一个身穿鹅黄色衣服的高高的女子，在蔷薇丛里闪了闪，从旁边一条林荫小道上走了出来。

她用惊愕而优美的姿势把两手按在胸前，愣了一小会儿，然后就喊叫着伸出两条胳膊，朝他们奔来。她跑得非常快，所以李斯特尼次基只能看到在她那裙子里面一动一动的圆滚滚的膝盖、窄窄的鞋尖和向后仰着的头上那金光闪闪的头发。

她踮起脚尖，把两条弯弯的，晒得红红的光胳膊搭在丈夫的肩上，吻他那落满灰尘的两腮、鼻子、眼睛、嘴唇、风吹日晒变黑了的脖子。快速的吻声噼噼啪啪响着，就象机枪扫射一样。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我的绝望的处境，我完全明白，啊，我明白！然而信不

信由你们，那种欢悦在我心中翻腾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以至我想我要死了。我满心幸福、如醉如痴地吻她的脚。是的，幸福，没有边际、没有止境的幸福，而且是在充分理解我的毫无出路的绝望下的幸福！我哭了，说了些什么，可是我根本说不出话来。她的恐惧和惊讶突然为一种焦虑的思绪、一个异乎寻常的问题所代替。她奇怪地、甚至粗野地瞧着我，她想尽快弄明白是什么事，接着她微微一笑。我吻她的脚，使她羞得无地自容。她把两脚挪开了，可是我马上吻那地板上她的脚踩过的地方。她见我这样做，羞得笑起来的神态是怎样的。接着歇斯底里症发作了，这我看到了。她的一双手发抖，可我没有去想这个，只管喃喃地对她说我爱她，说我不愿意起来，"让我吻你的衫子……一辈子像这样膜拜你……我不知道，我也不记得——她突然哭出声来，浑身哆嗦：一场歇斯底里的可怕的发作来到了。我吓了她。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温顺的女性》

想当初我向M夫人瞥了一眼，壮起胆子接受她的挑战，并且起而应战，她那时瞧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我骑上坦克列德飞奔而去时，她为我担心害怕，又受到良心的谴责，险些儿死掉；目前，当一切都已结束，特别是她和别人都已察觉出我指向M夫人的目光，并且看到我窘态毕露和突然脸红，最后她根据自己轻狂的脑袋里的浪漫主义的情调，认定这一瞬间含有某种新的、隐蔽的、难以充分言传的意味时，——当前，在所有这些事情都已过去后，她为我的"骑士精神"欣喜若狂，于是猛扑过来，把我搂住，她大为感动，为我感到非常自豪和高兴。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英雄》

黛玉自己走进房来，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瞅着嗤嗤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

［中］曹雪芹《红楼梦》

至日，使华妆行新妇礼，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

［中］蒲松龄《聊斋志异·婴宁》

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莲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

［中］蒲松龄《聊斋志异·婴宁》

惊　喜

她禁不住要笑了，她觉得这个想头很奇特。她的容貌起了变化。她的脸发红了，比较大一点的嘴上露出了笑容，像是满脸开了花。她的灰色眼睛呈现出一团温柔的火焰，她的脸蛋上露出两个可爱的笑窝，就连她那无光彩的头发也似乎都在她全身的优美而大胆的快乐中飘动起来。

［法］左拉《妇女乐园》

那不幸的女郎，在告别最后一幕而回到车上的时候，心里或许有了一些生命的不幸的悔恨。她把发红的干燥的眼睛望着天空，望着太阳，望着到处把天空切成四边形和三角形的云彩，接着又低下眼睛向四周望去，望着大地，望着人

群，望着房屋。……忽然，当那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来绑她的手的时候，她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快乐地叫喊。在广场的角上，在那边的露台上，她刚好看到他，她的朋友，她的主上，她的法比，依然活着！法官撒了谎！牧师撒了谎！那的确是他，她无可置疑，他是在那边，漂亮，生气勃勃，穿着他的辉煌的军服，头上插着翎毛，腰上佩着剑！

“法比！”她叫喊道：“我的法比！”

她想向他伸出因爱情和欢乐而战慄的双手；但它们是被绑住的。

是她看见队长皱了眉头，一个倚在他身边的漂亮少女轻蔑地撅着嘴唇，眼睛激怒地望着他，接着法比说了几句她听不到的话，两人一起飞快地逃进露台底拉拢了的帏幔后面去了。

“法比！”她疯狂地叫道，“连你也相信那回事吗？”

一个奇怪的念头来到她脑中。她记起她曾被视为谋杀了法比而判了罪。

她到那时一直都撑持着的。但这最后一下打击太厉害了。她毫无知觉地跌倒在铺道上。

［法］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烙印除掉之后，海丝特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从这一声叹息中，耻辱和苦闷的重荷，从她的精神上离开了。啊！多么怡然轻松！在她没有感觉到自由以前，她是不晓得它有多么重！由于另一种冲动，她取掉那拘束着头发的一般规格的帽子，于是浓密乌黑的头发落在她的双肩上，在丰茂中即刻现出光与影，而且使她的容貌增添了柔和的美，仿佛从女性心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温柔的微笑，戏舞在她的嘴边，并从她

的双眼里发射着光芒。在她久已苍白的颊上，烧起一片红潮。她的女性，她的青春，以及她全部丰茂的美丽，便从人们所谓“一去不复返”的往昔中重又返回来了，她那少女的希望和前所未有的幸福，就都一起聚集在此刻的幻术圈里。

［美］霍桑《红字》

他们坐下来吃晚饭，阿克西妮亚又像早晨那样，感到幸福美满了。格里高力就在这儿，跟她在一块儿了；可以一个劲儿地看着他，不用担心旁人暗中窥伺她的目光了；可以用眼睛尽情地传递心意，不用隐藏，不用怕羞了。主啊，她是多么想念他啊，她的身体多么渴望、多么急切地等待这双粗糙的大手来抚摩呀！她几乎没有吃东西；她微微向前探着身子，看着格里高力狼吞虎咽地吃着，用泪水模糊了的眼睛亲热地看着他的脸，看着那裹在制服硬领里的紫绷绷、黑糊糊的脖子，看着那宽宽的肩膀和重重地放在桌上的两条胳膊…她拼命吸着他身上出来的那种酸涩的男人汗气和烟草的混合气味，那种气味格外亲切、格外好闻，只有他一个人才有。她把眼睛蒙上，单凭气味，也能从上千个男子中闻出她的格里高力来……她的腮上泛起浓浓的红晕，心不住地咚咚跳着。在这天晚上，她无法做一个照应周到的女主人了，因为除了格里高力，周围的什么她都看不见了。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阿克西妮亚，请你出来一下。”

她很快转过身来，竭力使自己笑逐颜开的脸带上恭顺的冷漠的表情。但是叶甫盖尼看出，她在放下袖子的时候，手

指头直哆嗦。

“我就来。”她担心地朝女厨子看了一眼，再也压抑不住欢喜的心情，就带着幸福和祈求的笑容朝叶甫盖尼走来。

来到台阶上，他对她说：

“咱们上花园里去。有话要谈一谈。”

“走吧，”她高高兴兴服服贴贴地答应说，心里想，这是要恢复旧日的关系了。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她惊喜地回过头，脸上充满着光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发光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得到了一个大喜讯似的。

［中］巴金《家》

懒　散

不久寡妇出现了，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头发，懒洋洋的跺着愁眉苦脸的软鞋，她的憔悴而多肉的脸，中央耸起一个鹦鹉嘴般的鼻子，滚圆的小心，像教堂的耗子一般胖胖的身材，膨胀饱满而颤颤耸耸的乳房，一切都跟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调和，她闻着室内暖烘烘的臭味，一点不觉得难受，她的面貌象秋季初霜一样新鲜，眼睛周围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变而为债主那样的竖起眉毛，板起脸孔。总之她整个人品足以说明公寓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监狱少了不少牢头禁卒，你想象中决不能有此无彼。这个小妇人的没有血色的肥胖，便是这种生活的结果，好像传染病是医院气息的产物。罩裙底下露出毛线编成的衬裙，罩裙又是用旧衣

服改的，棉絮从开裂的布缝中钻出来：这些衣衫就是客室、饭厅和小园的缩影，同时也泄露了厨房的内容与房客的流品，她一出场，舞台面就完全了。五十岁左右的伏盖太太跟一切经过忧患的女人一样。无精打采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像一个会假装恼怒，以便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也存心不择手段的讨便宜，倘若世界上还有什么乔治或毕希葛吕可以出卖，她是决计要卖的。

［法］巴尔扎克《高老头》

…她懒洋洋地站起来，拨了灯芯，又把灯花去掉。眼前亮了许多。她觉得心情也略为宽松一点，便向对面床上望了一下。肥胖的张嫂侧身睡着，被褥沉重地压在身上，只露出一头乱发和一小半边脸。她那跟怪叫差不多的鼾声一股一股地从被里冒出来，因为是被厚的被褥闷住了以后发出来的声音，更显得可怕。她的身子臃肿地摆在床上，成了一大堆。这个肥妇睡得很熟，动也不动一下。

［中］巴金《家》

烦　躁

淑茜在侣克房子里过夜，在太阳起山时从侣克那里出来：这突然的发现，以致命的灾祸之声，响于珊蕾德的脑际，她突然停住，被钉在那里，好像土地就要在脚前裂开似的，那么大的惊扰激动她，那么猛烈的暴风雨声音，升到她的头脑，一切对她只是混沌，既没有明白的感觉，也没有可能的思索。她不继续她的路程，她已忘记她要到牛奶棚去吩咐人家做事，突然，她也开始逃走，她掉转脚步，向着来的

方向奔跑，她回到自己的屋里去，她疯狂地上楼，重新进了她的房间，她让自己幽闭在那里，扑倒在被头已经散开的床上，两手放在眼睛与耳朵上，仿佛不想再看到什么与听见什么。她不哭，她还不知道，她只陷入无限的烦扰与混杂着无限恐怖的悲哀。

［法］左拉《劳动》

她鼓足勇气，一把将画从墙上扯下来，几次她直想扔掉手中的画，好象她抓的不是画布，而是一团地狱之火！

她跌跌撞撞地冲出小屋，好容易套上滑雪板。狂风怒吼，吹打着手中的画布，使她站立不稳。来时的小路不可辨，她挣扎着，发疯似的尖叫着："救救我，救救我！"

［美］玛丽·希金斯·克拉克《炼狱之爱》

他们两个都掉头去看她，她那双美丽的大眼里射出来一股忧郁的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的眼里荡漾。她的平时的活泼的姿态看不见了，沉思的、阴郁的脸部表情表示出她的内心的激斗。

［中］巴金《家》

她两手交叉在胸前，在凉台上踅来踅去，脸色惨白，心绪纷乱。完全可以看出她正顽强地努力压下心头痛苦的令人绝忘的烦恼；她的眼神，她的步态，她的一举一动，都明显地流露出这种苦闷心情。她时而走下台阶，朝着去花园的方向，在一些花坛间徘徊几步；两眼带着急切、焦虑，甚至是很不小心的神色，在小路的沙地和凉台的地板上寻找着什么。毫无问题，她终于发现那封信不见了，大概以为正是在

大房子附近丢失的——对，准是这样，她对这一点已是确信不疑；

有个人发现她脸色灰白，心情烦乱，后来别的人也看出来了。大家纷纷问她是不是身体欠安，深感遗憾地对她表示怜惜；她只好说些打趣的话儿敷衍过去，而带笑容，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英雄》

紧　张

那一刹那情势的紧急，使她感觉得太强烈了，所以她差点儿没晕过去。假使在别的时候，她一定要象前几次那样，拒绝他这种殷勤；即便今天晚上，要是只因为路上荒僻这一层原因，她也绝不会反平素之道而行动的。但是这一次的殷勤，恰好是碰在这个特别的节骨眼儿上的，只要两脚一跳，就可以把这种窘境中的恐惧和怨愤，化为胜利，所以她就听凭了自己的冲动，一点没加思索，就攀上了栅栏门，把脚尖放到他的脚背上，爬上了他身后面的马鞍子了。他们两个驰到远处的苍茫夜色之中，那时候，那些吵架斗口的醉鬼们，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她的表现也不比我镇静，胆怯的程度也不比我小。她看我来到她面前，心里就慌了，把我引诱到那里以后，这时有些不知所措。她开始意识到那一手势的结果，无疑地，这个手势是没有经过考虑贸然做出来的。她既不对我表示欢迎，也不驱逐我，她的眼光始终不离自己手里的活计，尽力装出

没有看见我在她跟前的样子。尽管我无知，也可以断定她不仅和我一样发窘，也许还和我有同种的渴望，只是也被那种和我相同的羞涩心情束缚住了。

［法］卢梭《忏悔录》

这个青年妇人——这个孩子的母亲，当她露出全身，伫立在人群面前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抱紧那个婴儿，贴在胸怀；这动作与其说是母性爱的冲动，还不如说她籍此可以遮掩那缝在她衣服上的标记。不过，她马上就看明白，这孩子也是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拿她来遮掩另一标记是不太高明的，因此她把婴儿撑在胳膊上，面孔发着烧，却现出高傲的微笑，用一种盛气凌人的眼光，环视了她同城的居民和邻人。

［美］霍桑《红字》

有一次他听到她那低低的声音，他丝毫没有感到惊奇。她在问，伏罗巴耶夫上校在什么地方。当她知道他的所在时，就蹑手蹑脚地走进钦巴耳的院子。她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裹，依旧穿着毡鞋，身上穿着象男人上装似的黑色紧身上衣。在那一刻，当她还不知道伏罗巴耶夫已经发现她，并从木榻上望着她的时候，她的脸现出惶惑的神色。她显然非常不好意思。

她走到屋子门前，怯生生地敲了敲门，伏罗巴耶夫喊了她一声，她浑身打了个哆嗦。

“我可没有看到您。”她皱着眉头微笑着说。“您好。她给您送些东西，您收下吧。”

包裹在空中扬了一下。接着，她涨红了脸，把它放在地面上，没有经过邀请就在床榻的角坐下来，但却不敢对伏罗

巴耶夫看一眼。

“就是这样，”她说着，仍旧皱着眉头微笑，“您生病了，是吗？”

［苏］巴甫连柯《幸福》

她回到桌子边，停下来看了一看，有没有注意着她，接着便小心翼翼地朝四周一望，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紧张不安的神色。可是她看见贝克莱特正笔直望着她，他眼睛里显出得胜的，可是柔顺的神色，嘴边微微一笑，点点头，表示欣然同意的意思，她马上觉得心头摇摇晃晃，好像过去由于心脏和神经收缩而缩紧了的血液，这时候突然流畅起来了。她心灵中间所有干枯了的沼泽地带，龟裂、枯焦了的堤岸——在她身上布满了的那些干枯了的小溪、河流，充满了痛苦的大湖，马上灌满了生命与爱的无限充沛的力量。

［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

从门缝里他看到艾米坐在餐厅里的一张椅子上，或者不如说在挂在椅子上，伛偻着身子，仿佛是谁把她捆起来丢在那里似的。她全身抖动了一下，把脸转到有灯光的一面来。前一刻钟她的脸色还是煞白的，现在却变得通红，眼睛茫然地向前望着——突然她仿佛被什么烫着了似的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脚步踉跄，怒气冲天地向室外奔去。她好像是走在大雾或浓烟里，一路上不断磕碰在桌椅上，但是却好像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德］亨利希·曼《医仆》

……爱尔凯倚在槐树上，头上的栖栖杈杈，被风吹得猎

猎作响，她宛如失去了魂魄似的，呆呆地望着黑夜，因为她的丈夫，就在这黑夜中消失了身影；这时，狂风的怒号，大海的咆哮，全都平息下去，她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她陡然觉得，仿佛世上的万物，都在想方设法，要把她的丈夫彻底毁掉，也许他真的被逮住了，所以才变得如此毫无声息。想到这儿，她的双膝，禁不住瑟瑟发抖，她的头发，冲着大风，飞舞不停。

［德］台奥多尔·史托姆《白马骑士》

唱歌小妞的面色越来越忧郁了；她的背靠着墙，头低向胸口，两只蓝色的大眼睛机械地，茫然地望着四周，不幸的少女仿佛陷入深深的最黑暗的思想里，有两三次，她的目光碰到鲁道夫直视的眼睛，便连忙扭过头去，她说不上来这个陌生人在她身上引起了多少奇特的感受。她在他跟前感到拘束，感到压抑，她几乎后悔当着这个人如此坦率地述叙了自己的悲惨生活。

［法］欧仁·苏《巴黎的秘密》

黛妮丝处在这一团火辣辣的气息下面，虽然不免渐渐唤醒了她的女人心，可是她仍然保持着天真稚气的和平心境。只有遇到雨丹的时候，她是要动心的。而那也不过是在她眼里表示出感谢，她认为自己仅仅是受了这个年轻人的礼貌的感动。每逢他把一个顾客带到她这一部里来，她总要感到一阵混乱。有好几次，她去收银台回来，会惊讶地发觉自己抄了远路，毫无必要地从丝绸部的柜台边绕了过来，胸里膨胀着激动的情绪。

［法］左拉《妇女乐园》

唤她名字的这个粗野的男子声音，在她耳畔清失过后，

她这才好像深深地透过了一口气来！

然而，那姿色渐退的妇人脸上，不觉泛起了一道玫瑰似的红霞，与此同时，只听得哐啷的一声，几只杯子失手掉在地下，跟着从她的胸脯中，迸发出一声叫喊：谁能够判断出这是痛苦，还是欢乐！

［德］台奥多尔·史托姆《基尔希父子》

嗔　怒

到底，在这些门第高贵的小姐们面前的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公共跳舞场所的女孩！她们仿佛对她的在场绝不注意。就在她面前，当着她高声谈论她，好像谈论着一个非常奇怪，非常有意思，非常美丽的事物。

那吉卜赛女郎对于这些针刺并非感觉不到。一种羞辱的红晕时时来到她的脸上，一种愤怒的光芒时时闪现在她的眼中；她嘴唇上仿佛踌躇着一句侮谩的话；她撅着嘴作了一个我们已经告诉读者的那种不屑的样子；但她缄默着。她静立不动，投给法比一种悲哀而温柔的告辞的眼色。在这个眼光里也有好性格与仁爱的成分，你会说她抑止住自己是为了怕被人赶出去。

［法］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爱玛咬着她青灰的嘴唇，掰断一个珊瑚枝子，在手心搓来搓去，瞳仁亮晃晃的，仿佛两支就要射出去的火箭，目光炯炯，盯牢查理。他的脸，他的衣服，他不说出来的话，他的整个身子，总而言之，他的存在，如今她样样看了有气。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索尼娅沉默了很久，好像无法回答似的。她的柔弱的胸脯激动得一起一伏。

“别说了！别问我！您不配！……”她忽然叫喊起来，严厉地、愤怒地望着他。

“果然如此，果然如此，”他在心里执着地反复想道。

“他做一切！”她又垂下眼睛迅速地小声说。

“应该这样解释！这就说明了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他暗暗断定，一面怀着贪婪的好奇心打量着她。

他用一种新的、奇怪的、近于病态的感情注视着那张苍白的、瘦削的、棱角突出而又形状不规则的小脸，那依旧愤怒得发抖的娇小身躯和那双温柔的蓝眼睛，这双眼睛竟能够闪耀出这样的光芒、这样严厉的强烈感情。他对这一切越来越感到奇怪，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宗教狂，一个宗教狂！”他心里反复想道。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她一听到“对您”这两个字，又冒了火，可是她没有作声，也没有把钱扔下，她收了钱——人穷气短，没有法子！然而她火冒得多高啊！我心里明白，我这是刺痛了她。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温顺的女性》

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的通红了，登时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桃腮带怒，薄面含嗔，指着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了！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帐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二字，就把眼圈红了，转

身就走。

［中］曹雪芹《红楼梦》

率　真

“当然，人不管处在什么地位，都能做好事”。她说，敏捷而又锋利的眼光看了我一眼。“不管处在什么地位，真是这样，”她突然添了一句。啊，我记得，所有这些瞬息间的事我都记得！我还想说：当这些年轻人，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想说象这类聪明而又诚挚的话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一下子就会过分真诚、过分天真的流露出这种意思来，仿佛在说：“听，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又聪明又诚挚的话。”而这并非像我这一类人那样出于虚荣心，你可以看得出来，她自己十分看重这一切，相信而且尊敬这一切，而且认为你也跟她一模一样尊敬这一切。啊，真诚！他们就是用真诚来征服人。而在她身上这又是多么美妙动人啊！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温顺的女性》

过了一会，她抬起充满稚气而又无比端庄的脸蛋，脸上闪闪颤动着两小颗晶莹的泪珠，面对所有围住我们的人们，用从未有过的严肃庄重的声调，指着我说：“这可是非常了不起啊，先生们，请别笑！”但她竟没有发现大家站在她的面前，欣赏着她那喜气洋洋的欢快神情，早看得入了迷了。她这种出人意外的敏捷动作，脸上的严肃表情，天真烂漫的憨态，还有含在她永远带着笑意的眼睛里、至今无人料到会流出的热泪，所有在她身上都是想象不到的怪事，大家站在她的眼前，好像触电一般，为她的神情、急切热情的话语和

姿态而大感惊奇。好像谁也不肯把视线从她的身上移开，唯恐错过了在她生气勃勃的脸下难得出现的这种时刻。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英雄》

这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她又将一小壶热水送进我的房内。她冲我点点头。水开了，她便为我调配饮酒。她干这活儿时好像高兴得颤巍巍的，不消说，这种样子好似她应作出牺牲。接着她高举起酒香四逸的杯子，走到我的眼前，说道："伯伯，祝愿你经常过着这种日子？"她那充满稚气的眼睛向我投来极其真挚的目光，这目光早就使我枯寂的心灵获得慰籍。之后，她便将酒杯送到自己的嘴边，从中狠狠喝了一口。

这一口，她喝得自不量力，竟抽搐起来，烈酒从她娇美的嘴唇漫溢出来，酒杯从她的手里掉落到地上，残酒和杯子的碎片溅落一地。于是她冲向里间，走到洗脸台跟前。我听到，她往一只杯子里注着水，咯咯地嗽着嘴，再吐出去，好似在冲洗嘴里沾过的毒酒。

［德］台奥多尔·史托姆《一则默默无闻的故事》

他默不作声了。可是依旧在望着她，望着她身上那件黑色短小的衣裳和她头上只有一条蓝色丝带装饰的帽子。这个野生野长的女孩子会变成一个标致的姑娘吗？她似乎过了这一天野外的生活好像更好看了，散落在她前额上的美丽的头发使她显得娇媚。

［法］左拉《妇女乐园》

但是，玛丽却表现出一种完全天使般的恭顺，毫不抱

怨。她从一开始就明白，丈夫的聪明才智远远胜过自己，因而对他崇拜得如同神灵。玛丽是极其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在她看来丈夫为那些愚昧无知的人争取受教育的机会而顽强奋战，这同施舍暖和的被褥和免费就餐券相比，还不能算是基督徒行善的理想方式，但他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奉献给了穷人，所以应当算个好的基督徒。

［英］伐尼契《要塞钟声》

实在说起来，会员里面，还是年轻的女孩子，占大多数。她们满头蓬松的云鬓，在日光下，掩映出各式各样的金色、黑色和褐色。她们里面，有的美目流盼，有的鼻准端正，有的樱唇巧笑，有的身材苗条；但是兼备众美的，固然不能说没有，却少得很。由于她们硬得这样抛头露面，让大家细看，所以她们的嘴唇该轻启还是闭闭，分明使他们感到困难了，她们的头该微俯还是高举，她们的面目该紧绷还是松弛，才能神态自若，免于做作，也分明使她们觉得不好办了，这都表示，她们是真正的乡村姑娘，不习惯于让许多人注视。

她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暖和的太阳，在她们身上晒着，同时，她们每一个人心里，也都有一个个人独有的小太阳，晒着她们的灵魂；一种梦想、一种爱情、一种心思、至少一种渺茫的希望，虽然也许因为所欲不遂而终于渐渐成为泡影，但是却依然不断地生长，因为希望原是这样的啊。所以她们大家全都兴致勃勃，有好些位还都喧笑欢畅。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她的眼睛亮得像星星，闪烁的是爱欲的光芒，没有丝毫

的邪恶和冷漠，没有丝毫的苦闷与不安；唯有幸福闪耀着熠熠的光华。胸脯上，手臂上，肩膀上，整个体态上，流露着，散发着充盈的旺盛的生命和力量。

她和解地望着整个世界。她站在她的台座上，但不是一尊洁白的大理石雕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令人消魄而无法抵挡的女人，正如他有一次梦里见到的那富有诗意的幻境，他受了苏菲娅的美貌的魅惑，回到家里，看见一尊女人的雕像，起先是冷冰冰的，昏昏沉沉的，后来看到她从雕像变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周围闪现、开始显示生命的迹象，树枝绽出绿叶，花儿吐露妍丽，到处暖融融的……

瞧，这个活生生的女人就是她，站在他的面前！在他眼里的他的雕像薇拉，从处女的梦中觉醒了。他的胸口有冰块在冰他，烈火在烧他，他痛苦得心碎肠断——但目光却还是不肯离开这缠人的美丽的形象，她洋溢着自毫感，满怀爱恋地瞩望着整个世界，带着亲切的微笑向他伸出手来……

［俄］冈察洛夫《悬崖》

她把所有的灯都熄灭，钻进被窝，她的心怦怦跳着。她把手交叉在胸前，紧紧搂抱着自己也说不清的恋恋不舍的感觉，就像当初想象着搂着一个养驯了的虎娃一样。她机械地低声祷告："圣母玛丽亚，我的向导，我的主人……我把我的一切希望和安慰……我的一切痛苦和悲伤，都交付到你的手中……"她怀着急切的虔诚，向圣母祈祷，设想在祈祷的歌词中平息她的思绪。她从来也没有在她祈祷的这些时刻里那样感到幸福。只是祈祷，祈祷，什么都不想。她手臂紧紧搂住胸前，眼前的景物在晃动，仿佛沉入朦胧的梦境。她觉得床上的热气中，紧抱在胸前的，是她的一个小孩，只属于

她自己的一个孩子。她弓着背，给孩子留出一个藏身的窝儿。她弯着身子，更好地用双臂护住她用泪水洗涤的这个爱情的梦，她睡着了。

［法］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

痛　苦

欧也妮把父亲藏起的糖碟子重新拿来放上桌子，声色不动地打量着父亲。真的，一个巴黎女人帮助情人逃走，用娇弱的胳膊拉住从窗口挂到地下的丝绳那种勇气，也不见得胜过把糖重新放上桌子时欧也妮的勇气。可是巴黎女子是有酬报的，美丽的手臂上每根受伤的血管，都会由情人用眼泪与亲吻来滋润，用快乐来治疗；欧也妮被父亲霹雳般的目光瞪着，惊慌到心都碎了，而这种秘密的痛苦，查理是永远不会得知的。

［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她屏住气，等了一刻儿，等着他继续说下去，急巴巴望着他说出那三个奇妙的字来。但是那三个字偏偏听不见。于是她发狂似地搜索着他的面孔，然而他分明已经说完话了，分明再没有下文了。

这是她第二次遭到希望的幻灭了，这是她的心再也吃当不了的，因而她直同小孩子一般喊了一声“哦”，便一顿身坐了下去，眼泪跟泉水一般涌了出来，随后，她就听见窗外车道上传来一阵马蹄得得车轮辘辘的声音，知道彼得伯伯已经拿马车来送希礼上车站了，希礼即刻就要走了，再也留不住了。这时她觉得万箭穿心，无异于一个至亲至爱的人要被

绑赴法场去受死。

希礼轻轻说声“再见”、便走进了黑暗的穿堂，她从泪眼里看见他的脸，同时觉得喉咙里像绞一般地阵痛起来。她知道他要走了，也许是从此永别了，可他竟没有说出她所渴望的那三个字；这一个礼拜的光阴过得像飞一样快，现在已是来不及了。

［美］玛格丽泰·密西尔《飘》

她的脸觉得木僵，仿佛有什么痛楚似的，她的嘴巴确实在发酸，这是因她方才怕那哥儿俩看破她的秘密，硬装着笑容装得时候太久的缘故。她疲乏地坐了下去，将一条腿盘了起来，只觉得凄楚的发胀，胀得几乎把胸膛也破裂了，同时又在那里断断续续地跳着。她的手是冰冷的，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压迫她。她脸上显出苦痛和惶惑，仿佛是一个纵容惯了的孩子，平时有求必得，而今破题儿第一遭受到不如意事的滋味。

［美］玛格丽泰·密西尔《飘》

娜塔莉亚既没有思想，也没有知觉，只是苦恼得不得了，苦恼就像利爪在挠她那受尽羞辱的、绝望的心，她摸索着走到角落里。她握住镰刀把，拔下刀头（她动作十分沉着，十分准确），把头向后一仰，拿出使她十分高兴的决心，用刀刃使劲在喉咙管上一划。她感到一阵火烧火燎似的疼痛，就像挨了一棒似的，跌倒在地上，她觉得，也可以说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她开了头的事还没有做完，于是用手和脚撑起身子，然后跪下来；她心慌意乱（流到胸膛上的血使她很害怕），不知为什么用哆嗦的手指头把按钮一扯，把

小褂散了开来。

［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这个可怜的、害肺痨的、孤苦伶仃的卡捷琳娜的痛苦，似乎在大家身上产生了强烈的效果。在这张苦恼不堪的、枯瘦的、肺痨病患者的脸上，在这两片干枯的，带有血迹的嘴唇上，在这嘶哑的喊叫声中，在这种像孩子啼哭般的号啕大哭中，在这一片轻信的、幼稚的、毫无希望的祈求保护声中，充满了多少不幸，多少痛苦啊，这使得大家都可怜起这个不幸的女人来了。至少彼特·彼特罗维奇立刻动了恻隐之心。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斯薇特兰娜否定地摇摇头。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的喉咙哽塞了。

她双手依旧紧抱着头，仿佛害怕不扶持，她那痛苦的脑袋会保不住似的。她冲出院子，大声抽噎着，向葡萄园那儿跑去。

［苏］巴甫连科《幸福》

黛妮丝面对着他，在写字台的对面，笔直地站着，面色苍白而又严肃。她穿得绸衣服已经不太肥大了，紧紧地裹着她的身材，现出了处女肩膀的纯洁的线条；如果说她盘成大辫子的头发，还带有乡下气，至少她已经努力弄得像样子了。这个年轻姑娘，昨晚两眼哭得耗干了泪水，没有脱衣服就睡着了，将近四点钟的时候，她又醒来，对于自己的神经质感伤的发作觉得羞愧，她立刻动手把那件衣服改小，她在

狭小的镜面前度过了一个钟头，梳理她的头发，怎么也没有梳得像理想的那个样子。

［法］左拉《妇女乐园》

一切都完了。

半夜两点钟左右的时候，玛格丽特快断气了。从她发出的叫声来判断，从来没有一个殉道者忍受过这么大的痛苦。有二三次，她在床上笔直地坐起来，仿佛要把正在向天主那儿上升的生命再抓住似的。

也有二三次，她说出你的名字，然后一切都沉默了，她精疲力尽地倒在床上，两颗默默的眼泪从她眼睛里滚下来，她死了。

于是朝她走去，我叫唤她，她没有回答我，我给她合上眼睛，我吻吻她的额头。

可怜的玛格丽特啊，我但愿是个圣洁的女人，这样，这一吻就可以把你引见到天主面前。

［法］小仲马《茶花女》

那末，美茜蒂丝又怎么样了呢？她在碌琪路的拐角上遇到弗南。她回到迦太兰村，绝望地倒在床上。弗南跪在她的身边拿起她的手，吻遍了它，但美茜蒂丝却并没有觉得哪一夜她就是这样过去的。灯里的油燃尽了，但她并没有觉得黑暗，而当白天又回来的时候，她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光明。悲哀已使她盲目于一切，她只能看到一样东西，那就是爱德蒙。

［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

妩　媚

她娇媚的靠在装板壁上，仿佛一个等着倒下，同时又等着让一道活泼的日光来恫吓就要逃走的女人似的。两只手臂软绵绵的叉着，仿佛在呼吸人家的话语，甚至于拿眼睛和情态去听，她吐露情绪。她那鲜艳的朱唇正和洁白的颜色相对照，棕色的头发使杂有青脉管的桔红色眼睛更加美丽，宛如福罗兰斯的宝石，眼睛的表情仿佛要使她的话语更加精致。……爱情就描写在这个女人的意大利式眼皮、配得上米罗的"维纳斯神像"的美丽的肩膀、她的脸纹、她那略为粗厚阴黑的下唇上。她不只是一个女人，她是一篇小说。

［法］巴尔扎克《驴皮记》

在伯爵夫人方面，她的容光照人的脸上含情脉脉，调皮娇媚，使她更显得可爱。她从一个日本漆盒里取出一件东西，捏在手里，再伸出她握紧的小手。

"那天晚上，"她说，"我打碎了你的表。现在已经修好了。"

她把表交给他，用温柔和顽皮的样子望着他，咬紧下嘴唇，仿佛忍住了笑。上帝啊！她的牙齿多美！她的牙齿在她的火红的嘴唇衬托下白得多么光彩夺目啊！（一个男子冷淡地接受一个漂亮女人的献媚时，是显得一脸蠢相的。）

……

他心不在焉地把表打开。他有多么惊奇啊！德·库尔锡夫人的缩小的肖像，已经画在表壳的底层了。还用找赌气的方式吗？他容光焕发，再也不想玛西尼了；他只记得他是在

一个可爱的女人身边，而这个女人是爱他的。

［法］梅里美《古花瓶》

老　练

在吃饭的时候，李斯特尼次基才真正看清了女主人的容貌。在她那优美的身段和脸上有一种开始凋谢的、已见损亏的风韵，这种风韵总是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一个年过三十的女子身上。但是在她那一双带有讥笑意味，有点儿冰冷的眼睛里，在她的举止中，还保留着没有消耗尽的青春活力。她的脸可以说是一张顶平常的脸，线条十分柔和，虽不标致，却很迷人。惟有一种鲜明的对照特别惹眼：那火热的、干裂的薄嘴唇是深红色的，只有南方黑发女子才有这样的嘴唇，那脸上的皮肤却泛着粉红色，眉毛是黄白色的。她很开心地笑着，但是在她那龇着满口密密实实、整整齐齐的细牙的微笑中，有练就的成分。她的声音低低的，有些沙哑，没有什么抑扬顿挫。两个月以来，除了肮脏的女护士，李斯特尼次基再没有见过女人，因此就觉得她分外漂亮。他看着奥丽加·尼古拉耶芙娜那姿态高傲，垂着发誓的头，常常答非所问，不久他就借口身体疲倦，到给他安排好的屋子里去了。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她站起了，在吸燃了另一支烟卷以后开始走着，并且她仍旧继续向杜洛阿口授下去，一面吐出口里的烟。她的嘴唇在吸烟的时候原是紧闭着的，这时候，忽然有一股青烟从嘴唇中央一个小小圆窟窿里直往外跑，随即散开，又向空中疏疏落落慢慢地挥发，变成了许多不整齐的灰色线条，一层透

明淡薄的雾气，一些极像蜘蛛丝样的气体。偶然间，她举起一只张开的手，搅散那些轻淡而又最静止的余痕；偶然间，她又伸起食指突然一下去划开它，然后十分沉着地望着那两段慢慢消散不可捉摸的气体。

［法］莫泊桑《俊友》

狐　疑

我出去喝茶。在我们家，茶炊照例端来放在前房里，照例由她斟茶。我默然地在桌边坐下，从她手里接过一杯茶。五分钟以后，我望了望她。她脸色苍白得可怕，比昨天还苍白。她正看着我。突然间——突然间，她发现我瞧她，苍白的嘴唇惨然一笑，眼里含着畏怯的疑问。看起来，她一直还在怀疑，一直在问自己：他知道还是不知道？他瞧见了还是没有瞧见？我漠不关心地掉过眼光。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温顺的女性》

她整天不露一个笑脸，做事情也是没精打彩的，而且害怕跟人接近。她看见一个人，马上就疑心她的事情已经被那个人知道了，她就在那个人的脸上看见了轻视或嘲笑的表情，她连忙躲开。她看见两三个女佣或仆人轿夫在一起谈话，她就疑心她们（或他们）在谈论她的事情。

［中］巴金《家》

调　皮

她着手解散她那盘在耳上的蜗牛形的发髻，于是两条辫

子像两条沉重的蛇一样落在她的背上。她把这两条发辫像王冠一样挽在头上，——这样便好睡眠；于是，凭着那端正的侧面，她像是一个罗马的处女。

可是她的手臂却还举在头上，她依旧一面啮着自己的嘴唇，一面用手指玩着她的金黄的发辫，——仿佛一个小孩子一面想着事情，一面在虐弄着什么玩具似的；随后，她又让两条辫子垂下来，并很快地拆着它们消遣，将它们抖散起来；一会儿她便像是一个森林中的巫女似的，给头发盖到了腰际。

随后，虽是被恋爱和想要哭泣的心情所苦，瞌睡也还是到来了，她便突然投在床上，把她的脸孔埋在这像帐幕一样展开了的蚕丝似的头发里面……

［法］罗逊《冰岛渔夫》

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正斜靠在壁板上。她的头发像乌玉般的黑，眼睛似膻羚羊眼睛般柔润，她那像希腊时代雕刻一样纤细的手指，正在抚弄一束石南花，把花瓣撕碎，散播在地板上。她的手臂裸到肘部，露在被日光晒成褐色的一段，这两条美得像生在阿尔的美神像身上一样的手臂，正在焦躁不安地摆动着，她那柔软好看的脚上穿着足踝处绣着灰蓝色花朵的纱袜，一只脚正在轻轻地拍着地面，好像故意要展露她那丰满匀称的小腿似的。

［法］大仲马《基督山伯爵》

矜　持

格仑利希向她说话，布登勃洛克小姐不得不站住；可是

她那半闭着的、忽然变得幽暗的眼睛却始终停留在格仑利希胸部左右。她的嘴角浮现着一丝嘲讽的、残忍无情的笑容，当一个年轻姑娘端详一个她决定拒绝不睬的人往往是这样的……她的嘴唇动了动——她该怎样回复他呢？咳，一定得找句话能把这位本迪可思·格仑利希一下子永远碰回去，清除掉……然而一定得是一句巧妙、辛辣、非常有分量的话，这句话得一方面尖锐地刺伤了他，一方面要让他敬服……

[德] 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

阿迷黛夫人沉吟片刻。她的额头慢慢明亮起来，她的两眼焕发着勇敢而高傲的光彩，她美丽而丰满的小嘴微微张开，唇边漾出了若有所思的笑意。

……只见她双目炯炯，挺胸昂首——这女王般高傲的姿态，令安德雷亚惊叹不置。每当她那无目的地在空中逡巡的目光从他面前扫过，他都不由一震。

[德] 保尔·海泽《安德雷亚·维尔芬》

房里的女性的声音不时递进他的耳朵里，又使他看到了另一张少女的脸庞。也是一张美丽的面庞。可是它的表情就不同了：反抗的、热烈的、而且是刚毅的，对一切都不能忍受似的。

[中] 巴金《家》

害　臊

我屡次问她，她总含笑不说。以后我仿佛听得她母爱听

她铃儿，有一次冷不防我从她背后也叫了一声，她连忙答应。回头看见我笑了，她便低头去弄辫子，似乎十分羞涩。我至今还不解是什么缘故。当时只知道她怕听“铃儿”两字，便时常叫着玩，但她并不恼我。

［中］冰心《六一姐》

如今，十八九岁的白素，眼角眉梢，言谈举止，活脱脱就是她母亲当姑娘时节的那样儿。只有那发育得十分成熟的身子，前胸后臀，不像她母亲年轻时那样风吹灯儿似的。不然，白老先生和白玄娘在前后一年中相继死去，她一个小小的女子，起早摸黑，出门赶乡场买豆子，进门推磨子滤豆浆，七、八十斤的担子挑着沿街去叫卖，能行？就是那性情，文静腼腆，温柔贤淑，也好像从她母亲身上，原样搬到了她的身上。她的话不多，别人说话，若是她熟悉的，就在一边扑闪着眼睛听着，不发问；别人掉脸看她，她就赶忙把脸掉开，如果掉脸不及，被别人捕住了目光，立即羞红了脸，莞尔一笑，就赶忙走开。如果是生人，她就低垂了眼帘，在一边做着一些别的事情，好像是全不在意。别人说到有趣的地方，她就赶紧拔脚走开，躲到一边去笑。她天生一张睡梦中也带着三分笑的脸，且极爱红，又无多话，使人摸不清她的心思所在。别人寻她的开心，在她面前说些疯疯癫癫的话，她光是脸红，却不搭话，弄不清她是没有听懂，还是全不在意。其实，她心里好恨啦！

［中］李宽定《小家碧玉》

她站在门槛上，不敢进来，却羞答答地去关楼梯那边的门，因为她的衣服已被扯得不成体统了。她的腰胸部分的衣

服一块块地挂着，衬衫被撕破，一条一条地垂在裙子上。这个可怜的女人一见到我，就害臊起来，赶紧撇下房门，急忙抓住衣服的碎片，因为它们正从她发抖的手中滑落下去。穿堂里，门一关上，黑魆魆的。我从亮处来，看不清她的脸庞。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带她进里屋。光线照在她的脸上。脸蛋迷人极啦。

随便哪个年轻人都会烈火中烧的。美妙的雪白的胸脯，一会儿半掩着，一会儿毕露在我的迷醉的日光前面。乳房颤巍巍的，紧靠着我的身子，那么丰满、细嫩、富有弹性。那边厨房里那掀翻桌子的畜生每吼叫一声，她这个可爱的可怜虫就直打哆嗦，颤抖的手中的东西就往下滑落，她整个身子发抖，也就越发紧贴着我。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她又往前走了几步，脸上忽然红起来，露出几个白牙，可是话没能说出。她的生活使她不能不忘掉羞耻，可是遇到正经事，她还是个有真心的女人：女人的心在羞耻上运用着一半。“我想……”她只说出这么点来。她心中的话很多；脸一红，它们全忽然的跑散，再也想不起来。

人间的真话本来不多，一个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片话；连祥子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在他的眼里，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就是她满身都长了疮，把皮肉都烂掉，在他心中她依然很美。她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

［中］老舍《骆驼祥子》

淑英抬头看前面，果然遇见了一些迎面投掷过来的好奇

的眼光。那些眼光对于她是很陌生的，它们在她的脸上搔着，又移到她的身上，就像穿透了她的衣服似的，她立刻羞得红了脸，低下头不作声了。

［中］巴金《春》

伊琳娜见到李特维诺夫立刻涨红了脸，站了起来，等他走过来，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身上是一袭黑色的纱衣，缀着隐约可见的金饰，她的双肩透出暗白色，也是苍白的脸上刹那间布满红晕，闪现着胜利的美，但也不仅仅是美：一种隐蔽的、近乎嘲弄的喜悦，在她半张半闭的双眼里闪现，在她唇边和鼻翼旁微颤……

［俄］屠格涅夫《烟》

果然听见了走得快的小鞋跟轻轻挨地的声音，接着房门大开了，门口现出来一个十八岁的少女，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印花布衫子，肩上再披了一件黑呢的短斗篷，她那一头稍蓬松的金丝发上面戴着一顶黑草帽。她看见我在这间屋子里，不觉吃了一惊，露出了一点窘相，朝后退了一步……可是塔霍夫马上跑过去迎接她。

她有一张稍带圆形的玫瑰色的脸，容貌是纤细、秀美的；从她整个苗条而玲珑的身子里发出一种新鲜活泼的青春的气息；然而说到穆莎，说到穆莎的化身，当时的我，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所有的我们这般年青人都认为穆莎的相貌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第一，穆莎一定得有黑头发和苍白的皮肤！此外，轻蔑、高傲的表情，讽刺的微笑，充满灵感的眼光，还有一种神秘的、恶魔的、催命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们想象中的穆莎的特点，那就是当时支配着一般男人心灵的、拜伦的穆莎。可是刚进来的那位少女的脸上却完全看不到这一类特征。倘使当时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我的经验稍微多一点，我会留意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又小又深，眼帘稍微厚一点，可是眼珠黑的像玛瑙一样，明亮而灵活——这倒是金发的人所不常有的。要是我在这对眼睛流动的而且躲躲闪闪的眼光里找不到诗的倾向，那么我应当看出一个热情的灵魂（并且热情到了不顾自己的程度）的一些光芒来的。……然而我那时太年轻了。

她明明感到局促不安；我在这儿使她很窘。她呼吸失常，而且过一阵出一口长气，好像透不过气似的。“我到、这儿来只能待一分钟”，她口吃起来，把头埋下了，她那对黑眼睛在浓而低的眉毛下面，躲躲闪闪地不住往左右霎动。它们就像那些在炎热的夏天里、干草丛中，飞来飞去的活泼而闪光的黑色甲虫。

［俄］屠格涅夫《普宁与巴布林》

艾斯米拉达又默默地沉思起来。

队长被她的柔情鼓起了勇气，抱着她的腰，她没有拒绝。接着他便喃喃地开始解开她的胸衣，猛然把她的围巾解开来，牧师呼吸迫促地看见棉纱下露出了那吉卜赛女郎赤裸的肩膀，圆圆的，微带褐色，就像是沐在天边雾霭中的月亮。……忽然，法比一下子扯开了吉卜赛女郎的围巾，那依旧面色苍白着、梦想着的可怜的孩子，急忙站起来，忽然离开大胆的军官，把眼睛望着她那赤裸的肩膀；羞得脸红红地，惶乱无言，她把两臂交叉地遮在胸前。要不是灯光照着她的面颊，那她静立不动的情形看起来就像一座羞怯的雕像。她的

眼睛老是低垂着。

[法] 雨果《巴黎圣母院》

那少女脸孔羞涩着，神色惶乱，胸口勃动着。她的长长的低垂的睫毛的影子遮住了她红红的脸孔，那少年军官的面容快乐光辉，她不敢举眼望他，她用一种孩子似的天真动作，无心地用指尖在箱子上画了许多断续的线条，眼睛望着自己的手指。看不见她的脚，因为那只小羊蜷伏在她的脚边。她把两只大而黑的眼睛望着军官，眼中充满快乐与柔情的湿意。少女的周围有一种高洁的芳香，一种贞操的妩媚，使军官在她身边也不敢太随便。

[法] 雨果《巴黎圣母院》

元来人生最怕的是眼里火。一动了眼里火，随你左看右看，无不中心像意的。真是长有长妙，短有短强。长的姣美，短的俊俏，无有不妙。况且妇人家阴性，若一看上了一个人在心里，打撇不下的。她少年新寡，春心正盛。转一个念头，把个脸儿，红了又白，白了又红。

[中]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见一女子：云浓绀发，月淡修眉，体欺瑞雪之容光，脸夺奇花之艳丽，金莲步稳，束素腰轻。一见希白，娇羞脸黛，急挽金铺，平掩其身，虽红梅之映雪，不足比其风韵。

[中] 冯梦龙《警世通言·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她讲话的时候，涅日达诺夫注意地望着她：她那张涨红的脸和头上略微散乱的短发，她那两片薄嘴唇的痉挛性的哆

嗦，在他看来是带有几分威胁的，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美丽的。让树枝的密网截断了的太阳光，斜射在她的额上，印下了金色的斑纹——这条火舌倒是跟她整个脸上的激动的表情，她那对大大睁开的、不动的、发光的眼睛和她那讲话时候的热烈的颤抖相称的。

［俄］屠格涅夫《处女地》

她说这话的时候，深情地看了看我。那天早晨她一直这样温存地看着我，显得很快活，很亲切，同时却有点腼腆，甚至有点胆怯，仿佛怕有什么地方会引起我的烦恼，失去我对她的爱，而且……也怕过分流露感情，她对此似乎很害羞。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萨什卡吸足一口气，挺直身子，伊斯克拉向他身边挪动了一下，把一边冰凉的面颊伸过去，萨什卡把嘴唇紧贴在上面，一只手抱着她的头，把她搂到怀里，便一动不动了。他们就这样坐了好久，伊斯克拉惊讶地听着他的心跳动得是那样剧烈。

“放开我……放开呀。”说着她便把身子挣脱了出来。

“你瞧……”萨什卡叹了一口长气。

“挺可怕的，是吗？”伊斯克拉轻声问道：“你心跳吗？”

“再来一次好吗？嗯？再来一次……”

“不”伊斯克拉坚决地说，随即把身子挪开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我得想想。”

她心里确实有一种新鲜的，同时又是使她有点害怕的感

觉。那一吻并非出现这种感觉的原因，它只是使那股已经发动起来的力量得到了增强和有力的推动而已。伊斯克拉猜到这是一股什么力量了，但又由于认为这力量发动得为时过早而恼怒。她既感到恼怒，又觉得茫然失措。

［苏］贝·瓦西里耶夫《后来发生了战争》

但是她不是梦见自己和那些她要为之皱起眉头的少先队员在一起，而是梦见和中队辅导员，教师以及别的首长这些大人们在一起。他们都在沙滩上晒太阳，济娜非常喜欢在浅水的地方扑通，所以还在那儿拍水。后来人们喝喝了她一声，她立即上了岸，因为她还没有摆脱对大人唯命是从的习惯。

上岸的时候，济娜感觉到有道目光盯住自己，那是男人专心注视，评头品足的目光。她十分难为情，用两只手紧紧捂住湿淋淋的胸部，尽快趴倒在沙滩上，在甜蜜的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她想象自己没有穿游泳衣，光着身子躺在岸上，于是她的心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但仍旧没有睁开眼睛，因为这种恐惧并不吓人。这是另外一种恐惧，是叫人想看它一眼的恐惧。她催妈妈出门，不是因为自己有这种恐惧而觉得惊慌，却是由于想看一看这种恐惧而感到害怕。这个她所害怕的决定在她心里正同害臊的感情打着架，至于谁能战胜谁，济娜自己也还没有把握。

［苏］贝·瓦西里耶夫《后来发生了战争》

她低下头去，用甜蜜的目光望着伏库尔斯基那惊讶的眼睛，同时，把身子稍微往前探出一点，好像要吻他的额头似的。突然间有个羞惭的感觉毫无来由地侵袭了她，她在靠椅里往后退缩，涨红着脸，慢慢地垂下长睫毛，好像是在跟睡

眠对抗那样。伏库尔斯基望着她脸上的表情，不由得想起北极光的奇异的变幻和那种没有词儿的美妙的旋律；这种旋律有时像从另一个美好的世界上来的回声，在人们的心灵里激荡起来，他恍惚地倾听着台钟急促的嘀嗒声，和自己脉搏的突突声。他感到奇怪，这两种快速的节拍跟自己那思想的奔驰比较起来，几乎是缓慢的。

［波］普鲁斯《傀儡》

这金桂初时原要假意发作薛蝌两句，无奈一见他两颊微红，双眸带涩，别有一种谦恭可怜之意，早把自己那骄悍之气，感化到爪洼国去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悲　恸

小使女脸色惨白，两眼发楞地坐在地上，伸着腿，背靠在床边。

约娜冲上去问她："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罗莎丽一言不发，一动也不动；她的目光呆呆地盯着女主人。她像是被一种无比的痛苦折磨着，老是喘着气，然后突然挺直了全身，仰翻在地上，咬紧牙关，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唤。

这时她那裹在连衣裙里的，叉开着的双腿下，有什么东西在动了。并且从那里立刻出来一种异样的声音，波浪滚动一般的声音，一种被扼住了脖子的窘闷的喘息；接着忽然是一种拖长的猫一般的叫声，一种脆弱而已感到痛苦的哀鸣，这是婴儿走入人世来第一声痛苦的叫唤。

［法］莫泊桑《一生》

阿克西妮亚躺在那里脸变得歪歪扭扭，非常难看，一边的腮帮子紧靠在车厢板上。汗像小河一样从额上流进瘪下去的眼眶里……

疼痛是一阵一阵的，阿克西妮亚每次轻松了一会儿以后，再疼起来的时候更比以前增加了10倍的疼痛。阿克西妮亚觉得渐渐向下坠去的肚子里有一个东西正在向外冲，她把身子弯成弧形，用无法形容的、越来越高的可怕的喊叫声刺激着葛利高里。……

阿克西妮亚摊开两手，躺在血泊里面。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这些话老实不客气地从话筒里传过来，可以听得很清楚。玛丽生了下来，仰望着天，哀求上苍的怜恤；她的惨白的嘴唇在颤动着，可是一点发不出声来，正像一个人将要断气，极感痛苦的时候在祈祷。她后来便垂下了头，把脸埋在手里。

［英］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

吴氏将于朝栋尸首领回，亲视含殓，换了孝服，将他大伯、丈夫后事嘱托了他父亲，自己跪到府衙门口，对着于学礼哭了个死去活来。末后向他丈夫说道："你慢慢的走，我替你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说罢，袖中掏出一把飞利的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没有气了。

［中］刘鹗《老残游记》

索尼娅似乎十分伤心地说了这一番话，现出又激动又苦恼的样子，伤心极了。她那苍白的面颊又涨得绯红，眼睛里

流露出悲痛的神情。显然，她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她非常想表示什么，想说话，想替什么人辩解。忽然她的整个面容上表露出一种不能餍足的同情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想到这儿，苏珊珊眼皮发酸了，她怕陆步青觉察出来，便把杏黄头巾拉了拉，遮住了她的面颊，让一串泪水，无声地滴落在头巾的角角上。

［中］丛维熙《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琴借着挂在墙壁上的油灯的微光去看淑英的动人怜爱的瓜子脸，这张脸上罩了一片愁云，眉尖蹙着，凤眼里含着一汪泪水。这愁容似乎使淑英的脸显得更美丽了。这种凄哀的美，在淑英的脸上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使她忽然想起了一个死去的人。

［中］巴金《春》

“琴姐，”淑英偏着头轻轻地唤道，她投了一瞥忧郁的眼光在琴的脸上。琴刚刚转过脸去看她，两个人的眼光遇在一起了。琴心里一阵难受，就掉开头。淑英的轻声的话却继续送进她的耳里来，淑英半羡羡半安慰似地说：“你比我究竟好多了。”但是在这声音里荡漾着一种绝望的苦闷。

［中］巴金《春》

“那么，我不去了”淑贞赌气似地说。一阵失望的表情笼罩着她的瘦小的脸。她的嘴一扁，眼圈一红，差不多要哭

出来了。她连忙埋下头去。她的眼光触到了她那双在大裤脚下面露出来的小脚。她又把眼光移到她的几个姐姐的脚上去。摆在她眼前的都是未经包缠过的天然脚。只有她自己的一双却已经变成高耸的、畸形的东西了。

［中］巴金《春》

临行时他还勉强装出笑容，叮嘱蕙好好地调养，不使她知道自己的病势危险。蕙疲倦地点着头，两眼恋恋不舍地握着他，两颗大的泪珠垂在眼角。

［中］巴金《春》

蓦然间，在小路与大道相接的地方——我简直喜出望外，连心儿也几乎停止了跳动——她，卡泰琳娜已从松林的阴影里闪出了身子；她满脸绯红地奔来，纵身跃过了路旁干涸的水沟，谁知那头缎子般柔软的褐发，仿佛一股往上直涌的潮水，冲走了她头上的金色发网；我连忙伸手将她扶住。她还在气喘不休，一双明亮的眼珠，却深深地凝视着我。“我——我是从他们那儿溜出来的！”她终于喘吁吁地说道；随即把个小包塞在我的手里，轻声补上了一句：“这是我给的，约翰尼斯！千万别小看它呵！”说着，她那小脸蛋上忽然堆起了愁容；丰满的小嘴还想说些什么，可是泪珠却早已夺眶而出。她伤心已极，连连摆着脑袋，猛地抽身就走。我眼看着她的衣裙在幽暗的小径上消失；过后，还听得远处的树枝，发出了沙沙的声响，末了我就一个人站在那儿。

［德］台奥多尔·史托姆《淹死的人》

她等待着，她希望着，她在等待之中自己欺骗自己……但是他又一次拒绝了她！爱芙姬琵达离开了角斗士首领的营帐，她的脸是扭歪了的而且流满了泪水。她的两眼迸射着怒火，她的脸，由于遭受了屈辱，显现了两片她感到极其羞耻的红晕。

起先，她只是循着静寂的营垒走去，由于极度的激动什么也觉不得了，她走路就像走在暗中摸索一般，她小时在帐幕的小支柱上绊跤，或者撞到那些围住大群战马的绳篱的木桩上去，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竟发觉自己已经站在垒墙的防栅边了。她的思绪是乱七八糟的。在她狂热的头脑中，她对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既没有明显的观念，对外界也没有任何确切的印象。她的耳朵中老是在轰隆地发响。她所知道的只是：她的痛苦是极其可怕的，也渴望复仇，渴望无情的渴血的复仇。

［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

范莱丽雅用愤激的话语，把暴风雨一般的感情倾吐了出来，她由于极度的激动而变得精疲力竭了，突然，她脸色惨白，倒在卧榻上昏了过去。

范莱丽雅有半个多小时都处在强烈的神经激动状态中，无疑，这妨碍她了解她所说的那些话的全部意义，也妨碍了她考虑这坦白承认的后果。也许，她没有权利采取像她这样的态度。她过去的生活并不是无可非议的，甚至在对斯巴达克思的恋爱过程中，她也是表现得非常轻率的。但无论如何，范莱丽雅已经用她虽然可能并不十分合乎逻辑的激烈的话，指出了罗马法律加在妇女身上的那种痛苦、那种压迫以及那种——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使她们处在卑贱地位的

情况。

［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

她（丽妲·苏尔）尖声怪腔地喊叫着，好像垂死的野兽一般。当时所有她那优美的文雅姿势都没有了。她从甜蜜优雅的欢迎会气氛中——她那种殷勤的喁喁私语、作态、撮嘴，看来那么可爱、那么迷人——立刻降到了那种由恐惧而显出的动物本色。她的眼睛里含有一种被追捕的恐怖神气，她的嘴唇和面颊惨白而拉长了。她蹒跚地、难看地往后退着；在发怒而又强壮的爱怜的强有力的掌握中，她歪来扭去地蠕动着，尖声喊叫着。

［美］德莱塞《巨人》

她黄褐色的面孔突然变成一副哭泣的怪相，又可怕又丑恶：嘴唇拉得很长，嘴角往下撇，脸上所有的肌肉都绷紧了，哆嗦着，眉毛扬起来，脑门上皱出一条条深纹，豌豆般的大泪珠，连连从眼睛里滚出来。她两只手抱着头，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身子前后摇晃着，拖着小调小声哀嚎起来。

［俄］库普林《阿列霞》

伊莉妮奇娜听普罗霍夫尔念完，高兴得有半天说不出话来。像珍珠一样的细碎泪珠，从她的棕色的脸上和腮帮子上的很深的皱纹上滚下来。她低下头去，用上衣袖子和粗糙的手巴掌擦着眼泪，但是泪珠还是顺着脸上往下跑，滴到围裙上，把围裙湿得斑斑点点的，好像下了一阵连绵的温暖的雨。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亚茜雅的脸色变得苍白，整个身体颤抖着，她的冷酷的态度动摇了，突然啜泣起来，她竭力要忍住哭泣，把脸孔扭得出奇的丑陋。但阿耐蒂不觉得它丑，反而比最美丽的容貌更使她动情。她扑过去，把亚茜雅抱在怀里，亚茜雅的手紧攀着桌子，也不抗拒，她的身体随着啜泣而抽动着，两颊滴着泪珠，眼睛和鼻子有如泉涌。阿耐蒂吻着她的面颊、眼睛和鼻子。亚茜雅完全被征服了，把沉重的额头靠在婆婆的肩膀上，用她的衣服来擦眼泪。

［法］罗曼·罗兰《搏斗》

一个歇斯底里病的女人被人拉着两手牵到长老面前，她刚看到长老，忽然起始好像离奇地尖叫了一声，喉咙里发噎，全身抖索得像产妇。长老将肩带放在她的头上，她立刻不响，安静了下来。我不知道现在怎样，但是在我做小孩子的时代时常在乡下和修道院里看见还听见这类歇斯底里病的女人。她们被带去做晚祷，她们尖叫或狂吠，使整个教堂都听见了，但是等圣餐取了出来，引她们过去的时候，“疯狂”立刻停止，病人永远会安静一会。

［俄］陀思妥也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也有象我这么不幸的女人吗？”

“不，我一定要冲破，我一定要冲破！”她叫着，跳起来，忍着了她的眼泪。然后她走到写字台前，打算再写封信给他。但是，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她没有力量去冲破一切。她没有力量去跳出她过去的处境，不管那处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在写字台旁坐下，但是没有写信，她把两手搭在身上，头伏在手上，哭起来，胸脯起伏地呜咽着，像小孩哭一样。她哭的是她曾梦想她的处境快要弄清楚，弄确定，而那梦想如今是永远破灭了。她可以预料到这一切仍会像过去一样，而且实际上会比过去更坏。她感到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来是那么无关轻重的，那地位对于她还是非常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抛弃了丈夫和儿子投奔情人去的那种女人的可耻处境；不管她怎样竭尽心力，她总不能够变得比她实在的更坚强一点。她永不会尝到恋爱的自由，却会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时时感到罪迹被揭发的威胁，为了和一个她所不能共同生活的，同她很疏远的男子结上不名誉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同时这事情又是这样可怕，她连想都不敢去想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她尽情地哭泣着，像小孩受了处罚的时候的哭泣一样。

[俄]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娜塔莎更沉静了，但并没有更加愉快，她不但逃避各种外界的欢乐：跳舞会，闲游，音乐会，看戏，而且她没有一次笑的时候不是在笑声里夹着眼泪。她不能唱歌，她一开始要笑，或试图独立歌唱的时候，泪水便哽住了她：那是忏悔的泪，回忆一去不返的纯洁时期的泪，那是烦恼的泪，由于她白白地毁坏她的本来是可以很幸福的青春生活。她似乎特别觉得，笑与唱歌对于她的悲哀是一种亵渎。她也没有想到献媚，她甚至不须抑制她自己。她说并且觉得，这时候，所有的男子，在她看来，完全像是小丑娜斯他斯亚·依发诺夫那。内心的警戒兵，坚决地禁止了她一切的快乐，并且她失

去了从前的一切的、无忧无虑的、充满希望的少女生活的兴趣。

[俄]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玛丽亚公爵小姐留在露台上，天气放晴了，出了太阳，热起来了。除了她自己对父亲的热爱，她不能够了解任何东西，也不能够想到任何东西，感觉到任何东西。这爱她似乎觉得是她以前没有过的，她跑到园里，吸泣着，顺着安德来公爵所种的新菩提树的道路，一直跑到池边。

"是的……我……我……我希望他死！是的，我希望赶快完结……我想要安宁……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死了，我的安宁又有什么意思呢！"玛丽亚小姐出声地低语着，快步地在园里走着，把双手压着胸口，胸口一起一伏地发出呜咽。

[俄]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眼泪涌自娜泰雅的眼睛，眼泪不是时常携来安慰的。当眼泪在胸口中抽汲了许多之后，终于流了出来，开始是急骤的，于是比较容易地、更柔和地。这种眼泪是能安慰的，有益的，哀愁的嘶哑的痛楚因眼泪得减轻了……但是有一种冷的眼泪，很吝惜地流出来的眼泪，被推移不动的累坠的苦痛的重量从心头绞出来的一滴一滴的眼泪，它们不会安慰，不会消愁，可怜人便流这种眼泪；没有流过这种眼泪的人们还不能算是不幸的。娜泰雅今天懂得了。

[俄] 屠格涅夫《罗亭》

她的痛苦延长到第十九小时。惊吓异常的岳母包着眼泪

领他到充满一种特别闷热的屋子里来。在揉皱的床铺上转侧不已、瞪出被凶狠的痛楚变了形的眼睛。头发蓬乱着、样子和平日不大相象的妻子，发出野兽般的号哭迎接着他。

“彼得，告别罢，我要死了。男孩子会生下的……彼得，别了……”。

她的因咬紧而发肿的嘴唇几乎不动了，话语似乎不是从喉咙里出来，却是从丑陋地肿胀着、快要涨破、已经垂悬在腿上的肚腹内出来的。发紫的脸也肿了；她喘着气，象疲乏的狗，也伸出红肿的、嚼破的舌头；她抓住头发，拉着、揪着，一直地号哭着，怒吼着，在劝解，战胜那个不愿或不能对她让步的某个人。

[苏] 高尔基《家事》

这队人马转眼走得看不见了。我瞥了M夫人一眼，险些惊呼起来：她站在那里，脸色白得和手帕一样，大颗大颗的泪珠夺眶而出。我们的目光偶然碰到一起：只见M夫人突然满脸绯红，猛地转过身去，脸上分明闪现出担心和懊恼的神色。我成了多余的人了，处境比昨天还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不过我怎么才能躲得开呢？

M夫人一似看透了我的心思，突然打开手里的书，脸又红了起来，显然要尽量不去看我，仿佛直到这时才醒悟过来，于是开口说道：

“咳！这原来是第二册，我弄错了；请把第一册给我取来吧。”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英雄》

文　静

索尼亚是一个苗条娇小的褐色女子，柔媚的眼睛上罩着长长的睫毛，密黑的发辫在头上绕了两圈，脸上的皮肤，特别是袒露着的细瘦的然而有肌肉的美丽的手臂上和颈子上的皮肤，是黄色的。由于行动的平稳，娇小四肢的柔软灵活，以及几分狡猾和谨慎的态度，她好像一只美丽而未成熟的小猫，这只小猫就要长成美丽的猫儿。……她的眼睛流露着那样少女的热情崇拜，从密密的长睫毛下边望着就要去从军的表兄……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蒲丽丝拉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发育，每天总要增添些新的妩媚，而你一发觉这种新的妩媚，就会觉得这种新的妩媚抵得上她以前所有的妩媚。她刚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简直不成人样，呆瞪瞪的，虚弱瘦削，而现在似乎我们真看到造物主就当着我们的面造成了一个女人，但是对一个女人的心灵和身躯的神秘，我们只有更敬畏了。昨天，她的面孔是苍白的——今天却像鲜花一样艳丽。蒲丽丝拉的微笑像小娃儿第一次的微笑一样新奇。

［美］霍桑《福谷传奇》

宝玉掀起帘一步进去，先就看见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鬓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线的坎肩儿，葱黄绫子棉裙；一色儿半新不旧的，看去不见奢华，惟觉雅淡。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

“守拙”。

［中］曹雪芹《红楼梦》

她的小脸简直就是一个仙女似的，她那双又大又沉思的蓝眼睛，显得一种深沉的、热烈的、信任你的表情：一副乌黑的眉毛又生得端正无比，在一个雪白的额角上，永远好像在有所深思似的；一些金黄的、丝一般的、稍微有点纷乱的额发，在这个额角上投下了它的影子，不用说哈尔维先生，就是另外一位名字叫做伦勃朗时的画家，也决不会不屑把这景象画出来的。

［波］显克微支《奥尔索》

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血红的残阳照射在脸上。晚妹的面颊燃烧着艳鲜的红晕，眉毛显得淡了些，紧抿着的嘴唇微微凹进去。她低垂着眼帘。长长的睫毛在轻轻颤动。

［中］凌力《星星草》

亚瑟走进大学生们正在举行着小集会的那间房子，眼光接触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小时候一同玩耍的伴侣，华伦医生的女儿。她正坐在一个靠窗口的角落里，脸上显出一副聚精会神的诚诚恳恳的神气，倾听着那“启发者”之一——那个穿着一件破外衣身材高大的年轻的伦巴第人——对她所讲的话。近几个月来，她大大的变了，发育得很快，现在看上去已经是一个成熟了的青年妇女，但仍旧是女学生的打扮，背后挂着两条浓黑的辫子。她全身穿的黑衣裳，因为房间里很冷而且有风，把一个黑色围巾披在头上。她的胸前插着一枝柏树叶子，那是青年意大利党的标帜。那位“启发者”正在

对她热情地描述卡拉勃里亚地区农民的悲惨情况；她坐那儿静静地听着，一手托着脸颊，两只眼睛注视着地面。

［英］艾·丽·伏尼契《牛虻》

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

［中］张友鹤《唐宋传奇选·莺莺传》

睹一女子，露裛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

［中］张友鹤《唐宋传奇选·裴航》

众妓华服骑马，点着灯烛，乘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临凡。

［中］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六桥才迹》

原来是一个绝色的年轻女子。只见她生得两条春山含翠的柳叶眉，一双秋水无尘的杏子眼，鼻如悬胆，唇似丹朱，莲脸生波，桃腮带靥，耳边旁带着两个硬红坠子，越显得红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说话，一笑两酒窝儿，说甚么出水洛神，还疑作散花天女；只是她那艳如桃李之中，却又凛如霜雪，对了光儿，好一似照着了那秦宫宝镜一般，晃得人胆气生寒，眼光不定。

［中］文康《侠女奇缘》

里面出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穿了一身布服，二蓝褂子，青布裙儿，相貌端庄莹静，明媚闲雅，见客福了一

福。

［中］刘鸿《老残游记》

永定河卷着泥沙奔腾咆哮的景象不见了，此刻，缓慢地潺潺地流着，静静的河水，淡淡的白云，多么像这位姑娘脸上宁静的沉思啊！她双眼凝视着不停逝去的流水，若有所思地许久没有动弹。

［中］杨沫《芳菲之歌》

白素的生意好，这是真的。她的桶前，时常站满了拿着锅锅碗碗的人。有的，巴不得一走拢买了就转身，有的却不着急，无话找话说，好像不和白素攀几句话，或是不说上那么几句不三不四的话，就枉化两角钱买一回豆花一样。白素听着那些不正经的话，脸上红红的，但却不冒火，也不搭话，只是微微地笑。那说话的人见白素笑，认为自己的话说到她心里去了，好欢喜。但也有人撇嘴，说是白素根本没听那些混账话，“人家规矩人家的姑娘，哪里听得懂你那些‘弯弯拐拐’的？”说白素的笑，是因为她生就一副不笑也带三分笑的模样，让人看上去觉得她在笑，其实她没有笑。这话也许当真，因为白素那弯弯的细细的眉毛，好像豆荚一样的亮亮的眼睛，那玲珑的鼻子，那小巧而红润的嘴巴——尤其是这嘴巴，总是似张非合的，不时又微微露出一下那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这模样儿，真的是不笑也带三分笑。到底是白素听不懂那些“弯弯拐拐”的话呢，还是听懂了却不答话，没有人知道。

［中］李宽定《小家碧玉》

拐子婆，是有一双媚人的眼睛的，常常是水汪汪地盯过来，撩拨对面的人。但在这一夜却是非常的庄重，像一个不曾出嫁过的姑娘一样，她在煮饭的时候，不时跑到后面的窗口去探望，微微含笑地瞧那夜色掩着的田野。同我们一桌吃饭的当儿，总常常偏着头，作着在听的姿势，有时会忽然红起脸来，好像觉得我们明白了她的心事似的。

［中］艾芜《山中送客记》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敧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中］苏轼《洞仙歌》

留心看逸云，见她肤如凝脂，领如蝤蛴，笑起来一双眼又秀又媚，却是不笑起来又冷若冰霜。

［中］刘鹗《老残游记》

俺小姐这些时春山低翠，秋水凝眸。别样的都休，试把你裙带儿拴，纽门儿扣，比着你旧时肥瘦，出落得精神，别样的风流。

［中］王实甫《西厢记》

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只这脚踪儿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挪了一步远。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似神仙归洞天，空余下杨柳烟，只闻得鸟雀喧。

［中］王实甫《西厢记》

她把灯放在桌子上，将灯芯旋低一些，坐下来，开始瞅着伊凡·伊立奇。她的脸很清瘦，像是刚害了伤寒症的小姑娘，在她微微努出的嘴角上，一边有一条细细的皱纹。灯光照在她半边脸上和一只又镇静又大的眼睛上，针尖似的一点火光在那瞳孔里反映出来。她好像已经安顿好，打算坐上一个通宵，把臂肘撑在膝盖上，让拳头托住下巴，只有达莎才会坐成这种姿势。

……那天晚上在彼得堡，她走到捷列金寓所里那个“反习俗斗争中心站”，那时候他第一次看见她，他似乎觉得她美丽得如同春天。她两颊通红，穿一套黑呢衣服有点热呼呼的，一股幽雅的香水味儿弥漫在屋子里。一些诗人“壮丽的亵渎行为”的参加者，坐在这儿用木块搁起来的铺板上。她倾听着矫揉造作的诗篇，让小小的拳头托住下巴，小手指摸着那微微努出的多变的嘴唇……后来，他把她坐过的那张椅子搬进自己书房里……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这突出其来的决定，使德·瑞那夫人沉思不语。她是一个窈窕的少妇，长得丰满合度，端正秀美。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本地的美人儿，山村里个个人都这么说。她有某种纯洁朴素的仪态，而且有像少女般的娇艳。根据巴黎人的眼光，她这种天然的风致和美貌，流露着无限的活泼和天真，使人想到她生就是温柔的、甜蜜的。如果她真的明白她自己这种优点的话，德·瑞那夫人要感到非常的困窘和羞耻的。因为在她的高洁的心里，从来没有殷勤献媚，或者娇揉造作的感情。寄养所长，有钱的哇列诺先生，有一个时期，曾经钟情于他，不过没有成功。为了这件事，她的贞操增加了很

大的光辉，人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品行很好的夫人。

［法］司汤达《红与黑》

乔妈两手一摊，但是噔地走了出去，不曾还嘴，等她出去之后，春月脱下家常的旗袍，很快地穿上膝长文雅的藕合色绸衫，系上后腰打褶的紫色长裙，在绸衫的宽袖和高领上，她母亲绣上了十六只粉红的和淡绿的蝴蝶。

她独自含笑绕房间行走，轻移莲步款摆柳腰，小心地整一整发髻，仿佛是戴着一顶珠冠。她在镜前优雅地屈身请安——头颈向前倾，背脊挺直，右膝刚刚擦地，双手轻触左臀。她垂下眼睛说，“张家女儿承蒙过奖，愧不敢当，我算不上美人中美人……”

［中］包柏漪《春月》

齐娜伊达的态度非常庄重，差点儿显得高傲了，是真正公爵小姐的气派。她脸上有一种冷冰冰的端庄和尊严，我简直不认得她了，我也认不出她那种笑，她那种眼光，虽然我觉得她在这种新姿态中，也还是很美。她穿一件浅蓝色花轻纱长袍，头发照英国式梳的，梳成长长的一条一条的发卷垂在颊上。这种式样跟她脸上冷冰冰的表情非常相似。

［俄］屠格涅夫《初恋》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伊琳娜一直精心准备自己的打扮，自己的发式。舞会前夕，她身体有点不适，坐不住，有一两次还独自暗暗哭泣。可是当着李特维诺夫的面，她脸上总是挂着呆板的微笑……然而，在他仍是那么温柔，只不过有点心不在焉，不时照照镜子。舞会的当天，她非常沉默，脸色

苍白，然而很平静。晚上，他来看她。她出来见她，身上穿着一袭透明的白纱长衣，微微高耸的发卷上插着一枝不大的蓝花。他完全吃惊了：她竟是如此美丽端庄，庄严得和她的年龄不相称。“是啊，她从早晨起就长大了。”伊琳娜垂手站在他面前，不笑，也不矫揉做作，两眼根本不瞧他，而是果断地、甚至大胆地径直瞧着远处的什么地方。

[俄] 屠格涅夫《烟》

李特维诺夫抬起眼睛……站在他的面前的真像是他的审判者。他觉得达吉雅娜比以前更高，更端庄，她脸上焕发出少见的美，然而像石雕一样威严、冷漠无情。她的胸部没有起伏，一色的紧身衣服仿佛是希腊人的长袍，平直的长褶犹如大理石雕成，一直垂到双脚，并将它遮盖起来。达吉雅娜的眼睛，也那样平静而冷漠。他从这目光中读到了自己的判决，于是弯下腰，从那只丝毫不动地伸向他的手中接过信，默默地走了。

[俄] 屠格涅夫《烟》

忽然，一绿光亮在楼下的一个窗前显现了，于是，来到第二个窗，又来到第三个……。是有人持着蜡烛走过了室内。“难道是丽莎？不会的！……”拉夫列茨基站了起来。……一个熟识的面影掠过了，而丽莎，就出现在客厅里面，她穿着白色的寝衣，头发分披在她的肩上，轻轻地走到了桌前，弯下身去，把蜡烛搁到桌上，像在找着怎么；于是，把脸面转向花园，她来到了那开着的门口，全身洁白、轻盈地、绰约地、停立在门槛上了。

[俄] 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奥丽雅忙碌地倒茶。我现在比吃饭时更加注意地看她。她同一般县城姑娘一样，很少说话，但是至少我看不出她是希望说几句漂亮话而同时又带着空洞无力的苦闷感觉的人；她不作好像充溢着难言的感触的叹息，不在额角底下转动眼睛，不作幻想的和含糊的微笑。她的眼光安定而冷静，好像大幸福或大骚乱之后休息着一般。她的步态、她的动作是果断而大方的。我很喜欢她。

[俄] 屠格涅夫《我的邻居拉其洛夫》

穆涉变得厉害——面貌、声音和举动都变了；可是改变最大的还是她的一对眼睛。以前这对带恶意的美丽的眼睛就像鳗鱼似的串来串去；它们老是偷偷地然而光辉地闪动着；眼光好像针尖一样地刺人。……现在它们却正面地、安静地、坚定地在望着人了；那对黑黑的眼珠失去了它们的光泽了。“我毁了，我驯了，我善良了！”她那平静无光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她那不断的柔顺的微笑似乎也说着同样的话。她的服装也朴素了；她穿了一件带小点的褐色衫子。她向我走过来，问我是不是还认识她。她显然不带一点儿窘相，这并不是因为她失掉了羞耻心和记忆力，却只是因为她已经摆脱了她的虚荣心。

[俄] 屠格涅夫《普宁和巴布林》

我这时不得不放下我的画笔；因为她在我的面前，目光已经低低地垂了下去；要不是她的纤手从膝上提起，轻轻安放在她的胸脯上，那她本人就成了一幅没有生命的肖像画了。

她的姿态尽管这样千娇百媚，但我还得声明说，“您这

幅模样儿，我是无法绘画的；难道您不愿意对我瞧着吗，卡泰琳娜？”

她听了却把睫毛往上一抬，露出了褐色的双眸，她是多么的纯洁无邪！她那真挚而热情的目光照亮了我的心田……

［德］台奥多尔·史托姆《淹死的人》

“您慢走……”妻子宁子站在门廊上送别丈夫，身旁的相子领着三头丹麦种猎狗跟在大介后面，一直陪送到斜坡下面的大门口。宁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廊上目送着，直到两人的身影消失在离厅门二十米远的花坛后面。在这段时间里，相子意识到宁子大概连身子也没有运动，在悄悄地、直勾勾地紧盯住自己的背影。宁子感情毫不外露，行动彬彬有礼，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影子一般不时地纠缠住相子。特别是发生了昨晚那样的艳事之后，相子翌晨更感到是那样了。

［日］山崎丰子《浮华世家》

乃是十七八岁一个美貌女子，立在门外。看见门开，即便掀起布帘，走将进来。那女子笑容可掬，言词媚娇，美艳非常。

［中］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忽有一妓，抱胡琴立于筵前，转袖调弦，独奏一曲，纤手斜拈，轻敲慢按。满座清香消酒力，一庭雅韵爽烦襟。须臾弹撤韶音，抱胡琴侍立。

［中］冯梦龙《警世通言·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在这个幽静、舒适、芳香的角落里，到了晚上，身披极薄的白绫无袖长袍，腰系淡蓝色丝带的美女范莱丽雅，就在这儿的长榻上睡觉。在幽暗的灯光下，她那比得上奥林比斯山女神的双肩，宛如象牙雕成的丰满臂膀，以及被她漫不经心地披散下来的波浪般的黑发掩映着的、半裸的、洁白的胸脯，显得优美极了。她用肘弯支着枕头，她那纤小得像孩子一般的雪白的手托着她的头。

她半闭着眼睛，脸色显得极其宁静，好似已经睡着了；但事实上，她却正沉浸在自己的想念中，而且这些想念显然非常甜蜜；她处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中，连那被密尔查领进密室，出现在她眼前的斯巴达克思也没有注意到。当密尔查轻轻地开门进来又立刻走出房间，并且在外面关上门的时候，范莱丽雅甚至连动也没有动一下。

［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斯》

这样一个戴呢帽的小姑娘，伫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那顶浅红色的男帽形成这里全部景色，是这里唯一仅有的色彩。

［法］玛·杜拉《情人》

他想到她的时候，他可以对他自己生动地描画出她的全副姿影，特别是她那个那么轻便地安放在她那端正的少女肩上，而且那么充满了孩子样的明朗和善良的、小小的金发的头的魅力。她的孩子气的表情，加上她的身材的纤美，构成了她的特别的魅力，那魅力他是完全领会到了的；但是常使他意外惊倒的，是她那双温柔、静穆和诚实的眼睛的表情，

特别是她的微笑，那总是把列文带进魔术的世界，他在那里面感觉得眷恋难舍，如像他记得在童年时代的一些日子里所感觉的一样。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达尔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女儿娜泰雅·亚历舍耶夫娜在初眼看来也许不觉得可爱。她还没有完全发育；她是瘦的，皮色浅黑，身子微微有点驼曲。但是她的面貌是秀丽的，匀称的，虽则在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是略大了一点。特别美丽的是在她的修细的弯弯的眉黛上配上一张纯洁平直的额。她少说话，只是听着，不转眼地望着别人，好像她在拟定自己的结论。她时常站在一边。两手闲空的垂着，一动也不动，深深地在思索；她的脸在这时候表现出她的脑筋是在内部活动着的……一丝几难察觉的微笑会突然浮上她的唇边而旋复消失；于是她徐徐地抬起她的大的深蓝的眼睛。

［俄］屠格涅夫《罗亭》

严格地说，奥尔迦可并不是美人，那就是，肌肤既不白晰，面颊和嘴唇也并不色彩鲜艳，眼睛里也并不放射出内心之火的光辉；嘴唇既非珊瑚，牙齿也非珍珠，手也并不纤小得像五岁的孩子似的，长着形如葡萄的手指。

但是如果把她变成雕像，那准是一个优美与和谐的立像。略嫌太高的身材恰恰与大的头颅相称，大的头颅——又与椭圆形的脸盘及脸形的大小相称；这一切又依次与肩膀调和，肩膀——又与躯干调和。

……

鼻子形成一条起得不太明显的优美的线条；嘴唇很薄，

大都是抿紧的，这是一种不断地憧憬什么的思想标志。在暗黑的，灰蓝的，始终愉快的，什么也不放过的炯利的眼珠里，也闪耀出同样的如语的思想的光彩。两道眉毛给她的眼睛以一种特殊的美，它们并非弧形，并不以两条绝细的，以手指捏成的浅箍在眼睛上——不，它是两条亚麻色的、毛茸茸的，差不多是笔直的、不大对称的线条，一道比另一道高出一点点，因此在这道眉毛上面有一条小小的皱纹，其中仿佛含有寓意，隐藏有思想似的。

奥尔迦的头颅是如此齐整而高贵地安在纤细而高傲的脖颈上，走起路来，她将它微微朝前弯倒，全身的动作非常均匀，步子轻盈得几乎觉不出来……

[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

她的往上抬起的眼睛里面表露着丰满的感情，不是感情的断片和暗示，而是全部的感情。眼泪在眼眶里还没有来得及干，弥漫着渗透灵魂的闪耀的暗示。胸、颈和双肩呈现出匀称的美丽的线条，这种线条是只有充分发展的美色才会具有的；她的头发从前卷成松松的卷发披散在脸上，现在编成了一条浓密的厚实的辫子，一部分向上梳起，另外一部分有手臂那么长的一段，拆散开来，那细而长的弯曲、很美丽的头发一直垂到胸前。她的面貌似乎完全变得认不出来了。

[俄]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

至于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呢，她是那样娴静，而且显得非常温柔，使每个人有她在场立即觉得自己好像在家里一样。此外，从她那迷人的整个身姿，含笑的眼睛，纯朴地微微倾斜的两肩和淡淡的粉红色的手臂，轻盈地，同时又好像

有点慵懒的步态，以及她那缓慢的、愉快的声音——一切都使人感到象闻到清淡的香气那样几乎觉察不到的、妩媚的幽雅，还有些羞怯的温柔，很难用几句话表达出来的那么一种愉悦。但是，那使人感触到和使人兴奋的东南——当然，已经不是胆怯。拉夫列茨基谈起戏剧，谈到昨天的演出，她自己也马上谈起了莫恰洛夫，不仅只限于说一些感叹的话和叹息，而且对他的表演说出了一些正确的和女性才能敏锐觉察到的意见。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就是啊，"他想道，"一个新人刚刚在开始走向生活，一个可爱的姑娘，她将会有什么变化呢；她容貌也很美，白晰，红润的脸庞，眼睛和嘴唇都是如此严肃、端庄，目光也是那样诚实、天真、可惜，看来她有点过于热情洋溢、身材也很美，走起来是那样轻盈，说话声音也是那样温和，我非常喜欢她那突然停下来，一笑也不笑，注意倾听别人说话的神态，然后她把自己的头发往后一撂，开始沉思起来，的确我也同意，潘辛配不上她，不过，他坏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干吗要沉入幻想呢？大家都正在走着的人生道路，她也同样要走啊，我最好还是睡一会儿吧！于是，拉夫列茨基闭上了眼睛。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我双臂搂着她的雪白的脖子，身子靠在她身上休息，她的胸部像波浪似的起伏着，她把疲惫不堪的双手放在膝盖上，凝望着前面出神。我的眼睛随着她的视线向晚霞染红的天空望去，黄昏的寂静气氛快意地围绕着我们；尤蒂特坐着凝神

沉思，抑制着自己的被激动的热血的沸腾，把内心的愿望和感情严密地封锁在自己胸中，不让我的少年狂热的心知道。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置身于熊熊烈火燃烧的深渊旁边，而一直天真无邪地沉浸在这种恬静的幸福中，看见天空透明的、玫瑰色的晚霞光中浮现出安娜的秀美苗条的形象。因为这一瞬间我心里只在想她，我预感到爱情在萌动，觉得我当时非得立刻见到这位窈窕的少女不可。

[德] 凯勒《绿衣亨利》

罗海西又一次注视着这女孩的脸。她那时正微低着头在看她的英语读本上的图片。美丽的面容正好像是风水先生手中的藤杖，它能使四周潜伏着的美立即显露出来。柔和的阳光在那一刹那间似乎已变成了有知觉的生物；秋天也似乎忽然具有了一定的形象。像太阳约束着一切行星一样，这女孩儿使得天空、大气、光线和她身边的一切都围绕着她活动，而她自己却颠顸地、沉默地坐在那里，看着一本教科书上的图片。

[印]泰戈尔《沉船》

胡杏端庄地坐在床沿上，他走上前去，对准胡杏作了一个揖，就动手扯胡杏的袖子，又指指套间，意思是套间里有好东西，叫她去看。胡杏明白了这个意思。她的睫毛动了一动，跟着，她左脸上那个深深的笑涡儿也动了一动，最后，她仍然端庄地坐着，轻轻地摇了摇头。她的仪态沉静大方，没有一点怒容，可是十分坚决。何守义瞧着她这摇头的样子，觉着就是天仙下凡，也不能这么美妙柔婉，不知不觉就瞧呆了。……

胡杏不看，也不动，她的眼睛注视着屋顶的瓦桁，只有眼白露在下面，好像希腊古代的艺术家雕刻的女神一般。她的小小的圆脸像一朵向日葵一样微微仰起，那上面亮闪的汗珠跟露水珠儿一样。她那粗大的黑辫子搁在左肩上，刘海散乱地盖着眉毛，满脸发出棕色的闪光，好不威严。也正是她这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使她看起来比随便什么时候更加可爱。

[中]欧阳山《苦斗》

沉　着

大翠是个爽朗而透明的人，如果在往常，她讲这些话时，一定要伴随着咯咯的笑声。今天，虽然嘴角上也挂着笑容，但我看得出，那是无声的苦笑。显然，她是想把心灵深处隐蔽着的爱情，蒙上一层雾，涂上一层漆，使我不再提及她和东方汉阳的事情。

“你不是送给东方烟荷包吗？”我索性单刀直入地问，“还有在窗户上剪过……”

我的话才出口，大翠的脸“腾”地红了，她的头略略低了下去，半天没有吐出一个字。我正在暗暗庆幸“当头一将”的力量，她的头猛然又仰了起来，以十倍犀利的语言，回答我说：“人嘛！谁没个爱好？！东方汉阳爱星星，爱吹箫，俺喜欢挑花，刺绣，剪纸……这有啥奇怪的。”

我没词儿了。

她摇起双桨，小船缓缓向前驶去。

[中]丛维熙《没有嫁妆的婚礼》

很慢很慢的，若霞把帘子掀起，而后像在戏台上似的，一闪身出了场。她穿了件蓝布大的褂子，一双白缎子鞋，脸上只淡淡地拍了一点粉。从帘内一闪出来，她的脸就正对着客人，她的眼极大方的天真的看着他，她的随便的装束教她好像比在舞台上矮小了好多，她的脸上不似在舞台上那么艳丽，可是因皮的细润与眉眼的自然教她更年轻一些，更可爱一些，可是她的声音好像是为她示威：一种很结实，很清楚，教无论什么人都能听明白这是一个大方的、见过世面的，好听而不好招惹的声音，这个声音给她的小长脸上忽然的增加了十岁。

[中]老舍《四世同堂》

她的脸也很好看。在她扬起脖子，抬起头的当儿，那绿色的芦苇上立刻现出了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眼睛、鼻子、嘴都不大，但配合得异常精巧，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灵气。她的一头湿漉漉的短发妩媚地抿在脑后，使一张女性十足的脸平添了几分男孩子的英武气概。她那眉毛更增加了整个面部的风韵，细细的、长长的，平直地覆在她的眼睑上，但在她被凉水一激的时候，眉毛两端又高高地挑起和急遽地下垂。生动得无可名状。

她洗完澡，用一块破毛巾把身体仔仔细细地擦干。风不停地刮着，天空开始出现急遽飘飞的一丝丝白云。她好像才觉得有点凉，返身拣起撂在黑色囚衣上的内裤。在她又转过身来的时候，一抬头，突然发现了我。

她没有惊呼，也没有吓得四处躲藏，而是眯起眼睛迟迟疑疑地望着我。眼神里有几乎愤怒、几分挑战、几分游移：她要决定她究竟干什么。

我也没有跑，也没有和她打招呼，然而我全身的神经都紧绷着……

终于，她露出洁白的牙齿朝我莞尔一笑。随即，又抿上嘴，侧耳听了一下。只有呼呼的风声，芦苇和芦苇说着情话，于是，她并不急于穿衣服，却撂下手中的内裤，像是畏凉一样，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搭在两肩上，正面向着我。

在风中的阳光，泛着淡淡的黄色。黄色的阳光照着她青春的前额。

她没有任何一点引诱的动作，更没有一句挑逗的话语，她的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她是在用眼睛、用她身上每一处微微哆嗦的肌肤、用她毫不准备防御的姿态呼唤着我。

[中]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十一娘袖中摸出两个丸子，向空一掷，其高数丈，才坠下来，二女童即跃登树枝梢上，以手接着，毫发不差。各接一丸来一掷，便是雪亮的利刃。十一娘言笑自如，二女童运剑为彼此互刺之状。初时犹自可辨，有顿饭时候，然后下来，气不喘，色不变。

[中]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您有什么事？”彼德希布洛半转过身用批评的眼光打量了一下来访的女客，问道。女客默默地鞠了一躬，轻盈地缓步走到桌子旁边，皱着眉头用一双严肃的蓝眼睛打量着警官。她穿得朴素、寒伧，像小市民那样，包着头巾，披着一条用得很旧的灰色披肩，她用好看的小手的浅黑的长手指摆弄着披肩的末梢。她身材高大丰满，胸脯非常发达，隆着宽大的前额，她似乎显得特别地严肃和强硬，不像女性那样。从外表上看，她大概有二十六、七岁。她那样缓慢地，沉思

似地移动着，仿佛在考虑她要不要退回去。

[苏]高尔基《蓝眼睛的女人》

“得了，娜塔莎，”索尼亚说，“我知道你对，但是只要把上面的一件取出来。”

“我不要，”娜塔莎叫着说，一手拢住汗脸上的乱发，一手捺毯子，“捺吧，彼恰，捺！发西里齐，用力捺！”她叫着。

毯子捺紧了，箱盖关上了，娜塔莎拍着手，高兴得叫起来，并且泪从她的眼里涌出来了，但是这只有一刹那的时间，立刻她又着手做别的事情，并且大家都完全信任她了。别人向伯爵说娜塔丽·依利尼施娜改变他的命令的时候，伯爵并不发怒，而仆人们也到娜塔莎面前来问：车子是否要绑绳子，车子是否装够了？由于娜塔莎的指挥，事情进行的很顺利：不需要的东西丢下了，而最贵重的东西极其紧凑地装了箱。

[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那藤条一抽在胡杏的肌肉上，她不免全身搐动一下。那疼痛一直戳进她的心里，就像一把针往里扎。她浑身发烫，脸上黑中泛红，像一朵大玫瑰花。她不言不语，只拿一双浅棕色的圆眼睛，牢牢地盯着何守义的眼睛。这时候，她仿佛当真看见周炳脖子上挂着红领带，带领儿十个赤卫队从惠爱路外面走进窦富苍，向官塘街狂奔而来，搭救自己。她的小小的嘴丫角扭歪了，她的长长的，微微向上弯起的眼角挂着小泪珠，可是她的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痛楚，——只有在坚定不移的信念之中，带着一点对何守义的鄙视。

[中]欧阳山《苦斗》

淑英还没有答话，淑贞本来偎着淑英，这时把脸仰起，快挨到淑英的脸，她亲密地、恳求般地唤了一声“二姐”。她希望淑英听从蕙的劝告。

淑英感动地看看淑贞，又看看蕙。父亲的发怒的面容突然在她的眼前晃动一下。泪水渐渐地她的眼睛里泛滥了，她似乎要伤心地哭一次。但是她没有哭，她极力忍住，她借助一些思想的力量来控制自己。她这样地挣扎了一会儿，她的脸上忽然露出来笑容，就像大雨停止以后太阳重现一样。

[中]巴金《春》

忧　郁

母亲个子很高，有点驼背，她那被长年的劳累和丈夫的毒打折磨坏了的身体，走动起来没有一点声响，而且有点侧着，好像生怕撞上什么。宽宽的椭圆形的脸布满皱纹，有些浮肿，黯淡的眼睛流露出工人区大多数妇女都有的那种愁苦不安的神情。右眉上有一块很深的伤疤，使得眉毛向上微微吊起，看上去好像右耳比左耳高些，这使她的面孔带上一种似乎老在胆怯的谛听着什么的表情。在那又黑又密的头发里，已经闪现出一绺绺白发。她整个人都显得柔弱、忧郁和温顺……

[苏]高尔基《母亲》

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因为她抬不起眼睛来；但是我清楚地看见她的高高的纤细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但睫毛是润湿的；在她的一个面颊上有干燥了的泪痕，这泪痕一直达到略微苍白的嘴唇外，在阳光中闪耀着。……她睁大了眼睛注视

着发出轻微声音的地方，倾听了一会，叹一口气，慢慢地把头扭回，俯得比以前更低了，开始慢慢地抚弄着花朵。她的眼睑红了，嘴唇痛苦地颤动一下，浓密的睫毛底下重又流出眼泪来，停留在面颊上，闪闪发光。这样地经过了很多时间：这可怜的姑娘一动也不动，只是有时苦闷地挥着手，倾听着，一直倾听着。

[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

娜塔莎在当天早晨听说安德来公爵受了重伤并且和他们同路时，她只在起初问了许多问题，他到哪里去？伤得怎样？他的伤危险吗？她可以看见他吗？但是在她听人说了她不能看见他，他受了重伤而他的生命并无危险之后，她显然是不相信他们向她所说的话。她认定，无论她怎么探问，他们给她的回答总是完全一样的话，于是她不探问也不说话了。在路上的时候，娜塔莎动也不动地坐在车厢角落里，大睁着眼睛，伯爵夫人是那么熟悉并且那么怕她的眼睛的表情，现在她和在车上一样地坐在她来到的时候所坐的凳子上。她在思索什么，她在决定什么，或者已经在她的心里决定了什么？伯爵夫人知道这一点，但这个决定是什么？她却不知道。这件事使她耽心、使她苦恼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玛丽亚公爵小姐躺在房里，房间的窗子，是向西的，她躺在沙发上，脸对着墙，用手指抚弄着皮垫子上的扣子，她只是看着这个垫子，心里的不明确的想法集中在一件事上：她想到死亡的无可挽回，想到自己精神上的卑鄙，这是她一直不会知道，而在父亲生病的时候才显露出来的。她想要祈

祷却不敢祈祷，她不敢在她此刻的心情中去祈求上帝，她这样地躺了很久。

太阳移到了房子的另一边，斜阳的光线，从敞开的窗子里照进房间，照着摩洛第鞣皮垫子的一部分。玛丽亚公爵小姐正望着这个垫子，她的思绪忽然中断了，她无意识地坐起来，理了理头发，站起身来，走到窗口，不由地深深地吸着明亮而且刮风的黄昏时候的冷空气。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冬妮亚送走了两个同学，独自在门口站了很久，她倚着栅栏门，凝视着通向城里的那条灰暗的大道。永不停息的风，夹着潮湿的寒气和春天的霉味，向冬妮亚吹来。远处，城里许多房子的窗户不祥地闪着昏暗的灯光，那就是她所恼恨的小城。在城市里的一间房屋里，住着她那个不安生的朋友，他恐怕还不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了，也许他已经把她忘了。自从上次见面以后，又过去了多少天哪！那一次是他不对，不过这件事她早就淡忘了，明天她一见到他，往日的友谊，那使人激动的美好的友谊，就会恢复，他们一定会言归于好，这一点冬妮亚深信不疑。但愿这一夜平安无事，然而这不祥的黑夜，仿佛在一旁窥伺着，随时准备……真冷啊。

[苏]奥斯托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玛格丽特还有知觉，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她的肉体、精神、心灵都在受苦。大颗的泪珠滚下她的两颊。她的两颊是那么苍白和瘦削，如果你能见到她，你再也认不出你曾经那么爱过的人的脸。在她不能再写信的时候，她要我答应给你写信，我就当着她的面写。她眼睛对着我，但是已经看不

见我了，她的眼光已经被将要来临的死亡盖住了。可是她微笑着。我肯定，她的一切思念，她的整个心灵都在想着你。

每次门打开的时候，她的眼睛就明亮起来，以为你就要进来了；接着，当她知道不是你，她的面容又流露出痛苦的表情，被冷汗沾得湿湿的，两颊变成了紫色。

[法]小仲马《茶花女》

费涅奇卡长得一天比一天地漂亮了。在年轻女人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时期她们会像夏天的蔷薇一样忽然开花吐艳；费涅奇卡现在到了这个时期了。一切都给她添了美丽，连这个时候的7月的暑气也是这样。她穿了一件薄薄的白衣衫，显得她自己更白净，更轻盈了；太阳并没有把她晒黑；可是这种她躲避不了的炎热在她的脸颊上和耳朵上轻轻地染上了一层浅红，这炎热使她全身感染到一件软软的慵懒，给她的美丽的眼睛添了一种睡梦恍惚的表情。她差不多能够做事情了，两只手不知不觉地滑到膝上。她连走路也不大走了，只是带着那种可笑的无可奈何的样子整天唉声叹气。

[俄]屠格涅夫《父与子》

这一天，在叶琳娜看来，过得很慢，那悠长悠长的夜，尤其过得迂缓。叶琳娜有时坐在床上，两手抱膝，头也支在膝上；有时，她又走向窗前，把燃烧的前额紧贴着寒冷的玻璃，想着想着，把同样的思想反复想着，直到自己完全疲倦。她心好像已经变作了石头，又像已从她的胸腔消逝；她已经不能感觉它的跃动了；只有热血在她的脑子里痛苦地汹涌着，她的头发令她感觉像火热，嘴唇烧得发干。“他会来的……他还没有跟妈妈辞行……他不会欺骗……难道我会和

他永别了吗？”——这种种思想从来不曾离开过她，它们只是在她的脑海里一直盘旋，如同一团迷雾。她直直地凝注着黑暗；一抹秘密的、谁也看不见的微笑，使她的嘴唇分开了……接着，她又摇摇头，把手反扣在颈后，那些思想，就再一次的在她的周围迷雾似的笼罩着。

[俄]屠格涅夫《前夜》

吉卜赛女郎对于这些针刺并非感觉不到，一种羞辱的红晕时时来到她的脸上，一种愤怒的光芒时时闪现在她的眼中，她嘴唇上仿佛踌躇着一句侮漫的话；她缄着嘴作了一个我们已经告诉读者的那种不屑的样子；但她缄默着。她静立不动，投给法比一个悲哀而温柔的告辞的眼色。在这个眼光里也有好性格与仁爱的成分。你会说她抑止自己是为了怕被人赶出去。

[法]雨果《巴黎圣母院》

她一惊，露出一种因回忆而苦恼的神色，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她拿起信。仿佛是在阅读；当她看到签名的地方，她叹息着；但我还是发现她并没有领会到里面的意思，因为我急着要听她的回信，她却只指着署名，带着悲哀的，疑问的热切神情盯着我。

[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淑英忽然抬起头带着深深的感激去看剑云。她的愁云密布的脸上忽然露出一线阳光。他似乎带着希望微微地一笑。但是很快这笑容又消失了，她失望地埋下头去。她恳切地说：“陈先生，我不晓得应该怎样说。你的好意我是不会忘记

的。……

[中]巴金《春》

李春躺在床上，盖上被，呆呆地瞅着挂在绳上的十二条毛巾和一条新洗的裙子。李春没注意过哪个人用哪条毛巾。那条雪白的“祝君早安”大概是小张的。那条破旧的，带许多小孔的红格子的，大概是吴长福的。还有那条漂亮的，浅蓝花的新毛巾是谁的呢？她记不得了。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门吱哑哑地响了一下。又传来了电铃声和同学们下课后的闹嚷嚷的叫喊。她恍惚听见一个人叫李春。她寂寞地吸了一口气，结果满鼻腔都是胰子味和潮味。于是她重新一条条地看那些毛巾。忽然，她发现，自己的毛巾没和大家的毛巾放在一起，却远远地卷在这一边。一种病人所特有的孤独、软弱的感觉，就在这时袭来。

[中]王蒙《青春万岁》

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前，闷闷不乐地望着熟悉而亲切的花园，望着花园四周那些挺拔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白杨。她简直不敢相信，离开自己的家园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仿佛昨天才离开这个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地方，今天又乘早车返回来。

[苏]奥斯托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月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地跑街，扫地，洗菜，淘米。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

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的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她已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凹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中]鲁迅《祝福》

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深谷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膀。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

[中]张友鹤《唐宋传奇选·昆仑奴》

隐　痛

她仰着脸看着我，隔着墨镜镜片我虽然看不见她那双眼睛，但看见她的眼角、眉梢都在抽动，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和我说，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只有几滴热泪顺双腮滚落在我的手上。

“风妮——你怎么能这样？”

她用掌心擦擦我手背上的泪水，轻声说：“我……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你指引我走上革命的路。”

“别孩子气了，风妮。”我掏出一块手绢递给她，“你救了我，组织上和我个人都很感谢你呢！”

她接过手绢没有擦泪，却紧紧地攥在手心用力绞着，很显然，她的内心很不平静，一个从老虎嘴里逃脱的姑娘，即将和引她出虎嘴的人告别，心情当然是百感交织的，为了转移她这种情绪，我再一次低声告诉她，到了承德车站和地下人员接头的地点和暗号——虽然我自知对这个细心的风妮纯属多余，但我还是一字一板地叮嘱她要一路小心。

[中]丛维熙《泥泞》

高欣和路威身旁的窗子，猛地被推开了，随着一阵悲恸的抽泣声，窗口露出周莉那张清秀的脸，她眼角、睫毛、鼻窝……的泪水，在路灯和白雪的柔光下，珍珠般地晶莹发光。她语不成声地哭泣着：“高……欣，我……我都听见了……”然后，好象怕高欣会突然从她身边消失似的，用黄头巾的一角，抿了抿脸上的泪水，以体操运动员的轻盈矫健，从窗口跳出来，无声地落在地面上。

事情发生得如此出乎高欣意料，还没容他仔细考虑该怎么办，周莉已经把她的头，贴在高欣胸膛上了，高欣感到她那两只手，在他后背上颤抖，高欣眼角湿了，泪水滴在周莉头巾上……当高欣发现感情的潮水，开始冲塌了他理智闸门的时候，强令自己把泪水咽下去，他轻轻推了推周莉的肩膀，想使她冷静些，但这是枉费心机，周莉反而把高欣拥抱得更紧些，热泪泉水般地涌出眼帘，涔湿了高欣穿着的劳改

犯棉衣……

[中]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

只见芳官穿着海棠红的小绵袄，底下绿绸洒花夹裤，敞着裤腿，一头乌油油的头发披在脑后，哭的泪人一般。

[中]曹雪芹《红楼梦》

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在床上，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黛玉见了这个景况，早已呆了，连忙把身子一躲，半日又抿着嘴笑，却不敢笑出来，便招手儿叫湘云，湘云见他这般，只当有什么新闻，忙也来看，才要笑，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里不让人，怕他取笑，便忙拉过他来，道："走罢……"。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两声，只得随他走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拥炉相对，诉尽两心愁。一个懒整新妆上翠楼，一个青衫混尽楚江头；一个门掩梨花倦对酒，一个寒添锦袖慵挑绣。

两人心事，一样害春愁。夜夜朝朝无尽头，生生死死几时休。妾意郎心两泄漏，愿天公有意，有意把姻缘就。

[中]孟称舜《娇红记》

对着盏碧荧荧短檠灯，倚着扇冷清清旧帏屏。灯儿又不明，梦儿又不成；窗儿外淅零零的风儿透疏棂，忒楞楞的纸条儿鸣；枕头儿上孤零，被窝儿里寂静。你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

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睡不宁。有一日柳遮花映，雾帐云屏，夜阑人静，海誓山盟，凭时节风流嘉庆，锦片也似前程，美满恩情，咱俩个画堂春自生。

［中］王实甫《西厢记》

不说运涛来了信，她心上还安静。为了运涛，她的眼睛都哭干了，好象枯了的井，用手掏也掏不出眼泪来了。一说起运涛有了音讯，心上猛地又扑通乱跳，只怕江涛哄她，江涛可会哄人乐吧；当她在江涛的表情上判定是真的来了信的时候，泪就像雨点子一样落下来，扑簌簌地落湿了衣襟。把头钻在墙角里，抽抽咽咽地哭起来。

哎！一个母亲的心呀！当她还年轻，运涛还在她肚子里蠕动的时候，心上就偷偷为孩子做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呀，什么样的鞋袜呀……翘起指头，把各样花色绣在红兜肚、绿褂褂上，那时，她还不知是男是女，但她的心上总是偷偷笑着。她忍受了几日夜的痉痛，不眠不睡。当运涛降生了，男孩子生得还漂亮，象爸爸一样，活眉大眼儿。她轻轻拍着运涛，笑着说："咳！孩子，娘可不是容易呀！"自此，冷天她把他放在暖地方，热天她把他放在凉地方。有个灾灾病病，她会提着心，几天不吃饭，把孩子揣在怀里，拍着叫着，孩子长大了，眨眼不见，她就满世界找。心上会嘀咕："这孩子，他又到哪里去了？"天黑了不见回来，就走到大坝上去望着。你想，运涛失踪了，怎不像割她的肉哩！她怎样忍过那长长的夜晚呀！盼一天比过一年还难。每天早晨，天不明就起了炕，早早地把门打开。她想："也许，把门一开，运涛会走进来"。一直早起了多少个早晨，早开了多少次门，十次、八次、一百次，也没遇上这么一回。今儿，运

涛来信了，母亲的心里，说不出是甜是苦。

［中］梁斌《红旗谱》

林道静站起来走到屋外去。听到江华的要求，她突地感到这样惶乱，这样不安，甚至有些痛苦。屋外一片洁白，雪很大，还掺杂着凛冽的寒风。屋上、地下、树梢，甚至整个天宇全笼罩在白茫茫的风雪中。道静站在静无人声的院子里，双脚插在冰冷的积雪中，思潮起伏、激动惶惑。在幸福中，她又尝到了意想不到的痛楚。好久以来，刚刚有些淡漠的卢嘉川的影子，想不到今夜竟又闯入她的心头，而且很强烈。她不会忘掉他的，永远不会！可是为什么单在这个时候来扰乱人心呢？她在心里轻轻呼唤着他，眼前浮现了那明亮深湛的眼睛，浮现了阴森的监狱，也浮现了他轧断了两腿还顽强地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景象……她的眼泪流下来了。在扑面的风雪中，她的胸中交织着复杂的矛盾的情绪。站了一会儿，竭力想用清冷的空气驱赶这些杂乱的思绪，但是还没等奏效，她又跑回屋里来——她不忍扔下江华一个人长久地等待她。

［中］杨沫《青春之歌》

把白胖腿放在水里，她愣了一会儿；水给皮肤的那点刺激，使她在舒适之中有点茫然。她想起点久已忘了的事。坐在盆中，她看着自己的白胖腿；腿在水中显得更胖，她心中也更渺茫，用一点水，她轻轻的洗脖子；洗了两把，又想起那久已忘了的事——自己的青春：二十年前，自己的身体是多么苗条，好看！她仿佛不认识了自己。想到丈夫，儿女，都显着不大清楚，他们似乎是些生人。她撩起许多水来，用

力的洗，眼看着皮肤红起来。她痛快了些。不茫然了。她不只是太太，母亲；她是大家的母亲，一切女同胞的导师，她在外国读过书，知道世界大势，她的天职是在救世。

［中］老舍《善人》

这时宗莹收拾得额覆卷发，凸凹如水上波纹，耳垂明珰，灿烂与灯光争耀，身上穿着玫瑰紫的缎袍，手上戴着订婚的钻石戒指，锐光四射。露沙对她不住的端相，觉得宗莹变了一个人。从前在学校时，仿佛是水上沙鸥，活泼清爽。今天却像笼里鹦鹉，毫无生气，板板地坐在那里，任人凝视，任人取笑，她只低眉默默，陪着那些钗光鬓影的女客们吃饭……后来客人们都散了，宗莹来找她去睡觉。她走进屋子，一言不发，忙忙脱了外头衣服，上床脸向里睡下。宗莹此时也觉得有些凄惶，也一言不发的睡下。其实各有各的心事，这一夜何曾睡着。第二天天才朦胧，露沙回过脸来，看见宗莹已醒，她似醉非醉，似哭非哭的道："宗莹！从此大事定了，"谈着涕泪交流，宗莹也觉得从此大事定了的一句话，十分伤心，不免伏枕呜咽。

［中］庐隐《海滨故人》

西楼月下当时见：泪粉偷勾，歌罢还颦。恨隔炉烟看未真。别来楼外垂杨缕，几换青春。倦客红尘，长记楼中粉泪人。

［中］晏几道《采桑子》

云鬓乱，晚妆残，带恨眉儿远岫攒。斜托香腮春笋嫩，为谁和泪倚阑干？

［中］李煜《捣练子》

双鬟不整云憔悴，泪沾红抹胸。何处相思苦？纱窗醉梦中。

［中］李煜《谢新恩》

想那寡妇怨花愁月，夜雨黄昏，好难消遣；欲待嫁人，怕人笑话，儿女夫妻，家事好过，怎不守寡？天长地久，怎生熬得？日间思量，不免在灵前诉愁说苦，痛苦一场；夜间思量起，也必竟捣枕捶床，咬牙切齿，翻来覆去，叹气流泪。

［中］西湖浪子、梦觉道人《三刻拍案惊奇》

但见她虽则随常装束，却是红颜绿鬓，俏丽动人；虽是乡间女儿，露着慧性灵心，温柔不俗。只是哭得粉光惨淡，鬓影蓬松，低头坐在那里垂泪，看着好生令人不忍：

［中］文康《侠女奇缘》

只见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腮旁烘起两朵红云，头上现出一团煞气，口角儿一动，鼻翅儿一扇；那副热泪，就在眼眶儿里滴溜溜的乱转，只是不好意思哭出来。

［中］文康《侠女奇缘》

她向他抬起了一对慌张的眼睛，其中渐渐浸出了一些眼泪，形成一层稀薄透明的水遮住她的双眼，不过眼眶的边儿上满是棕色长睫毛，水因此受到了阻碍还没有流下来。她想说话，然而不能说；但是她的心由于满是伤感而发胀了，窒住了，十分需要得到展开的机会。

［法］莫泊桑《温泉》

一夜的过度悲伤，使苏菲亚的面容憔悴不堪，像一朵盛开的花顿时凋谢了。她无精打彩，满面愁容，双目失神。她似乎并非沉缅于对往日的回忆，而是漫游在玄想的世界之中，她眼里的泪水已经哭干，现在是每一个毛孔都在哭泣。

［印］普列姆昌德《舞台》

姑娘这时将杯子移到嘴唇，脖子一仰，把酒喝下。她连头也不抬一下，依旧倦慵地把它托在手中，一面拿过酒瓶来，颤瑟瑟地凑到她的空杯子上，缓缓地把酒注入，高脚杯中的泡沫也随之徐徐上升，她带着绝望的神情，两眼向着杯子直是发楞，好像眼看着自己的生命也从瓶子里流了出来。她并不注意那溢出杯口的白沫淌在桌子上，又从桌子上流到了地上；却只是把她的另一只手，越来越紧张地搔着她那黑缎子般的头发。

［德］史托姆《大学时代》

兴　奋

这种亲切的礼貌使黛妮丝大受感动，她像是得到了一份友爱的援助。她抬起了眼睛，打量着雨丹，他的一切——他那漂亮的面容，他那驱散了她的恐惧的含笑的目光，他那似乎给了她温柔的安慰的声音，都使她受到了感动。她内心里充满感谢，她在感动下，用她那能结结巴巴说出的几句不连续的话，表示她的友好："您实在太好啦……请您不要再耽误功夫啦……谢谢，先生，万分感谢"。

［法］左拉《妇女乐园》

娜塔莎，此刻坐在车子里伯爵夫人的身边，望着被遗弃的、惊慌的莫斯科的城墙慢慢地从她身边移动过去。她很少感觉到像她这样现在所感觉的这样高兴。她偶尔从车窗里伸出头去，望着后面，又望着前面长列的伤兵车辆，几乎在最前面，她可以看到安德来公爵的关闭的车篷，她不知道里面是谁，她每次看车辆的行列时，便寻找这辆篷车，她知道这辆车是在最前面。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被捕后）达莎一直感到异常轻松。她的胸部均匀地，徐缓地呼吸着，脑袋里仿佛是空洞的——没有思想，没有恐惧，没有自怜心理，她仿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由和年轻。她觉得奇怪：远远山巅峭壁上那棵孤松（啊，它多么高啊！）怎么会这样吸引着她？她怎么会第一次看见山坡上弥漫着那么浓厚的空气？空气怎么会变换着淡紫色彩？其实，这时吸引着她的并不是那松树，也不是那空气，而是另一种亲切的，微妙的，她所叫不出的什么东西……

……

达莎怎么也没法移开她的视线，不去看那棵在火红的晴空中招展着的松树（啊，它多么高啊！）空中透着那么美丽醉人的春天气息，嫩叶在树上舒展开，像萤火虫儿闪着光，像霓虹变换着色彩。小溪像在碎石间戏弄着嘎嘎响的玩具。而那只笨重的手却叫人无法承受地向下沉。达莎头脑非常清楚，没有一丝杂念，她唯一的印象是那变换着淡紫色的空气。她想要回忆一件什么事，但是，由于被一个陌生人的手紧压着，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件事非常重要，急需想出来，它含有巨大的意义哩。空气多么好——是春天啦！那棵松树

整个儿飞腾起来——它在深渊上空弯下了身子，展开了翅膀（啊，它多么高啊！……）。对，对……是这件事……巴津同志还活着。可是她达莎却像是一茎小草：从前有过的，现在没有了……

［苏］革拉特珂夫《水泥》

爱芙姬琵达的脸色是苍白的，她那阴沉、狠毒的目光注视着帐幕的入口。她仿佛是机械地向外面注视着，她的头脑中正充满了种种纷乱的思想。突然，她跳了起来，聚集起全副精神，开始仔细地倾听。她的眼睛顿时射出了喜悦的光辉，因为沉重的脚步声愈来愈清晰地传来，这似乎已经替她证实：她所等待和希望见到的人已经来了。

［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

他只听见从她嘴里溢出的阵阵呻吟，以及拼命屏住的乐极而发的啜泣，他只闻到她那凌乱的秀发发出的芳香，他只感到她的酥胸灼热地压在他的胸上，还有她那丰腴光滑的肌肤，她的娇躯，她的呼吸，她那全部震颤的感情全都为他所有，可是他丝毫也想象不出，这个黑暗之中用她以爱情向他发出袭击的女人究竟是谁。

［奥］茨威格《夜色朦胧》

玛霞飞奔到另一个房间里，拿来了六弦琴，从肩上卸下披肩，迅速地坐下来，抬起头，唱起泼冈歌曲来了，她的声音响亮而颤抖，好像一只有碎缝的玻璃铃。歌声一会儿昂奋起来，一会儿又沉静下去，……使人听了心中觉得又美妙，又恐怖。玛霞全身扭动，仿佛火里的桦树皮一般；纤细的手

指在六弦琴上敏捷地移动，浅黑色咽喉在双重的琥珀项链底下慢慢地一起一伏。有时她突然默不作声了，困惫地坐下来，仿佛不愿意地弹拨着弦线；有时她又发狂似地迸出歌声，挺起身子，突出胸脯。……

［俄］屠格涅夫《幽会》

阿霞取掉帽子，她的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像男孩子似的梳着，浓浓的卷发披在颈项上和耳边。她微微地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她跟我谈起话来，我从没有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她从来也没有安静地坐过一阵；她一会儿站起来，跑进宅子里去，又跑出来，低声唱歌，一会儿她笑起来，而且笑得非常古怪；她好像并不是在笑她所听到的，只是为了跑进她脑子里面的种种思想笑着。她的大眼睛发亮地、大胆地直望着你，但有时她的眼睑微微地低垂，于是她的眼光立刻变成深刻而温柔的了。

［俄］屠格涅夫《阿霞》

丽迪雅这时候是怎样欢天喜地，她对于弗斯脱太太是怎样敬慕，班纳特太太又是怎样高兴，吉蒂又是怎样难受，这些自然都不在话下。丽迪雅根本没有注意到姐姐的心情，只顾自己手舞足蹈。在屋子里跳来蹦去，叫大家都来祝贺她，大笑大叫，比往常闹得越发厉害；倒运的吉蒂却只能继续在小客厅里怨天尤命，怪三怪四。

［英］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

她的感激的眼光和柔情的话语把他更向着希望拉近了。他感动地抬眼看她。她穿着大小合身的时新的衣服，瘦削苗

条的水蛇腰的身子倦慵地斜倚在门上，一只膀子略略靠着门框。她似乎也难抑制感情的波动，她的身子微微地颤动着，淡淡的脂粉香一阵一阵地送入他的鼻端。

［中］巴金《春》

章秋柳却很自在地说笑着。今天她格外美丽活泼；她的话语，又爽利，又婉曼，又充满着暗示；她的顾盼多情的黑眼睛，她的善于挑起爱怜的眉尖，又都像是替她的音乐似的话语按拍子；她的每一个微扬衣袂的手势，不但露出肥白的臂弯，并且还叫人依稀嗅到奇甜的肉香。朱女士觉得全会场的男子的眼光都集中在这位妖冶的同性身上；本能的女性嫉妒，化为奇异的烦躁，爬遍了她的全身，而尤其使他不快的，是她自己的陪坐在侧似乎更衬托出章秋柳的绝艳来。朱女士并不是生的不美丽，然而她素来不以肉体美自骄，甚至她时常鄙夷肉体美，可是现在，她竟俚俗到要在一个不相干的场合和一个不相干的女子斗妍：这个意念成为自觉的时候，又加重了朱女士的愤恨，好像全是章秋柳害了她使她竟如此鄙俗。她觉得坐椅上平空长出许多刺来，不能再多耐一刻儿了。

［中］茅盾《蚀》

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来，只管怔怔的瞅着他。

［中］曹雪芹《红楼梦》

这一天她在田野间遇见冰如，焕之谈了一阵，仿佛心头

粘住了一些什么。这感觉当然不是忧愁烦闷，可是也并非喜悦快适之类；只轻轻地，麻麻地，一种激动袭着她，简直忘不了。在蒋家吃过午饭，又尝了新鲜的粽子，回家时已是下午四点。下意识地告诉嫂嫂道："刚才看见了哥哥昨天去接来的倪先生。"

待说了却觉这大可不说。嫂嫂虽毫不注意地答应着，她自己的脸禁不住红了。便回到楼上房里，坐下来结红绒绳的围巾。手指非常灵活地扭动着；视线下垂；但并不看针指。她把路上的谈话一一回想起来：自己说的，别人说的，连一个连词都不让漏掉，又特别把自己的话仔细衡量；好像有些说得不很妥当的，衡量过后可又没有。既而想到那个青年的风度：眼光流利而庄重，眉毛浓黑而文雅，口鼻的部分优秀而不见柔弱，……那种温和亲切的声调，那种昂一昂头顾盼自如的姿态……

［中］叶圣陶《倪焕之》

这天晚上，春兰还是不吃饭，一个人在黑暗里睡下。可是，她睡不着，只是把两只手，枕在头底下，合着眼睛发呆。她一合上眼睛，就会看见运涛。在那冬天的长夜里，她经常是半睡半醒，模模糊糊的，也不知道是醒是睡，混混沌沌地呆下去。夜深了，她正静静地躺着，也好象是睡着了。猛然一声，听得千里堤外，冰河乍裂，遥远地传来，像一种什么力量敲击她的胸膛。她打了一个冷怔，猛地醒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窗户，还是满屋子黑暗。她心上实在烦乱，冷孤丁地坐起来，用手捋了一下蓬乱了的头发。摇着脑袋看了看窗外的暗云，她想："去了房子卖了地，我也要去看他！"想着，运涛恬静的脸庞，从暗云里显现出来，那对鲜活的大

眼睛像一对明灯，照亮了她的心。

［中］梁斌《红旗谱》

这么美妙的夜晚，多么凉爽的天气，多么迷人的繁星呵！道静站在高高的砖房上，倚在垛口当中，表面上，她非常安静，好像是个不大懂事的女孩子，似乎带点诗意地欣赏着这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夜景。可是她心里却沸腾着、激动着，她的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西边的田野——这是灯光最繁密的所在，也是奋起的农民集聚最多的所在。她的眼睛似乎想要透过这黑暗的夜的幕布，一直看到那些被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们的兴奋的脸……然而，她什么也没看见。她多么想飞出这个牢笼去和他们一起挥舞起镰刀，然而，她却不能动，更不能参加。

［中］杨沫《青春之歌》

母亲一面撒种子，一面喜爱地看着星梅刨地的熟练动作。星梅穿着白粗布短褂儿，脊梁后已被汗水浸湿一大块；短短整齐的黑头发，随着镢头的一起一落，一忽一闪地飘拂着；黑裤儿卷到膝盖上，露出红润坚实的腿干，两只不大不小板正的脚，插在刨起来的松软潮湿的泥土里，一挺一挺的，满有劲儿。刨过一会，她抬起头，把掉到红扑扑的长圆形脸上的几缕头发理到耳后去，用胳膊肘拭拭稍微高突的前额上的汗珠。看到母亲在看她，就闪动着那对光采奕奕的圆眼睛笑笑，吐口唾沫到手心上，两手一搓，又干起来了。

［中］冯德英《苦菜花》

秀兰的紫棠色脸黑红，两只男性般强壮的手，使劲压着

她腰里的学生蓝布衫上的口袋。改霞禁不住好奇心的驱使，走到跟前去。

啊啊！秀兰的未婚夫杨明山，从朝鲜前信来信了。信里头装着像片吧。女同学们景慕地要看志愿军英雄的像片，秀兰不给。她两手压住装像片的衣袋，竭力想从什么薄弱的地方，突破女同学的包围。但是她的努力，只能移动包围圈，却跑不掉。

终于到五年级教室东山墙后边的角落里，秀兰屈服了。一群拖长辫子的大女同学，把黑亮的头插上去，伸长脖子盯着立了战功的英雄面目。秀兰，十九岁的闺女呀，本来是紫棠色的脸，现在变成酱红色了。女孩子的羞耻心，烧烤着她的脸！

［中］柳青《创业史》

回到那家军属家里，柳明坐在院子里一只小凳上，手上拿着一本《社会发展史》，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她望着啄食的母鸡微笑一笑；望着牲口棚里的一头不断踢腿的小毛驴微笑一下；抬头望着屋后的山头，她又笑了……就在那个山头下面，一片黄叶满地的树林边，在那星月暗淡的黑夜里，当她惊惶、恐惧的时刻，鸿远轻轻责备了她，但却给了她更大的力量和勇气……她心绪紊乱地回忆着那个夜晚的情景，一种隐隐的甜蜜的感觉，萦绕在少女的心头……

“他今天将要对我说什么呢？——他要对我说什么呢？……有什么话要到树林里去说呢……”

她不停地琢磨着，猜度着。房东大娘手捧两块红红的大白薯，对她笑着说了两次：“闺女，快趁热吃了这个吧！”她这才转过神来，抬起头，连连摆头说：

“大娘，我不吃——我不饿。”

［中］杨沫《东方欲晓》

那位姑娘——就是出言不逊，使得安车纽克颇为不快的那一位——一看见瓦西里，突然就像一朵玫瑰似地开放了，像一块蜂蜡似地溶化了。她高兴地跳了起来：“瓦西里，你是去放哨吗”？如果不是在这个高大威武的水兵身后，出现了那个身材不大，穿着雨衣的瘦削的人，她可能早就跳过柜台上的栏杆扑到他的怀中去了。

［苏］伊凡·沙米亚金《多雪的冬天》

过了一晌，奥里维拿来了一册克利斯朵夫的歌集，刚在一家书铺里发现的。她随便翻开，看到有个曲子上面题着一句德文：“献给那个受我连累的女子”。下面还写着年月日。

她很记得那个日子。——心里一慌，他看不下去了，便放下集子，要奥里维弹给她听，自己却走进卧房，关上了门。奥里维对这种新的音乐只觉得满心欢喜，马上弹了，没注意到姐姐的激动。安多纳德坐在隔壁，竭力压着心跳。突然她到衣柜里找出她的小帐薄，查她离开德国的日期和那神秘的日子。其实她早已知道；一查之下，果然那是和克利斯朵夫一同看戏的晚上。于是她躺在床上，闭着眼，红着脸，合着手放在胸部，听到那心爱的音乐，感激到极点……啊，为什么她的头疼得这样厉害呢？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不　安

她悄悄地在我对面坐下来，一声不响，只用一双眼睛盯着我。不知怎地，我觉得她的目光温柔得叫人心醉，我不禁联想到过去年月里那些恣意玩弄过我生命的目光。她似乎在等我发问，我却一言不发，说不出心里有多么尴尬。她脸上蒙着一层灰暗的苍白，透露出内心的激动；她的一只手下意识地抚摩着桌子，我发现它在微微哆嗦；她的胸脯一会儿高耸，一会儿又像屏住呼吸。

［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

她手里拿着帽子，进来后把帽子放在钢琴上，接着走到我跟前，一声不响地向我伸出手来。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着，仿佛要对我说点什么问候的话，但结果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已经有三个礼拜没有见面了。我惊愕地看着她。在这三个礼拜中她的变化有多大啊！我看着她那苍白深陷的面颊，仿佛生过热病的干裂的嘴唇，和那长黑睫毛下闪耀着炽热火焰与强烈决心的眼睛，简直感到愁肠寸断。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爱芙姬琵达躺了好久都没能睡着，她从这边到那边翻来复去地转动着身子。她痛苦地叹着气，被可怕的想象吓得索索发抖。她常常被疲乏所征服而睡着，但接着又猛地惊醒，重新在床上翻来复去地转动，直到最后她才算勉强睡着了，却又做起可怕的梦来。房间里静寂了一会儿，只听见她那断断续续的呼吸声。突然，爱芙姬琵达跳了起来，她恐怖地用

哽咽的声音喊道："不，斯巴达克思！……不，杀死你的人不是我……而是她……你不能死！"

不幸的妓女充满了一脑袋不相连贯的、在睡梦中化为种种幻象的念头。临睡时使她想得头昏脑胀的种种思想，结果竟幻化为斯巴达克思的形象，他对她发出临死时的哀求。

［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

这可怜的姑娘一动也不动，只是有时苦闷地挥动着手，倾听着，一直倾听着。……树林里又有甚么东西发出声音来，她抖擞一下，这声音不停息，清楚起来，迫近起来，终于变成了果断而急速的脚步声。她挺着了身子，仿佛胆怯了；她的凝视的眼光由于期望而战栗起来，闪跃起来。通过密密的树木，迅速地闪现出一个男子的身影。她仔细一看，突然脸红了，欢乐而幸福地微笑着，想站了起来，又立刻低下了头，脸色苍白，神志慌张了，直到那人走近来站在她旁边了的时候，她才抬起颤抖的、近于恳求的眼光来望着他。

［俄］屠格涅夫《幽会》

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年约八岁的农家小姑娘，穿着一件蓝色的无袖长衣，头上包着一条格子纹头巾，太阳晒黑的、赤裸裸的手臂上挽着一只篮子。她大概没有料到会遇见我们，她正是所谓"撞着"了我们，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青葱的榛树丛中阴暗的草地上了，用她那双乌黑的眼睛慌张地对我看。我才看清楚她，她立刻躲到树背后去了。她默默地离开了她的隐避所，悄悄地绕了一个圈子——她那双小小的脚踏在浓密的草地上不大有声音——从靠近老头儿的丛林里走了出来。这并不是像我起初依照矮子身材而推测的八岁的

小女孩，却有十三、十四岁了。她身材瘦小，但是体态匀称，模样儿很伶俐，漂亮的小脸蛋异常肖似卡西央的脸。虽然卡西央不是一个美男子。同样尖俏的颜貌，同样奇妙的目光、狡狯而信任，深思而锐敏，举止也相同。

［俄］屠格涅夫《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

在这以前，她约有三天坐在屋角里，身子痉挛着紧靠在墙壁上，好像一只受伤的狐狸，对任何人也不说一句话，只是转动着眼睛，沉思梦想，有时挺挺眉毛，微微地咧着嘴露出牙齿来，徐徐地移动两手，仿佛要把她自己遮盖起来。她以前也有这样的情绪，但从来不继续长久，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不担心，也不去惊扰她。

［俄］屠格涅夫《日尔波哈诺夫的末路》

跟着，她就带着神经质的激动开始描述看见黑颜色会对她有什么影响，她吃惊，哆嗦，最后又哭起来——当我问她怎么回事时，她又回答说不知道，只觉得非常怕死！我想她和我一样不至于就死的。她瘦得厉害，可是年轻，气色挺好，一双眼睛像宝石似的发亮。我倒也确实注意到她上楼时呼吸急促，只要听见一点最轻微的突然的声响，就浑身发抖，而且有时候咳嗽得很烦人。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病预示着什么，也毫不同情她的冲动。

［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

她终于鼓起勇气往前走，钻进殿角，绕过屏风，进到三世佛的供殿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像前是一张长祭坛，坛上放着为赎罪和求签必不可少的各种工

具。她没看见人，但觉得似乎屏风上那些火海中的鬼魂都跟在她身后进来了，她为了躲开这些幽灵，便赶紧向房间尽头的暗角那里走去，秉毅说好了在此等她。

他不在，春月心慌意乱，找遍各个角落，可是没有人。最后她在“现在佛”面前站住，尽力深吸气，使呼吸均匀下来。可能出了什么事呢？轿夫说过，那条路晦气，走不得，可是她别无他法呀！现在除了等，也别无他法，那就等吧，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可别让我等太久。

［英］包柏漪《春月》

我向妻子招了招手，她下了炕，我俩一起从门缝向外看着。改枝痴呆犹豫地在院子中心站了一会儿，走到姐妹们住的厢房前面，轻轻推了推门，手又如同触电一样缩了回去。她扭头向爹娘住的北屋投去一瞥目光时，我们才看清了她的脸，也就一个多月的光景，她那俊秀的脸庞，似乎瘦下了一圈；她那双好看的眸子，虽然还和从前一样晶亮，但是滴露出来的却是一缕缕怯懦的光。她用手指下意识地缠绕着辫子梢儿，心绪不宁地望着爹娘的屋子，想去叫门，仿佛又缺乏足够的勇气。

初秋的夜风，带着寒意吹拂着她的发鬓，吹打着她那件单薄的衣衫，她似乎感觉冷的，但她不知往哪儿去才好。突然，她扭身朝我们这间小屋轻轻走来，我们满心希望她来扣打一下我们的门，不，哪怕用手指轻轻弹一下，我们会马上把她让进屋子。她没有扣我们的门扇，穿过我们屋门口之后，轻轻走向墙角，原来她是去看望离开了一个多月的狮子狗。

她把老猫先抱起来，抚摸着她的茸毛，然而似乎有什么

话要对他说。

［中］丛维熙《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大赤包的牌起的非常的整齐，连庄是绝对可靠的了。可是，正在计划着怎样多添一翻的时节，西院的两位妙人哭嚎起来。哭声像小钢针似的刺入她的耳中，她想若无其事的继续赌博，但是那些小钢针好像是穿甲弹，一直钻到她的脑中，而后爆炸开。她努力控制自己的肌肉与神经，不许它们泄露她的内心怎样遭受着轰炸。可是，她控制不住她的汗。她的夹肢窝忽然的湿了一点，而最讨厌的是脑门与鼻尖上全都潮润起来，她的眼由东扫西射改为紧紧的盯着她的牌。只有这样，她才能把心拴住，可是她也知道这样必定失去谈笑自如的劲儿，而使人看出她的心病。她不后悔自己作过的事，而只恨自己为什么这样脆弱，连两声哭啼都受不住！

［中］老舍《四世同堂》

索米娅惶恐地、害羞地坐着，不安地揉弄着筷子，忘记了吃饭。她呆呆地看着几个狼吞虎咽的儿女，好久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她仿佛刚刚醒悟过来般失声叫了起来："哎哟！弄错啦……我怎么能，怎么能喊我老师呢！"

只有索米娅坐在角落里，独自静静地出神。她在想什么呢？孩子们在吵闹，女教师在谈笑，丈夫在饮酒。她只是茫然向他们投去一瞥，随即又陷入自己的遐思。也许此时她第一次感到了疲乏与劳累，第一次有机会歇息一会儿。她一定正在安详地回想着那难熬的岁月，回想着那些快要淡漠了的酸辛。

［中］张承志《黑骏马》

没想到，走上讲台的是银杏，她羞怯地咬着嘴皮儿，眼

睛看着脚面，下面有人吃吃地笑了。

“不许笑！”根旺扭过脖子，粗暴地喊。

银杏抑起头，这一霎间，她像一枝春雨过后的海棠花，声音发颤地说道：“我今天讲怎样保护芝麻秧儿，说不周到的，根旺同志给补充。我有点儿害怕……”

下面哄堂大笑起来，春枝把嘴对着袖子，也咯咯地笑了，她望望台上的银杏，脸白了。

“银杏！沉住气，别怕！”坐在最前排的根旺高喊，象是个导演似的。

银杏结结巴巴地讲起来了，前言不搭后语，慢慢地，她镇静下来，说话也清脆了，人们都惊奇地注视这个美丽的小姑娘。

［中］刘绍棠《运河的桨声》

暗影溜到树林、草原、房子和遥远的“卡亭加”上面，各种感情在耶发的困苦的心中飞快的地变。突然间，她愉快起来，她的眼中流露柔情，她的嘴唇像行婚礼的新娘那样微笑，她的一只手紧握着另一只，仿佛握着的是爱人的手：可是，突然间，她变得非常可怕，她的脸变了样子，她的眼中充满着憎恨，她的扭曲的嘴仿佛要啐什么人或者咒骂什么人，她的手在痉挛，她挺直躯体做出防卫的姿势。然后，过了片刻，牙齿也咬紧了，张大的瞳孔中充满恐怖：她的身体向后抑，两只手在推开一个看不见的谋害她的人。最后，疲乏得像一个经过长途旅行的人，她的眼光又温和了，两只手也做出柔顺的手势，这时候，在林原的天空底下，暗影即将过去，带着深沉的黑夜到来。

［巴］亚马多《饥饿的道路》

静心里一软，还带些酸，眼眶儿有些红了。也许是同情于慧，然而抱素这几句话对于静极有影响，却是不能讳言的。她的“怜悯哲学”已在抱素心里起了应和，她该是如何的欣慰，如何的感动呵！从前抱素说的同学们对于他俩的议论，此时候又闯进她的记忆：她不禁心跳了，脸也红了。她不敢看抱素，恐怕碰着他的眼峰。她心的深处似乎有一个声音说道，“走上前，对他说，你真是我的知心。”但是她扭怩地只是坐着不动。

［中］茅盾《幻灭》

动　人

她是小个子，和她的爸爸一样的小而俊俏，她的眼最好看，很深的双眼皮，一对很亮很黑的眼珠，眼珠转到眶中的任何部分都显着灵动俏媚。假若没有这一对眼睛，她虽长得很匀称秀气，可就显不出她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了。她的眼使她全身都灵动起来，她的眼把她所有的缺点都遮饰过去，她的眼能替她的口说出最难以表达的心意与情感，的眼能替她的心与脑开出可爱的花来。尽管她没有高深的知识，没有什么使人佩服的人格与行动，可是她的眼会使她征服一切；看见她的眼，人们便忘了考虑别的，而只觉得她可爱。她的眼中的光会走到人们的心里，使人立刻发狂。

［中］老舍《四世同堂》

……在她里面有那种混在玻璃制品中间的真金钢钻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她那美丽的、真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双周围带着黑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它那

完全的真诚打动着人。谁凝视了那双眼睛，都会觉得自己完全了解了她，而了解了她的时候就不能不爱她。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在眼睛里，思想敞开或是关闭，发出光芒或是没入黑暗，静悬着如同落月，或者像急闪的电光照亮了广阔的天空。那些自有生以来除了嘴唇的颤动之外没有语言的人，学会了眼睛的语言，这在表情上是无穷无尽的，像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的清澈，黎明和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

［印］泰戈尔《李芭》

单是她们的眼睛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国土，倘有人错走了进去，那就完了！钩也钩不回，风也刮不出。谁试来描写一下她们的眼神罢，这温润，绵软，蜜甜的眼神……谁知道这样的眼神有多少种呢：刚的和柔的，朦朦胧胧的，或者如几个人所说的“酣畅”眼神，而且还有并不酣，然而更加危险的——那就是简直抓住人心，好像用箭穿通了灵魂的一种。不成，找不出话来形容的。

［俄］果戈理《死魂灵》

年轻的保尔康斯卡雅公爵夫人在绣金的天鹅绒袋子里带来了她的针黹。她的美丽的长了一点儿淡淡的黑毫毛的上唇，遮不住她的牙齿，但上唇张开时显得更加可爱，有时候上唇向下，和下唇抿到一起时，显得尤其可爱。十分动人的妇女总是这样，她的缺点——上唇很短，嘴张开一半——好像是她的特别的独有的美。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长在她那瘦削而苍白的脸上的那双眼睛，显得深邃而动人，好像它的焦点总没有落在眼前的人或物上，而是落在更远一点的什么地方，给人一种若有所思的，梦幻般的感觉。

［中］张洁《谁生活得更美好》

安多纳德是个美丽的褐发姑娘，……小鼻子长得笔直，——好似一个法国老肖像画家所说的，是“那种清秀的，很有格局的鼻子，有种微妙的小动作，使她显得神情生动，表示她说话或听人说话的时候心中很有点细密的思潮。”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她个儿不高，但是她优美的身材看起来这样细长。她的皮肤略带棕色，但人家可以想象它在阳光下一定像罗马妇女和安达路斯妇女一样是淡金色的。她底小小的两脚也是安达路斯式的，它们正舞着一个两脚相并的步法。她在一张随便铺在她脚下的波斯地毯上跳舞着，旋转着。当她每次转过身来的时候，她光辉的脸经过你面前，她乌黑的大眼睛将你一闪。

所有在她周围的人们都目不转睛，大张着嘴。当她这样伴着鼓声跳舞时，她两只圆圆的结实的手臂把一面小小的鼓高举在她的黄蜂样小巧玲珑的头上，还有她的没有皱褶的金色紧身衣上；她底舞动时鼓胀起来带小斑点的袍子上，同着她的裸裎的肩膀，她的时时从裙子里露出来的两腿，她的黑头发，她的光亮的眼睛。说实话，她看起来简直是个超自然的生物。

［法］雨果《巴黎圣母院》

她刚才看见的才是一个地道的女人。

有活力的温柔的皮肤，使人感觉到下面有热血在奔流。身上的轮廓像大理石一样精致，波涛一样起伏。脸蛋高傲，泰然自若，又动人，又冷漠，光彩照人。头发的颜色好像大火的反光，艳丽的装饰引起感官快乐的颤栗。似隐似现的裸体，泄露了想让群众远远垂涎的色情欲。无法征服的娇艳。无懈可击的魅力。可以使人送命的诱惑。使肉体快乐而灵魂受到威胁的诺言。从而产生了双重的苦恼：一个是渴望，一个是恐惧。

［法］雨果《笑面人》

惊　讶

玛丽把那张纸摊开一看，禁不住从椅子上直跳起来，直僵僵地站在那里，好像看见了什么恐怖的形象，给怔住了；她脸上的皮肤都收缩了，她的嘴唇闭得紧紧的，抑止住了正要发出来的叫唤。她接着就倒在椅子里，好像她用劲扎紧的肌肉，突然间完全松散开来了。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说。

［英］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

丁洁琼又怔住了，然而，她仍旧伫立在原处，纹丝不动。

“丁姨！”又是那女孩子的声音。女科学家的心微微一缩。她终于缓缓回过身去，两眼顿时闪出错愕的光芒！——那是苏冠兰和叶玉菡，两人之间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圆脸姑娘。她们站住了，凝视着她，表情各不相同……

“琼姐！”叶玉菡轻声喊道，目不转睛地望着丁洁琼。

在一瞬间，丁洁琼脸上掠过无数种交错混杂、难以言喻

的表情。但她很快抑制住自己，恢复了雍容、端庄的姿势，微笑着面对三位意外来临的“客人”。她快步走上前去，把双手伸向叶玉茵，亲切而落落大方地说：“啊！原来是苏夫人，我刚才还不知道是谁呢！对不起。”

［中］张扬《第二次握手》

我进了门。一定是我脸上焕发着特别的光彩，一定是我目光中有奇异的神色，因而，她也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闪烁着灼热的光的眼神凝视着我。她的睫毛很长，眼睑下又有一圈淡青色，因而她的眼睛就显得特别深邃，瞳红的闪光就像暗夜中的星星。她还和昨天一样，斜躺在炕上拍尔舍睡觉。她诡谲地一笑，朝土台上努了努嘴。随后，她机械地握着尔舍，同时用一种痴呆的、固定不变的姿势看着我，仿佛在想什么心思。

［中］张贤亮《绿化树》

老太太站起，看到桌上放的正是儿子中学时代那张照片。她从心里打了个冷战，这样重要东西，怎会落到他们手里，这是当娘的最珍贵最爱惜的纪念品呀。多少个黄昏的雪夜，多少个花晨月夕，她对着这张照片出过神。抗战爆发后，几时听到作战的消息，她都拿出相片来为儿子和他的战友们祝福。她心绪烦闷无聊时，拿出它来当真人似的说话，逢年过节时，把它放在桌上伴随她一起聚餐。这一张小小的照片，曾填补过母亲很多精神上的空虚，给了她多少抚慰和满足。儿子回家的那夜，曾劝她不要悬挂它，她虽听了儿子的话，但没收藏好，想不到被这群天杀的搜抢了去。

［中］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在他举起那死鬼来扔开的一刹那，莱娜瞅着他的眼神，他是看见了的。那是一种很特别的眼神，他知道，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它：从她张大的、恐惧而惊喜的眼睛里，闪射出一种骄傲的光芒，其间还夹杂有一些对复仇和凶杀的狂热的快意，歌尔德蒙在一个女人的眼中可从来不曾见过，甚至七

感冒，也没有怎么重视自己的健康。拖了好久她才请大夫检查，结果确诊为浸润性肺结核，说是需要休息两年。那一瞬间，庆子直瞪瞪地看着大夫的脸，露出怎么也抓不住要领的神情。她对自己得病一事竟感到如此意外。与其说是没有思想准备，还不如说像是正兴高采烈地迈步向前，突然被一扇门截断了去路，因而茫然不知所措。卧病在新地家中的庆子，用黯然失色的视线盯着天花板，露出一副愤愤不平的神色。

［日］佐多稻子《树影》

撒　娇

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妆，不复同矣。

［中］张友鹤《唐宋传奇选·莺莺传》

姑娘听了这话，追想前情，回思旧景，眉头儿一逗，腮颊儿一红，不觉变嗔为喜，嫣然一笑。只就这一笑里，二人便同入罗帏，成就了百年大礼。

［中］文康《侠女奇缘》

那边远远的还站着一群花冠鲜服的少年，在那里低言悄语的指点说笑。她料是讲究她，她益发慢条斯理，得意洋洋，俏摆春风，谈笑自若。

［中］文康《侠女奇缘》

宝小姐一见湍制台不答应，登时撒娇撒痴，因见签押房

里无人，便一屁股坐在制台身上，一手拉着制台的耳朵，说："干爹！这件事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你不答应我，我还有什么脸出去！"说着，便从怀里掏出手帕子哭起来了。

[中]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在紧张的空气中，孙舞阳的娇软的声浪也显得格外袅袅。这位惹眼的女士，一面倾吐她音乐似的议论，一面拈一支铅笔在白嫩的手指上舞弄，态度很是镇静。她的一对略大的黑眼睛，在浓而长的睫毛下很活泼地溜转，照旧满含着媚、怨，狠，三样不同的幽怨，动人怜悯，但此时眉尖稍稍挑起，却又是俊爽英勇的气概。因为说话太急了些，又可以看见她的圆软的乳峰在紫色绸的旗袍下一起一伏地动。

[中] 茅盾《动摇》

她一直立在我的身后，丰腴的、富有弹性的腹部靠在我的背脊上。她的手始终温情脉脉的、顺从地让我把握着，另一只手不停地抚摩着我的肩膀。在我吻她指尖的时候，她两手的手指都突然变得怯生生的、迟迟疑疑的、小心翼翼的。那种颤抖，既表现了惊愕不已，又不胜娇羞。我感觉到她同样也以一种静默的、然而又觉得十分陌生的心情，在享受爱情的幸福。我说了那话后，她忽然抽出了她的手，整个上身扑在我的肩膀上，脸贴着我的脸，不胜惊喜地问：

"你刚才叫我啥？"

"叫你……叫你'亲爱的'呀！"

"不，不好听！'"她搂着我的头，嘻嘻地痴笑着。

"那叫你什么呢？"我诧异地问。

"你叫我'肉肉'！"她用手指戳着我的太阳穴教导我。

我想起了海喜喜唱的民歌，不禁微笑了。

“那你叫我什么呢？”我用戏谑的口吻又问道。

“我叫你‘狗狗’！”

［中］张贤亮《绿化树》

倦怠

在我脚跟前那张铺垫上，那歇女满面通红，猛然用两只手掌捂着了脸。她和那个较大的姑娘睡在一张铺上，脸上还残留着昨天的浓妆，嘴唇和眼角渗着红色。这颇有风趣的睡姿沁入我的心胸。她眨了眨眼侧转身去，用手掌遮着脸，从被窝里滑出来、坐在走廊上。

［日］川端康成《伊豆的歌女》

绡帐慢开，龙脑微闻，一片美人香和。爱她，红玉一团，鸳衾侧卧，这温存占了风流高座！

蓦然揭起鸳帏，星眼倦还挪。浅淡粉容，消褪唇朱，掠削鬓儿欹矬。

［中］洪升《长生殿》

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磴子上，业经香梦沈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的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慢启秋波，见了众人，又低头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卜春秀，就是我所说要的姑娘，上山砍了一担湿柴禾，正挑下山来。在茅封草长的村路上走了一阵子，她有点累了，微黑的、丰满的脸上汗爬水流；额头上的一绺短发胶着汗珠子，贴在左边眉尖上。来到一眼井跟前，她放了担子，打算息息肩。这里是她时常歇气的地方。她扯起褪了色的粉红布褂子的大襟抹了脸上的汗水，坐在井沿草坪上。

［中］周立波《卜春秀》

翠花睡在虎皮毯上，两只脚都缩在衣服里头，两只手超在袖子里，头却不在枕头上，半个脸缩在衣服大襟里，半个脸靠着袖子，两个人都睡得实沉沉的了。

［中］刘鹗《老残游记》

有一点令老同学感到困惑的是，美智富态的脸上似乎有一份滞留不去的倦怠神色。它不像是一时的旅途劳顿，而是长期积压的疲乏。这使得她一旦收起笑容，丰实的五官竟显得呆板空洞，有那么一份说不出地悲苦相。

［加］陈若曦《远见》

薇拉从傍晚七点钟起就呆呆地闲坐着，起先坐在朦胧的昏暗中，后来在一支蜡烛的微弱的烛光下；她把胳膊肘儿支在桌上，一只手托着头，另一只手若有所思地翻书，书摊在她面前，她并没有去看。

她的目光并没有落在书上，却凝神望着远处的什么地方。肩膀上围着一条雪白的羊毛大披肩，抵御从洞开的窗户里涌到室内来的凉飕飕的秋气。她还没有叫人来替她装上窗扇，很久还任凭让窗户洞开在那里。

过了半小时，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把书放在桌子里，走到窗户旁，胳膊肘撑在窗台上，眼睛望望天空，看着所有窗户全都灯火通明的新房子，留神细听从院子里走过的人的脚步声，后来她直起身来，感到寒气袭人，哆嗦了一下。

她动手关窗，一扇窗户刚关了一半，这时在寂静中，山下响起砰的一声枪声。

她颤抖了一下，急忙在椅子上坐下，垂下了头。随后她又站起身来，朝四周望望，脸色变了，朝放着蜡烛的桌子跨了一步，又站住。

眼睛里是惊惶不安的神色。她几次手扶着额头，在桌旁坐下，顿时又站起来，迅速扯去肩上的披肩，扔在布幔后面屋角落里的床上，动作更迅速地打开橱门，又关上，用眼睛在椅子上，沙发上寻找着什么——没有找到她所要的东西，她颓然在椅子上坐下，显然，她疲惫不堪了。

［俄］冈察洛夫《悬崖》

怪　异

梳着大松的髻头，清水脸儿，嘴上点一点儿棉花胭脂。不必开口，两条眉毛活动的就像要说话；不必侧耳，两只眼睛机伶的就像会听话；不说话也罢，一说话，是鼻子里先带点嚷儿，嗓子里还略沾点儿腔调。

［中］文康《侠女奇缘》

其时胡少卿女故意髡发跣足，以煤烟污面，自毁面目。

［中］西湖浪子、梦觉道人　《三刻拍案惊奇》

一年少妇人，浑身缟素，坐于此冢穴傍，手运齐纨素扇，向冢连搧不已。庄生怪而问之……

［中］冯梦龙《警世通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李太太不难看。脸上挺干净，有点发糙。眉眼也端正。嘴不大爱闭上，呼吸带着点响声，大牙板。身子横宽，棉袍又肥了些，显着迟笨。一双前后顶着棉花的改造脚，走路只见胳臂摆动，不见身体往前挪：有时猛的倒退半步，大概是脚踵设法找那些棉花呢。坐下的时候确不难看。新学会的鞠躬：腰板挺着，两手贴垂，忽然一个整劲往前一栽：十分的郑重，只是略带点危险性。

她给丁二爷鞠了躬，给张大哥鞠了躬，心里觉得不十分自然，可是也有点高兴。张大哥说“好在还不冷”的时候，她答了句“还没到立冬”，也非常的漂亮而恰当。

［中］老舍《离婚》

路希兴·拉古尔洛娃生有一双古怪的眼睛！当她稍稍皱起眉毛瞧着人的时候，她的目光中就会流露出一种动人的、简直天真烂漫的神色：在这样的时刻，她与其说像个在生活和恋爱上经验丰富的女人，还不如说像个少女。可是一转眼，她用几个手指轻轻地整了整永远洁净无瑕的月白色头巾仰起了头，就已经带着挑战性的嘲弄神色瞧着人了；于是她那对朦胧地似开非开的凶恶的眼睛，也就公然透露出讥讽和世故的表情来。

［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

放　肆

只看为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矮胖女人，穿着件短布衫儿，拖着双薄片鞋儿。那阵酒蒜味儿往鼻子里直灌不算外，还夹杂着热扑扑的一股子狐臭气。又看了看她后头，还跟着一群丑轻妇人，一个个粉面油头，妖声浪气。且不必论她的模样儿，只看那派打扮儿，就没有一个安静的。

［中］文康《侠女奇缘》

偏偏这个老妈又是个泼辣货，趁势往下一躺，说了声"老爷，你尽管打！你打死我，我也不起来了"！说完了这句，就在地下号咷痛哭起来。

［中］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遇着偏是一个奇妙女子，娇吟巧咏，入耳牵心，媚脸妖姿，刺目挂胆，我有情，他有意，怎不做出事来？

［中］西湖浪子、梦觉道人　《三刻拍案惊奇》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她那里尽人调戏髀着香肩，只将花笑拈。

［中］王实甫《西厢记》

宝玉见莺儿娇腔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说完，却鼓着腮帮子，两眼直视，一声不语。众人先还发怔，后来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中］曹雪芹《红楼梦》

袭人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槅子，就听的鼾齁如雷，忙进来，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一瞧，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袭人这一惊不小，忙上来将她没死没活的推醒。

［中］曹雪芹《红楼梦》

狄德利希使劲盯着她，可是这个女人却满不在乎地从提包里取出一段肠子，一边拿着咬，一边望着笑，狄德利希被解除了武装，不禁也满脸堆笑地跟她搭讪起来。看来这位女客也是奈泽西人。狄德利希通报了姓名，她非常高兴，原来他俩是老相识啊！“啊？”狄德利希仔细地打量着对方：一张绯红的胖脸，肉嘟嘟的嘴唇，粗野的小塌鼻，淡黄的头发光滑、整齐，肥嫩的脖颈，从露指手套里伸出的手指，简直像五根拿在她手里的鲜红的香肠。

［德］亨利希·曼《臣仆》

袁小姐挺着胸，黑旋风似的扑进门来，气吁吁的坐下，把灰了的乔其纱颈巾往沙发上一摔，一面从袖子里掏出黄了的白手绢来，拭着额汗。她穿着灰色哔叽的长夹衣，长才过膝，橙黄色的丝袜子，豆腐皮似的旋卷在两截胖腿上，下面是平底圆头的黄皮鞋。头发剪得短短的一直往后拢，扁鼻子上架着一副厚如酒盅的近视眼镜。浑身上下，最带着艺术家

的象征的，是她那对永远如在梦中的迷茫的眼光。

［中］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

她那一嘴光彩夺目的牙齿明明是从上帝那里奉了一道使命，笑的使命。一顶垂着白色长飘带的精致小草帽，她拿在手里的时候多，戴在头上的时候少。一头蓬松的黄发，偏偏喜欢飘舞，容易披散，不时需要整理，仿佛是为了使垂杨下面的仙女遮羞而生的。她的樱唇，喋喋不休，令人听了心醉。她两只嘴角含情脉脉地向上翘着，正如爱里柯尼的古代塑像，带着一种鼓励人放肆的神气；但是她那双迟疑的睫毛蔼然低垂在冶艳的面容上，又仿佛是在说着"行不得也哥哥"一样。她周身的装饰是具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和夺目的光彩，她穿了件玫瑰紫的毛织薄呢袍，一双闪烁玲珑古式鞋，鞋带交叉结在两旁挑花的细质白袜上，还穿一件轻罗短衫；那种短衫，是马赛人新创的式样，名叫Canezou，这个字是quinze aout（八月十五）的变音，在加纳皮大街上是那样读的，它的涵义是"晴暖的南园。"

［法］雨果《悲惨世界》

这年的冬季，苏菲亚秘密堕了胎。口边生着强韧筋肉的肥脸，已没有以前那样的红晕，忧心、烦恼和不安的影子，深深刻镂在她的神情之中。虽然依旧穿着处女似的华服，身体却已胖胖的显出妇人的样子，耐得住激越的情欲了。

［苏］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

她好像不过二十五岁。她的相当长的脸颊，密密的生着细小的雀斑，她，有着斑点的脸使他联想到喜鹊的蛋。但是

在她的深黑的眼睛里，在她那有点瘦弱，但很端正的体态上，有着一种迷人的、淫猥的美丽。她的弯弯的、优雅的眉毛，老是微微的扬起；她好像常常在等待着什么快乐的事情一样；她的鲜丽的嘴唇的两角，总是荡漾着微笑，微微的露出她那密密的突出的牙齿。走路的时候，摇动着她的倾斜的肩膀，好像随便什么时候，她都在等待什么人从她后面拥着抱着她那少女一般的纤细的背部一样。她穿着村里其他一切哥萨克女人一样的衣服，不过，她也许要稍许整齐一点，清洁一点。

［苏］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很快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里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的大衣。那个女人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布，分明故意让几绺卷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下来。那个女人整个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殊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且宽的手和她大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这种颜色。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她把身子站得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照直瞧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一律照办。

［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憔　悴

黛玉听此言，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所服之药，一口呕出，抖肠搜肺、炙胃扇肝的，哑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得抬不起头来。

［中］曹雪芹《红楼梦》

这年底夏天分外地热。街上底灯虽然亮了，胡同口那卖酸梅汤底还像唱梨花鼓底姑娘要着他底铜碗。一个背着一大篓字纸底妇人从她面前走过，在破草帽底下虽看不清她底脸，当她与卖酸梅汤底打招呼时，却可以理会她有满口雪白的牙齿。她背上担负得很重，甚至不能把腰挺直，只如骆驼一样，庄严地一步步踱到自己门口。

她一面走进屋里，把破草帽脱下，顺手挂在门后，从水缸旁边取了一个小烟罐向缸里一连舀了好几次，喝得换不过气来，张了一会嘴，到瓜棚底下把篓子拖到一边，便自坐在朽梁上。

［中］落华生《春桃》

自去年年底，胡杏得了那心气痛的病症以来，真是把她折磨得不成人样，三朝两日地发作起来，竟把她绞痛得随地打滚，水米不沾。日子一长，她的皮也黄了，肉也抽了，那一头乌黑的头发变成灰色的了，那浅棕带金黄色的眼珠子变成哑暗的了，那左脸上的深深的笑涡儿变长了，那小小的嘴变大了，那圆圆的莲子脸儿上……再也不能……找到从前那种娇憨的、痴心的笑容了。只有一样没有变的，就是她那

圆圆的眼睛里面闪射出来的灵慧的、冰冷的、威严的光辉。这种光辉时时在暗夜里熠熠闪亮，叫何守义望见了，就要浑身抖颤，把脑袋藏在被窝里，像妖怪遇见了天神一般。

［中］殷阳山《苦斗》

这已经不是从前的蕙了。她时时露出疲乏的神气。她多说两句话就要喘气；多走两步路也要喘息。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两颊较前消瘦，虽然擦了脂粉，也掩盖不住病容。一双眼睛显得很大，但是眼神却不好。

［中］巴金《春》

她有点憔悴，不过并不十分瘦，而且比从前更好名望。只是那双眼睛，水汪汪的，里面似乎含了不少的东西。我不敢多向她问话，我害怕使她记起了往事。

［中］巴金《家》

快　乐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中］苏轼《蝶恋花》

母亲注视着女儿手中的花。鲜花被雨水沐浴更加娇媚鲜艳，在朝霞中放着异彩。在母亲眼中，最吸引她的不是那粉红色的月季花，暗红色的芍药花，而是夹在这些大花中的金黄色的苦菜花。看着看着，母亲觉得眼前一片金光，到处都开放着苦菜花。

母亲像尝到了苦菜根的清凉的苦味，嗅到了苦菜花的馨香，她嘴唇两旁那两道明显的深细皱纹，微微抽动，流露出虽然苦楚，可是幸福的微笑。

[中] 冯德英《苦菜花》

尹之舅舅连忙由床前抽屉里抽出一根纸媒子点燃了，将烟袋装上烟丝。巧嫂走过去，微笑着接过水烟袋，走到床前踏板上，尖着嘴吹燃了纸媒子，将烟袋喂进庄家嫂婆婆嘴里，抿着嘴看着那朵金色小火花。她嘴唇上边有两道半月形的弧线，在她抿嘴的时候就显了出来，透着点儿笑意，但她并没笑。她的脸白中透润，那双手却与脸极不相衬，显得粗糙。她装上烟丝，吹燃纸媒子，吹出烟灰，又装上烟丝……围裙的荷叶边随着她的胸脯微微波动。她搭着眼皮，仿佛对装烟那回事十分专心、十分有兴趣，十分满足，她会做一辈子。……

[英] 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

在紧紧关着护窗的上房里，点着一盏烟气腾腾的油灯。格里高力坐在桌边。他刚刚擦完步枪，但是还没有擦完盒子枪的筒子，门就吱扭一声响了。门口站的是阿克西妮亚。她那窄窄的白额头汗淋淋的，在她那煞白的脸上，两只睁得大大的、火辣辣的眼睛含着万种柔情。格里高力一看到她，心就颤动起来。

“你把我骗了来……可是白个儿……连影子都叫人看不见……”她吃力地喘着，说。

这会儿，她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刚刚发生关系时那样，觉得除了格里高力，什么都不存在了。若是格里高力不

在，她觉得世上的一切就好像死了，他在她身边，世上的一切好像又活了。她当着普罗霍尔的面也不害羞，一头扎到格里高力怀里，像野蛇麻草一样缠在他身上，一面哭，一面吻心上人的胡子拉碴的两腮，往他的鼻子、额头、眼睛、嘴唇上撒了许许多多快吻，还含含糊糊地嘟哝着，抽嗒着：

"想——死——我——啦！……我都想出病来啦！格里什卡呀！我的心肝儿！"

[苏]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怎——么——'"她又笑着学我，声音夸张地拖得很长，"怎——么——，你怎——么——现时才来！"说完，她被自己学的口音逗得哈哈大笑了。油灯照着她紧紧细小的牙齿，她下齿中的一颗，稍微被挤出了一点。然而这并不损坏她的美，就和蒙娜丽莎的斜视一样，倒构成了她美的一个特点。她的笑声，把尔舍惊动了一下。她当即忍住笑，跳下炕，从锅里端出一碗土豆熬白菜，还有两个馏好的白面馍馍。

[中] 张贤亮《绿化树》

秋分走进屋里来，好像十年以前下了花轿，刚刚登上这家的门限。她觉得这小屋变得和往日不同，忽然又光亮又暖和。自己的丈夫，那个高个儿，正坐在炕沿上望着她，她忍不住热泪，赶快走到锅台那里点火去了。她家烧的是煤，埋在热灰下面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她的手一触风箱把，炉灶里立时就冒起轻烟，腾起火苗儿的红光来。望着旺盛的火，秋分的心安静下来。她把瓦罐里的白面全倒出，用全身的力量揉和了，细心切成面条儿，把所有的油盐酱醋当了佐料。水

开了，她揭开锅盖，滚腾的水纷纷窜了出来，秋分两手捧着又细又长、好像永远扯不断的面条儿，下到锅里去。

［中］孙犁《风云初记》

春月一动不动地站着，双眼低垂。他小心地从她头上取下凤冠，然后摘下盖头，放在旁边的几上，顿时亮光眩目。春月闭了一会儿眼，然后，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她抬起头，入眼是一颗金纽扣，她抬眼往上，又数了两颗金纽扣，才看见了她的丈夫的脸。他个子很高，他的皮肤光润，当他看见春月的脸时，他微笑了。

春月红晕上颊，赶快坐下。“饭菜快要凉了。”

她忽然觉得饿极了，允愉张口想说什么，又顿住了。她举起筷子去夹一只虾，但记起了规矩，便赶快把筷子放回筷架上。她朝允愉瞥去，两人眼光相遇，允愉显得有点窘，心不在焉地转动着他右手中指上戴的戒指。春月贪馋地望望饭菜，最后允愉总算走到桌子对面坐下了，饭菜看上去真美味！

［中］包柏漪《春月》

一阵咯咯的笑声从儿媳房里传出来。这是欢乐的笑声，她分辨出来了。她知道紫荆在被窝里做了什么好梦。但这笑声很短促，像一声欢乐的喊叫，很快就沉寂了。接下去传来的是不断地翻身的声音。她想象着那个年轻火热的身体是怎样在被窝里烦乱地翻滚着。撩开被子的声音也传过来了。几秒钟后，她闻到了那股子年轻人特有的灼热的气味。终于一切又沉寂下去，紫荆轻轻地、长长地笑了一声，这笑声充满了悲哀与忧愁。老太婆不由地叹息一声，手又下意识地伸出

去，单单地摸着那只光滑的凤。凤呀！凤呀！这是你的头，这是你的尾，你活了，你身上有了温度，你的羽毛全豁然开，好象孔雀开了屏……

［中］莫言《金发婴儿》

“呸，”琴忍不住红着脸啐了淑华一口，但是眼角眉尖却露出喜色。觉民有点激动，睁着一双眼睛带了祈求的眼光望着他的继母，等着从那张小嘴里滚出来的像珠子一般的话。

周氏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心满意足地微笑了。

［中］巴金《春》

淑英把这些话都听进了耳里，她也觉得这些论证是真实的、有力的，她没有话可以反驳。于是她的心变得轻松了。她的脸也亮了一下。她掉过头感激地看了看琴。她的凤眼里还含有泪水。但是两道弯弯的细眉却已经开展了。琴对着她微微一笑，她也微笑了。

［中］巴金《春》

3月5日。我把这一天像记生日一样记了下来。这不只是一丝笑容，简直是脱胎换骨。她面容骤然舒张开来，突然一亮，宛如投射在阿尔卑斯山的第一缕绛红色晨光驱散了黎明前的黑暗，颤颤抖抖着照亮了雪峰，好像给它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我还想起了毕士夫的池子，天使下凡来搅动池里的死水。看到姬露德突然显露出天使般的神态，我欣喜若狂。我发现此刻在她身上表现出来的爱超过了智慧。我是那么激动，充满感激之情。在我吻着这美的前额时，我觉得这

物是献给上帝的。

[法] 纪德《田园交响乐》

那个行路的女人，显然已经穿上了她到教堂去的衣裳：在一件黑绸的镶有细毛的披风下面，俏皮地衬上爱尔兰丝葛料子的长袍，滚着红白相间的花边。如果她再穿上一双红袜子，大家会把她当做一位巴黎的时髦小姐。她走起路来，又轻快，又活泼，无忧无愁的样子，表现出她还没有受到生活的熬煎，估量这是一个天真的少女：她的姿态娴雅，轻盈，说明她正处在那最美妙的过渡年华，从童年的黄昏过渡到少女期的黎明……她是德玉西特，当地的一个迷人的姑娘。

[法] 雨果《海上劳工》

在这个谈话的次日，娜塔莎穿上了那件旧衣裳。她特别清楚地知道，这件衣裳在平常的早晨能够使她心情愉快，她从这天早晨起恢复了她在那次跳舞之后的所放弃的从前的生活方式。她喝了茶，走进大厅，她特别爱好这个大厅的洪亮的回声，她开始唱声乐的练习曲。她唱完了第一个练习曲，站在大厅的当中，复习她所特别爱好的一个乐节，她高兴地倾听着自己的美妙的歌声（好像这是她意料不到的），歌声荡漾着，充满了整个的空大厅，然后慢慢地渐归寂静。于是她忽然高兴起来，“为什么把这个想得太多呢？事情本是很好的”。她自语着，开始在大厅里来回走动，不但是在悦木地板上沉重地踏着脚步，而且在每一脚步中把后跟踮起来（她穿了心爱的新鞋），好像听自己的歌声那样高兴地倾听着不快不慢的脚跟落地声和脚尖擦地声。走过镜子时，她向镜子里看了看，“她就是我”！在看见她自己的时候，好像

她脸上的表情这么说："哦，很好看，我不需要任何人。"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他的话音刚落，让娜的脸上便顿然愁云消散，眉开眼笑了。白净的脸蛋泛起了魅人的红晕，两排细小的白牙，在两片红唇的衬托下，显得分外夺目。圣吕克在一旁带着惊异的神色看着她，似乎是问她听出了什么。她将一只手指放在唇边，示意他切勿多言。随后，她欢天喜地地跑开了，同时向布西送了个飞吻，以感谢他的多情关照。

［法］大仲马《蒙夫人》

陶　醉

高尔吉小姐最玩味的一种快乐，就是看见自己穿着一件将要接待客人的主妇所应当穿的衣服时所有的难于形容的满足。我们不必认为这是诡计，但这确是自私的表现。当她这样武装起来的时候，她的心坎的黑暗处就滑出了一道希望的光线：一种声音告诉她说自然界并不是什么也不给她，一位冒险的男子就要走到她的面前。她的希望重新复活了，正如她重新鲜艳她的躯体一样；她用某一种醉态来欣赏自己装在两匹布料中的姿仪，然后，当她下楼来给客厅、办公室和化妆室投入一道可怕的眼色的时候，她就继续着这种满足的心情。她心满意足的在那里走来走去，好像一个以为总是富裕，绝不会缺乏任何东西的富翁的神气。

［法］巴尔扎克《老小姐》

她贴近镜子，仔细地端详，寻找有无变老的迹象。她的

肤色很好，圆圆的大眼睛就像一泓清澈的山泉。这是一张娃娃脸，没有任何皱纹，轮廓清秀，带有一点被遗忘的天真。她就像一名艺术收藏家在检查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一样审视自己。似乎这张漂亮的脸蛋不是自己的而是别的女子的。她嫣然一笑，镜子里的“她”也报之一笑。这淡淡的发自内心的微笑，多少带有一点顽皮。她懂得，这莞尔一笑，足以使男人销魂。

[英] 肯·福莱特《蝴蝶梦之迷》

流苏突然叫了一声，掩住自己的眼睛，跌跌冲冲往楼上爬，往楼上爬……上了楼，到了她自己的屋子里，她开了灯，扑在穿衣镜上，端详她自己。还好，她还不怎么老。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磁，现在由磁变为玉——半透明的轻盈的玉。下颔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阳台上，四爷又拉起胡琴来了。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流苏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

[中] 张爱玲《倾城之恋》

金小姐没有理由说一定要立刻就去，便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里，想把带回来的书物整理一下，但是一转念就觉得不耐烦，缩住了手，让那肚皮饱胀的网篮呆在一旁。她来回地走着，心里浮荡着种种的情绪，欣慰，惬怯，同情，烦恼，像溪流里的水泡一样，一个起来了，立刻就破碎，又来了第二个。就在两三点钟之后，将要去会一个虽不是爱着却是打动

了自己的心的男子，一霎儿乎延续到半年的想望：这是她从来不曾体验过的。她一会儿嫌时间的悠长；一会儿又感到它跑得太快了，从帘纹里映进来的日影为什么尽管向西斜呢？她开了壁上的小圆洞窗；见田野丛树村屋仿佛都笼上一层跃动的热炎，反射着刺眼的光。倏地把它关上了；去梳理新挑下来剪齐的一排额发。有了这一排额发，更增加点秀逸的风姿，尤其是从侧面看，这额发配着很长的睫毛以及贴在脑后的两个青螺一样的发髻，十分妥贴地，构成个美女郎的侧面剪影。忽然，她从镜子里留心到自己的脸色红红的，眼里闪着喝醉了似的异样的光；一缕羞意透上心来，眼睛立刻避开了镜子。

［中］叶圣陶《倪焕之》

冷　酷

她的脸使你一见之下不免惊异，可是永远忘不了。尤其是她的眼睛，带着又妖冶又凶悍的表情；从那时起我没见过一个人有这种眼神的。波希米人的眼睛是狼眼，西班牙人的这句俗语表示他们观察很准确。倘若诸位没有空上动物园去研究狼眼，不妨等府上的猫捕捉麻雀的时候观察一下猫眼。

［法］梅里美《嘉尔曼》

有一个女人，宁肯说是一个叫不出名字的生物，她好像沉湎在残酷的思想里，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这是一张被悲运作弄成失魂痴呆的面孔，除了性别之外，已经分辨不出她的年龄了。可是她面貌上修整的线条，还带着一种高贵的气慨，纵然经过痛苦的和疾病的可怕的蹂躏，还没有把它完全

磨灭掉。黑黝黝的凌乱的头发，从她的小白色帽的边沿垂下，小帽上又重上了一顶男人戴过的破烂不堪的草帽，使得这个窄小的、深灰色的、被头发遮盖了大部分的脸上带着凶恶的气氛。在这个好像被疟疾蹂躏过的、黄得像郁金草似的面孔上，我们只辨认得出来两只大大的黑色的眼睛，逼视得使人感到恐怖，这神色很难在其他的忧郁的眼睛里寻找得出来的。一个笔直的鼻子，显出相当美丽的轮廓，虽然它太高了一点。一张铅灰色的嘴巴，半张半合。她的衣服虽然脏得令人厌恶，却像个城市人的打扮：一件黄色的已经破损了的长袍，衬托出一个畸形的身材，高耸的双肩，显得过度的宽大，便和身体其他的部分失了调和。看起来觉得她瘦削可怜，她的衣服是敞开的，披在一边的肩上，飘曳散乱。又瘦又黑的两只腿是裸露的；污秽的破鞋虽然不能保护她的脚，可是从石子荆棘上面走过，她连一点痛苦的感觉都没有：她严肃地向前走着，头向前面倾斜着，眼睛注视着地下，两只手揉着一张染满了鲜血的手帕。

［法］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

爱芙姬琵达苍白的脸上显出她凶恶的幸灾乐祸的表情，尤其是在这堆满了尸体的、无边无际的旷野上，她那表情就显得更加残忍。这个希腊妓女的绿眼睛发出了猛兽一般满足的光芒，她对这个快要死去的人的哀求甚至理也不理。她只是在尽情欣赏了这幅可怕的惨景以后，才向埃诺玛依躺着的地方回过头去。

［意］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斯》

洒　脱

郑波从心眼里笑出来。

她笑了半天，自己也不知道笑什么。真好，在这个初雪的夜里，大街上静悄悄，没有人听见她的笑，小雪花也不打扰她。但是，雪花当真不知道她的快乐吗？不，它知道。要不，为什么它们这样起劲地满空飞舞？为什么它们特别地绕着郑波旋转？它们落在郑波的头发上、眉毛上、耳朵上，马上又化去。它们微微地挑动郑波的心。郑波在那站着不动，雪花引起了她无限的柔情。当下起暴雨的时候，当打起霹雷的时候，大概人们都会感到自然的威力。但是，有谁像现在的郑波，为这纯洁、庄严、永生的初雪，而感到自然的蕴藏的伟大，感到生存在这样天空下的幸福？

［中］王蒙《青春万岁》

遗花地上，笑语自去。

［中］蒲松龄《聊斋志异·陆判》

有时候她似乎从祖母的眼色里看出了责备的意味，这时她特别觉得有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好好的做一番活儿。她动手帮玛芬卡做家务，在五到十分钟之内，像一阵疾风似的，把无数事情统统做完。她手里拿起一件什么事情，飞快地做着，一放下就忘掉，又动手做另一件事，又做得飞快，突然地把事情做好，像突然地动手一样。

［俄］冈察洛夫《悬崖》

及见小小走到面前，不消三言两语，只一颦一笑，而满

座又欢然如故。纵情谈笑，到处皆著芳香；任性去来，无不传为艳异。

［中］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西冷韵迹》

多　变

她比那女人大五、六岁，而且容貌也非同一般：一对乌黑的大眼睛总是滴溜溜地转，几乎每分钟变换一种神情：时而顺着镇上的街道，严肃地凝视远方，眺望凉风习习的草原，时而突然匆忙地在人们脸上找寻什么，然后又不安地将眼睛眯起，在那美丽的唇边闪过一丝微笑。这女人低下头，把脸藏起来，当再抬头的时候，眼睛又换了另一副神情：气呼呼地瞪得很大，两道纤细的眉毛之间现出一条竖立的皱纹，轮廓清晰的干焦的嘴唇固执地紧闭着，她像头马似的，用她那直勾勾的鼻子的小鼻孔呼哧呼哧地吸着气。

从她身上可以感觉出一种农民所没有的东西：蓝裙子下面露出皴裂的脚螺——这不是农村那种泥巴腿，腿面隆起很高，显然是穿惯了长筒靴的。她在补一件带白花点的天蓝色上衣，看样子，她做针线十分娴熟。一双晒得黝黑的小手在那揉皱了的布料上灵巧、迅速地闪来闪去。风儿想从她手里把针线活吹走，但没有得逞。

［苏］高尔基《女人》

他放下杯子，觉得看见夫人在床上剧烈翻动，便蹑手蹑脚走过去。夫人似乎正做着可怕的梦，只见她用双手蒙着眼睛，仿佛正在拭去泪水，接着手又无力地垂下来，继续睡去。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张美丽的面庞，看见梦中的一幕

幕情景如何像反映在平静无风的湖面上的片片云影一般，反映在她的脸上：苦闷——惊恐——希望！眼下她嫣然微笑了，细腻的芳唇微微绽开，露出雪白雪白的牙齿。可紧接着额头又罩上阴影，双眉紧蹙，举起两手来使劲儿捏在一起。突然，他看见她的食指上戴着两枚结婚戒指，心中不由得嘀咕，这第二枚是本来属于孩子的生父的呢，还是这只美丽的手如今又另有所属了呢？

[德] 保尔·海泽《死湖情澜》

青　春

……在一条小船的旁边，有一位妩媚动人的少女，她站在一个半老的、脚有点跛的女裁缝身旁，这个女裁缝我经常见她出入于房东家里的。那少女已经把脚登上了船头，好像就要下船的模样；但她回头看了我们，却又马上迟疑起来。她那对具有异国情调的黑眼珠：一下子跟我的碰在一起，那是我好久没有见过，但过去又曾经是很熟悉的；我现在知道，她就是萝蕾·勃沃莱嘉脱。她长得更加丰腴了，褐色的脸上闪耀着少女的青春的红润；但她那娴雅而大度的风致却依然如旧，这种风致在过去曾不知不觉地迷住了我少年的心灵。

[德] 台奥多尔·史托姆《大学时代》

她的头发是深色的，几乎是黑色的，粗大的辫子用大发夹勉强扣住在脑后。肩膀和胸脯的丰满使人吃惊。

脸庞上，肩膀上，手臂上的色泽浑然一体，鲜艳的肤

色，辉耀着健康的光泽，没有生过病，遭过灾难的痕迹。

［俄］冈察洛夫《悬崖》

应该说，这张脸庞是值得回忆的啊。她那长而柔软的睫毛缓缓瞬动着，已使她的额头和高高的鼻梁不再显得那么严厉。她的嘴唇红艳艳的，充满着青春的魅力；只有在沉默无言之际，这嘴才流露出烦闷、痛苦和粗野的表情，就跟她那对黑眼睛里的神气一样。眼下，她站在桌子跟前，更显出了她身材的粗犷美，尤其是那后颈与脖子，更是迷人之极。

［德］保罗·海泽《特雷庇的姑娘》

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入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

［中］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任氏传》

女人，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停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馀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崔因题诗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中］张友鹤《唐宋传奇选·崔护》

沮　丧

她走到小客厅的尽头，颓然地坐在安乐椅里。她的薄薄的、透明的裙子像一团云一样环绕着她的窈窕的身躯；一只落出的、纤细的、柔嫩的少女的手臂无力地垂着，沉没在她

的淡红色宽衣的皱褶里；在另一只手里，她拿着扇子，用迅速的、短促的动作扇着她的燃烧的脸。虽然她好像一只蝴蝶刚停在叶片上，正待展开它的虹一般的翅膀再向前飞，但她的心却被可怕的绝望刺痛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她刚说了不多一会，伊莎贝尔就发现，她的声音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合谐的音符，它本身就包含着完整的戏剧情节。这微妙的变调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发现——在听者身上看到了跟过去判然不同的态度。梅尔夫人一刹那间已经猜到，她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再一转眼，她又猜到了理由何在。站在她面前的已不是她一向看到的那个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已经知道了她的秘密的人。这发现是可怕的，就在她发现它的一霎间，这位完美无缺的女人声音发抖了，勇气消失了。不过这只是一霎间的事。接着，她那美好风度的意识之流又振足精神，尽量平稳地向着目的地流去了。但这只是因为她怀着一个目标，她才能讲下去。她已给击中了要害，这使她战栗，她需要运用她的全部意志，才能克服她的不安情绪。她的安全完全系于她不暴露自己。她没有暴露自己，但是她嗓音中的惊恐成分拒不屈服，这使她无能为力，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她的自信的潮水已开始低落，她只能顺着这股水流掠过地面，滑向港口。

［美］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

章秋柳反复讽咏这最后一句，站起来把一双手按在曼青肩头。她的眼光是如此温柔，她的声音似乎有些发抖，她的手掌又是这样的灼热，曼青不能再有迟疑的余地了；他抓住

了章秋柳的手轻轻地揉捏着，拉她就近来，直到两颗心的跳动合在一起。章秋柳微笑着半闭了眼，等候那震慑全心灵的一瞬，然而没有。她的嘴唇上接受了一吻，但是怎样平凡的一吻呀，差不多就等于交际场中的一握手。旧日的印象是唤不回来了，过去的永久成了过去！

在曼青方面却觉得全身的细胞都在跳跃，全身的血液在加速奔流。

章秋柳异样地笑了一声，仿佛是叹息，慢慢地从曼青拥抱中脱离出来，坐在原处，低了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脸上的红晕已经褪落，胸部也没有波动；她很可爱地默坐着，似乎在沉思。然后她抬起头来，浅笑仍旧缀在唇边，对兴奋而且迷乱的曼青瞟了一眼。曼青感觉得这一瞥中包孕着无限情绪：是含羞，又是怨嗔，也还有感伤。

［中］茅盾《蚀》

她一直安慰自己说，罗梅西的表可能慢了，他一定马上就会来的。后来，她发现情况好像并非如此，于是就拿起针线活在窗座上坐下来，尽可能压抑着自己心头的烦乱。而最使她难堪的是，罗梅西最后来到的时候，却带着那么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根本无意对她作任何解释，他答应早来的事，似乎已完全忘了。

今天的茶会对汉娜丽妮变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最后午茶终于吃完，她于是竭力想打破罗梅西的心不在焉的神态。在墙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堆书。她拿起那些书，做出要把它搬走的样子。她这种动作终使罗梅西从茫然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他立刻跑到她的身边去。

［印］泰戈尔《沉船》

符拉季米尔·谢尔盖伊奇临走前不去跟死去的少女告别。她躺在客厅里的桌子上，穿着白色衣服……她的浓密的头发还没有完全干，她那惨白的、还未曾改变的面容上有一种衣痛的、惶惑的表情；她张开嘴唇仿佛竭力要说什么，要问什么……她交叉地紧握着的手似乎悲哀地压在胸前……但是不管她有什么愁思，这个可怜的姑娘已经淹死了，死已经在她的身上盖上了永恒的沉默和顺从的烙印。……在死者永远消逝、而且在坟墓中毁灭之前，死者的脸庞最后一次迎着活人的眼睛的时候，谁能够了解那个时候，那个短短的时候死者的表情呢？

［俄］屠格涅夫《僻静的角落》

坦　然

她躺在这里，就在我脚下。一簇闪亮的乌发柔软地摊在柔软的枕巾上，两只晶莹的眼睛盯着一片狭小的空间，那空间可能有许多美妙的图画，乌黑的眼珠里饱含着向往、希望与展望，还有盘算、期待、临战前的紧张。薄薄的被子没有能盖住她窈窕的身躯。拖拉机牵引的金属犁铧正和她富有曲线美的胸脯和小腹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能承受这样沉重的东西，因为她具有无限的弹力。

［中］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她的目光中不仅有询问和游移，那闪闪烁烁的光波还有期待、盼望和默许。仿佛她已支好了一种架势，只等待我猛地一击。但她又决不会进行抵抗，她准备好了在我的一击之下全面瓦解。我坐在这边床上，她坐在那边床上，中间是一

条褐色的泥地，不足两公尺，这真正是一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你把它当成森严壁垒，你不把它当回事它便会化为乌有，弹指一挥就能抹去。时间在默默地流淌，她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流动而神秘。那大胆而又无声的呼唤在岑寂中频频作响；虽然她穿着衣服，但薄薄的衬衫下面有鲜明的轮廓，一个赤裸裸的肉体又在我眼前呈现了出来。

[中]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恼　怒

对了，就是这么回事！丈夫在等待着幸灾乐祸的那一天，他是想看看当我知道阳子的身世后是怎样地哀叹、悲伤和痛悔的！

多么残忍的……夏枝终于切实地感受到了丈夫对自己的憎恨，恶梦一样的幻觉突然变成了现实。夏枝那干涸的眼睛呆滞了。

她双目痴呆，屏气止息，一动不动地愣在那里。眼下，她只是憎恨自己的丈夫启造。夏枝一直疼爱阳子，想把她当作琉璃子来抚养，独她倾注了全部心[illegible]把

"琉璃子！呜呜…"夏枝痛不欲生地号啕大哭起来。

［日］三浦绫子《冰点》

那箧箱子可上了锁。长生奶奶手抓着这个冰冷的铁锁，呼吸怪急促的。她眨着眼睛，一下子打不定主意——要不要扭断它。这把铁锁明明白白是对她的一种侮辱。为什么往日不锁今天要这么防范着呢？

这时她眼睛一亮：那个烂污戾把阿大孝敬来的洋钱全锁在这里面。阿大辛辛苦苦做生活赚的吃饭钱——全给她做了她的私房，可是做娘的熬了一辈子养大他，问他要一块钱他还得还价。

"好的，好的！长生奶奶狞笑着，两手放在箧箱子的两角上：她想要摇摇它听听里面的洋钱响声——看到底有多少。可是她摇不动。

她手掌上满是汗，指尖发冷。

长生奶奶常到这里来翻，可是老没发现她把那些货色藏在哪里。就是这箧箱子她也打开来搜过的。于是她非常失望：难道那个狐狸精没私房钱吗？不过她很明白：阿大瞒着别人给新娘分的钱一定很多。也许烂污戾像她长生奶奶一样——在棉裤腰里有个口袋。

今天可证实了新娘子有私房钱。并且一定不少：裤腰里放不下，就藏在箧箱子里锁着。这一下可叫长生奶奶更加痛苦了起来，仿佛心脏上给割了一刀。她自己也没想她现在怎么会特别难受，其实这是她早就知道了的事情。

"我晓得了，我晓得了，她是…她是她是…"

头一阵晕，她赶紧用手扶着床。

［中］张天翼《善女人》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发时候脖子上粘了许多短头发似的浑身都烦躁起来了。正也是为了这东洋货问题。她在学校里给人家笑骂，她回家来没好气。她一手推开了又挨到她身边来的小花，跳起来就剥下那件新制的翠绿色假毛葛驼绒旗袍，拎在手里抖了几下，叹一口气。据说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驼绒都是东洋来的。她撩开这件驼绒旗袍，从床底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来，赌气似地扭开了箱子盖，把箱子底朝天向床上一撒，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就滚满了一床。小花吃了一惊，噗的跳下床去，转一个身，却又跳在一张椅子上蹲着望住它的女主人。

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全都不能穿了么？可是她舍不得，而且她的父亲也未必肯另外再制新的！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儿红了。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么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

［中］茅盾《林家铺子》

祥子几乎没有力量迈出大门坎去。昏头打脑的，脚还在门坎内，借着街上的灯光，已看见了刘姑娘。她的脸上大概又擦了粉，被灯光照得显出点灰绿色，像黑枯了的树叶挂着层霜。祥子不敢正眼看她。

虎妞脸上的神情很复杂：眼中带着些渴望看到他的光儿；嘴可是张着点，露出点儿冷笑；鼻子纵起些纹缕，折叠着些不屑与急切；眉棱棱着，在一脸的怪粉上显出妖媚而霸道。看见祥子出来，她的嘴唇撇了几撇，脸上的各种神情一时找不到个适当的归宿。她咽了口唾沫，把复杂的精气与情

感似乎镇压下去，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场劲，半恼半笑，假装不甚在乎的样子打了句哈哈：

“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她的嗓门很高，和平日在车厂与车夫们吵嘴时一样。说出这两句话来，她脸上的笑意一点也没有了，忽然的仿佛感到一种羞愧与下贱，她咬上了嘴唇。

［中］老舍《骆驼祥子》

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皱着眉头，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地盖着两肩、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乌黑乌黑，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兜起来，提着，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绺里；她的嘴唇歪扭着，黑眼珠闪耀着气愤的光芒，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爱。

［苏］高尔基《童年》

顺　从

淑贞红了脸，欲语又止地过了片刻。她刚站起来又坐了下去，终于忍不住诉苦地说：“妈喊我去，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每回爹同妈吵架妈受了委屈，就拿我来出气。我好好的，没有一点过错，也要无缘无故地挨一顿骂。”淑贞露出一脸的可怜相，求助地望着几个堂哥哥和堂姊姊，眼圈红着，嘴在搐动，差不多要哭了出来。

［中］巴金《春》

阿库丽娜望着他……她那悲哀的眼光里，充满着温柔的

忠诚、虔敬的顺从和爱情。她怕他，又不敢哭，同时又要和他告别，又要对他表示最后一次的爱慕；阿库丽娜这时候非常可爱：她的整个灵魂信任而热情地展开在他面前，倾心于他，向他表示亲热……。

［俄］屠格涅夫《幽会》

我听到一个断断续续的、叹息似的颤抖的声音，我觉得有一只颤抖得如一片树叶的手在我的头发上轻轻地抚摩。我抬起我的头来，看到了她的脸上。啊，它改变得多么快！害怕的表情完全消失了，她的眼光好像已经到遥远的地方去了，而且把我也引了去；她的嘴唇微微地张开，她的前额白得像大理石一样，她的卷发飘散在后面，就像让风吹着似的。我什么都忘了，我把她拉近我的身边，——她的手柔顺地服从我，她的整个的身体也跟着拉过来了，她的披巾从肩上滑了下去，她的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胸上，放在我的灼热的嘴唇下面……"我是你的……"她用几乎听不到的低低的声音，喃喃地说着。

［俄］屠格涅夫《阿霞》

慈　爱

老太太在枣树下面，看树上刚刚结成的像嫩豌豆的小绿枣呢。瑞宣由门外回来，看到母亲在树下，他觉得很新奇。枣树的叶子放着浅绿色的光，老太太的脸上非常的黄，非常的静，他好像是看见了一幅什么静美而动心的画图。他想起往日的母亲。拿他十几岁或二十岁时的母亲和现在的母亲一比，他好像不认识她了。他愣住，呆呆的看着她，她慢慢的从小

绿枣子上收回眼光，看了看他，他的眼深深的陷在眶儿里，眼珠有点痴而瘪呆，可是依然露出仁慈与温柔——她的眼睛改了样子，而神韵还没有变，她还是母亲。瑞宣忽然感到心中有点发热，他恨不能过去拉住她的手，叫一声妈，把她的仁慈与温柔都叫出来，也把他的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眼睛与一切都叫回来。假若那么叫出一声妈来，他想自己必定会像小顺儿与妞子那样天真，把心中的委屈全一股脑儿倾泻出来，使心中痛快一回！可是，他没有叫出来，他的三十多岁的嘴已经不会天真的叫妈了。

［中］老舍《四世同堂》

三只幼猫都被她抱在怀里，她亲吻着它们的额头，轻轻抚摸着它们的身躯。那亲昵的劲儿，就像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她久别的婴儿，把酒浆般的浓烈乡思之情，都注视到那小小的躯体之内似的。这是我们搬到这以来，第一次看见改枝流露出母性的感情，第一次目睹改枝人性的回升，也是第一次觉察到改枝还存在着人的良知良能。

［中］从维熙《伞》

关　心

蕙嗔怪似地看觉新，眼光十分温柔，里面含有深情，她似乎用眼睛表达她不能用言语表示的感情。她低声说："你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你难道不晓得只有感激你？"她止住话摸出手帕，在脸上轻轻地揩了一下，身子倚在栏杆上，两手拿着手帕在玩弄，头慢慢地埋下去，她继续说："我是不

要紧的，大表哥，你倒要好好地保重。”

［中］《春》

更夫打亥时的时候，春月换上一件干净长衫，她准备去看望金娴并向她致谢，全靠了金娴的仁厚，她和她的大脚女儿才能在苏州住了这几个月而没有受到寄人篱下的冷眼。

尽管天气愈来愈热，这位大伯母还是不停地，不知疲劳地，从这院走到那院，照顾每个人的需要。一如平日，她正在花园里来撷薄荷，和干菊瓣一起泡茶为全家消暑。明玉说了爱吃清凉绿豆冻，她就为明玉去调制，不怕这天气厨房像个烈焰腾腾的黑暗地狱。

她丈夫和侄女讨论那些丝毫不懂的话题时，她总坐在窗下，就着落日的余辉绣花。春月从不曾问问自己，她的伯母愿不愿意呆在一旁，听着根本听不懂的话。等着上课的时间过去，看着丈夫教他的侄女，而丈夫向来连自己儿子们的功课都不过问。现在对她说什么好呢？

［中］包柏漪《春月》

傲　慢

而在周炳这边，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也觉着区桃美丽极了，英勇极了，可爱极了。她的身材看来比平时高了一些，腰也细了一些，这使得她更加飘逸。在辉煌的灯光底下，她的杏仁样的脸儿像白玉一样地光润透明。她那狭长的眼睛和那茂盛的睫毛都蕴藏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愤怒，而她的哀愁甚至比她的笑涡具有更深的魅力。她的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那一绺不事修饰的刘海都表现出她的生命的顽强和她对

于自己的将来的信心。周炳和每一个观众一样，感觉到她在战斗着，感觉到她在幸福的预感当中战斗着，感觉到她对于和她一起作战的男子的忠诚的信任。……

［中］欧阳山《三家巷》

马车的那一面，坐着一个身材高大，身子笔挺挺的女人，她的头上围了一条珍贵的黑头巾；身上穿了橄榄色天鹅绒的短上衣，系了一条深蓝色梅里诺羊毛妮的裙子，两只洁白的手庄严地交叉地放在胸前。马车拐到左边路上来了，——女人离开我只有两步的光景；她微微转过头来，我认出芙兰姆皮雅·哈尔洛娃来了。我马上就认出她了。我一点儿也没有迟疑，而且也不会迟疑的：像她这样的眼睛，特别是这种弧形的嘴唇——傲慢而肉感的嘴唇，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别一个女人上看到的。她的脸长了些，瘦了些，皮色变黑了，也现出一些皱纹了，然而特别是脸上的表情，变得厉害！它变得那样自信，那样庄严，那样骄傲，我简直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她的面貌的任何一部份都表现出来她的权力——这不是单纯的稳定的权力，而是无限的权力：她埋下眼睛，不经意地扫了我一眼，——她的眼光说明她多年来就习惯了只受到人们那种崇敬的、默默的顺从。这个女人并不是生活在一群爱慕者的中间，却是一直生活在一群奴隶的中间。

［俄］屠格涅夫《草原上的李耳王》

果然，他们碰到了。

有一天晚上，波德希布洛穿得整整齐齐地站在区公署总办事处旁边，在离他五、六步的地方发现了她。她正跨着缓

慢而轻盈的步子朝小公园走去，蓝眼睛固执地望着身前的什么地方，在她高高的、匀称的身姿里，在她胸部和大腿的动作里，在她的严肃而温顺的目光里，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前额上过度温顺的、预示要发生不幸的皱纹，现在比初次见面时更为明显，破坏了她那宽大、丰满的俄罗斯人的面孔，使它显得很触目。

［苏］高尔基《蓝眼睛的女人》

在紧张的空气中，孙舞阳的娇软的声浪也显得格外袅袅。这位惹眼的女士，一面倾吐她的音乐似的讨论，一面拈一枝铅笔在白嫩的手指上舞弄，态度很是镇静。她的一对略大的黑眼睛，在浓而长的睫毛下很活泼地溜转，照旧满含着媚，怨，狠，三样不同的摄人的魔力。她的弯弯的细眉，有时微皱，便有无限的幽怨，动人怜悯。但此时眉尖稍稍挑起，却又是俊爽英勇的气概。因为说话太急了些，又可以看见她的圆软的乳峰在紫色调的旗袍下一起一伏地动。

［中］茅盾《蚀》

特务群的核心处，簇拥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人被倒剪双手，从远处看，只能看出她穿的银灰色便衣和便衣上那个洁白夺目的衣领；近些，看到她挺起胸膛，拧着脖颈，满带一副傲骨嶙峋的劲儿；再近些，才看清她的蓬松长发乱披两肩，一对大而圆的眼睛，直直瞪着，象是看她所看到的任何人，又像是什么也不值得一看。把她比方成鹤立鸡群也许并不确切，实在说，她是端坐在马上的一尊傲然的不可屈辱的神像。

［中］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钦　羡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像一朵怒放的鲜花；那双贪婪的、发亮的、邪魔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和鼻子也张开着，贪婪地吸着气；她直望着前面，似乎想要把所见到的一切：大地、天空、太阳以至空气都占为己有。她只有一点感到惋惜：她要克服的危险不多——再多也能克服！“萨宁！”她叫道，“要知道，这像是比尔格的《列诺拉》里所描写的！只不过您没有死，啊，没有死？……我是活着的！”她简直发狂得不顾一切了。这已经不是一个女骑手在催马飞驰。这是一个年轻的半神半马——半兽半神——的女子在驰骋，连在她纵马疾驰下被践踏着的那庄严而整齐有致的山区，也惊讶不已。

［俄］屠格涅夫《春潮》

金绮纹坐到这里来是不容易的。直到几个月以前，虽然她切齿痛恨那卷逃的丈夫，却始终认为自己应当承担一种义务，即作为他的妻子而生存下去。秋芸的成家给予她一个很大的刺激。那王师傅曾为她所不齿，那毕竟是个卖蛇药出身的“煤黑子”！她实心实意地劝过秋芸“三思而行”，紫鹃再没落也不该下嫁“醉金刚”。可是，事实证明王师傅并不是“醉金刚”，在同一个院里居住，金绮纹渐渐羡慕起秋芸来，原来傻大粗黑的王师傅竟是那么善良、温驯、憨厚、纯朴，在生活中的艰难时刻，他宽厚的肩膀和铁管似的双手，真是提得起，握得住。秋芸的儿子诞生了，金绮纹视同己出，抱着、吻着、逗着，泪水时时涌上她的眼眶，她总是

扭过头偷偷用手帕揩掉。她也需要这样的人生乐趣！

［中］刘心武《如意》

她是唱，而不是像一般妇女念儿歌时那样朗诵，不但有节拍，并且有旋律。旋律在多变中带着单纯的稚气。她爽朗的声音，快活的曲调，诙谐的歌词，搂着孩子像玩翘翘板似的摇上摇下的天真的神态，和孩子叽叽嘎嘎的笑声溶在一起，在这小土房里荡漾。只有丝毫未脱孩子气的人才能这样与孩子，与这首别致的儿歌浑然无间。任何人都不能怀疑她的纯真。她给我这个珍贵的东西在她来说是非常自然的，是没有目的的，全然出于她的好心。

［中］张贤亮《绿化树》

虔　诚

她缓缓走到“过去佛”脚旁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跪下，泥地潮潮的，她闭上眼睛。“我佛慈悲保佑……”她努力默默祈祷，但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反复吟唱熟悉的词句：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

戚戚。

这词句在她脑袋里不住地回荡，直到她觉得都要炸了。她等了一刻又一刻，渐渐腿都麻了。

［中］包柏漪《春月》

坚　毅

她的大脸盘晒得很黑，肘部以下裸露着的丰腴而美丽的手臂几乎很黑。深色的头发浓密异常，一个个沉甸甸的、仿佛是青铜铸成的发卷围着她的双颊，一直垂到浑圆有力的肩头，在她的宽脸上，在那饱满的嘴唇、柔软的下巴和非常普通的鼻子的柔和的线条里，有着非常单纯、朴实的表情，但是她眉毛上面隆起的地方、两道剑眉和褐色大眼睛里的正直而勇敢的目光，同时又显露出有力、挑战、热情和想像力丰富的表情。

［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

焦　急

她那双小脚儿，野鸡溜子一般，飞快跑在树眼前；搂起裙子来，三步二步，跑上楼去一看，张太太正闭着两只眼睛，冲着魁星，把脑袋在楼板上碰的山响，嘴里可念得是“阿弥陀佛”和“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中］文康《侠女奇缘》

曼娘觉得仿佛像个新娘一样，其实，尚不止此，因为照她自己的感觉她就快与一别两载的情郎重新团聚了。她只是略微动了动桌上的菜，怀春恋爱的少女的光彩神韵，在她身上是自然流露无法掩盖的。她的眼睛特别的炯炯有神，美如鲜贝的皓齿，衬托出两颊暖热面绯红。两腿的膝盖则因心情不稳定而颤动，一颗芳心中那么急切要做的事，现在就要奉长辈之命去做了。桌子上的饭菜，大家的谈话，荪亚的声

音，丫鬟的伺候——所有这一切都浮动在愉快的气氛之中。她心中只有一个至高无上整个支配着她的念头，那就是："我要不要做个仙女治好平亚的病？"她浑身三万六千个汗毛眼都在发出超凡神奇的力量，准备立即发挥功能。她觉得有令人陶醉的奇特的愿望正在震动她的全身，要赶紧结束那顿宴席，好前去探病。她思想之外那股自觉的神秘能力，充满了她全身，深红色的波浪冲上了她的两颊，她的胃格格作响，小汗珠儿涌现在她的前额。

[中] 林语堂《京华烟云》

苍　老

她略略沉吟了一会儿，终于走进这间低矮的小屋里来。豆油灯重新点着了，燃烧的蚊蝇发着一股苦艾的清香。房东大嫂安静地坐在炕沿上，打量着堆满了杂物的小屋我则专注地凝视着她，拼命想从她的形象上透视她的灵魂。

她长着像改枝一样的椭圆脸型，两条黑密的眉毛微微上翘，几乎要斜插进她那蓬松的鬓角。她有着像改枝那样一双圆圆的杏核眼，眼里滴露着安静和善良的光泽，睫毛每每眨动一下，都像是在思考和判断着什么问题。她在判断些什么问题。她在判断些什么呢？不知道。

到底是岁月不饶人了，山村的风霜雨雪，和繁重的劳动，给她眼角两旁刻下了几道浅浅的鱼尾纹，这也许是区别她和改枝的唯一标志。除此之外，无论从脸型和身段上去看，简直和她的大女儿浑然一体，没有任何差别。

[中] 丛维熙《伞》

我魄散神移地望着她；她嘴角挂着一丝欣喜若狂的怪笑，显得越发苍老，可那张骷髅似的面庞倒有了几分生气，多少像一张活人脸了。

［英］达夫妮·杜穆里埃《吕蓓卡》

六、语言篇

询　问

卡吉林娜用手捶着胸，像一束庄稼似的倒在死尸的身上。“我的丈夫，闭着眼睛躺在这儿的难道是你？起来呀，我亲爱的鹰，伸出你的手来！抬一抬身子！再对你的卡吉林娜看一眼，颤动嘴唇，只要你再说一句话！…可是你一声也不响，一声也不响，我的高贵的主人！你变了蓝色，像黑海一样。你的心房停止了跳跃！你为什么这样冰冷，我的主人？我的眼泪不够热，不能使你温暖！我的号哭不够响，不能从沉睡中把你唤醒！往后谁来率领你的部队？谁骑你的油亮乌黑的战马驰骋？大喝一声，挥舞着马刀领导哥萨克们前进，哥萨克们，哥萨克们，你们的光荣和荣誉，闭着眼睛躺在潮湿的土地里！把枫树的木板压在我雪白的胸膛上，我再不需要青春和美貌！”

［俄］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

金小姐非意识地摘下一小片的麻叶，用两个指头夹在空中舞动，回转身问焕之说：“真的么？我不相信我的话有这样的功效。”虽然这样说，欣幸成功的意思已经含蓄在语气之间，甚至还带着“我的话竟这样大的功效”的夸耀心情。

［中］叶圣陶《倪焕之》

黛玉道："宝姐姐和你（指宝玉）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中］曹雪芹《红楼梦》

俗儿笑着说：

"你觉得我怕那个吗？我摸过的比你见过的还多哩！你瞎背着，会使吗？你能这样——"她说着一只手抓起盒子来，抬起穿着红裤衩的大腿，只一擦就顶上了子弹，对准田耀武。田耀武就赶紧躲到炕头里面去说：

"别闹，别闹！看走了火打着人。"

俗儿关上保险，把枪放在桌子上，说：

"你用不着拿这个唬我们，我们不怕这个。你这样说：你再和别人好，我就不给你钱花了——那我就没有话说了。"

田耀武说：

"别废话了，你愿意和谁好就和谁好，我也快走了。"

"你到哪里去？"俗儿把灯挑亮，仄到炕上来。

"到南边做官儿去。"

"这个东西也带走吗？"俗儿问，她指指放在桌子上的枪。

"带着，道路上不平静。"田耀武说。

"你们有钱的人，哪里也能去，你也带我去吧，给你搓搓洗洗的。"俗儿笑着说。

"和你说着玩儿哩，我跟你去干什么？我人穷命苦，活

该受罪，日本人来了，再说他来了的，在劫的难逃。天塌了还有地接着呢！可是，你这趟出去，盘川脚给，也得花不少的钱吧？”

田耀武说：

“家里有些现洋，老头子全埋起来了，我还得到城里铺子里去拿钱。“

“穷家还富路哩，何况你们是有钱的主儿，”俗儿说，“哪天走，规定了日子没有？我还得给你送送行哩！“

［中］孙犁《风云初起》

狄安娜和让娜则坐在树下的草地上窃窃私语。一天，追逐兔子或狐狸的猎犬突然风驰电掣沿山坡而下，在不远处呼啸而过，她们不由得感到一惊，但很快又恢复平静，继续进行她们那亲密无间而又十分神秘的谈话了。

“狄安娜，”让狄说，“把你这些天来在另一个世界的经历对我讲一讲，因为对我来说：“你真的像是离开人世了…你看，正在凋谢的山楂花是多么洁白，接骨木发出的芳香又是多么醉人。阳光在杨树丛中嬉戏，树林中一点声响也没有，小动物全都无影无踪了。经过刚才一阵骚动，那些黄鹿和狐狸早已躲到玉洞里去了……来小妹妹，把你的经历对我讲一讲。”

“叫我讲什么呢？”

“你至今还什么都没对我讲呢。你觉得幸福吗？……啊！你的目光总是笼罩着一层阴影，你的面颊是这样苍白，你的眉宇间所流露的神情，也总有一丝淡淡的哀愁，但你的嘴角又似乎挂着一丝不太明朗的笑意……狄安娜，你一直有许多的话要对我说。”

“没有，什么也没有。”

“同蒙梭罗先生在一起……你觉得幸福吗？”

狄安娜打了个寒噤。

“你看，还要这样嘴硬。”让娜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蒙梭罗？”狄安娜说，“你为什么要提起他的名字？在这如花似锦的地方，在我们无比幸福的时刻，你为什么要向我谈起这个幽灵呢？……”

“啊！我现在已经明白，你那美丽的明眸，为什么四周总有一层淡淡的黑圈，而且不时木然的看着天空。不过，我仍旧不明白，你的嘴角为什么总像是挂着一丝笑意，但又笑不出来。”

狄安娜凄哀地摇了摇头。

让娜于是伸过她那白皙而又十分丰腴的两臂和肩头，继续说道：

“你对我说过，布西先生曾对你十分关心……”

狄安娜满脸绯红，两只娇柔而圆润的耳朵也顿时红得像火烧一样。

［法］大仲马《蒙梭罗夫人》

她沿着河岸走去，若尔卡跟在后面，不敢开口讲话。他们在一座沙石陡崖上停下来，有丛野蔷薇高悬在他们的头顶上，低垂着缀满红色浆果的枝蔓。

“我以前喜欢在这儿看书。”

她坐下，把腿垂下陡崖，若尔卡站了一会儿，走到蔷薇旁边摘起小红果来。

“别摘，就让它们挂在那儿吧，多好看呵！小鸟会来吃的。”

“小鸟是会来吃的。”若尔卡表示同意。他看看摘下的果子，本想扔掉，可是寻思了一下，把它们揣进了口袋。

“坐下来，挨着我坐下，干嘛老在我背后走来走去的？”

若尔卡赶紧坐下，他们又久久地沉默下去，他不时看她两眼，想挨得近一些，但是保终没敢这样做。

“铃兰，”维卡突然轻轻地说，“你爱我吗？铃兰！”

她正是这样问的，“你爱我吗？”不是用人们通常的问法：“你喜欢我吗？”而是如同一个成年的姑娘那样：“你爱我吗？”

［俄］贝·瓦西里耶夫《后来发生了战争》

“你们的跳舞会在什么时候开呢？”她问吉提。

“下星期，而且是一个盛大的跳舞会呢。那是一种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跳舞会。”

“哦，有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跳舞会吗？安娜含着柔和的讥刺说。

“这是奇怪的，但是的确有。在波布立谢夫家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愉快的，在尼基丁家里也是一样，而在梅兹柯夫家里就总是沉闷得很。您没有注意到吗？”

“不。我的亲爱的，对我说已经没有什么使人愉快的跳舞会了。”安娜说。吉提在她的眼睛里探出了没有向她开放的那神秘的世界：“我所觉得的，就是有些跳舞会比较不大沉闷，不大叫人厌倦而已。”

“您怎么会在跳舞会上感到沉闷呢？”

“我怎么不会在跳舞会上感到沉闷呢？”安娜问。

吉提觉察出来安娜知道会得到什么回答。

“因为您什么时候都比旁的人美丽呀。”

安娜是善于红脸的。她微微泛上红晕说："第一，从来也没有这种事，第二，即使这样。这对于我又有什么用呢？"

"您来参加这次跳舞会吗？"吉提问。

"我想免不了要去的。"

[俄]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见　识

"命运对任何人都赐赏一点儿什么的"她说，"譬如，它给了一个人很多智慧，或者某种'机智'与本领（对此，她理解为天赋、才干），但是财富就不给他了，"说到这儿，她马上举个例子：或者是建筑师，或者是医生，或者是农民斯切普卡，十足的傻瓜呢，数数不到三，脑门上不会画十字，几乎辨不清哪边左，哪边右，既不扶犁，又不进花园；可是他打磨餐具，车个茶碗，匙子，或者小十字架，车个儿童玩具和小船——简直像铜浇出来的！市场上出售的有多少啊！另一个长得倒是俊：简直像画片上的人儿，可是个十足的傻瓜！譬如那个巴拉金，没有一个聪明姑娘肯跟他过的，只当他是一件好玩的东西！不要错过机会，他将来有福享的呀。"懒人自有懒人福！"她引了一句俗话来证明，"傻瓜往往有钱！不过也有这样的人，命运既没有给他'机智'，又没有给他财富，但是让他生来爱劳动：他们就会成功！嗯，谁如果做懒汉，光是打打吹吹，浪费了命运的赐予，那是他自己的过错！因此，世界上有许多活死人：游手好闲、胳膊肘露在破洞外面的酒鬼，一脚穿拖鞋，另一只脚穿套鞋；红红的酒糟鼻子，歪咧着嘴唇，酒气熏人。"

[俄] 冈察洛夫《悬崖》

小小听了，勉强道："交，乃浮云也；情，犹流水也；随有随无，忽生忽灭、有何不了，致意于人？至于盖棺以后，我已物化形消，于丰俭何有？悉听人情可也。但生于西泠，埋骨于西泠，庶不负我苏小小山水之癖。"

〔中〕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西泠韵迹》

忽一日，语老媪道："汝可传语冤业郎，觅一良画师来，为我画一影……"画完进览，道："神是矣，而风态未流动。……吾之风态不流动，多因目端手庄，矜持太过。"

〔中〕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梅岭恨迹》

"请你听听华西里神甫的布道，人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可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有没有做到神甫所叮咛的一半儿呢？"她庄严地说："哪怕有一天这样生活也是好，……连一天也做不到！放弃自我，做大众的仆人，把一切都奉献给穷人，爱大众胜于爱自己，别人欺侮我们，我们不动气，甚至还爱他们。从事劳动，不要太考虑服饰打扮和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要多嘴多舌……很多，很多！全记不得了！我一想到就不知所措了：太多了。都要去做到，连一辈子也不够！譬如奶奶：世界上有比她更聪明、更仁慈的人吗？可是就连她……也有罪孽……"玛芬卡轻声说道，她平白无故地发火，看不惯安娜·彼得罗芙娜托凯耶娃：连庆祝复活节行互吻礼也不跟她接吻！她不喜欢波林娜·卡尔波芙娜，对下人经常发脾气，并没有始终宽恕他们；当村妇们嘀嘀咕咕叫穷的时候，她就认为她们是装穷……她把金钱看得很重……"玛芬卡声音更轻地嘟哝说："有什么事情搞错了，她从来不承认的：奶奶可娇傲啦！她在这里比所有的人

都高明：我和薇罗琪卡算得了什么！”

［俄］冈察洛夫《悬崖》

“他们在厂里说些什么来着？”这个“你”字我忽然觉得很难出口。

“没有，再没有人来过。在厂里我没有再听到什么新的消息。还有……我想跟你说……坚持下去，只要你们再坚持几天，他们肯定垮台。因为他们没有料到你们会团结一致，而且特别是这么长时间保持一致。这一点把他们打倒了。这个我知道，我在电话里听的可多了。”

“大门上那张布告呢？”我问。

“别管它。时间拖得越长，他们答应的东西就越多。我知道这些，我在电话里听的够多了。杜塞尔多夫给这里的压力很大，博施恨不得一切都撤销……他不得不如此，否则他就要滚蛋。你明白吗？他是不得已，否则就得滚蛋。”

［德］马克斯·冯·德·格林《坎坷人生》

宋妈一声不言语，妈妈又说：

“你瞧怎么样？”

宋妈这才说：

“也好，我回家跟他算帐去！”

爸爸和妈妈都笑了。

“这几个孩子呢？”宋妈说。

“你还怕我亏待了他们吗？”妈妈笑着说。

宋妈看着我说：

“你念书大了，可别欺侮弟弟呀！别净跟你爸爸告他的状，他小。”

弟弟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现在很淘气，常常爬到我的桌子上翻我的书包。

宋妈将弟弟抱到床上去，她轻轻给弟弟脱鞋，怕惊醒了他。她叹口气说："明天早上看不见我，不定怎么闹。"她又对妈妈说："这孩子脾气强，叫老爷别动不动就打他；燕燕这两天有点咳嗽，您还是拿鸭梨炖冰糖给她吃；英子的毛窝我带回去做，有人上京就给捎了来；珠珠的袜子都该补了。还有……我看我还是……唉！"宋妈的话没有说完，就不说了。"

[中] 林海音《城南旧事》

"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回答，身上不禁战栗起来，现在您明白了，神父，因此我要永远做闺女，不去给任何一个先虐待我，过后又来亲我的人当奴隶。要是现在有谁来打我，或者吻我，我就知道反抗。母亲却无法反抗，既不能反抗别人打，也不能反抗别人吻，就因为她爱他。我才不愿这样爱任何人，爱得自己生病，爱得自己受苦。"

"瞧你还不是个孩子，说起来完全和个不知世事的人一样吗？难道所有男人，都像你那可怜的父亲，纵情任性，虐待自己的妻子吗？难道你在左邻右舍中，没有见到很多妻子与自己的丈夫过着宁静和睦的生活吗？"

"但我父亲待我母亲的情况，也没谁知道呀！她宁肯死一千次，也不愿告诉人，向人诉苦。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爱他。要是爱情就是这样，在该呼救时堵住你的嘴，在受恶人侵害时使你无力反抗，那我就永远不会倾心于任何男人。"

[德] 保尔·海泽《塞妹子》

“那也不会。”巧姨苦笑了一下。“他干脆让我死了也好，他就是不让我死，才把我送到大哥他们那里，让他们看着我，也免得我们再见面。他怕我一死就把事情张扬出去了；二来，他说，要我活着受罪，让我死掉反而便宜了我。算了，算了。”巧姨连连摆头。“不谈这些了。昨天你尹之舅舅出了事，有人在路上碰着了，回到文昌阁，我就知道了。我一夜没睡觉，在观音娘娘面前许了个愿，只要他出来了，我一辈子也不见他了，一辈子吃长斋。”巧姨低下头，沉默下来了。

我没有答腔，两边太阳穴仍然一阵阵地痛。我知道她还有话要说下去。

“这样也好！要是没出那天晚上的事，要我们分开，真是很难很难，说不定在他走的时候，我真的跟他走了。这样一来，人就突然清醒了，就像做了一场梦，一醒来看见自己还是在一间黑屋子里，又怕，又冷，一个人，不过你自己明白你就是生在那间黑屋子里的人，要跑也跑不出去的。我也不要怕了。我在庙里看见闭关的和尚，好几道门，每道门上有好几把锁。其实，现在我比那和尚的道行还高，不用门，不用锁，我也不会跑出去了。

[美] 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

（刘老老）：“阿弥陀佛！这一顿银子，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

[中] 曹雪芹《红楼梦》

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她想的也有个道理。她说：“人有聚就有散，聚时喜欢，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感

伤，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儿开的时候儿叫人爱，到谢的时候儿便增了许多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故此，人以为欢喜时，他反以为悲恸。

［中］曹雪芹《红楼梦》

黛玉叹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求的。”

［中］曹雪芹《红楼梦》

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给别人剩后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

秋纹笑道：“胡说！我白听了喜欢喜欢，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后，我只领太太的恩典，也不管别的事。”

［中］曹雪芹《红楼梦》

（探春）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黛玉）住的是萧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那竹子想来也要变成斑竹石，以后都叫他做‘萧湘妃子’！就完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自由婚！”二妹妹似乎比大嫂更能扼要的形容。

“就是，自由，什么都自由，就是作妈妈的不自由：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老作饭，老洗衣裳，老擦桌椅板凳！那个老东西，听了儿子的，一声也没出，只叭叭唧唧地咂他的烟袋；好像他是吃着儿子，不是儿子吃着爸爸。我可气了，

可不是说我愿意要那个卷毛鸡；我气的是儿子老自由，妈妈永远侬不上儿媳妇。好啦，我什么也没说，站起来就回了娘家；心里说，你们自由哇，我老太太也休息几天去！饭没人做呀，活该！”张大嫂一“活该”，差点儿把头后的小髻给震散了。

“是得给他们一手儿看看！”一妹妹十二分表示同情。

可是张大嫂又惨笑了一下：“虽然这么说不是，我只走了半天，到底舍不得这个破家：又怕火灭了，又怕丁二爷费了劈柴，唉！自己的家就像自己的儿子，怎么不好也舍不的，一天也舍不的，我没那个狠心。再说，老姑奶奶了，回娘家也不受人欢迎！”

［中］老舍《离婚》

芳妮却不以为然。

“美月，我想你对现代婚姻的想法不切实际。你认为，夫妻是因为相爱才结婚，或者说，结了婚的人大多相爱着，而爱是美满婚姻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吧？”

美月瞪着她。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样浅显的道理，难道还有疑问不成？

“我和刘一良结婚，便没有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结果怎么样？大家公认我们很美满，顶多少了个孩子——而孩子么，随时要都有。”

她说话本来就极有自信，加上那带磁音的低沉嗓门，听的人简直想不到要反驳。

美月侧过身子，目不交睫地盯着她。她和刘一良没有爱情就结了婚……而且如鱼得水般美满，怎么可能呢？

“现在的婚姻，道理很简单。”芳妮以权威的口吻下着

定义："那就是，两个人结伙比单独生活有利，是一种条件结合。"

她又以一种鄙夷的语气强调："别把婚姻想得太浪漫，要求什么……你是土，我是水，和在一起捏成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神仙美眷不适合现代的社会。理想的婚姻应该是伙伴关系，与爱情风马牛不相及。"

[加] 陈若曦《突围》

小莉讥讽地哼了一声："我真奇怪，这个世界上的人，关心起别人来——所谓关心——从来都不能从别人的角度来考虑，都要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叫什么关心？那不过是在关心的幌子下侵占别人的心里空间！我觉得，你们都在侵占我的心理空间——我有我的心理空间！"

"谁要侵占你的心理空间啊？"顾恒和悦地说。

"你，妈妈，哥哥，都想侵占！我能感觉到！照理说，咱们四个人，各坐各的座位，相互基本等距离，每个人以自己为圆的心划个圆，互不侵犯就对了。人人都需要生存空间。"小莉站起来，走到顾恒面前，挺着身子紧挨着顾恒脸站住，顾恒不由得往后仰了仰，"别人要这么逼近你，你感到自在吗？不自在吧？有压迫感吧？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起码不能小于一米。心理空间也一样，谁都有自己的一块，不要去侵占别人的。我受不了那种压迫感。"

[中] 柯云路《衰与荣》

玛塞拉说："照你们说，我天生很美，害你们不由自主的爱我，我就应该也爱你们。你们是这么说，甚至这么要求我的。我凭上帝给我的头脑，知道美的东西都可爱。可是不

能就说，因为他爱你美，你就也得爱他。也许爱人家美的，自己却生得丑；丑是讨厌的。假如说，因为我爱你美，所以我若丑你也应该爱我，这话就讲不通了，就算双方一样美，也不能因此有一样的感情。善人并不个个可爱；有些只是悦目而不醉心。假如见到一个美人就痴情颠倒，这颗心就乱了，永远定不下来；因为善人多得数不尽，他的爱情就茫无归宿了。我听说真正的爱情是专一的，并且应当出于自愿，不能强迫……一个规矩女人的美貌好比远处的火焰，也好比锐利的剑锋：如果不挨近去，火烧不到身上，剑也不会伤人。贞洁端重是内心的美，没有这种美，肉体不论多美也算不得美。有人只图自己快乐，费尽心力想剥得意中人的贞操。贞操是身心最美的德行，一个善女难道因为男人爱她美，就该遂了她的心愿，不顾自己的贞操了吗？”

［西班牙］塞万蒂斯《堂吉诃德》

蔷云低下头，沉思。苏宁给她倒水，她根本不接，然后严肃而自信地向着苏君摇头：“您说的一点都不对，也许我还听不惯，那些名词对我还有些陌生。不过我觉着，您一点也不了解我们，以及我和苏宁的生活。您的话和这个笔筒一样，过时了，陈旧了，黯淡无光了。说什么沉重的负担，是作人的光荣责任。我们的忙碌也不无谓，就说学外文，原来不会，忙了一阵，会拼音也会造句，这怎么是无谓？相反，那些无所事事地浪费生命的人，他们的清闲，倒真无谓得可怕。还有热情，一个人象一把火，火烧完了就只剩下灰。火能发光发热，它不是虚妄的。灰尘呢，风一吹就没了。至于您那个‘无事小神仙’，说起他们就像说起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不但虚妄，简直是可笑！”于是蔷云轻蔑地、胜利

地大笑，公然地嘲笑苏君的议论。

［中］王蒙《青春万岁》

“妇女同志们，”春儿在台上正讲的高兴，“今天这个大会，是个选举会，选举村长和村政权委员们的大会，我们选举的村长，是抗日的村长，是坚决抗日的人，是誓死不当汉奸的人，选他出来，好领导我们抗日。我们妇女，在过去不能参加选举，就是穷门小户的男人，也不能参加选举。过去的村长，都是几个人唧咕成的，他们财大气粗，可是不给老百姓办事。今天参加选举，是我们妇女的权利提高了，我们绝不能马虎，要在心里过一下，看谁抗日坚决，就选举谁！”

［中］孙犁《风云初记》

“这才过了半年多。”春儿说。“什么事情我们也记得。在去年秋季大水漂天的时候，听见日本人的炮响，官僚和军队，有钱和有势力的人都往南逃跑了。这些人，平常日子欺压我们，临走拐带着枪枝和钱粮。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当时都说：“等死吧。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中国不会亡国，八路军过来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八路军来了，给我们宣传讲解，我的心才安定下来，才觉得眼前有了活路。坚决抗日！我们老百姓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我们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我们站岗放哨，破路拆城，我们学习认字，我们实行民主。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想，我们将来有好日子过。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了，也不叫那些混帐东西们再来压迫我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投降派！”

［中］孙犁《风云初记》

青年妇女跺跺脚，背起口袋来，嘟念着：

“我是为的快交公粮，谁来和你斗嘴致气呀！”

“你说什么？”中年妇女格登一声把碾子停了。

“公粮！”青年妇女喊叫着。

“你的嘴早些干什么去了？”中年妇女赶紧扫断了推得半烂的粮食，“你呀，总得吃了这不好说的亏！来，你快先推。”

青年妇女转回来，把口袋里的金黄的谷子倒在碾盘上，笑着说：

“醒过人味儿来啦！”

“我是看在那些出征打日本的人们的脸上，”中年妇女说，“这年头什么也没不过抗日去！”

她头上顶着一个簸箕，左胳膊挟着一个簸箕，右手拿着笤帚，挺挺直直的走了。走了几步，又转过身子来，说：

“大妹子，你可把米碾细点。你的汉子和我的汉子全在前方。他们穿的还是我们织的布，吃的还是我们种的谷。”

“你那高粱还推不推？”青年妇女问。

“不推了，这样贴饼子正合适。”中年妇女走着说：“为了他们呀，我在家里吃糠咽菜也甘心！”

［中］孙犁《风云初记》

“你当真是从夹皮沟来的吧，连这点儿国情也不摸。”宗妮娜又恢复了俏皮的口吻，“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母体，是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陈规陋习源远流长，政治上的专制性，社会上的等级性，思想上的保守性，经济上的依附性，劳动上的强制性，产品上的自给性，人事上的复杂性，啥杂七杂八的名堂多

娜。今天不跟你多讲，既不是地方，也没有时间。以后我们再讨论吧。只说一点，你要找到一条路子，只需当官的一句话，就能调来了。要不呀，你就等着瞧吧。好了，不陪你多走了，去省委，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到明园路，看到门岗，那里面就是。办完事，去我家玩。我住姐姐家，解放路铁路新村一号，好记得很。”

［中］叶辛《基石》

发　怒

“你找谁？”老太婆生气地问道。她心绪恶劣，因为她的织布机出了毛病。再者她偷卖私酒，见了任何不相识的人都害怕。

“我是这儿的地主。我想跟您谈一谈。

老太婆沉默下来，凝神瞧着他，然后她的整个脸忽然变了样子。

“哎呀，原来是你，我的亲人！我这个傻瓜却没有认出来，还当是一个过路人呢，”她用假装亲热的口吻说：“哎呀，我的漂亮的鹰啊……”

“我想单独跟您谈一谈，不要有外人在场才好，”聂赫留朵夫瞧着敞开的大门说。门口站着些孩子，他们身后站着一个瘦女人，抱着一个非常虚弱却又不住微笑的娃娃，那个娃娃因为有病而脸色惨白，头上戴着用破布缝的小圆帽。

“有什么可瞧的？我要揍你们一顿，把我的拐杖拿给我：”老太婆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关上门，听见没有？”

孩子们走了，抱娃娃的女人关上房门。

［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你知道她又年轻又漂亮，”她继续说。“你想，安娜，我的青春和美丽都失去了，是谁夺去的？就是他和他的小孩。我为他操劳，我所有的一切都为他牺牲了，而现在自然随便什么新的，下贱的女人都更能迷住他。他们一定在一起议论我，或者，更坏，他们竟不议论，你明白吗？”怒火又在她的眼睛里燃烧。“往后他会对我说……嗨，我还能相信他吗？再也不了。不，一切都完了，那曾经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劳苦的报酬的一切……你相信吗，我刚才在教格里沙念书：这曾经是我的快乐，现在却成了痛苦。我辛辛苦苦为的什么呢？为什么要有小孩呢？可怕的是我的心一下子慌了，我没有了爱和温情，对他只有憎恶，是的，憎恶。我恨不得杀死他。”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坚　执

“你看呀，我是神秘而又美丽。爱我吧，到我的怀里耗尽那折磨你的爱情吧。害怕我，对你有什么用呢？你是无法从我这里逃的，我就是女人的美。你想逃到哪里去呢，疯子？在花朵的光彩里，在棕榈树的风姿里，在白鸽的飞翔里，在羚羊的跳跃里，在小河的起伏流动里，在月亮的柔光里，你都会看到我的形象。如果你闭上眼睛，你在你自己的身上也能发现它。一千年以前，这个今天睡在这里的一张黑黑的床里、周身围着细带的男人，曾经把我紧紧抱在他的胸前。一千年以前，他曾经接受了我给他的最后一吻，他的长眠因为这一吻至今还充满芳香，巴费奴斯，你当然认识我。你为什么没有认出我来呢？我是黛依丝的无数化身中的一个化

身呀。你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修道士，精通对万物的知识。你曾经四处旅行，在旅行中人们最能增长学问。往往出门一日，比在家中待上十年学到的新知识还要多。你不是没有听说过，黛依丝从前住在斯巴达的时候，名字叫海伦。在底比斯，她又转了一世。底比斯的黛依丝，那就是我。你怎么没有猜到呢？当我活着的时候，我承担了人世间的大量的罪恶，现在我虽然在这里缩成一个影子，我依旧完全能够承担你的罪恶，亲爱的修道士。你为什么要惊讶呢？这是肯定无疑的，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你都会见到黛依丝。”

“爱我吧，屈服吧，朋友。只要你抗拒我，我就折磨你。你不知道一个死去女人的耐心是什么吧，如果必要的话，我就等到你死。我是一个女巫，我会使一个精灵进入你那失去生命的躯壳，使它重新得到生命，到那时它就不会拒绝我现在对你的徒劳的请求了。巴费奴斯，你想一想，当你的幸福的灵魂从高高的天国看见自己的躯壳在犯罪的时候，你的处境是多么奇特啊。天主曾经答应在最后审判和世界末日以后，把这个躯壳还给你，而他自己也将会感到非常为难：一个为一个魔鬼占住、为一个女巫守护的人身，天主怎么能把它放置在天国的光荣里呢？你没有想到过这个困难。也许天主也没有想到。我们私下里说话，他并不十分精明。最最普通的女巫都能轻而易举地欺骗他。如果他没有他的雷电，没有天上落下的瀑布，村子里的孩子也会拉他的胡须。自然，他没有他的敌手老蛇那样机智。这条蛇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我这样漂亮，全是亏它竭立为我打扮的结果。是它教会了我怎样编头发，使我的手指成了玫瑰，指甲成了玛瑙。你太看轻它了。当你住在这座坟墓里的时候，你用脚赶走了住在这里的蛇，你没有想过要知道它们是不是和老蛇同

一个家族，而且你也把它们的蛋也踏碎了。我可怜的朋友，我担心你已经招来了祸事。不过总有人告诉过你，这是一位音乐家，也是一位恋人。你干了什么事啊？瞧，你和科学与美发生争执了。你实在太可怜。耶和华又不来帮助你。他不大可能来。他和天地万物一样大，没有活动余地，所以没法动一动。如果万一他稍许动一下，那么天地万物就全都七颠八倒了。我的漂亮的隐修教士，来吻我一下吧。”

［法］法朗士《黛依丝》

刘老老笑道：“我虽然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索性作个老风流！”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只吃这一点儿就完了，亏你们也不饿！怪道风儿都吹的倒！”

［中］曹雪芹《红楼梦》

“别伤害我呀；你为什么上这里来？你要我怎样呢？别伤害我呀！我知道沙漠中的圣徒憎恶像我这样专供别人玩乐的女人。我害怕你恨我，害怕你企图损害我。走吧！我不怀疑你的威力。可是，巴费奴斯，你要明白，你既不应该轻视我，也不应该憎恨我，我从来没有象我经常来往的那许多男人一样，嘲笑你甘愿取得的贫穷。而你呢，也不要把我的财富看做是一种罪恶。我长得漂亮，而且演技高超。我只是依照我的天性来挑选我的社会身份。我是为了我所做的事情来到世上的。我天生要迷惑男人。你自己刚才也说你爱我呢。不要用你的学识来反对我。不要念什么咒语来毁坏我的美貌，或者使我变成盐做的人像。不要叫我害怕，我已经吓得要命啦。不要害死我！我非常怕死。”

［法］法朗士《黛依丝》

且尔托泼哈诺夫和玛霞相持了足足半个钟头。他有时向她走近去，有时又跳回来，有时举手想打她，有时又向她深深地鞠躬，哭泣，叫骂……

“我受不住了，”玛霞重复地说，“我痛苦极了。……厌烦得要命。”

……

“厌烦，”她第十次说。

“那么我打死你，好吗？”他突然叫出，从袋里拿出手枪来。

玛霞微笑了；她的脸生动起来。

“有什么呢？打死我吧，邦捷列·叶列美奇，随你的便；回去我是不回去了。”

“你不回去吗？”且尔托泼哈诺夫扳起了手枪的扳机。

“不回去了，亲爱的，一辈子也不回去了。我的话是坚决的。”

且尔托泼哈诺夫突然把手枪塞在她手里，坐在地上了。

“还是你打死了我吧！没有了你，我不要活了。你讨厌我，我对世间一切都觉得讨厌了。”

……

“再见吧！”玛霞富有表情地、决断地重复说一遍，便挣脱他的手去了。

［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

只再唱一次，”上边女子的声音说，安德来公爵立刻辨出了这个声音。

“但你要什么时候睡呢？”另一个声音回答。

“我不要睡，我不能睡，要我怎么办！来，最后一次……

两个女子的声音唱了一个乐节。这是一个歌的结尾。

“啊，多么美妙！好，现在睡了吧，完了。”

“你睡，我不能够睡。”头一个人的声音在窗子旁边回答。她显然把头完全伸在窗外，因为可以听到她的衣服声，甚至她的呼吸声。一切都安静了，像石头一样，就像月亮、月光和影子那样。安德来公爵不敢动弹，怕泄露了他无心的在场。

“索尼亚！索尼亚！”又听到头一个人的声音说：哦，怎么能够睡觉！你看，多么美妙啊！啊，多么美妙呵！起来吧，索尼亚。”她几乎在声音里带着眼泪说，“要知道，这样美妙的夜色，是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的。”

索尼亚勉强地回答了什么。

“哦，你看，多么好的月亮！……啊，多么美妙！你到这里来，心爱的，亲爱的，到这里来。哦，你看见吗？在这里，这样地蹲下来，就是这样地，抱住自己的膝盖——抱紧，尽量地抱紧，——要用力一跳就飞上天了，就这样。”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叶琳娜·尼古拉夫娜，请别那么说，我求您。就是您不那么说，我也够难受的了。相信我吧，我的决定费了我很大的气力。要是您知道……”

“我不要知道，”叶琳娜突然感到了恐怖，截断了他，“我不要知道您为什么要走。……看起来，那是必要的。看起来，我们是不能不分别的。您不会无端地叫您的朋友心里难过。可是，既然是朋友，难道能够像这样分别的么？我跟您，正是朋友，不是么？”

“不是。”英沙罗夫说。

"什么？……"叶琳娜喃喃了。她的双颊不自主地罩上了红晕。

"就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朋友，我就不能不离开。请不要逼我说出我不愿意说的、我也不会说出来的话吧。"

往日，您对我可是坦白的，叶琳娜略带嗔怒地说，"您记得吗？"

"那时候我可以坦白，那时，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叶琳娜问。

"可是现在……现在我得走了。再见！"

如果，在那一瞬间，英沙罗夫曾经抬起眼来望一望叶琳娜，他就可以看出，当他自己蹙眉苦恼之际，她的面容却一时比一时变得更为光彩了，可是，他却一直固执地注视着地面。

"喂，再见了吧，狄米特里·尼卡诺罗维奇，"她开始说，"可是，我们既然已经碰见了，现在，至少请把您的手给我吧。"

英沙罗夫正要伸出手来。

"啊，不，连这，我也不能，"他说了，于是，再一次转过身去。

"您不能么？"

"不能，再见吧。"

他于是朝着教堂的出口走去。

"等一等，"叶琳娜说。"您好像害怕我。可是，我比您更勇敢，"她又说道，一阵隐隐的颤栗突然扫过了她全身。"我可以告诉您……可以吗？……您怎么会在这儿碰见我？您可知道我要上哪儿去？"

英沙罗夫愕然注视着叶琳娜。

“我正要上您那儿去。”

“上我那儿去？”

叶琳娜掩住了自己的脸面。

“您是要逼着我说：我爱您，”她低语着。“现在……我说出来啦。”

“叶琳娜！”英沙罗夫叫了。

她垂下手来，望了他一眼，就投入了他的怀里。

［俄］屠格涅夫《前夜》

抱　怨

“请原谅我，奥丽维娅。自然，您的心地是善良的，但您的矜持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任何一个女人处在您的地位都会了解，这对我是多么痛苦。”

他折下一枝金银花枝，咬紧嘴唇，将花枝递给她。

“对不起，我弄坏了您的花。我真蠢。可是跟在布丽托玛的马尾巴后面追逐，或者缠在当代布丽托玛穿的长袍腰带上并不怎么愉快！”

奥丽维娅朝后退去，默默地注视着他。他垂下眼帘，没有勇气承受她那审视的、困惑的目光。金银花枝掉到地上。

“吉克，您为什么不早对我说？我真一无所知。您为什么一直不开口呢？”

……

“但是，吉克，没有希望。”

他的声音低沉下去。

“您相信这点吗？完全相信吗？我们一向是这么要好的

朋友，奥丽维娅，因此我想，将来……。”

“不，不！”她绝望地叫喊道，“问题不在这里。”

她垂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坐到他身边。

“您不明白。我要是知道的话，早就告诉您了。我爱另一个人。”

［英］艾丽·伏尼契《要塞钟声》

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饶生了气，还拿活压派我。——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

［中］曹雪芹《红楼梦》

“保尔，你好！”冬妮亚对他说，“老实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现在的政府中弄到比掘地更好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作了委员或是什么同样的职位了呢。你的生活怎么搞得这样惨呵……”

她的步子跟不上他，当她说完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站住，惊奇地回头看着她说：“同样，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这么酸臭。”他想了一想，才找到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你还是那么粗鲁！”冬妮亚的脸红到耳朵尖。

保尔掮着铲子，大踏步上前。他走了好几步路之后，才回答道：“不，杜曼诺娃同志，依我说来，我的粗鲁比起您的礼貌要好受得多。你用不着担心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倒是过得满好的。只是你的生活已变得比我所想的还要腐臭。两年以前，你还好一些：那时你还不怕脏，敢和一个工人握手。现在呢，你已经浑身发出臭丸子的味道了。说句良心话，现在我和你，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马柳特卡没有作声，把枪背在肩上，走到俘虏面前。”

喂，跟我来。你归我看管了。你可别以为我是女人，你就可以跑掉。离三百步远，你跑着我也能把你打死。一次打空了，下次休想，遭鱼瘟的！”

中尉斜着眼，笑得发抖，很斯文地鞠了一躬。

“在这样漂亮的女将手里当俘虏，真是受宠若惊了。”

“什么？……还嚼什么牙巴骨？”马柳特卡用轻蔑的目光向中尉瞅了一眼，拉长声调说：“你这不中用的东西！你大概除了会跳四步舞以外，其他什么也不知道吧？别说废话啦！抬起你的蹄子，开步走！”

［苏］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

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施恩呢？……没的结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况且自己又是四灾八难的……焉不知是素月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马柳特卡突然跳起来，声色俱厉地说：

“那么我是这样来理解你的话的，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当人们正在为自己的真理去拼命的时候，叫我陪你睡鸭绒褥子，吃每块都沾着人血的水果糖吗？是这样吗？”

你干吗这样粗野呢？”中尉阴郁地说。

“粗野？你倒是细声细气，甜言蜜语？不，你等着吧！你辱骂了布尔什维克的真理，你说你不想去了解它。可是你了解过它吗？你知道它的实质是什么？你知道它浸透了人类

的汗水和泪水吗？”

“不知道，中尉无精打采地说，“我只奇怪你这个姑娘竟学得这样粗野，一心想歼灭敌人，愿意跟一群长满虱子的酒鬼去送命。”

马柳特卡双手叉着腰，说：

“他们也许身上长满了虱子，可是你的灵魂都让虱子钻空了；我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真丢脸。你真是软体动物，讨厌的小蛆虫；马申卡，咱们躺在床上享福吧，过安闲清静的生活吧，”她嘲弄道：“叫别人去下地种田，可是你呢？唉，你这狗崽子！”

［苏］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

探春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自去领。——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

［中］曹雪芹《红楼梦》

那姑子道：“……为什么如今都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呢！我们修了行的人，虽说比夫人小姐苦多着呢，只是没有险难的了。虽不能成佛作祖，修修来世或者转个男身，自己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脱生了个女人胎子，什

么委屈烦难都说不出来。姑娘，你还不知道呢：要是姑娘们到了出了门子，这一辈子跟着人，是更没法的。若说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师傅自为才情比我们强，他就嫌我们这些人俗。岂知俗的才能得善缘呢，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黛玉见了，越发抽抽搭搭的哭个不住。宝玉见了这样，知难挽回，打叠起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没张口，只听黛玉先说道：“你又来作什么？死活凭我去罢了！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比我又会念，又会作，又会写，又会说会笑，——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哄着你。你又来作什么呢？”

［中］曹雪芹《红楼梦》

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爱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么‘爱’三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袭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们家来？”

宝玉便不肯再说，只是剥栗子。

袭人笑道：“怎么不言语了？想是我才冒撞冲犯了你？

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进他们来就是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也是应该的。难道待袭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了？我的血变了奶，吃的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他碗牛奶，他就生气了？我偏吃了，看他怎么着！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儿！”一面说，一面赌气把酪全吃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送走了米娜和彼尔，梵梵关起门，哭着声对晓易说：“你为什么要拒绝米娜？为什么要拒绝米娜呀？！难道你还想在这里受气受压一辈子吗？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再这样下去，我要变神经病的！”

“可……可你怎么能对她说那些话呢？我几次三番叮嘱你不能讲不能讲！”晓易点起支烟，烦躁地在屋里踱着步。

“难道我说的不是真话吗？我恨你，恨你那样煞有介事地说假话，打肿脸充胖子！”

“这不是假话，不管怎样，人总是要有个信念的……终有一天，我会干出成绩来的……”

“我不要听，我听腻了！假的都是假的！你骗米娜，骗我，也骗你自己！在这里，你不可能干什么事业了，他们在

你的档案里留了东西，它将压得你一辈子透不过气来，你只能象个瞎子似地东撞西碰！晓易，你是瞎了还是聋了？你为什么看不清这一切呢？”梵梵扑上去抓住晓易的双臂：“你快醒醒吧，晓易，我们走，一起走得远远的……”

“……不！”晓易极沉重地吐出这个字，心尖尖像被利刃刺着般地痛。

〔中〕王小鹰《一路风尘》

“感情……感情？”湘湘气得发抖，站起来，痴痴地、狠狠地瞪着赵大明，颤抖着说：“你……你……你太没有感情！”一句话说完，眼睛已被泪水糊住了，“怪我自己太蠢，太痴，以感情待人。可是人家……一块木头，一个没有知觉的死人。我就是要感情用事，就是要，谁也没有权利剥夺我对我爸爸的感情。谁要伤害我的感情，我要恨他，我恨，恨他一辈子。我现在全明白了！一切美好的，都是短暂的。当我们的小船遇上顺风的时候，什么人都来了；当海里掀起惊涛骇浪的时候，什么人都走了。人家不是对我们小船有感情，只是因为他有时需要，有时不需要。我全明白了！有些人是根本没有感情的。”说着，忽地坐下去，捧住脸激烈地抽泣。

〔中〕莫应丰《将军吟》

他进去先把车放好，而后回来大着胆叫了声刘姑娘。

“进来。”

他推开门，她正在床上斜着呢，穿着平常的衣裤，赤着脚。依旧斜着身，她说：“怎样？吃出甜头来了是怎着？”

祥云脸红得像生小孩时送人的鸡蛋。慢了半天，他迟迟顿顿的说：“我又找好了事，后天上工。人家自己有车……”

她把话接了过来："你这小子不懂好歹："她坐起来，半笑半恼的指着他"这儿有你的吃，有你的穿；非去出臭汗不过瘾是怎着？老头子管不了我，我不能守一辈子女儿寡！就是老头子真犯牛脖子，我手里也有俩体已，咱俩也能弄上两三辆车，一天进个块儿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去强？我哪点不好？除了比你大一点，也大不了多少，我可是能护容你，疼你呢？"

"我愿意去拉车，"祥子找不到别的辩驳。

"地道窝窝头脑袋！你先坐下，咬不着你！"她说完，笑了笑，露出一对虎牙。

祥子青筋蹦跳的坐下。"我那点钱呢？"

"老头子手里呢；丢不了，看害怕，你还别跟他要，你知道他的脾气！够买车的数儿，你再要，一个子也短不了你的；现在要，他要不骂出你的魂来才怪。他对你不错，丢不了，短了一个我赔你俩！你个乡下脑颏！别让我损你啦！"

祥子又没的说了，低着头掏了半天，把两天的车租掏出来，放在桌上："两天的。"……

虎姑娘过来，将钱抓在手中，往他的衣袋里塞。"这两天连车带人都白送了，你这小子有点运气！别忘恩负义就得了！"说完，她一转身把门倒锁上。

［中］老舍《骆驼祥子》

柳明妈仿佛受了委屈。冲着老头子喊道：

"啊！就你们知道爱国呀？你姑奶奶我也是中国人，爱国的心气比你们一点也不差！老家伙，你还记得么？日本人快进城那工夫，那些工人、学生来咱家募捐麻袋，我不是一下子就把两条麻袋全都捐献出去啦？"

"我要把三个面口袋也捐出去，你忘了你是怎么跟我吵架的么？"

"哼！你口口声声地爱国、爱国！要爱国你倒拿起枪杆儿干他一气呀！怎么就会倒在小木床上唉声叹气的？跟你说，你们几个趁早别胡思乱想啦！国民党里有个大头儿叫——"说到这里，柳明妈皱起眉头、拍打着脑门子想了想说：唉！看我这记性——对了，那个大头儿叫汪精卫。他不是说过么，'战也亡国，不战也亡国'。咱中国这个烂摊子，你们就别指望完好起来啦……你们趁早死了那条抗日的心吧！咱们哪，只要能吃了棒子面，就烧高香算了。"

［中］杨沫《东方欲晓》

赞　美

"伯爵先生，我想我们是无须虚与委蛇，互相客套了。您刚才所以能在埃及圣女教堂见到我，并非出于偶然。"

"我知道，"狄安娜的神情毕竟比较冷静，因为她对今天这场会晤早已作好精神准备，"我知道，为了给你帮忙，您真是备尝艰辛。您是一个情操高尚的人，我非常了解您，也非常钦佩您。这是我心里话，我想您不会不相信。因此请您想一想，当我一想到您不能理解我时，我是多么痛苦的。"

"夫人，"布西说，"三天来，我一直在病中。"

"这我知道。"狄安娜说，粉脸顿时羞得绯红，从而彻底暴露出她对他的病是多么地关心。"我比您更为痛苦，因为雷米先生显然瞒着我，他对我说……"

"您那天没有理我使得我得了一场大病。啊！这倒是真的。"

"因此，我只好请他安排了今天这场会晤，"蒙梭罗夫人又说，"我现在见到了您，对您的慷慨相助表示了我的谢意，并将终身铭感于怀……请相信，这都是我的由衷之言。"

[法] 大仲马《蒙梭罗夫人》

马柳特卡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突然问道：

"我看着你，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你的眼珠这么蓝？一辈子哪儿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睛。简直蓝得跟海水一样，跳到里边真要淹死了。"

"不知道，"中尉回答道，"生来就是这样。好多人都说颜色不平常。"

"对！……我们刚俘虏你的时候，我就想，他那是一对什么眼睛啊？你的眼睛真危险呀！"

"对谁危险？"

"对女人危险。一见就钻到人的心里去了！真是撩人的眼睛呀！"

"撩动你了吗？"

马柳特卡脸红起来。

"你这个鬼家伙！别问了！你躺着吧，我去打水去。"

她站起身来，淡然漠然地提起锅，可是，刚走过鱼堆，又高兴地转过身来，像先前那样说：

"我的蓝眼睛的小傻瓜！"

[苏]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

宝钗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拧，说道："真真的这个蹶丫头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

[中] 曹雪芹《红楼梦》

劝　慰

周瑞家的听了道："嗐！我的老老，告诉不得你了！这凤姑娘年纪儿虽小，行事儿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儿似的，少说着只怕有一万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他呢！回来你见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儿。"

[中] 曹雪芹《红楼梦》

小小："你想甥女一个女子，朝夕与鸿儒巨卿，诙谐谈笑，得此大名者，不过恃此少年久颜色耳。须知颜色，妙在青春。一过了青春，便渐渐要衰败，为人厌弃。人一厌弃，则并从前之芳名扫地矣。若说此时，眉尚可画，鬓尚堪掠，我想纵青黛有灵，亦不过再五年十年，止矣。而五年十年，无非转眼。何如乘此香温温，甜蜜蜜，垂涎刮目之时，借风露天寒，萎芳香于一旦，假巫山云梦，谢尘世于片时；使灼灼红颜，不至出白头之丑；累累黄土，尚动人青髻之思。失者片时，得者千古，真不大为得计乎？"

[中] 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西泠韵迹》

邢夫人拉着鸳鸯手道："老爷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因此常冷眼选了半年，这些女孩子里头，就只你是个尖儿：模样儿，行事做人，温柔可靠，一概是齐全的。意思是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去，收在屋里。……你又是个要强的人，俗语说的"金子还是金子换"，谁知竟叫老爷看中了，你如今这一来，可遂了你素月心高智大的愿了；又堵一堵那些嫌

你的人的嘴。”

［中］曹雪芹　《红楼梦》

小红道：“也犯不着气他们。俗语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

［中］曹雪芹《红楼梦》

“彩霞姐，这几天你和青山哥有了隔阂，我心里很不好受。你们是相依为命的兄妹。他是你身兼父职的哥哥。他对你要求严格，是出于真正的兄妹之情。你应当理解哥哥。你有这样好的哥哥，应当感到自豪。你一定要把他当作亲哥哥……”

陈彩霞听她提到“亲哥哥”三个字，顿时明白了，禁不住火冒三丈：“你又在这儿打埋伏了！”

丁香并不在意：“我在山坡上采花，听到鲍煜说亲哥哥不会这样对待妹妹。我觉得他不该这样说。后来又听他提起《精神堡垒》，我真担心你……”

“你又打算搬嘴吗？”

“青山哥和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事情。真正的一家人，应该无话不谈。我跟你说的话，会告诉他；我跟他说的话，也会告诉你。我们三个人要手拉手地走，不能有一个掉队。”

［中］欧阳文彬、贾三金《幕，在硝烟中拉开》

宝钗见他（宝玉）睁开眼说话，不象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

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黄丽程想了好久，一字一句地说：“你的问题好抽象，像是柏拉图向苏格拉底提出来的……你说什么？作得对和难受……生活是在缺陷和追求中前进的，作得对也可能并不是皆大欢喜。特别是初恋，”黄丽程轻轻地说到“初恋”，好像回忆起什么久远的事情，“第一次爱情就像第一首诗一样，换来的眼泪往往和欢笑一般多。”黄丽程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没关系，如果有快乐，就接受下来吧，它使你幸福。如果有难受，就去忍耐和克服吧，它使你坚强。然后，我们就成长了，长大了，变成大人了，小鬼……”

［中］王蒙《青春万岁》

李麦看着大家低头不语，自己心里也觉得难受。她知道现在全凭一个精神。精神架散了，只有躺下来等死了。她叹息着说：“长松，咱不能说这个话。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在世上，就得刚强的活下去！天不转地转，山不转路转，光景总有转变的时候。人一辈子长着哩，日子比树叶还稠，总有转好光景的时候。我看这日本鬼子在咱中国长不了。赶走日本鬼子，把黄河口子打住，地还是咱的地，房还是咱的房，到那时候还是欢欢乐乐一家人。特别是你，五六个孩子，你要有啥好歹，那算把五六个孩子全杀了。我这一辈子，要说死，十条命也死过去了，可是我不死！死，太容易了！可那是寻短见。投河上吊，都是没有志气人干的。人就是要活着！再

困难也要活下去！”

［中］李准《黄河东流去》

我赶快接口道：“可不知道我是怎样一路人罢？先不说我自己。妹子，我倒明白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要照人家的计划去行事，今天是风，明天也许又变了雨，你浑身是耳朵，是眼睛，人家悄悄谈心，你得听，人家……”我还没说完，N的脸早已红了，她生气似的叫道：“可是我还是我，还没……”她又突然住口，吃惊地望住了我的面孔。

“还没丧失了灵魂罢，”我笑了笑，“那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正因为如此，你对于刚才饭店里那一个风浪，就无法对付。”

N叹了口气，不言语，只把眼光紧紧地盯住我。

“可是，妹子，你不用吃惊，我也就是你。现在你走的这条路，三四年前我就走了，而且还在走着。但是，如果我也说‘我还是我’，那恐怕只有，妹子，刚才也说过这话的你，能够相信我。”

N还是不言语，低了头，却把我的手紧紧握住。

“我比你早了几年，所以我所经验的痛快，也比你多的多。我曾经也使自己变坏，变得跟他们一样坏，以毒攻毒！”

［中］茅盾《腐蚀》

“好，四妹，你就听二表哥的话索性不回去，等王舅母气乎了时再说。她要是知道了怪你，我就去给你讲情。”琴坐在淑英和淑贞的中间，爱怜地侧过头去看淑贞，温柔地鼓舞道。

［中］巴金《春》

"二表妹，"琴爱怜地唤了一声。她接着说下去："你不该这样想，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就悲观，你不害羞吗？你从前的确不是这样。你不该整天胡思乱想，无端地自寻烦恼，无怪乎他们要说你变了……"

"然而不止是我变了，许多人，许多事情都变了，"淑英悲声打岔说。"我也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想不悲观，然而环境不允许你，你又待怎样？譬如陈家——"她刚说到这里就住了口。她觉得心里一阵难受，便站起来，走到琴的身边轻轻地按住琴的肩头，换过话题说："我心里闷得很。琴姐，你陪我出去走走。"

"这夜深，还往哪儿去？"琴掉过头看她一眼，触到她的愁苦的眼光。琴的心也被搅乱了，便伸出右手去捏淑英的那只手，半央求半安慰地说："二表妹，你应该宽心一点。不要再到外面去了。夜晚外面冷。还是好好地睡罢。我们在床上多谈一会儿也是好的。"

［中］巴金《春》

高妈拿出药瓶，跟出祥子来。到了他屋中，她把药瓶放下，立在屋门口里："待会儿你自己抹抹吧。我说，为这点点事不必那么吃心。当初，有我老头子活着的日子，我也是常辞工。一来是，我在外头受累，他不要强，教我生气。二来是，手轻气儿粗，一句话不投缘，散！卖力气挣钱，不是奴才，你有你的臭钱，我泥人也有个土性儿：老太太有个伺候不着！现在我可好多了，老头子一死，我没什么挂念的了，脾气也就好了点。这儿呢——我在这儿小三年子了；可不是，九月九上的工——零钱太少，可是他们对人还不错。咱们卖的是力气，为的是钱；净说好的当不了一回事。可是

话又得这么说，把事情看长远了也有好处：三天两头的散工，一年倒歇上六个月，也不上算；莫若遇上个和气的主儿，架不住干日子多了，零钱就是少点，可是靠常儿混下去也能剩俩钱。今儿个的事，先生既没说什么，算了就算了，何必呢。也不是我攀个大，你还是小兄弟呢，容易挂火。一点也不必，火气壮当不了吃饭。像你这么老实巴焦的，安安顿顿的在这儿混些日子，总比满天打油飞去强。我一点也不是向着他们说话，我是为你，在一块儿都怪好的！”她喘了口气：“得，明儿见；甭犯牛劲，我是真心眼，有一句说一句！”

［中］老舍《骆驼祥子》

春玲禁不住动起气来，大声说：“你这二十岁的汉子，长主心骨没有？爹，爹！什么事都是你爹说了算，你爹一手遮住你的天！”

“不听爹的听谁的？”儒春难过地叹一口气，“唉，谁换上咱的处境谁知道滋味！”

春玲望着他纯挚憨厚的样子，气就消了，平静地说：“儒春哪，谁的话对听谁的，当爹的话不一定全对。告诉你实话，我是喜欢进步的人，我自然想望将来的丈夫是个有出息的……”

出乎春玲意外，儒春起身就走。

“你上哪去？”春玲忙叫着赶到他身前。

儒春把头扭向一边：“俺回家。”

“你急什么，听我说呀，儒春！人不是从生下来就是那个样。像你，年轻轻的要进步还不容易？想想咱俩小时候的相处，你救我出水的情景……唉，我的心……可是，这一时

期为你不争气，我的心分了些……这，这是我的不对，帮你进步不尽心。以后，我愿意……愿意帮助你。”

倒春瞪大眼睛望着她，感动地说：“那，那算你好！”

［中］冯德英《迎春花》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性儿，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的出些什么来？”

［中］曹雪芹《红楼梦》

安娜也想不出办法，但是她的心立刻对她嫂嫂的每句话，每个表情的变化成了共鸣。

“我只有一点要说，”安娜开口了。“我是他妹妹，我知道他的性格，那种健忘的性情。”她在她的额前挥着她的手，“那种易于后悔的性情。他现在简直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来的。”

“不，他懂得的，他懂得的！”杜丽插嘴说，“但是我……你忘了我……这能宽我的心吗？”

“且慢。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并没有觉察到你处境的可怕。我只看到他那方面，只看到家庭破裂了；我为他难过，但是和你谈话以后，我以一个女人的身分，看法就完全不同了。我看到了你的痛苦，我真说不出我是多么为你难过！但是，杜丽，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心里对他还有多少爱情。这只有你知道——是不是还够你饶恕他的。要是那样，就饶了他吧！”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咒　骂

“今日又摸到那里去了，贼没廉耻的货，你家外头还少哩；也不知怎的一个大摔瓜长淫妇，乔眉乔样，描的那水鬓长长的，搽的那嘴唇鲜红的，倒相人家那血尻。甚么好老婆，一个大紫膛色黑淫妇，我不知你喜欢她那些儿！嗔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将来，却一早一晚教她好往回传梢话儿。”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鸳鸯听说，照他嫂子脸上下死劲啐了一口，指着骂道：“你快夹着你那尻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什么‘好话’？又是什么‘喜事’？怪成日家羡慕人家的丫头做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是舅爷，我要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一面骂，一面哭。

［中］曹雪芹《红楼梦》

太太看了一遍，还是不懂，叫帐房师爷来讲给她听，方才明白。等到明白之后，这一气真非同小同！登时面孔一板，两脚一顿，也不顾有人没人，蓬着个头，穿了一身小衣裳，也不及穿裙子，一跑跑到军门灵前，拍着灵台，又哭又骂……“人家讨小老婆，三个五个，也尽够了；你偏一讨讨上几十个。又不是开窑子，要这群狐狸做什么用！“到底我们这里大小老婆，那一个开后门，那一个卖俏，那一个

同和尚往来，他是地方官，可以审得的。横竖我是一直病着，连房门都没有出，是瞒不过人的。将来审明白了那个狐狸干的事，我同那个拼命！倘若审不出，我情愿自己剃了头发当姑子去。住在这里，弄得名声被别人带累坏了，我却犯不着！”

［中］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贾母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的住呢？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这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喝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了！”

贾母啐道：“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凤丫头成日家说嘴，霸王似的一个人，昨儿唬的可怜！要不是我，你要伤了他的命，这会子怎么样？”

贾母又道：“凤丫头和平儿还不是个美人胎子？你还不足？成日家偷鸡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为这起娼妇打老婆，又打屋里的人，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爱月儿道：“那张懋德儿好入的货！麻着七八个脸弹子，密缝两个眼，可不砢碜杀我罢了！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秋致兜脸啐了一口道：“没脸面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倒叫我们去，你可抢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吗？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么？你也拿镜

子照照，配递茶水不配？”

［中］曹雪芹《红楼梦》

（凤姐）冷笑道：“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件刻薄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妇们，别做娘的春梦了！明儿一裹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

［中］曹雪芹《红楼梦》

辩　解

“不，姑婆，”她低声道，“请你不要这么说，我已经决定啦，我已经祈祷过，请求上帝的旨意，一切都结束了，我同你们在一起的生活结束了，这种教训不会枉然的吧。真的，我也不是第一次想到这些，幸福不会降临给我。甚至当我怀着幸福的希望的时候，我的心也总是痛苦的，不论我自己的罪孽，别人的罪孽，以及爸爸怎样给我们积攒到这些财产的，一切我都知道。我完全知道，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祈祷，祷告祈求赦免罪孽。我舍不得离开您，舍不得离开妈妈，列诺其卡。可是，没有法子，我觉得，我无法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已经跟一切告别，已经最后一次向家里的所有人祝福，问过好，有一种力量在召唤着我，我难过，我要永远隐藏起来，请您不要阻拦我，不要劝我，请您帮助我吧，不然的话，我就一个人逃走……”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

“听我说，凡尼亚，我早就知道，甚至在我们最幸福的时刻里我也预感到，他只会给我带来不幸。但是假如我觉得，他即使给我带来痛苦，这也是一种快乐，那又怎么办？

你以为我到他那里去是为了寻找快乐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他那里是什么在等待着我吗，不知道由于他的缘故我要忍受什么样的折磨吗？他对我山盟海誓，提出种种保证；但是他的诺言我一个也不相信。我从来不把他的诺言当一回事，虽然我知道他不是在向我撒谎，他也不会撒谎。我自己，我自己对他说过，我不让他受到任何约束。这样对他要好些；没有人喜欢受约束，我首先就不喜欢。然而我愿意做他的奴隶，心甘情愿做他的奴隶；不管他对我怎么样，我一切都愿意忍受，只要他和我在一起，只要我能看着他！我想，就是他爱上另外一个女人，只要我能待在他那里，只要我能待在他身旁，我也愿意。这不是很下贱吗！凡尼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薛姨妈道：“这还象个人家儿吗？矮墙浅屋的，难道都不怕亲戚们听见笑话了么？”金桂屋里接声道：“我倒怕人笑话呢！只是这里‘扫帚颠倒竖，——’也没主子，也没奴才，也没大老婆，没小老婆，都是‘混帐世界’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妇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中］杜甫《石壕吏》

鸳鸯道：“我是个最无情的，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还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当作‘情’字，所以作出伤风败化的事来，还自谓风月多情，无

关紧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了。至于你我这个情，正是未发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若待发泄出来，这情就不为真情了。"

［中］曹雪芹《红楼梦》

凤姐道："我那里管的上这些事来！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作针'了。脸又软，搁不住人家给两句好话儿。况且又没经过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点不舒服，就吓得也睡不着了。我苦辞过几回，太太不许，倒说我图受用，不背学习，那里知道我是捻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轻，不压人，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

［中］曹雪芹《红楼梦》

那妇人道："坟中乃妾之拙夫，不幸身亡，埋骨於此。生时兴妄相爱，死不能舍。遗言教妾如要改适他人，直待葬事毕后，坟土干了，方才可嫁。妄思新筑之土，如何得就干，因此举扇搧之。"

［中］冯梦龙《警世通言·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袭人连忙回道："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虽说是姐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

不得叫人悬心。……太太想，多有无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见，当做有心事，反说坏了的，倒不如预先防着点儿。况且二爷素日的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倘或不防，前后错了一点半点，不论真假，人多嘴杂——那起坏人的嘴，太太还不知道呢：心顺了，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就没有忌讳了。二爷将来倘或有人说好，不过大家落个直过儿；没若叫人哼出一声不是来，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还是平常，后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呢？那时老爷太太也自疼了，白操了心了。不如这会子防避些，似乎妥当。太太事情又多，一时固然想不到；我们想不到便罢了，既想到了，要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来我为这件事，日夜悬心，又恐怕太太听着生气，所以总没敢言语。"

［中］曹雪芹《红楼梦》

她搂住吕莎："我不会成为你的情敌的。可是，莎莎，当我抓住那根钢丝绳，这头是我，那头是他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莎莎，只有这样的共产党员，才能像燃烧的火，照亮别人，照亮一大片地方。说真的，别看我整天嘻嘻哈哈，其实，心很冷。一些私心很重的人，他们利用我的才干、本事、聪明劲，和这张脸子，搞不正之风，搞买空卖空。起先，我也不乐意，慢慢地，习惯了，渐渐地，入迷了！久而久之，成了老手。最早，我心里还常常觉得不是味儿，后来，就无所谓了。因为我越来越发现，有些官儿比我大，职务比我高，工资比我拿得多的人，手更黑，心更狠，胃口也更大。不是吹，我对党的感情，要比他们深多了，亲多了！"

［中］李国文《花园街五号》

如今又听说如此的话，便知他又弄左性子，劝也不中用了，连忙陪笑道："太太这话说的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

[中] 曹雪芹《红楼梦》

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有心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怪不得六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姐姐俩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呢！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中] 曹雪芹《红楼梦》

"小英子，"她又低声说："我有件事托你，看见小桂子就叫她来，一块儿找她爹去，我病就好了。"

"什么病？"我看着秀贞的脸。

"英子，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说我是不是疯子？人家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子，你看我疯不疯？"

"不，"我摇摇头，真的，我只觉得秀贞那么可爱，那么可怜，她只是要找她的恩康跟妞儿——不，跟小桂子。

"他们怎么都走了不回来了呢？"我又问。

“思康准是让他妈给扣住了。小桂子呢，我也纳闷是怎么档子事儿，没在海甸，没在我婶儿屋里。我一问，妈急了，说：‘扔啦！留那么一个南蛮子种儿干吗？反正他也不回来了，坑人！’我一听，登时就昏倒了，醒了，他们就说我是疯了。小英子，我千托万托你，看见小桂子就带她来，我什么都预备好了，回去吧。”

［中］林海音《城南旧事》

“走吧，金铃子也不叫了！”丫丫拉起我。

“啊！”我站起身，深深吸了口气，吸了满心的绿。“我今天要写点什么了。”

“听说写文章很赚钱，是不是？”

“钱？才不是为钱呐！心里有东西要流出来才要写。”我学着贝多芬的口吻告诉那个山里姑娘。“我跟你说，我在学校里根本‘不务正业’，白天看小说，写诗，晚上才在被子里开电棒做功课。我们一共七个人，别人叫我们‘竹林七贤’。我们呀，疯死了！”我神气活现地讲着，丫丫又是那副迷惑、崇拜的神情。“我们之中不是喜欢艺术，就是喜欢文学。上课竖起书本，不是躲在书后面看小说，就是打瞌睡；晚上自修课也是竖起书本，胭脂、口红、颜料、铅笔，全抖落出来，各人化装成自己想做的人物。”

“你装什么？”

“装独身主义的教育家！因为我最崇拜我的独身小学院长。”

“你抱独身主义？嗯——倒有些象。那些人呢？”

“有一个要做修女，认为人生无意义；有一个要做女参议员，因为她去参议会听过一个女参议员演讲；有一个要做

画家，她顶会画洋娃娃；有一个要做小说家，她说话就是文艺；有一个要做诗人，专门歌颂废墟、黑夜和妓女……”

“妓女？哎呀呀！”丫丫摇着头。

“为什么不能写妓女呢？有一天我也要去逛妓院。啊，真好！”我又吸了一口气，欣赏着那一片苍翠的前景。……

［美］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

“真算我走运！”秃头老崔拍着巴掌说，“画眉张变戏法，假神仙的倒搬运，也来不了这么快！太好了。只是这不可惜了儿的吗，这是十成新的衣裳呀，就算是你大方，我也下不得手把它割成碎块，去裹那油黑的滚子呀！你再找块别的吧，最好是布头布尾！”

“别的没有，就只这件。”李佩钟笑着说，“你就是这么婆婆妈妈的，既是用着它，就算没糟蹋，有什么可惜的？再说，放着我也不穿，还不是叫虫儿咬了？快拿去吧，别假张支了！”她把衣服扔在老崔的怀里。

秃头老崔赶紧接住，还翻过来翻过去用手摸着，赞叹的说：

“真是抗日高于一切，这身衣裳，拿到北京[illegible]也能换五袋洋面！”

李佩钟说：

“这个时候，你还是面儿面儿的，别叫面儿糊涂了你的心。这是我结婚那年做的，结过婚不顺当，也就没穿过，抗战了，大家全是粗布棉衣，谁还穿这个！我是拿来夜晚压风的。”

“那我回头给你送条棉被来。”秃头老崔说，“用不了这么多，有一个袖子也就够了，太可惜！”

"你扯去一个袖子，我留着她还做什么用？全拿去吧，你放着使个长远！"李佩钟说着，就又去画她的图样。

［中］孙犁《风云初起》

"别这样说，琼姐！"叶玉菡恳切地说，"你不是为了祖国、为了冠兰，曾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经受了严酷的风险和苦难吗？你是一个杰出的人，你有权博得人们的尊敬，有权受到我和冠兰特殊的感激和热爱。"

"感激，热爱？哦，快别这样说了。"

"不，我很笨，不善于辞令，但是，请你相信我的诚意。老实说，我很懊悔！当初我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我本来可以早早离开，走得远远的，隐姓埋名，到某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当一名教师或医生。那么，也就不会造成你的不幸和痛苦。直到很久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自己当时是封建礼教和天主教教义的牺牲品。那时，我只敢服从'上帝'和家长的安排，顺从'恩人'的意旨，而从没有设想给自己的命运作主。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与其说我是在等待冠兰，不如说我是在立志终身独居。可是，命运却偏偏要做出另外一种安排！……"

"玉菡……"

［中］张扬《第二次握手》

"完全明白！冬儿，不说这些罢！"老人脸色阴沉的难看了。"你抬起头来，看看妈妈的眼睛！"

儿子顺从地看了看母亲。

"懂我的意思吗？"

"懂！"儿子用万感交集的表情向母亲点头说："妈！

你有话就吩咐几句吧！”

“我说什么呢？冬儿，你别认为：妈有你这样的儿子是养着受了连累，不价，我养你这样儿子觉得露脸。我不后悔，也绝不累赘你。呵！我有件事忘掉告诉你啦！”她年老消瘦的脸庞上忽然泛出了光彩，但声音低到瘖哑程度，看来她是决不让第三者听到的。“我已替你选中了……我把红心戒指……呵……”她想到他们母子的前途，一股可怕的阴影掠过她的心头，她沉默了。

［中］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琼姐，你听我说完！如果有人能剜出我的心脏称量一下，一定可以发现，它和我的话不差一分一毫。我已经下了决心，如果你果真离开北京，那么，我将把孩子留给冠兰，伴随着你到远方去工作。我是一个医生，在那空气稀薄、环境恶劣的高山上，我可以照顾你，使你那受够子摧残的心，多少得到一点温暖和抚慰，使你的身体尽可能保持健康。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完全了解我，终有一天我会再伴随你回到北京的……”

“哎呀，瞧你在说些什么？”丁洁琼焦灼地抓紧叶玉蓊的手腕，急急地摇了几下，“不许你这样，玉蓊！”

“不！我不是说假话，我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谎话，琼姐！请你不要过分责怪冠兰，他心灵上已经有了不少伤痕，他始终怀念着你，这，我比谁都清楚。琼姐，不要叫他苏教授、苏副所长吧，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样的尊称更使你痛心！他对你永远会怀着真挚的感情，他一辈子都是你的冠兰弟弟，永远是真正的亲人！没有谁比我更理解他的心……”

［中］张扬《第二次握手》

白茹走上前去说："团长，没必要再调连上的卫生员，我去！我的一般治疗技术比他们高，保证完成任务！"她又笑嘻嘻地向前走了一步，"你调也调不来，各连的卫生员全到军区卫生处学防冻去了，他们的训练班设在宁安县城。"

王团长朝她一笑："不行，山林里，严冬的季节里，不是普通的战场；小白鸽！你吃不消！"

"不是普通战场，它也是战场。"白茹因为王团长常和她开玩笑，她平常也像对待长辈一样对待他，所以说话也就随便些，不像对少剑波那样拘束。"斯大林同志说过，共产党员不是普通人，而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是共产党员，什么特殊困难也不怕，看看。"她从肩上摘下了肥大的药包，边说边摊，"什么我全准备好了，防冻的，急救的，润擦的，注射的，治疗的，什么都全，首长检查检查，哪一点我没想到？我没有病，体格好，觉悟也不低，意志也坚定，自愿自觉！"她的话越说越急，清脆得像鸟噪一样，谁也别想插进半句话。"你们首长们也常教育我们说：'战斗的胜利是建筑在战士们高度的政治觉悟，钢铁般意志和高超的战斗技术的基础上。'现在你们不让我去，是违背这条原则的，打击情绪，泼冷水，妨害战斗积极性……"

［中］曲波《林海雪原》

月光淡淡地照下来。

"两年来我没没有在街上走过路，动辄就坐车。"她似乎注意到她的沉默使我不安，便对我谈起话来。

"我看，姚太太，你还是先坐车回去吧。还有好几条街，我走惯了不要紧。"我趁这个机会又说一次。这不全是客气话，因为我一则耽心她会走累；二则，这样陪她走路，

我感到拘束。

“不要紧，黎先生，你不要替我耽心，我不学学走路，恐怕将来连路都不会走了。”她看了我一眼，含笑道，“前年有警报的时候，我们也是坐自己的车子‘跑警报’，不过偶尔在乡下走点路。这两年警报也少了。诵诗不但自己不喜欢走路，他还不让我走路，也不让小虎走路。”

“姚太太在家里很忙罢？”

“不忙。闲得很。我们家里只有三个人。用的底下人都不错，有什么事情，不用吩咐，他们会办得很好。我没有事，就看书消遣。黎先生的大作我也读过几本。”

［中］巴金《憩园》

“我在说我心里想说的话，”她含笑答道。但是她的笑容又渐渐地淡下去了，“我并不是在夸奖你。好些年来我就把你们写的书当作我的先生，我的朋友。我的母亲是个好心肠的旧派老太太，我哥哥是个旧式的学者，在学堂里头我也没有遇到一位好先生，那些年轻同学在我结婚以后也不跟我来往了。在姚家，我空时候多，他出去的时候，我一个人无聊就只有看书。我看了不少的小说，译的、著的，别人的，你的，我都看过。这些书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我心前的天地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两个家，一个学堂，十几条街。我现在才知道我四周有一个这么广大的人间。我现在才接触到人们的心。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不幸和痛苦。我也知道活着是怎么一回事了。有时候我高兴得流起眼泪来，有时候我难过得只会发傻笑。不论哭和笑，过后我总觉得心里畅快多了。同情，爱，互助，这些不再是空话。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

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仿佛在书里面听到了感激的、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我记得你也说过这样的话。”

［中］巴金《憩园》

“我有这个！”我指着自己的脑袋，吹了一声口哨。我一得意就吹口哨。

“哎呀，像个小流氓：哪有姑娘家吹口哨的？我问你，你写的东西在什么地方登过的？”

“妈妈呀！真是！”我怨她太不信任我。“学校壁报每期我包了一半。我把最好的几篇投给报馆了，有诗，也有散文，妈妈，拿了稿费，我全部给你！”

“唉，我也望到这一天了！苓子，这些年你可把我想苦了。娘想儿，长江水；儿想娘，扁担长。苓子，你在外面想不想妈妈？”

妈妈又动感情了。我站了起来，装着漠然的神情在屋子里转了个圈子，费力挤出几个字：

“有时候。”

“嗯！高多了，象个大人了，只是，”她抹去脸上的泪，扯扯我身上晃晃荡荡的阴丹士林衫子。“这叫什么衣服，简直就是条灰面口袋！这头发！”她又摸了一下我的头，“蓬了一头，也不别个花梳子，系根缎带什么的，头发搭在眼睛上，呼的一下往后甩，你简直不像个女孩子！你！”妈妈半嗔半笑地点了一下我的鼻尖。

［美］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

这时队长忽然注意到她脖子上的神秘的符咒。“那是什么？”他抓着这个借口，以便重新接近那刚才被他惊走了的漂亮女孩。

“那碰它！”她急忙说道，“这是我的护身符。它可以使我将来找到我的亲人，假若我不作出什么不值得它保护的事，呵，放了我吧，法比先生！我的母亲呀，我可怜的母亲呀！我的母亲，你在哪儿呀？帮助你的孩子吧！我求你，法比先生，把我的披巾还给我！”

法比缩回手来，用一种冷冷的声调说：“呵，小姐，我看出你并不爱我！”

“我不爱你！”那不幸的孩子说着，同时叫队长坐在她身边，抓住他的胳膊。“我不爱你！我的法比呀！你为什么这样说，坏人，你为什么要使我伤心？呵，来吧，把我拿去吧，把一切都拿去吧，你愿意怎么做便怎么做！我是你的。符咒同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母亲同我有什么关系！你就是我的母亲，因为我爱你！法比，我最爱的法比，你看见我吗？是我呀，看着我吧！我就是那个你不愿丢开的小孩子，她来了，她自己找你来了。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的身体，我整个的人，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的队长，好吧，不，我们不必结婚，那使你觉得厌烦。并且，我是什么人呢，我？我不过是一个阴沟里可怜的女孩子。而你呢，我的法比，你却是个上等人。真是好事情！一个跳舞的女孩子要同一个军官结婚！我疯了，不，法比，不，我将要作你的情妇，你的玩物，只要你愿意，一个女孩子将属于你，我并不是为结婚而生的，被人轻贱，蔑视，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被你爱着！我将是女人中最骄傲最快乐的。当我老了或者变丑了，法比，当我已经不配被你爱了，大人，允许我作你的仆人。

别人将替你绣绶带。我是一个仆人，我得当心。你要让我替你擦马刺，刷铠甲，擦马靴。不是吗，法比，你会给我这种慈悲的！等着，把我拿去吧！法比，一切都是你的，只要你爱我！我们这些吉卜赛女孩子，就只要这个——空气和爱情！”

她这样说着，把胳膊围绕住军官的脖子，带着含泪的微笑恳求地仰头望着他，她漂亮的胸脯擦着他的有粗糙刺绣的衬衣。她半裸的身体弯到了他的膝头。队长沉醉着，把嘴唇热狂地亲吻她那非洲人的肩膀。那少女眼睛望着天花板，头向后仰着，在那些亲吻之下颤抖起来。

[法] 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爸爸，你同意我和他好吗？”小莉挑战似的用闪闪发亮的目光盯着父亲。

“我还不清楚情况啊。”

“你不是挺赏识他的吗？”

“赏识当然是很赏识，不过……”

“不过什么？他的情况复杂化了，是吗？那是有人对他造谣诬蔑！连我不高兴了，都会说他的坏话！”

“现在，有的倒不完全是造谣诬蔑……”

“又是说四机部的女医生手里抓的那些信吧？爸，我告诉你，我现在把你这些年写给我的信整一整，摘引上一些话，也足够写一堆揭发你的材料了！”

“爸爸考虑的不是这些，我是想让你找个稳重一点的，最好是搞科学技术的。”

“那还不明白？找一个老实的、规矩的、可靠的，万分保险的。他一辈子听你女儿的话，不会让你女儿上当，最好

还是没了父母的孤儿。这样，你女儿就能留在你身边；他呢，只要跟着女儿就行了，是不是？第一，你怕我有风险；第二，怕我离开你们。我说的一针见血吧？”

顿恒不能不承认女儿话的尖利：“爸爸这样考虑也不错嘛，也是为你好嘛！”

“什么为我好，这是做父母的自私！”

“你和爸爸怎么讲话？”景立贞生气了。

“就是嘛！你们的考虑和我的考虑不一样嘛！”

［中］柯云路《衰与荣》

奥迦诺娃双手夹在膝间，一本正经地坐着。

“您老是像一个侦查员似的，”她不满意地批评道，这么好管闲事，所以弄得这么瘦，这么多病。”

她放肆地向伏罗巴耶夫瞟了一眼。

“您干么老是向老人们打听呢：您也该问问年轻人……譬如说，我就可以给您提供许多资料。您可要知道我为什么到克里米亚来吗？”她带着辛酸的挑战口吻问。“为了丈夫，为了维克多。他身体虚弱，老发热病，这您是知道的。医生总是唠唠叨叨地对我说：气候，气候，让他换一个环境，换一下空气。这时正巧来了一个特派员，他说这里没有冬天，无花果一年两熟，的的确确是人间天堂。于是，我把什么都丢了，羊肉当狗肉把家私都卖，就上这儿来了……你瞧，这就是我的履历。至于我们的卡庇察，您也许会问，他是为什么来的呢：卡庇察是由于他所有的儿子全都死了，他不愿一个人待在老家。至于古罗夫吧？古罗夫是个懒鬼，他说：‘我好像旅游，以前我从来不曾跑过码头。’至于磊巴柯夫，那个鞋匠，他反正到处都一样。您明白不明白？”

奥迦诺娃越讲越激动，越讲越气愤。

［苏］巴甫连柯《幸福》

“我从你的信中揣度，以为你一定很消沉、衰老了。可是看来你不但仍然年轻，而且精神极好。”孟跃如终于没有回答云嘉洛，而是反功为守。

“变化不一定刻在脸上。苦难的生活结束了。但是它给予我们的苦果却不可能变成甜的。”说这话时的云嘉洛突然显得深沉持重，完全像一个干练的中年妇女。

“当然，苦果不会变成甜的。”孟跃如回答。

“老师，生活是盲目的，它常常把不该赐予的赐予了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赏罚不公。”

“是啊，我一直认为你应该是幸福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呢！我并不缺少创造幸福的条件啊！可是生活都有它自己的轨道，我的轨道上没有幸福这一站。不过，一切牺牲都不会是无价值的。也许，到了我们收获的时候。”

“我们？”

“是的，你，我，还有守一。”

［中］戴厚英《空中的足音》

“云老师，我说话你可别见怪。我觉得人的思想感情都被你们这些文学家搞得复杂了。我信仰科学。用科学家的眼光看，人不过是一部机器。感情，不过是一根根神经的牵动，没什么神秘之处。所以，我从来不多愁善感。”

方兴朝她闪了一下目光，马上又垂下眼皮：“武雨路，又要宣传你的早已过时的泛神论了，自然是伟大的上帝！可

是别忘了，你是生活在人类社会里。”

武雨路温厚地笑笑：“我自然也注意社会。我的看法也很简单，两个座标系：事业和爱情。个人的全部活动，就是要在这两个座标系上寻求自己的合适的位置。如何以最小的消耗，发放出最大的光和热，这就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云嘉洛觉得有趣：“你以为这是容易的？”

武雨路又露出动人的酒窝：“所以，要尽量地减少磨擦，互相磨擦和自我磨擦。”

“你多大了？”云嘉洛问。

“二十一。”武雨路答。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冷静？”

“科学给我的。”

［中］戴厚英《空中的足音》

“我今天为你争辩过……有几位同志不信任你，我们中间是有那样的人，你知道，心情不开朗，……他们会怀疑自己的母亲……要是这个人可以信任，那你怎么能不信任他呢！我宁可犯错误。不情愿把每个人都当作坏蛋，我说，要是你们周围净是坏蛋，那你还跟谁一起搞革命呢？何况我们还要搞世界革命……革命，我说啊，是一种特殊的力量，……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没有革命，那我会怎么样呢？还不是在一家纸版厂里，一天干十二小时活，在纸版上涂涂浆糊……我的唯一乐趣，也不过是星期天在叶加林特宁斯基大街嗑嗑葵瓜子罢了……就说我能攒些钱来买一双穿带长统靴——哦，那又算得了什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任他，同志们？我说，‘一个知识分子可能犯错误，不是吗？就说他为本阶级服务过，那又怎么样呢？他也到底是一个人呢……比他更坏的

人，革命都把他们改造过来了，难道他不可能拿世界革命来换掉他那腐朽的阶级吗？可能，……何况他是自觉地来到我们这里，为我们工人的事业而斗争。要是你们还不信任他，那你们准是多疑成性了……'我倒说服了他们很多人。"

［俄］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夫人，我不愿意装得比我实际更好，你不认识我而给了我许多好处，如果我享受这些好处，那就是偷了你的东西……我是一个坏女人……可是在这世界上，一个人总是能得过且过……总括一句，夫人，我奉献了一根蜡烛，那是因为我的母亲常常说，只要在圣罗克奉献一根蜡烛，就一定会在一个星期内找到一个男人，同他相好……可是我已经丑了，我的样子像个木乃伊……没有人愿意要我……那么，只有死这一条路了，我已经死了一半了！"

这些话说得很快，时时还被呜咽打断，声调充满狂热，在德·皮埃纳夫人心中引起的是恐怖多于嫌恶。她不由自主地把椅子挪到离病床远一点的地方。如果不是人道精神战胜了她在这个堕落女人身边所感到的嫌恶，而且谴责她不应该在这个女人绝望到极点的时候扔下她一个人在那里，也许德·皮埃纳夫人甚至会离开这个房间，这时出现了一阵沉默，然后，德·皮埃纳夫人低垂的眼睛，轻声喃喃地说：

"你的母亲！不幸的女人！你怎么敢这么说呢？"

"啊！我的母亲同所有的母亲一样……跟我们所有的母亲一样……她养活我们一家人……我也养活她……幸亏我没有孩子。——我很清楚，夫人，我使你害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受过很好的教育，你从来没有吃过苦。一个人有钱的时候，做个老实人是容易的。拿我来说，如果我有

办法，我也会做个老实人，我曾经有过不少情人……我一生只爱过一个人。他遗弃了我，如果我有钱，我们早就结了婚，我们会成为第一代的老实人……瞧，夫人，我这样对你说话，十分坦率，虽然我十分清楚我在你的心目中是个什么东西，那么你这样想是对的……可是你是我一生中唯一同我谈话的正派人，而你的神气又多么善良，多么善良！……我刚才还那么想，即使她知道我的底细，她也会可怜我的。我快死了，我只求你一件事……就是在我死后，叫人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教堂里为我献一台弥撒，只要给我祈祷一次，就完全够了，我就衷心感谢你……"

［法］梅里美《吉娜·阿尔塞娜·吉约》

七、动作篇

舞　蹈

努巴尔拿起小提琴轻声地拉了起来。一个穿着紧身的蟒皮邑外衣的女人，作着蛇一样的动作上了舞台。两个黑人抬出了一个筐子，放在这个舞女的面前，打开了筐盖。各种乐器随着努巴尔的琴声一个接一个地奏了起来。这时筐里那条大蟒蛇应声缓慢的伸出了头。舞女在这条巨蛇的四周跳着，努巴尔用小提琴指挥着乐队，旋律在加快；巨蛇和舞女在那里扭来扭去，越跳越欢，一直到大蟒缠住了舞女，这个节目才算结束。

[德]乔治·哈尔班《马立克狼》

吉卜赛女郎跳舞着，她把小鼓在手指上转动，在跳着勃阿凡斯的沙阿邦德舞的时候，她把小鼓向空中抛掷；她轻捷，又飘逸，又快乐，没有觉得那像锅一样投到她头上的可怕的疑望。

[法]雨果《巴黎圣母院》

行　走

她凝视着这只被握过的手掌。掌心忽然涌上一股温热，令她怦然必动。

匆匆开了门，三步并作两步地绕过房子，跨上了人行道。小街静悄悄的，一阵风过，树影横斜，细看却杳无人踪。只有明月照着光亮的柏油路面，照出一片惨白。

她伸出右拳，在月光中又细细瞧了一回。终于慢慢拳成一团。仿佛攥住了余温，便紧紧压在胸口，唯恐再失去了它。

回去的路上，她浑身轻飘飘，随着双脚一高一低，梦游般飘回自己的房间。

[加]陈若曦《远见》

继而身旁吭哧响了一下，她打了个旋转，看到东墙上的小窗户开了。她赶过去要同她所期待的蒲小蔓打问情况。哪里有什么蒲小蔓，代替她的是一位憔悴到可怕程度的老太太。老太太似乎不知道要见面的人从哪个方向来，她神态肿怔地坐在一条长凳上。……

[中]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一个教法文的女教师显然搬进了标尔斯纳小姐的房间。她是一个德国姑娘，名字叫做孟达希，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多病姑娘，脚有点跛，原来自己有一间房间。她在门廊上踢踢达达地走了好几个钟头。她好像总是忘掉了一件衬衣或者一块帷幔，或者一本书，所以需要再跑一趟，拿到新居去。

[奥]卡夫卡《审判》

……正当K停下来换口气的时候，突然有几个年轻姑娘从一家人家冲了出来，哈哈大笑，掠过K的身旁，奔上楼

梯。K慢慢地跟着她们上去，赶上了其中一个姑娘，她显然是因为绊了一跤这才落在后面，K和她一起攀登上去的时候，问她："一个叫做狄托列里的画师住在这里吗？"那个姑娘脊背稍微有些畸形，看来还不到十三岁，她用胳臂肘儿轻轻地推推他，通晓人情地抬头盯着他看。尽管她年轻又残废，可是已爱上了早熟的浪漫生涯。她连一丝笑容也没有，一双狡猾、大胆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尽对着K看。

[奥]卡夫卡《审判》

爱　抚

这句话虽是老套，但卡列宁夫人却显然打心眼里相信这话，而且觉得非常高兴。她羞红了脸，微微弯着腰，把她的面颊凑近伯爵夫人的嘴唇，然后又伸直了身子，带着飘浮在她的嘴唇和眼睛之间的微笑，她把手伸给渥伦斯基。他紧握着她伸给他的纤细的手，她也用富于精力的紧握，大胆有力地握着他的手，那种紧握好像特别使他快乐似的。她走了出去。她那迅速的步子用那么奇特的轻快载着她的丰满的身体。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她把我的脸扳向灯光，美丽的眼睛一闪一闪地在我脸上审视着，一边看，一边"啧啧"个不停。我低下头，任她的手抚摩我的脸，当她颤抖的手指轻柔得像一阵微风掠过我鞭伤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的抚慰都在这里面了，同时心头响起了勃拉姆斯为法柏夫人作的那支《摇篮曲》。

[中]张贤亮《绿化树》

她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他的床前，他闻到一阵脂粉香。她俯下头看他，她替他盖好被，她发觉他没有脱外面衣服，便轻轻地唤他，他只好睁开眼睛，装着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

[中]巴金《寒夜》

丽尼马上来了，她四面张望，急于想要弄清楚出了什么事；她看到K静静地坐在律师床边，因此似乎又放心了。她笑着对K点一点头，可是，他茫然地望着她。“找布洛克来，”律师说。可是，她并不去找布洛克，只是跑到门口，大声喊：“布洛克！律师找你！”于是，也许因为律师面墙躺在那里，没有注意到她，她便悄悄地换到K的后面，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待在那里，把身子伏在他的椅背上，一会儿又温柔又亲热地用手指掠着他的头发，一会儿摸着他的两鬓叫他一直不得安静。后来，K不得不握住她的手，不许她动，她稍微挣扎了一阵后，也就屈从了。

[奥]卡夫卡《审判》

丽尼显然完全知道使用什么有效的方法来哄律师：她指着他的手，撅起嘴巴，仿佛要他去吻一吻。布洛克立即吻了那只手，在丽尼的怂恿下，又吻了两次。那个律师仍是缄口不语。于是，丽尼俯下她那曲线毕露的美丽的身体，低头去凑近那个老头儿的脸，抚摸着他的长长的白发。她的举动终于引出了答话来。

[奥]卡夫卡《审判》

奥尔珈看到K脸上带着惊讶的神气，一动不动站在那

里，不由得对他笑了起来，接着又把他拉到火炉旁边那张高背长椅那儿，能有这样的机会跟他在一起促膝谈心，她似乎感到由衷的快活，但这是一种不带丝毫嫉妒的心满意足的快活。正因为她没有丝毫嫉妒，因此对K也没有任何企求，这对K来说都是无害的，所以他很高兴地望着她那对蓝眼睛，这对眼睛既不媚人，也不吓唬人，而是质朴、坦率。

[奥]卡夫卡《城堡》

擦　拭

佩披讲完了。她深深吸了口气，拭掉脸上、眼里的几滴泪水，看看K，点点头，好像是说，她倒霉其实无所谓，反正她会逆来顺受，因此根本用不着人家帮忙，也不需要安慰，更犯不上K费心，虽说她还年轻得很，也多少晓得怎么做人了，她倒霉确实也是意料中的事罢了，不过，K这个人才有所谓呢，她想给他指明他是怎么种角色，即使她心头的种种希望都化为泡影了，她还是认为有必要一提。

[奥]卡夫卡《城堡》

倚　就

米西走过去，倚着这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在床边坐了下来，男人用手搂着她，这时候她显得更苍白更渺小了。在蜡烛光下，只有她那憔悴的脸庞才显得轮廓鲜明，脸上单纯而严肃的线条只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才变得柔和了。她几乎一看到信就轻轻地拍着两只手说“克拉姆写来的。”

[奥]卡夫卡《城堡》

睡　眠

……“是的，这是一条漂亮的毯子，”珈达娜一面说，一面把自己盖起来。现在她舒适地躺下来，似乎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这会儿她已经有足够的精神想起了自己躺着的姿势把头发弄乱了；于是一会儿又坐了起来，把睡帽四周的头发理顺。她的头发非常浓密。

[奥]卡夫卡《城堡》

接　吻

他把她的手握住了，他的浑身全颤动着。他的背上流着一股热气，他把她的手，一块棉花似的，放在他的唇边。她的手背轻轻往上迎了一迎。他还拉着她的手，那一只绕过她的背后，把嘴唇轻轻送到她的嘴上。她脸上背上的热气把他包围起来，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房在跳动。他把全身的力量全加到她的唇上，她也紧紧地搂着他，好像两个人已化成一体，他的嘴唇，热，有力，往下按着；她的唇，柔软，柔腻，往上凑和。他的手脚全凉了，无意识的往前躬了躬身，把嘴唇更严密，滚热的，往下扣。她的眼睛闭着，身儿仰着，把身子紧紧靠着他。

[中]老舍《二马》

颤　抖

……由于害怕，她的脑袋摇晃得更加厉害，上身深深地

向前弯曲。还没跨出一步，两条腿便不由自主地打起颤来，上过浆的裙子也索索地抖动着。

[奥]艾利亚斯·卡奈蒂《迷惘》

抓　取

她对有翼固然没有承担什么义务，不过历史上的关系总还有些，在感情上也难免有一点负担。她把刚才剥落在桌上的玉蜀黍子儿抓了一把，用另一只手拈着，暗自定下个条件：黄的代表玉生，黑的代表有翼，闭上眼睛只拈一颗，拈住谁是谁。第一次拈了个黑的，她想再拈一次；第二次又拈了个黑的，她还想再拈一次，第三次才伸手去拈，她忽然停住说："这不是无聊吗？这么大的事能开着玩笑决定吗？要真愿意选有翼的话，为什么前两次拈的都不愿算数呢？决定选玉生！不要学'小反倒！'"

[中]赵树理《三里湾》

三个全用梧桐木做的衣柜里，装满了她出嫁时特地请京都和服店染制的礼服、会客服和散步服；旁边的两个衣柜里，装着她婚后定做的衣裳。宁子来这里是为了好好选定一套参加公公十七周年忌日法事时穿的丧服，可是一进了衣裳间，她一直站在出嫁时带来的衣柜前，把那事都忘光了。过了好一会，她才慢吞吞地掀开罩单，打开了连把手的铜环也都刻有家徽的衣柜抽屉。……

她取出一件又一件用怀纸包裹的衣裳——有华丽的会客服，也有穿起来显得年轻的散步服——在和服肩上比试着。刚才同千鹤谈话时那种说不上是哀伤还是痛楚的表情，霎时

间消失了。此时此刻，她像一个给玩偶换装的女孩充满了纯真的美。宁子好像不知道怎样折叠从纸包里取出来的衣服，试了一件随手扔在地上，然后又拿起第二件欣赏。在她周围摊满了华丽的友禅和匹田绸和服，像花团锦簇一般，她更加着迷，已经不知取出第几件了。宁子取出由东京著名染色专家画的白底红　、飘逸着香气的缎子会客服，眼睛一亮，伸臂套上两袖。这是宁子最喜欢的一件和服。

[日]山崎丰子《浮华世家》

站　立

在这些访问中间，唯一可以随时闯进来而大受欢迎的人就是丽尼，她总是把事情安排得这么巧合：趁K在场的时候，她给律师送茶来。她总是站在K的坐椅背后，表面上是在旁观，可是，却一直让K偷偷地握着她的手，……

奥]卡夫卡《审判》

自　尽

鸳鸯这么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来，一面哭一面开了妆匣，取出那年铰的一绺头发，揣在怀里，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按着秦氏方才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听见外头人客散去，恐有人进来，急忙关上屋门，然后端了一个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儿，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开。可怜咽喉气绝，香魂出窍！……

[中]曹雪芹《红楼梦》

弹　唱

当下郑月儿琵琶，齐香儿弹筝，坐在校床儿，两个轻舒玉指，款跨鲛绡，启朱唇，露皓齿，歌美韵，放娇声，唱了一套《越调·斗鹌鹑》“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奔　跑

她跑得很快，那很轻松的辫子不停地左右飘动。她时时回过头来对他微笑。但是她总不肯站住，却拼命向着河边跑。他在后面大声唤她，要她站住，要她当心不要误坠在河里，因为她离河岸近了。可是他的话不曾说完，她就突然跌倒在地上，而且在离河岸很近的地方。

[中]巴金《家》

摆　弄

阿克西妮亚咪缝起眼睛听着。忽然毫不害臊地撩了一下裙子下摆，一股妇人裙子底下的气味扑进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的鼻子。她撇着嘴，龇着牙，挺着胸脯冲他走来。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又是我那两个助手，”他指着外边，抱谦地对老板娘说。但是她并不注意他，她从他手里拿过相片，凝视着，把它抚平，重新把它塞在枕头底下。她的动作变得慢条斯理

的，这并不是因为她感到厌倦，而是由于心头压上了多少往事的回忆。她原想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讲给K听，但是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却把K给忘掉了。她拨弄着毯子的流苏。

[奥]卡夫卡《城堡》

有时她让我在她起床之前到内室去，赤身露体，毫不害臊。她青春早逝，躺着的时候双乳瘪陷。她手里摇弄并取出侍女奉献上来的首饰盒里的珠宝。我不明白，人家怎么还能爱她。男人能觉得可爱的东西，她一点也没有了。现在只能看出，从前有一度她曾经十分美貌。

她问我，我认为她今天应当戴什么首饰。她是爱问我这种事的。于是那些珠宝就慢慢从纤指缝里落下，她自己则伸臂舒腿，懒洋洋地躺在重重叠叠的锦被下面。她实在是一个娼妇，一个睡在堂堂王爷床上的娼妇。她的整个生涯只是爱情。正如她的珠宝那样，她也让爱情从指缝一点一点漏去。看着爱情在手指间溜走，而她却躺在那里茫然微笑。

这样的时刻，她常常显得很悲伤，或者装作很悲伤。她会带着沉思的样子把一条金项链绕在脖子上，让那一大块红宝石在双乳之间闪射光芒。然后她就会问，我认为她该不该戴那条项链。她床畔的那种气味使我作呕。我恨她。我真想看到她在地狱的烈火中焚烧。但是我还是回答，我认为她该拣中的就是那一条。于是她便向我投来感谢的目光，好像我已经分担了她的悲伤，又给了她不胜伤感的抚慰。

[瑞典]巴·拉格维《侏儒》

祈　祷

……她在别的女人中间走过，并没有注意她们的好奇，

只是由于吸引了每一个人的眼光和引起了一阵喃喃的谈论，而感到心满意足，仿佛这一切原是应该到处跟着她的天然的光荣。一身外国式样的雅致服装和那极大的帽子，跟一团暗色的女人服装成为鲜明的对照。她跪下来，低下头，祷告了一会儿，接着她的明亮的有金色反光的天蓝眼睛镇静地向教堂各处看了一圈，就像在戏院里观众中间找寻熟人一样。这对眼睛，见到女朋友的脸儿的时候，似乎微笑一下，然后再不断地巡视，终于碰到了正盯着她看的加拉尔陀的眼睛。

[西]伊巴涅斯《血与沙》

递　交

她打开一只用古怪花样装饰的漆匣子，递给两个男子两支金头的香烟，香气又刺鼻又古怪。

“这里边有鸦片，”她说，“非常舒服。”

她自己也点起了一支，她的绿眼睛追随着烟雾的螺旋，那对眼睛由于反光，颤动着像是两粒流动的金子。

[西]伊巴涅斯《血与沙》

扭　动

……她的铠甲已经完全染红了，鲜血像泉水一般向外迸流。争斗士们显出阴沉的脸色，注视着这个曾经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灾难和不幸，而现在正在作垂死挣扎的女人。这个有名的妓女的脸已经变成青色。她不安的转动着，把她的头一会儿扭向左肩一会儿扭向右肩，同时发出一阵阵疯狂的呻吟；她举起两手，好像要摸自己的脖子，但她的手却软绵绵

地垂了下来。她的嘴痉挛地一开一闭，似乎竭力地想说出什么话来。

[意] 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斯》

冲　撞

爱芙姬琵达一听到密尔查的眼光注视着色雷斯的姑娘，爱芙姬琵达的嘴唇痉挛地扭歪了，她似乎想说些什么；她伸手张开五指向密尔查抓去，好像想抓住密尔查似的；她施出最后的力量奋身向前一扑，随即发出一阵临死的呻吟，闭上了眼睛；她的头直撞到树干上，接着，这个已经断气的毫不动弹的希腊妓女，就一下子扑倒在地上了。

[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斯》

打　扮

母亲眼前还是夹在杂草中的那颗还未开花的鲜嫩的苦菜。苦菜是苦，可是好吃，它是采野菜的姑娘到处寻觅的一种菜。苦菜的根虽苦，开出的花儿，却是香的。母亲不自觉地用手把苦菜周围的杂草薅了几把。她自己也不明白她这样做，究竟是为了让采野菜的女孩子能发现这颗鲜嫩的苦菜，还是想让苦菜见着阳光，快些长成熟，开放出金黄色的花朵来！？

接着，母亲把头发理理，咬着牙用力站起来，疼痛难熬地拖拉着腿走到泉水边。那澄清的溪水在乱石上漩着涡儿涓涓地流着。母亲坐在石头上的影子倒影在水里，虽然晃动不定，但连她下腭右面那颗黑痣也清楚地照出来。她卷起摔伤

那只腿的裤子，仔细地洗涤由于长时流着已发僵变成黑赭色的血渍，抠出钻进肉里变成血蛋蛋的黄沙子。洗干净后，她把衣服里的小襟撕下一块，包好伤口。她又蘸着水抹了几把脸，立时觉得清凉了好多。她干脆又用手舀起一些水喝下去，心里舒服爽快起来。像是阴凉清甜的泉水给了她力量，母亲又担起水来！

[中]冯德英《苦菜花》

她的两手迅速地扯下小辫子上的扎带，被辫带扎得弯弯曲曲的满头黑发，像小瀑布一样披在她的肩上。她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洗衬衣的那天深夜，也许正是因为她拆开了小辫而换来了剑波向来没有过的眼神看着她。

[中]曲波《林海雪原》

她拉开了妆台上的一只小抽屉，取出了一只盛着粉的小盒子。她把一块淡黄色的丝绒盒内的粉上抹了一下，然后又把那块丝绒去抹了她那娇小的鼻子。在那纤细的鼻梁两旁有几点雀痣斑，所以她在那里把粉搽得比别处地方较厚。

[中]叶君健《山村》

一旦煞费苦心化妆打扮的时候，爱玲总是变得又不安宁，又非常兴奋，简直坐立不安，于是她的女仆法黛就不得不快手快脚地忙起来。她沐浴后，初出来，好像象牙雕出的非常光滑的女神维纳斯一样，连忙穿上绸内衣，长统丝袜和皮鞋，然后忙着梳头。法黛对于头发有了一个注意。她问，夫人愿意不愿意试一试她所见到的一种新式旋法，夫人愿意——就说，好的。因此她那满头丰盛而发亮的长发便这样的

扭来扭去。然而总是不行。又试了一种梳辫子的装扮。但是马上又放弃了。最后梳了一种双圈，不打辫子，低悬在前额上，用两根深绿色的带子往后带住，在前额正中的上面交叉成X形，用一个四周镶有小钻石的大钻石把它扣住，非常适宜。爱玲穿着那件镶上花边的、薄膜一般粉红绸子的房内服装站了起来，对着全身镜子打量自己。

[美]德莱塞《巨人》

"挨顿骂也情愿！"淑娴心里说，收拾好后就进了自己的房间，仔细地梳洗起来。

她向脸上搽了层薄粉，想把眼窝下那几个小雀斑遮盖住。但是对着镜子一看，不满地想："抹得和个花脸狼一样，叫人家一看，准骂是好打扮的懒闺女……快不要粉了！"

用水洗去粉，又对着镜子，轻声说："瞧瞧，这有多么好！鲜红的嘴唇，不红不白的脸腮，那几个小黑点，也挺讨人看的。好，叫他看看我的真皮真面，搽胭脂抹粉哄人干什么呀，他愿要不要……啊，什么？我说的什么？"她羞得急忙捂着脸，心慌地暗自责备自己道："不要脸的闺女，真不知脸皮有多厚，背后想女婿……"

[中]冯德英《迎春花》

跟所有内地姑娘一样，她起身很早，祷告完毕，开始梳妆，从今以后梳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了。她先把栗色的头发梳光，很仔细的把粗大的辫子盘上头顶，不让零星短发从辫子里散出来，发髻的式样对称，越发烘托出她一脸的天真与娇羞；头饰的简朴与面部线条的单纯配得很调和。拿清水洗了好几次手，那是平日早已浸得通红，皮肤也变得粗糙了

的，她望着一双滚圆的胳膊，私忖堂兄弟怎么能把手养得又软又白，指甲修得那么好看。她换上新袜，套上最体面的鞋子；一口气束好了胸，一个眼子都没有跳过。总之，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希望自己显得漂亮，第一次懂得有一件裁剪合式，使她惹人注目的新衣衫的乐趣。

[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别看那拉氏春秋已高，今年六十有余，其发却是又黑又长，并无几根霜茎。值班的太监非常小心，将其黑发分为两股，轻轻置于耳后，以一种女人才有的娴熟手法，将两绺黑发分别编成辫，然后挽成一髻，会于头顶，用两枚碧玉长簪横贯其间，这一发髻形式，与众不同，既庄重，又洒脱。

[中]鲍昌《庚子风云》

这个女人半百了，却人老心不老，一心要打扮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年华二月初。"她描眉入鬓，鬓似刀裁，搽胭脂抹粉，脸上桃红李白。要想俏，女穿孝，她爱穿一身月白；三才金莲凤头鞋，走起路来扭扭捏捏，两只长长的耳环子荡来荡去打脸。她本来长着一双巧手，却吃馋了，呆懒了；平日横草不动、竖柴不拿，油瓶倒了也不扶。

[中]刘绍棠《蒲柳人家》

阿特丽纳回到房里，照着镜子。她又辛酸又好奇的把自己打量一番，暗暗问自己："我还好看吗？……还有人为我动心吗？……有没有皱裥呀？……"

她撩开美丽的淡黄头发，露出太阳穴……皮肤还像少女一般娇嫩。阿特丽纳再进一步露出肩膀来瞧了瞧，满意之

下，她做了一个骄傲的姿势，凡是美丽的肩膀，它的美是女人身上最后消失的美，尤其在一个生活纯洁的女子。阿特丽纳仔细挑出她最好的衣著行头，可是一个虔诚贞节的女人，尽管加上许多卖弄风情的花样，穿扮起来还是那股幽娴贞静的气息。灰色的新丝袜与后跟镂空的缎鞋有什么相干，既然她不知道应用的艺术，不懂得在紧要关头把一只美丽的脚望衣裙外面探出几分，而衣裙在空中高举着一点引人遐想！她穿上她最漂亮的印花纱衣衫，短袖敞领；但她看到自己过于袒露又害怕起来，把美丽的手臂裹上一重浅色的轻纱，胸部肩部又加上一条绣花的披肩。她觉得英国式的长发分披太露骨，便戴一顶漂亮的便帽冲淡一下；可是戴帽子也罢，不戴帽子也罢，她会不会把金黄的头发卷儿轻弄慢捻，借此展览她的纤纤玉人教人欣赏呢？……犯罪的意识，明知故犯跳入火坑的准备工作，使这位圣洁的女子浑身发烧，暂时恢复了一下青春的光彩，这就等于她的胭脂花粉。她眼睛发亮，皮肤发光。她非但没有做到迷人的风度，反而有股妖气使她自己看了作呕。

[法]巴尔扎克《贝姨》

谁知贵儿一味胆小老实，那媳妇却倒伶俐，又兼有几分姿色，看着贵儿无能为，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调调，两只眼儿水汪汪的，招惹的赖大家人如蝇逐臭，渐渐地做出些风流勾当来。

[中]曹雪芹《红楼梦》

华莱丽全副武装，那种打扮是巴黎女人挖空心思来卖弄她们的姿色的。她把自己细细端详，好似一个男人去决斗之

前，把虚虚实实的剑法温习一遍。没有一丝皱痕，没有一条褶裥。华莱丽把皮肤收拾得像凝脂白玉，那么柔软，那么细腻，再加上几颗惹眼的痣。大家以为十八世纪的美人痣业已失传或者过时，其实并不。……华莱丽存着必胜的心，那晚点了三颗，她用药水把淡黄头发染成灰黄。史丹卜克太太的头发是赭黄的，华莱丽要显得处处地方与她不同。经过了这番改造，她浑身有点特别刺激的、异样的情调，使她的信徒们暗暗惊奇，蒙丹士甚至问她："你今晚怎么的？……"此外她带了一条相当宽阔的黑丝绒项链，衬托她雪白的胸脯，第三颗痣，像我们祖母时代的款式，贴在眼睛下面。在当胸口最可爱的部位，系一朵最美丽的蔷薇，教所有三十以下的男人不敢正视。

"这不是可以上谱入画了吗？"她一边说一边对镜子做各种姿势，活像一个舞女练习膝部动作。

[法]巴尔扎克《贝姨》

二人坐在亭子上看着短衣硬领，细腰长裙，团扇轻衫，靓妆炫服的中西士女。

[中]曾朴《孽海花》

式子再次端详着穿衣镜里的自己。淡玫瑰色毛绉纺连衣裙，轻柔地描绘出身躯的曲线美。柔和的褶绉把她的胸部装饰得华丽而迷人。她看自己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四五岁，从而垂下帽沿，校正了项链的位置。这功夫，她觉察到女佣希代正吊着眼睛睥睨着自己这身华丽的服装。当初式子对希代的视线还有些难为情，现在已不全放在心里了。她接过希代默默递过来的手提包，蹬上了制作精巧，脚心紧贴的意大利产

高跟鞋。

[日]山崎丰子《女人的勋章》

绿云扰扰，梳晓鬟也。

[中]杜牧《阿房宫赋》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中]赵佶《燕山亭》

将两叶赛宫样眉儿画，把一个宜梳裹脸儿搽，额角香钿贴翠花，一笑有倾城价。若是越勾践姑苏台上见她，那西施半等也不纳，更敢早十年败国亡家。

[中]马致远《汉宫秋》

她在八、九点钟之间曾经站在著衣镜前面——她真正化妆完成已经到了九点一刻——考虑她应该穿什么衣服。她的衣橱——其大无比的一件家具——有两扇高大的著衣镜，壁橱门上也有一扇。她站在壁橱面前望着自己赤裸的手臂和肩膀，美好的风姿，想到左肩膀上有一个凹窝，而且已经选用缀着鸡心形银扣子和石榴红吊带。起初她扣不紧胸衣，就责骂侍女迦斯林·凯莱。她又研究怎样装扮头发，经过不少周折，最后才调理好。她画了眉毛，扯松了额角上的头发，使她蓬散得像影子一般。她用小剪刀剪下大小不一的黑膏布，在面孔上到处试贴，终于找到了大小适度的一块，贴在适当的地方。她把头转来转去，望望她的头发，画黑了的眉毛，有窝的肩膀和面上美人痣结合起来的效果。要是什么男人，在什么时候能够看见她现在的模样儿就好了。哪一个

男人呢？这种思想，像受惊的耗子逃回洞穴去一般急忙缩了回去。她尽管坚强，却不敢想到这个人——这个非常要命的人——这个男人。

[美]德莱塞《金融家》

八、装束篇

俗　气

她上身穿着件浅绿的绸子小夹袄，下面一条青洋绉肥腿的单裤。绿袄在电灯下闪出些柔软而微带凄惨的丝光，因为短小，还露出一点点白裤腰来，使绿色更加明显素净。下面的肥黑裤被小风吹得微动，像一些什么阴森的气儿，想要摆脱开那贼亮的灯光，而与黑夜连成一气。祥子不敢再看了，茫然的低下头去，心中还存着个小小的带光的绿袄。

［中］老舍《骆驼祥子》

她打扮得稀奇古怪的：上身穿着一件镶花边的女式褪色蓝骑马衣；头发剪成男子式样；戴一顶饰以破旧羽毛的高地帽；下身穿一条绣花的褪色红羽缎裙子。

［英］司各特《爱丁堡监狱》

简　朴

她把灰白的头发剪短，在家里时她就不戴帽子在院子里、花园里走动；节日里见客人时才戴上一顶软帽；可是软帽在她头上戴不稳，跟她又不相称，仿佛随时都要从头上飘落下来。她陪着客人们坐上五分钟，便自己告罪一声，把帽

子脱掉了。

上午她穿一件宽大的白色短上衣在屋里走动，系着腰带，有几只大口袋；午后她穿棕色上衣；逢到重大的节日就穿上亮闪闪的锦缎外衣，像是银丝织的，窸窸窣窣地响，比较硬挺；肩膀上围一条古老的披巾，那是只有华西里莎一个人替她收藏和取出的。

［俄］冈察洛夫《悬崖》

一年到头是一条印花布帕子，用针在背后别住，一顶藏住她头发的帽子，一双灰袜子，一条红围裙，同时在短袖的小袄上面，系了一块涎布，仿佛医院里的看护妇。

［法］福楼拜《一颗简单的心》

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红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粗辫，拖在脑后；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

［中］曹雪芹《红楼梦》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中］无名氏《陌上桑》

回头看时，却原来正是琦姑，业已换了装束，仅穿一件

花布小袄，小脚裤子，露出那六寸金莲，着一双灵芝头报鞋，愈显得聪明俊俏，那一双眼珠儿，黑白分明，都像透水似的。

［中］刘鹗《老残游记》

玛丽花那顶小圆帽底下，露出她的脸和金黄色头发的束发带。正如巴黎远郊所有的农村那样，除了这顶看得见里子和衬布的帽子外，她后面还平平地用两个别针别着一大块红色头巾，两个飘荡的角一直荡在肩膀上。这是我们特别美丽的包头方法，瑞士和意大利都羡慕我们。一块白布围巾交叉在胸口，灰布围裙的宽大裙边把它遮住了一半，一件粗呢的蓝上身，窄袖，衬出她纤细的腰身，下面是褐色条子灰斜纹布的裙子，雪白的袜子，鞋的厚底套着一双小黑木鞋，脚面上绑上一块羊羔皮，这就是她全部农村的简朴打扮，再加上玛丽花天生的俊美，更使她显得优雅万分。

［法］欧仁·苏《巴黎的秘密》

从南岗桦木林间的山道上走下来的，果然是小屯收购站兼公社供销部的女主任曹英。她头戴鸭嘴制帽，帽舌朝天扣在后脑勺上。高身几，有两条矫健的长腿，蓝布制服，挎着大背包，唯一和男人不同的标志，这就是项下结着的那块蓝色头巾。

［中］骆宾基《山区收购站》

他从起坐间的淡淡灯光里，看出她是特地为了他才打扮一番的，而且借这个机会把她最好的衣服都拿出来了。一件淡紫色方格花布衣服，浆过又烫过，看上去就像洗衣店里的

样品，使她那娟秀的身姿显得佳妙无双了。那件衣服上有一道相当高的领圈，袖口四周还镶着一点花边。她既不戴手套，也没有什么珠宝首饰，甚至连一件质地稍好的短外套都没有。可是，她的发型看上去非常雅致，衬在她漂亮的脑瓜儿上，比任何帽子都好看，而且还有几绺秀发斜出旁逸在外边，就象一轮光环笼罩着她，

［美］德莱塞《珍妮姑娘》

见他（史湘云）淡装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时候犹胜几分。回头又看宝琴等也都是淡素装饰，丰韵嫣然。独看到宝钗浑身挂孝，那一种雅致，比寻常穿颜色时更自不同。

［中］曹雪芹《红楼梦》

看她的打扮，你会觉得有一种粗枝大叶和装饰考究两者兼而有之的古怪的结合。她的玫瑰色帽子装饰着纸花，如果在晚上穿便服时戴上更合适一些。一条很长的开士米披肩，一个上流社会妇女的有经验的眼睛不难看出她不是这条披肩的第一个主人；披肩下面是一件印花布连衫裙，已经有点破旧，这种料子二十个苏就可以买一公尺。还有它那双只有男人才会赞赏的脚，穿着普通袜子和绒鞋，看来这双鞋子好久以来已经吃够了石子地面的苦。

［法］梅里美《阿尔赛那·吉约》

宝玉掀帘一步进去，先是看见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髻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线的坎肩儿，葱黄绫子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的，看去不见奢

华，惟觉雅淡。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

[中] 曹雪芹《红楼梦》

潇　洒

这个年轻姑娘长得很美，身段灵巧，像一只伶俐。穿的是条纹的丝腰带，拦腰系着一块围裙，白得和清早的牛奶一样，裙上鼓起皱纹。她的衬衣也是白的，领上前后里外都缀上乌黑的丝绸；头罩上挂下的飘带也是同样的黑绸，一条宽的束发丝带，系住头发上部。的确，她的眼睛是很迷人的：拱形的眉毛，像李子那样黑，一部分摘干净了，显得很狭长。看她比才开花的梨树还要甜蜜可爱，比羊毛还要轻软。腰带上挂了一只皮袋，上面有丝织的流苏和铜珠。世上没有一个聪明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个姑娘，这样一个新鲜活泼的可人儿。她的皮色比伦敦塔里才铸出的金币还要光耀夺目，唱起来和谷包上的燕子一样婉转响亮，她又轻佻爱耍，犹如小牛羊追逐母牛羊一般。她的一张嘴甜得像蜜，或蜜酒，或像干草里藏起的一堆苹果。她羞答答地像一只轻盈的小鸟。低领上戴着一只胸针，有盾牌上的浮饰那样大，她的靴儿高高绑在腿上。她简直是一朵缨草花，一朵可爱的剪秋罗，可以做任何贵族士绅的小宝贝。

[英]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

堂娜索尔出现了，一只手揽起她那黑色的骑马裙，裙子下边可以看到灰色皮做的高统骑马靴。她穿着男子的衬衫，红的领带，紫革色天鹅绒的短上衣和背心，她的天鹅绒半球

形小圆边帽，雅致地歪戴在金色发鬈上。

［西］伊巴涅斯《血与沙》

阿尔托利克斯在斯巴达克思的营帐门口拦住色雷斯姑娘去路的时候，密尔查的身上就穿着那副铠甲。那铠甲束住了她的腰，一直垂到膝盖；那是用一整片由许多正方形和三角形的银光闪闪的钢扣子组成的。姑娘的脚上系着护胫铁甲。她的右腕套着铁制的护手。她的左手拿一面又轻又精巧的圆形青铜盾牌。在她左股旁的漂亮佩带上，挂着一把小巧玲珑的短剑。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雕工精细、盔饰上嵌有缨毛的白银头盔。

姑娘穿戴了这副铠甲，她那健壮而又婀娜的体态就显得更加分明了。在头盔下面，她那白嫩的脸，在金色卷发的衬托下流露出一种柔和而又悲哀的表情。密尔查穿戴了这副盔甲显得分外美丽。女人的服装虽然也能够衬托她那魅人的容貌，但她现在的姿态却要比她穿便衣的时候英俊得多了。

［意］乔万里奥里《斯巴达克斯》

一天，苔莱泽穿了一条浆洗得硬邦邦的裙子。这裙子比她平时穿的那条新一些，蓝得更鲜艳，配上雪白的衬衣看上去很协调，她穿上这身衣服显得年轻了些。

［奥］艾利亚斯·卡奈蒂《迷惘》

她也长得娇小玲珑。尽管她是来干脏活的，可是却穿着一件考究的（白底上洒红花的）印花布上衣，腰间束着一条黑色漆皮腰带，下身是一条同样颜色的印花布裙子，头上包着一条玫瑰红的丝头巾，脚上穿一双大红羊毛长统袜，外边

套一双黑色软底麻鞋。那双麻鞋上（或者更确切点说，她那双纤小的脚上）也有某种卡佳式的东西，也就是说，一种既是妇女的，却又有几分少女气质的东西。她的头也同卡佳一样小巧，深色的双眸也同卡佳一样顾盼生姿，连眼睛的位置也几乎同卡佳一样。

［俄］蒲宁《米佳的爱情》

但是参议说的确实是由衷之言：格仑利希太太的确出色地保持住她的风韵。她的金灰色的头发非常茂密，她在头边梳起两个蓬，然后从两只娇小的耳朵上面拢到后面去，用一只贝母的梳子在头顶高高挽起一个髻子，她的灰蓝色的眼睛仍然闪露着温柔的目光；此外，她的美丽的上唇，她的美丽的鸭蛋脸和柔嫩的肤色，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她还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女人，谁也不会想到她已经三十了。她戴着一副非常精致的金吊耳环，这种耳环在祖母一代就非常时兴，只不过式样略有不同罢了。暗色的薄绸衣服，缎子翻领和平绦子肩饰，松松的腰身，使她的胸部望去丰满而柔和，极富于魅惑力。

［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

那个叫作阿力的女人，个儿不高不矮，身材苗条，把刚洗过的头发高高地梳成大岛田髻，插着一支稻穗簪子，显得格外潇洒。官粉只擦到脖根，敞着衣襟，微微露出了乳房，皮肤显得比官粉还白。她虽然握着一只长杆烟袋，翘着一条腿，大口大口地吸烟，但是在这个地方却没有人责难她放肆。她身旁一件大花单衫，松松系着一条掺了假的黑缎子面腰带，从背后打成结子的地方露出大红的麻绸里子；不消

说，这是这一带的窑姐儿的打扮。

［日］樋口一叶《浊流》

只见李瓶儿雾鬓云环，淡妆丽雅，素白旧衫笼着雪体，淡黄软袜弓鞋，轻移莲步，立于月下。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淑贞从来没见过晓云这么盛装过。浅蓝底洒白花的绸衣裙，胸间系一条白皮带。修长的身材被一双白高跟骨托得飘逸潇洒，真像蓝天里的一片云彩。一把长发用条宝蓝的绸巾挽在脑后，显得又慵懒又爱娇的样子。眉眼双唇都细心描画过，笑起来露出白的牙齿，加上眼波盈盈，平添一份撩人的妩媚。

［加］陈若曦《远见》

忽从窗外撺进一个红女：上穿红绣短衫，下穿红绣单裤，头上束着红绣渔婆巾，底下露着一双三寸红绣鞋，腰间系着一条大红丝条，胸前斜插一口红鞘宝剑；生的面绯红，十分美貌；年纪不过十四五岁。

［中］李汝珍《镜花缘》

华　丽

桑丘一见新娘，说道："啊呀！她可不是乡下姑娘打扮，她象个漂亮的贵妇人！天啊，我看她胸前挂得不是锁片，是贵重的珊瑚串儿；她穿的不是古安加的绿毛料，是三十层绒面的丝绒；她衬衣上的绉边决不是白麻纱，我敢保证，那是

缎子；瞧她那一双手上戴的那些戒指，我可以担保，那不是玉石的，是金子的；而且比金子还贵，镶着奶油一样腻白的珍珠，一颗珠子就抵得过人脸上一颗眼珠子呢；……她头发上、脖子上挂着一串串首饰，就像一棵能走的棕榈枣树，枝头上挂着一串串的棕榈枣儿；可不活是那个样儿吗？我凭良心打赌，这样出色的姑娘谁都赛不过的！"

［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众人见她头戴银丝鬓髻，周围金土丝钗梳，珠翠堆满；上着藕丝衣裳；下着翠绫裙，尖尖蹄蹄一对红鸳；粉面贴着三个翠面花儿。一阵异香喷鼻。朝上席不当不正，只磕了一个头，就用洒金扇儿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门庆面前。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林氏又早戴着满头珠翠，身穿大红通袖袍儿，腰系金镶碧玉带，下着玄锦百花裙，搽抹的如银人一般，梳着纵髻，点着朱唇，耳带一双胡珠环子，裙拖垂两挂玉佩叮咚。

［中］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只见一群媳妇丫环拥着一个丽人（凤姐），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褂袄，外罩五彩刻红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中］曹雪芹《红楼梦》

门内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一头青丝黑发，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苍蝇；头上梳一盘龙髻儿，鬓旁许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坠八宝金环；身穿玫瑰紫的长衫，下穿葱绿裙儿；裙下露着小小金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伸着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绣花；一双盈秀目，两道高高蛾眉，面上许多脂粉。

［中］李汝珍《镜花缘》

在她那件用极薄的白绸制成的短袍上，密密地织满了银色的小星星，折着优雅的褶襞。这位姑娘的雕像一般的体态，不但可以从这些褶襞上揣测出来，有时还可以透过薄绸隐约地看到。在短袍上面，罩着一件淡兰色绸缎制成的披风，也织满了小星星。一个不大的束发金冕，笼住了她前额上面的头发。她那对小巧的耳坠上，戴着两颗巨大的珍珠，珍珠下面垂着两个青玉琢成的星状坠子，发出闪闪烁烁的光芒。她的脖子上围着一串珍珠项练，一颗巨大的青玉星星从她那项练下端直垂到她半裸的胸脯上。她的手腕上面套着两对雕着花朵与枝叶的银镯，她的腰间束着一道末端是尖的带棱角的腰带，这也是用贵金属制成的。她那双纤小的玫瑰色的小脚穿着一双厚底短靴，那是用两条横过脚踝的淡蓝色软皮和靴底做成的，脚踝上套着两个精雕细刻的银脚镯。

［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

她穿的是到达那天所穿的衣裳：深色厚实的小腰身上衣，浮雕式的阿拉伯式天鹅绒花纹，这衣服把她的脸和手衬得异常娇柔。

［德］托马斯·曼《特里斯坦》

可不是吗？就连黑芙蓉身上这件西式裙服，也是从重庆定制的哩！琥珀色的闪光衣料，鸡心形的领口和膨起的袖口，都镶着镂空花边，衬出匀称而丰满的身躯。秀美的脖子上围着一串珍珠项练，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发出悦目的莹光。那一头长波浪向后梳拢，精心挽成一个高髻，斜插一枝新鲜的牡丹骨朵，小巧的耳垂上佩着两颗青翠欲滴的碧玉耳坠。她迈开轻盈的步子穿行在人群中。长长的裙边拂过地面，就像蜻蜓掠过湖面。只不过激起的不是水上的涟漪，而是人们惊羡的目光。

［中］欧阳文彬、贾三金《幕，在硝烟中拉开》

后来在行礼的时候，外面吹着唢呐，蕙穿着粉红缎子绣花的衣裙，头上戴满珠翠，垂着珍珠流苏，由伴娘搀扶出来，同新郎立在一起，先拜了祖宗，又拜周老太太，周伯涛夫妇、徐氏、周氏等等，都是行的大礼。

［中］巴金《春》

她的极长的富丽堂皇的披风，上面有网眼形的厚厚的金绣，张开在雕像台座后边，仿佛一只庞大的孔雀展开尾巴。她的眼睛闪着光，似乎听到信徒热烈喝彩，感动得泪眼盈盈，闪耀的珠宝缀满神像的全身，仿佛在绣花的天鹅绒衣服上，再披上一件珠光宝气的铠甲。珠宝有几百样，也许是几千样，她似乎闪着光亮的水滴，那些水滴燃烧着虹的每一种色彩。她的脖子上挂下几串珍珠，串着成百个金戒指的金链条，微微一动就射出梦幻的闪光。她的长袍和披风前部用别针别满了金表，表上镶着翡翠和金刚钻，还有镶着石卵一般

大的宝石的耳环。

［西］伊巴涅斯《血与沙》

爱玲神气活现地走了进来。她苗条的身躯照常穿得很华丽。她穿的出客服装是用淡棕黄色厚呢制成的，缀着小深红色的纽扣。头上戴一顶她认为很合适的、棕色的圆筒帽，没有帽边的，缀着一支长羽毛。她的颈上挂着三绫的金珠项链。她的双手照常套着平滑的手套，纤小的脚上穿着优美的鞋子。她的眼睛里透露出天真的愁虑，可是她想尽力要把它掩饰起来。

［美］德塞莱《金融家》

海蒂穿着伊皮鲁斯女子的服装，下身是一条蓝底绣粉红色玫瑰花的绸裤，露出两只小巧玲珑的脚，要不是这两只脚在玩弄着一对嵌镶珠的小拖鞋，或许竟会被误认是用大理石雕成的呢；上身穿一件蓝白条子的短衫，袖口宽大，用银丝滚边，珍珠作纽扣；短衫外面套一件背心，前面有一处心形的缺口，露出那象牙般的颈脖和胸脯的上部，下端用三粒钻石扣锁住。背心和裤子的结合处被一条五颜六色的腰带完全遮了起来，其色彩的灿烂和丝穗的华丽，在巴黎的美人眼里，一定觉得非常宝贵的。她的头上一边戴着一顶绣金镶的小帽珠，一边插着一条紫色的玫瑰花，头发浓密，黑里透蓝。

［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

这三个女人中，有两个穿着巴黎高等市民的服装。她们的精致的白色围巾，她们的闪着红光和蓝光的麻毛织品的裙

子，她们的脚踝处有彩色绣花的白丝袜紧紧地裹在腿上，她们的黑底的黄皮鞋，尤其是她们的帽子，那是一种华丽的高冠，上面有丝带和花边，就像如今的乡下女人们和俄罗斯禁卫军中的掷弹兵所戴的那种，表示出她们是属于那种富裕的商人阶级，介乎人们所谓“妇女”和“贵妇”之间。她们没有佩带玲铛和金十字架，但也容易看出她们不是穷苦人，仅仅是怕弄得太华丽罢了。她们的另一位同伴，也和她们差不多同样打扮，但是在她的装束和态度上，却有着一种一看就知道她是乡下女人的气派。她讲话的声音使人听出她来到巴黎没多久。再加上她的一条两折的围巾，鞋上的缎带，有横条纹而非直条纹的裙子，和别的许多不同于高尚趣味的地方。

那走在前头的两个女人用巴黎人带领着乡下女人参观巴黎的特别步子走着。

［法］雨果《巴黎圣母院》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炉。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环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中］辛延年《古诗源·羽林郎》

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若无云间月，谁可与比辉？秀色一如此，多为众女讥！

［中］李白《赠裘司马》

对镜梳洗，调脂抹粉，拢上一束蟠云曼蟠髻，系上一条蹙地窸窣裙，颈围天鹅绒的领巾，肩披紫貂嵌的外套，头上戴了堆花雪羽帽，脚下踏着雕漆鸟皮靴，颤巍巍胸际花毯，

光艳艳指头钻石，果然是蔷薇娘肖象，茶花女化身。

［中］曹朴《孽海花》

当下张姑娘便遵着公婆的指示，给她梳了个蟠龙宝髻，髻顶上带上朵云宝盖，髻尾后安上璎络莲，髻面上盖上镶珠嵌宝过梁儿；两旁插上七星流苏，关上珍珠桃树，后是同心如意，前是富贵荣华，耳上两个硬红宝石坠子。一时姑娘便觉头上多了好些累赘。

［中］文康《侠女奇缘》

那个吉普赛女郎斜靠在那张沙发上，正被一大群卖弄风流的纨袴子弟和假装斯文的骑兵军官包围着。她穿着一身琥珀色和猩红色相间的衣裳，显着东方色采的浓艳，并且配带着琳琅满目的饰物，因之在这个佛罗伦萨文艺沙龙里非常惹人注目，正如一只热带鸟混在一群麻雀和椋鸟里面一般。

［英］艾·丽·伐尼契《牛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女性描写辞典
作者=
页数=439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一、外貌篇
美丽
魅惑
丑陋
粗俗
艳冶
天真
朴实
典雅
憔悴
丰满
苍老
二、性格篇
温良
任性
做作
调皮
轻浮
敏感
逞强
伶俐
古怪
粗放
泼野
三、心理篇
琢磨
欣悦
顾忌
幻想
解脱
痴迷
伤感
矛盾
回忆
迷惘
懊悔
逆反
失落
窘迫
猜测
渴望
醒悟
期待
多变
四、气质篇
孤傲
绰约
淡雅
淫荡
富态
矫饰

慵懒
华美
倔强
孱弱
善良
凶厉
淘气
五、神态篇
风流
感伤
娴静
病态
迷惑
乐极
惊喜
懒散
烦躁
紧张
嗔怒
率真
痛苦
妩媚
老练
狐疑
调皮
矜持
害臊
悲恸
文静
沉着
忧郁
隐痛
兴奋
不安
动人
惊讶
撒娇
倦怠
怪异
放肆
憔悴
快乐
陶醉
冷酷
洒脱
多变
青春
沮丧
坦然
恼怒
顺从
慈爱
关心
傲慢
钦羡
虔诚

坚毅
焦急
苍老
六、语言篇
询问
见识
发怒
坚执
抱怨
赞美
劝慰
咒骂
辩解
七、动作篇
舞蹈
行走
爱抚
擦拭
倚就
睡眠
接吻
颤抖
抓取
站立
自尽
弹唱
奔跑
摆弄
祈祷
递交
扭动
冲撞
打扮
八、装束篇
俗气
简朴
潇洒
华丽